LOGOS & POLIS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 奥古斯丁作品集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下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吴飞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奥古斯丁作品集

LOGOS & POLIS

ISBN 978-7-5426-2943-2
9 787542 629432 >
定价：39.00元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奥古斯丁作品集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下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7-5426-2943-2

Ⅰ.上… Ⅱ.①奥…②吴… Ⅲ.①神学—研究②基督教—研究—古罗马 Ⅳ.B972 B979.1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150号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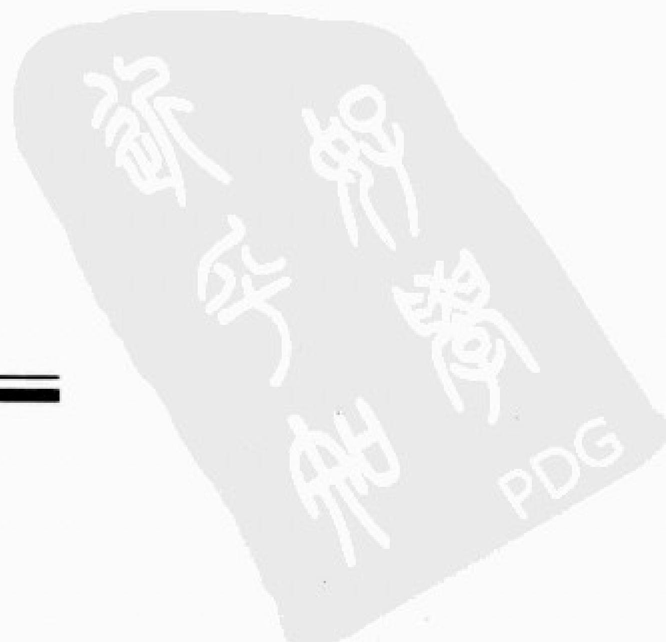
著　　者 / [古罗马]奥古斯丁
译　　者 / 吴　飞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60千字
印　　张 / 23

ISBN 978-7-5426-2943-2/B·183
定价：39.00元



总 序

λόγος和πόλις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目录

上帝之城卷十七

上帝之城卷十八

上帝之城卷十九

上帝之城卷二十一

上帝之城卷二十二

上帝之城卷十七

[本卷提要]这一卷里讲了上帝之城从列王到先知的时代,从撒母耳、大卫一直到基督,并列举了《列王纪》、所罗门的《诗篇》和《智训》里面对基督和教会的预言。[1]

1. 先知时代

我们已经知道,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按照肉身的以色列民族是从他的后裔来的,按照信仰的万族也是从他的后裔来的。通过上帝之城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我们也将看到,这应许是如何实现的。在上一卷,我们结束在大卫的王朝,现在就从那个王朝开始,按照我认为对写这本书足够的方式,依次讨论后来的王朝。这个时代始于圣撒母耳当先知,然后到以色列人民做了巴比伦的囚徒,又从那时候到圣耶利

① [译按]本卷紧接着卷十六,继续叙述圣经中所记述的"上帝之城"的发展历程,一直讲到耶稣诞生之前,即整个先知时代。在第三章,奥古斯丁指出了三种先知文本:只涉及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只涉及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以及两者都涉及的。本卷再次强调,对先知书的理解应该兼顾其历史意义和比喻意义。旧约中的核心事件,都被理解为对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些地方与作者的《〈诗篇〉解》等解经著作相互呼应。对于所罗门以后的诸王,他认为并没有多少比喻意义。以色列的分裂和被征服被看作上帝的惩罚。旧约最后的先知,奥古斯丁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在卷十八的中间部分,他会继续讨论他们。他强调新约中的先知与旧约先知书的连续性,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先知书与耶稣的关系。

米所预言的，七十年以后，上帝的以色列会回归和重建家园②，这整个是先知时代。挪亚是族长，在他那时候，大洪水毁灭了整个大地，在这之前和之后，直到上帝的选民中开始出现国王时，都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未来做出象征或预言，都和上帝之城和天上的王国有关，我们把他们称为先知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甚至读到圣经上用这个称号直接称呼某些人，比如亚伯拉罕③，比如摩西④。但是所谓的先知时代，特别指撒母耳开始做先知的时代，他早得神谕，先是立扫罗为王，在扫罗被废后⑤，又立了大卫⑥。在应该有世代相继的诸王的时候，以后的诸王都从大卫的后裔而出。而先知为基督做了预言，上帝之城的成员生死相继，在时间中演进。如果我全都记述，那就太冗赘了。因为看上去，圣经本身首先在一个一个地记录诸王次序、他们的功业、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史书。但是若仔细研究这些叙述里所说的事情，如果圣灵助我完成这考察，我们会发现重大或至少不微小的对未来的预言，而不只是对古代历史的记录。要在考察中追述或在遍览中展示，哪怕是只简单想一想，谁不会认为这是一项辛苦、宏大、卷帙浩繁的工作？因为那些毫无歧义、与基督和天上的王国（即上帝之城）相关的先知书很多，我们更有必要专门讨论，而不是像这样一本书能解决的。所以，我认为，我要约束自己的风格，这本书按照上帝的意旨演绎，不说一点多余的，不漏掉一点必要的。

2. 上帝应许肉身的以色列会拥有迦南的土地，这个应许何时实现

我们在前面一卷讲到，在上帝一开始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共许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的后裔将会拥有迦南的土地；这体现在下面的

② 《耶利米书》，25:11。
③ 《创世记》，20:7。
④ 《申命记》，34:10。
⑤ 《撒母耳记上》，10:1。
⑥ 《撒母耳记上》，16:13。

话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7]另外一个更重大，远不是肉身的，而是谈亚伯拉罕灵性的后裔，就此而论，亚伯拉罕不只是以色列一族的父，而是万族的父，只要他们在信仰上追随亚伯拉罕的足迹。这个应许是从这些话开始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8]我们可以用后来很多见证，来证明这两个应许得到了充分实现。亚伯拉罕的后裔，即按照肉身的以色列民族，将要到达应许的土地，不仅会占据和拥有敌人的国，而且会产生自己的王，开始他们的统治。上帝关于这个民族的应许充分实现了，不仅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那个时代别的族长身上，而且还通过摩西自己实现了。他把这个民族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救，此前的应许都在他身上实现，在他那个时代，他带着这个民族走过荒野。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靠了这个伟大领袖，这个民族来到了应许的土地，击败了很多民族，按照上帝的命令划分为十二个部落，他随后死去。无论是在他那时候，还是在他之后的整个士师时代，上帝关于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迦南土地的应许都未实现。[9] 但这个预言的实现不在遥远的将来，而是指日可待。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实现了。他们的国绵延辽阔，完全符合应许；他们征服甚多，把被征服者变成自己的部落。[10] 于是，所应许的土地，即迦南的土地，在亚伯拉罕按照肉身的后裔的诸王中实现了。于是，上帝关于这块土地的应许都已实现，再没有什么剩余。如果希伯来人遵守上主的律法，就会在这块土地上保持尘世的繁荣，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直到尘世的终结，这个民族都会长存。但是，上帝知道事情不会这样，就给他们施加了尘世的惩罚，一方面是为了考验这个民族中少数的虔信者，一方面是为了指引后世万族中的信徒。这些信徒应该得到指引，上帝给这些人的第二个应许在新约中被启示，将要通过基督道成肉身来实现。

---

⑦ 《创世记》，12：1。
⑧ 《创世记》，12：3。
⑨ 《创世记》，15：18。
⑩ 《列王纪上》，4：21。

3. 先知们有三层象征，一层指向地上的耶路撒冷，一层指向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层两者同时指涉

3.1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得的神谕，和圣经上先前所记载的其他象征或预言，还有剩下的，列王时代的先知预言，都部分与亚伯拉罕肉身后裔的民族相关，部分与他的灵性后裔相关。在亚伯拉罕的灵性后裔中，万族里通过新约与基督共同继承的人都会得福。他们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和天上的王国。这应许部分指涉使女，她在奴役（即地上的耶路撒冷）中生育，和自己的儿子一同为奴；部分指涉自由的上帝之城，也就是天上真正永恒的耶路撒冷，他们是按照上帝生活的人子，是地上的过客；[11]在有些预言中，我们可以认为指涉了这两者，表面上指的是使女，象征意义上是自由人。

3.2 如果说先知所讲的有的指涉地上的耶路撒冷，有的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另外的又兼指二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此中的三层含义。我可以找到例子来证明我所说的。先知拿单被派去指责大卫王犯了大罪，预言他将遇到的坏事。[12] 先知以此种方式，要么作公共预言（关系到民族的拯救和益处），要么作私下预言（针对每个人，神言让他知道未来，对他的尘世生活有益处）。谁会怀疑，诸如此类都关系到地上之城？经上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13]无疑，这里预言的是上界的耶路撒冷，上帝本身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所得的奖赏，拥有上帝、同时被上帝拥有是最高和整全的好。经上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预言了上帝未来的家将在那里，这个预言有双重涵义。在所罗门王建筑那个最高贵的神殿时，好像这个

---

⑪ 《加拉太书》，4：21—26。

⑫ 《撒母耳记下》，12：1—7。

⑬ 《耶利米书》，31：31—33；《希伯来书》，8：8—10。

预言就实现了。但这不仅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历史，而且还预言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古代经书中包含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的这类先知书中，两类预言交织混合在一起，非常重要，考验了，并且也继续考验着圣经读者的天性。在亚伯拉罕的按照肉身的后裔中，我们读到了这些先知预言的历史实现，同样，我们也要在亚伯拉罕的按照信仰的后裔中寻求这些预言隐喻性的实现。有很多人这样看待经书，认为在这些书里，没有哪些不是用象征的方式暗指了上界的上帝之城和她在此生做过客的儿子们，不论是既有预言也有行为的，还是只有行为、没有预言的。[14] 如果是这样，那么，先知的话（甚至被称为旧约的整个圣经）就是双层的，而不是三层的。如果凡是所说的和所完成的，都用象征和预言的方式指代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就没有什么仅仅指代地上的耶路撒冷了；这样就有两类预言，一类只指代自由的耶路撒冷，另一类指代两个耶路撒冷。当然，谁若认为经上这类的故事除去表面说的内容之外什么都不指代，在我看来是大错了。但那些认为这一切都是象征比喻的，也太武断了。[15] 我认为这有三层，而不是两层。那些能够从这些故事里发现灵性意义的，我当然认为没有什么错，但他们首先要承认基本的历史真实。还有另外一些故事，好像与任何人事或神事都不合，但哪个有信仰的人会怀疑这并不是胡说的？如果能够，谁不该从中找出灵性意义，或者认为应该让能找出这种意义的人找出意义。

4. 预言中讲到以色列的王和祭司的变化，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教会的象征，她也对此作出了预言

4.1 扫罗被废、大卫即位，上帝之城发展到列王时代，大卫的子孙相继，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长期统治，这是一种象征，对于其所象征和预言的事情，我们不能沉默。这涉及未来事情的变化，与新旧两约都有关。那时候，通过那新的、永恒的祭司兼国王，即基督耶稣，祭司和王国都要发生改变。祭司以利被废，撒母耳取代他侍奉上帝，兼任祭

---

[14] 如奥利金，《论太初》，4：3，5。

[15] 参考奥古斯丁，《驳福斯图斯》，全书。

司和士师的职位。扫罗被废，大卫登基为王。这都象征了我所说的变化。撒母耳的母亲是哈拿，她开始不育，后来变得很多产，这让她很高兴。当她兴奋地向上主表达感激时，她好像也在预言这件事。哈拿在生了儿子并断奶之后，把他献给上帝，带着和他发愿时同样的虔敬。她说："我的心因上帝快乐。我的角因上帝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上帝的救恩欢欣。没有像主这样的神圣者，没有像我们的上帝这样的正义者。除你之外没有神圣者。不要高傲地荣耀自己，不要夸夸其谈地说话，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夸张的话。上帝是知识的主，上帝准备了自己的计划。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他使素来饱足的变小，使饥肠辘辘者穿越大地。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主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主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之与自己民族中的贵人同坐，继承那荣耀的位子。他将誓言赐给发誓者，使义人的年月受到赐福。人并不因为力量而强大。主把他的反对者变弱，那神圣的主。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得荣耀，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得荣耀，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得荣耀。得荣耀的却因他有聪明：理解和认识主，在大地中央做出评判，给出正义。主升上天堂，以雷攻击，必审判地极的人，因为他就是正义。他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他那受膏者的角。"[16]

4.2 我们真能认为，这些话是个小妇人因为儿子的降生而作的感激吗？难道人的心志会离真理之光如此遥远，不能感到这个女人说的这些话超越了其表面意思吗？所说的这些事情，在地上的过客中也开始实现了，人们若为此所动，不应该思考、看到，并承认，在这个女人身上（她的名字哈拿，意思就是恩典），正象征了基督宗教，即上帝之城？基督正是这个城的王和建立者。上帝的恩典以先知之灵，通过她在说话。高傲者背离了恩典，堕落了，而谦卑者证成了恩典，得以上升，这完全与哈拿的圣诗相呼应。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女人不是在预

---

⑯ 《撒母耳记上》，2：1—10（七十子本），参考《耶利米书》，9：23 以下。

言，而是在为儿子兴奋地赞美和感谢上帝，因为她的祷告应验了。那她为什么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他使饱腴肥甘者灭亡，使饥肠辘辘者穿越大地。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她自己本来是不育的，当时也没有生七个孩子呀？她在这么说时，只有一个孩子；她后来也没有生七个或六个（加上撒母耳凑足七个），而是生了三男二女。[17] 在这个民族中，当时还无人为王，但是她最后说：“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他那受膏者的角。”[18]如果她不是在预言，为什么这么说呢？

4.3 那么，让基督的教会说吧，这是大君的京城[19]，充满恩典，子孙众多。这么早以前，这么虔敬母亲的口，就说出了关于教会的预言，教会是承认的。让教会说吧：“我的心因上帝快乐。我的角因上帝高举。”心确实快乐，角确实高举了，但不是在于她自己，而是在于她的主上帝。“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因为哪怕在重压逼迫之下，上帝的言也不受捆绑，[20]哪怕他手下的将领受了捆绑。“我因上帝的救恩欢欣。”这救恩就是基督耶稣。我们在福音书里读到，老人西面把婴儿耶稣抱在怀里，承认他的伟大：“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21]让教会说吧：“我因上帝的救恩欢欣。没有像主这样的神圣者，没有像我们的上帝这样的正义者。”他是神圣的，并使我们成圣，他是正义的，并让我们成义。“除你之外没有神圣者”，因为无人不因你而神圣。随后又说：“不要高傲地荣耀自己，不要夸夸其谈地说话，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夸张的话。上帝是知识的主。”即使谁也不知道的事，上帝也知道。“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22]这是针对巴比伦中上帝之城的反对者说的。他们因为

---

[17] 《撒母耳记上》，2:21。

[18] 《撒母耳记上》，2:10；[译按]“受膏者”在希腊文（χριστοῦ）和拉丁文（Christi）里都有可译为“基督”。

[19] 《马太福音》，5:35；《诗篇》，48:2。

[20] 《提摩太后书》，2:9。

[21] 《路加福音》，2:29—30。

[22] 《加拉太书》，6:3。

自己的力量而妄自尊大，却不荣耀上主；肉身的以色列、地上的耶路撒冷中尘土做的公民，就来自他们。使徒说他们“不知道神的义”。[23] 正义是上帝给人的，因为上帝是唯一正义和使人正义的。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就是自己为自己产生的义，而不是上帝给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24] 因为他们的高傲，他们认为通过自己，而不必通过上帝，他们就能取悦上帝。而上帝是知识的主，是良知的见证者，能看到人的意念，如果人的意念不从他来，只从人来，就是虚妄的。[25] 她接着说：“上帝准备了自己的计划。”我们认为这计划指什么呢？当然是高傲者堕落，谦卑者上升。她随后解释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折断的弓就是那些人的意图，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力量，不需要上帝的赐予和保佑，人就足以完成神的命令。如果人心中的声音说，“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26]，那他就能用德能(*virtute*)[27]约束自己了。

4.4 “他使素来饱足的灭亡，使饥肠辘辘者穿越大地。”所谓素来饱足的，指的是谁呢？不就是有大力量的以色列人吗？上帝的话已经托付了他们。[28] 但是这个民族中“使女的儿子”反而变小(*minorati sunt*)。这个说法在拉丁文里有些蹩脚，但毕竟表达出了，本来重要的变得不重要了。他们本来是吃饱了面包的，面包指上帝的话，因为在万族中只有以色列听到了上帝的话；但是她却只享受地上的食物。异族虽然没有接受律法，但后来通过新约接近了上帝的话，于是饥肠辘辘的得以穿越大地。因为他们所吃的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后面的话就是追问此事的原因的：“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对于凡是能理解数字七的，这语言的意思昭然若揭。这象征的正是整个教会的完成。因此使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其实是写给

---

[23] 《罗马书》，10：3。
[24] 《罗马书》，10：3。
[25] 《诗篇》，94：11。
[26] 《诗篇》，6：2。
[27] ［译按］Virtus. 兼有“德性”和“力量”的含义。
[28] 《罗马书》，3：2。

完全合一的教会。[29] 在这之前，智慧已经在所罗门的《箴言》里预言了教会："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凿成七根柱子。"[30]在我们看到那个婴儿出世之前，在万国当中，上帝之城本是不育的。而那本来子孙众多的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变得弱小了；哪个城有自由女子的儿子，哪个城就有力量(*virtus*)；而今这力量只剩了仪文，没有了圣灵[31]，力量消失，变得弱小。

4.5 "主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使那子孙众多的死，使那不育的活，还生育七子。更恰当的理解是，他让同一个人活和死。哈拿随后的话就是在重复这个意思："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徒的话也是在谈此事："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32]和主一同死的会得救赎。使徒随后说："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这就是那些穿越大地的饥肠辘辘的人。他说，"你们已经死了"，看，上帝是如何用死来救人的；使徒随后说道："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33]看，上帝又是如何使同一个人活的。[34] 同一个把人带到地狱里去的上帝，不是又把人带到高处了吗？我们看到，信仰者认为这两者都实现了，没有什么争议。基督是我们的首领，使徒说，我们的生命和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35]他以这种方式让基督死；因为他让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他又让基督活。我们在先知那里辨认出他的声音："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36]上帝把他带到阴间，又把他带出来。[37] 于是我们因为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的。[38] "主使

㉙ 《启示录》,1:4。
㉚ 《箴言》,9:1。
㉛ 《哥林多后书》,3:6。
㉜ 《歌罗西书》,2:20,3:1。
㉝ 《歌罗西书》,3:3。
㉞ 《撒母耳记上》,2:5。
㉟ 《罗马书》,8:32。
㊱ 《诗篇》,16:10;《使徒行传》,2:27。
㊲ 《使徒行传》,2:31。
㊳ 《哥林多后书》,8:9。

人贫穷，也使人富足。"我们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因为又听她随后说："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使高傲的人卑微，使谦卑的人高贵。另外一处又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39]这就是那个以恩典为名的女人的话的全部意涵。

4.6 随后是："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对此最好的理解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40]上帝把他从地上抬起，是那么迅速，以致他的肉身未见腐败。我们不可认为后面的话与他无关："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贫寒人就是穷乏人；穷乏人从粪堆中被提拔，对粪堆最正确的理解是犹太的迫害者。使徒把自己也归在他们当中，因为他曾迫害教会："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当做有损的，我简直当做粪堆，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41]上帝把贫寒者抬举得高过所有富人，把贫乏者从粪堆里提拔得高过所有高贵者，"使之与自己民族中的贵人同坐。"基督则对他们说："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42]"继承那荣耀的位子。""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43]他们用全力说出这个誓言。

4.7 这力量从何而来，还不是从上帝来？因为哈拿接着说上帝："他将誓言赐给发誓者。"否则，他们就会像那些勇士一样，被上帝折断了弓。她说："他将誓言赐给发誓者。"因为，谁若不从上帝那里得到发誓的能力，都无法向主正确地发誓。随后她说："使义人的年月受到赐福。"义人将与上帝一起，生命没有终结，因为经上说上帝："你的年数，没有穷尽。"[44]在天上，岁月停止，而在尘世，时间流转消逝。在时间来到以前，时间不存在；在时间到来时，它就不复存在，因为时间即来即

---

[39] 《雅各书》，4:6。

[40] 《哥林多后书》，8:9。

[41] 《腓利比书》，3:7—8，和合本的后半句作："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42] 《马太福音》，19:28；《路加福音》，22:30；《使徒行传》3:21。

[43] 《马太福音》，19:27。

[44] 《诗篇》，102:27。

逝。[45] 而这两句话，即“他将誓言赐给发誓者”和“使义人的年月受到赐福”，前者指我们所做的，后者指我们所接受的。除非上帝保佑我们做到前者，否则我们不会得到这后者，即上帝的慷慨赐予：“人并不因为力量而强大。主把他的反对者变弱。”这反对主的，指的是那些嫉妒和对抗发誓的人的，不想让人实现所发的誓的人。但希腊文有些含混，这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的反对者”。上主从开始拥有我们，我们的反对者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反对者会被我们战胜，但不是靠了我们的力量：“人并不因为力量而强大。主把他的反对者变弱，那神圣的主。”是神圣的主使圣徒们成圣，所以圣徒才战胜了反对者。

4.8 因此“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得荣耀，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得荣耀，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得荣耀。得荣耀的却因他有聪明：理解和认识主，在大地中央做出评判，给出正义”[46]。人若理解和认识到，他是靠了上帝所赐予的，才能理解和认识，他对上主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小了。使徒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47]意思是，你怎么好像一切都来自你自己，从而荣耀自己？正直生活的人施行评判和正义。而正直生活的人，就是遵从上帝的命令的人。“命令的总归”指的就是上帝的命令，这命令“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48]。而“爱”，正如使徒约翰所见证的，“是从神来的”[49]。所以，施行评判和正义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但“大地中央”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居住在地极的人就不该施行评判和正义。谁会那么说呢？那为什么要加上“在大地中央”？如果不加上这句，只说“做出评判，给出正义”，就足够表明了，这命令关系到住在大陆和海边的所有人。在我看来，“在大地中央”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活在身体中的时候。这么说是为了避免让人认为，谁若是在肉身中没有施行评判和正义，在生命结束之

---

[45] 参考奥古斯丁，《忏悔录》，11:15(18)以下。

[46] 此处又见于今本旧约《耶利米书》，9:23—24，译文有改动。

[47] 《哥林多前书》，4:7。

[48] 《提摩太前书》，1:5。

[49] 《约翰一书》，4:7。

后，即身体中的生活结束后，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施行评判和正义，从而能逃离神的审判。在此生，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土地”，在人死后，人们共同的大地吸纳了这“土地”，在复活时再重新交给人。于是，“在大地中央”，即我们的灵魂被锁在尘土做的身体中的时候，人们要施行评判和正义。将来当“各人按着身体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50]，这会对我们有益。使徒说的“按着身体”，指的是人在身体中活着的时候。这当然不是说，心志邪恶、思维不敬的人如果亵渎上帝，而不动肢体，就会因为没有身体动作而不算犯罪。他这渎神是他在有身体时做的。这样，《诗篇》中的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了：“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大地中央施行拯救。”[51]这里说的“神”应该指主耶稣。因为上帝是靠他造了世代，所以他自古以来就有，当圣言成了肉身，寄居在尘土造的身体上，他就在大地中央施行拯救[52]。

4.9 得荣耀的人应该如何得荣耀？不是在自己之中，而是在主之中。哈拿说完这些话后，谈到了以后审判日的报应：“主升上天堂，以雷攻击，必审判地极的人，因为他就是正义。”[53]此处遵从信仰者忏悔的顺序。主基督升上天堂，从那里来临，审判活人，也审判死人。使徒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54]他从自己的云中打雷，在他上升时，圣灵充满了云朵。先知以赛亚所记录的，他对使女耶路撒冷，即不知感恩的野葡萄说，他不让云降雨在其上[55]，就是指这些云。而后说“审判地极”。这如同说“哪怕地极”，并不是说不审判别处，因为他无疑要审判所有人。但我们最好把地极理解为人类的终极；人们在时间的中间，正在向更好或更坏变化时，他不会审判，但是人们到了自己的终极点，他就会审

[50] 《哥林多后书》，5:10，“身体”和合本译作“本身”。
[51] 《诗篇》，74:12，“大地中央”和合本译作“地上”。
[52] 《约翰福音》，1:14。
[53] 《撒母耳记上》，2:10，根据七十子本。
[54] 《以弗所书》，4:9—10。
[55] 《以赛亚书》，5:6。

判了。经上就此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56]在大地中央坚持施行评判和正义的人,在地极受审判时,不会遭到谴责。哈拿接着说:"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审判之时上帝不会谴责这些人。为了他们而流血的基督,将给人们力量,让他们像王一样,统治肉身,征服这世界。"高举他那受膏者(基督)的角。"基督如何高举受膏者的角?上面说的"主升上天堂",我们应该理解为主基督。正如所说的,基督自己高举受膏的基督的角。基督的受膏者是谁?她在自己的赞美诗的第一句说:"我的角因上帝高举。"我们不是要高举每个信仰他的人的角吗?我们可以说,所有受他的膏的人都是受膏者(基督);不过,这整个身体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于是备受赞美的圣徒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预言了这些事;她的话象征着旧的祭司制度要改变,这预言而今实现了,因为多有儿女的,现在衰微了,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在基督中有了新的祭司制度。

5. "神人"通过一个先知之灵对以利说的话,象征着亚伦所确立的祭司制度将被废除

5.1 被派来的神人对祭司以利自己更明确地说,祭司制度将被废除。经上没说这个神人的名字,但无疑,他的职责和使命就该理解为先知的。经上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荣耀我的,我必荣耀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看,日子必到,我

[56] 《马太福音》,10:22。

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在你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57]。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灵魂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盛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他必照我的灵魂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基督）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58]

5.2 哈拿的预言明确说，旧的祭司制度要发生变化，但是这个预言并没有在撒母耳那里就完全实现。主说他所立的服务自己的祭坛的祭司，来自别的部落，但撒母耳并非来自别的部落；应该是亚伦的后裔成为祭司，但撒母耳并不是亚伦的儿子[59]。这些所预示的，其实是后来通过基督耶稣发生的变化。表面上，这预言与旧约有关，但其实以象征的方式指向了新约中的事，但不是言辞的象征，而是事实的象征。上帝通过先知向祭司以利说话就是这样象征的。亚伦家后来出的祭司，有大卫王时期的撒督和亚比亚他，以及后来的很多，直到时间到了，提早这么久已预言的祭司转变，才在基督身上实现。现在，哪个信仰者没有亲眼看到此事的实现呢？在犹太人当中，已经不剩帐幕、神殿、祭坛、燔祭、祭司制度了，而按照神法的命令，亚伦的后裔中要出祭司。先知的话是对此的记录："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荣耀我的，我必荣耀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里提到了他的父家，并不是指生身父亲，而是指亚伦，亚伦被立为第一个祭司，后来的祭司都从他的后裔延续，正如先知前面的话所表明的："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

---

[57] 此处和合本作"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另，和合本随后有"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奥古斯丁根据七十子本，没有这一句。

[58] 《撒母耳记上》，2：27—36；译文有改动。

[59] 奥古斯丁在《回顾》中修改了此处的说法（见本书上册）。

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么?"以利的这个在埃及为奴的父,拯救了以色列人,又被拣选为祭司,不正是亚伦吗?在这里,先知正是说他将来的后裔不会一直做祭司;我们看到此事的实现。信仰要警醒,才能分辨和把握来到面前的事,哪怕不想看,这些事情也会堆到面前。他说:"看,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在你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灵魂忧伤。"看,这里所预言的日子,而今已经来了。亚伦的后裔中不再有祭司了;那个家族里出来的人,看到了基督徒的祭祀布满大地,反而失去了自己的伟大尊荣,变得眼目干瘪、灵魂忧伤,哀哉。

5.3 随后说的话直接与以利自己家有关:"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他的家中祭司的变化是一种象征,这象征的含义就是,亚伦家的祭司将会改变。他的儿子的死所象征的不是某人的死,而是亚伦的子孙中的祭司制度的消亡。随后的话所提到的祭司,就是撒母耳预言以后继承以利的祭司。再以后的话,谈的就是基督耶稣,新约中真正的祭司:"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这个家,就是天上永恒的耶路撒冷。他说:"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基督)面前。"他说"行在",意思是待在。他上面就亚伦的家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同样,他又说:"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里所说的"他"[60]指的是那个家本身,而不是祭司本身,因为祭司就是受膏者(基督),是中保和救世主。这个家行在基督面前。"行在"可以理解为由死入生,"永远"指的是这个家在必朽的状态中所渡过的,直到这世代终末的日子。上帝说:"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他必照我的灵魂而行。"我们不能认为,作为灵魂的创造者的上帝也有灵魂。这里是用比喻谈上帝,而不是字面上说,就像说上帝的手、足,和别的身体器官一样。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像造了人,就是按照一个肉

---

[60]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用的是"她"(ipsa),用来指代"家"。但从前后文看,我们很难统一更换为"她"。

身形象造的。比如，先知还用人没有的翅膀来说上帝："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61]人们要理解上帝的不可言说的自然，不能从字面上，而要看言辞作为象征，要表达什么。

5.4 随后又说："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这不是字面说的以利的家，而是指亚伦的家族，一直传到耶稣基督来临时，还会剩下一些人，就是现在，这个民族也不缺少人丁。对于以利的家，前面说："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盛年。"如果真的没有人能活过盛年，那又怎么可能说"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除非把这理解为，所谓的他的后裔，其实是指亚伦一系的祭司。如果这就是所预言的剩下的，另外的先知这样谈他们："剩下的将得救。"[62]使徒则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63]所谓的"你家所剩下的人"，我们最好理解为这些剩下的信基督的人。使徒时代，那个民族中的很多人信基督。现在也不缺信基督的犹太人，虽然很少，毕竟有信的；神人随后说的预言也得到了实现："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来叩拜谁？不就是最高祭司，即上帝吗？即使亚伦一系的祭司的时代，人也不该来到神殿或上帝的祭坛，来叩拜祭司。所谓"求块银子"是什么？不就是"信仰"，这个很简单的词吗？使徒谈到这个时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64]用银子来象征言辞，《诗篇》中有证据。其中唱道："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65]

5.5 那个祭司既属于上帝，又自身是上帝，来崇拜这个祭司的人，说了什么？"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即：我不想把我祖先的祭司的尊荣归给自己，因为这尊荣已没有了；求你赐我分享那祭司的职分，宁愿"在你神殿中看门"[66]。不管多么卑微，不管多么

---

[61] 《诗篇》，17：8。
[62] 《以赛亚书》，10：22，和合本作："剩下的归回。"
[63] 《罗马书》，11：5。
[64] 《罗马书》，9：28；《以赛亚书》，10：23。
[65] 《诗篇》，12：6。
[66] 《诗篇》，84：10，译文有改动。

渺小，我都愿成为你的祭司的一个肢体。他说的祭司，就是指某群人，这群人的祭司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就是化身为人的基督耶稣。[67]使徒彼得说这群人是"神圣的民族，王者的祭司。"[68]此处有人译为"你的祭祀"，而不是译为"你的祭司"。这同样也代表了基督徒的民族。所以使徒保罗说："只有一个饼，我们人数虽多，还是一个身体。"随后又加上："得点饼吃。"[69]这就极为巧妙地表达了那祭祀是怎样的祭祀，而祭司自己则说这祭祀："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70]他自己就是祭祀；不是按照亚论一系，而是按照麦基洗德一系。[71] 读经的人都要理解。所以，这告白是简短的，这告白带着拯救性的谦卑，因此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告白本身就是一块银币，因为这话很短，但又是住在信仰者心中的上帝的话。因为他前面说了，他把旧约中的牺牲给了亚伦的家里做食物："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这些就是犹太人的火祭；而他说："得点饼吃。"这指的是新约中基督徒的祭祀。

6. 犹太人的祭司与王国，虽说是永远屹立，却并不长久；因此，那对永恒的预言，必须另外理解

6.1 这些所预言的高度，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但还是有人会不无道理地感到疑惑，说：如果神的话"你的家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并不能实现，那么，在圣经里被预言要实现的事，我们如何相信都会到来呢？我们看到了祭司制度的变化，而上帝给这个家族所做的应许，是没有希望实现了，因为在遭到谴责，随后又变动之后，所预言的才会永远实现。这么说的人不明白，或者是没有记起，即使按照亚伦一系的祭司自身，也是为将来永远的祭司在张本；而这应许是永远的祭司的，既不是张本，也不是象征，而是被张本、被象征的那一

---

[67] 《提摩太前书》，2:5。

[68] 《彼得前书》，2:9，和合本译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69] 《哥林多前书》，10:17。

[70] 《约翰福音》，6:52。

[71] 《希伯来书》，7:11。

个。为免人们认为这张本的依然存在，所以这里连将来的变化也预言了。

6.2 扫罗确实遭到了谴责和废弃，但他的王国同样在为未来的永恒王国张本。他得到了敷油，并因为这膏油被称为受膏者（基督）[72]。我们应该把这油当成神迹，理解为伟大的圣事。大卫通过扫罗膜拜这神迹，心灵穿透，身体颤抖。他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扫罗因为要大解也进了那个洞，大卫藏在他后面，悄悄地割下他的一小块衣襟，从而表明了，在他可以杀死扫罗之时，他是怎样饶过了他。本来扫罗把神圣的大卫当作自己的敌人，狂追不舍，而今则释去了心灵中的怀疑。大卫唯恐因侵犯了扫罗身上那么大的圣事而获罪，哪怕只是得罪了他的衣袍。于是经上写道："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73]跟随大卫的人劝他除掉扫罗，因为当时扫罗落在了他手中。大卫对他们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74]因为这是对未来的张本，所以大卫如此尊重，不是为了尊重这象征本身，而是为了尊重那被象征的。因此，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将寻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75]我们不能把这仅仅当成，上帝建立扫罗自身的王位，直到永远，后来因为他犯罪了就不愿保留这王位了。上帝此前并非不知道他会犯罪，所谓要保存他的王位，是象征了以后永远的王位。于是这里加上："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所象征的王国一直是稳固的，此后还会稳固下去。但这不是因扫罗而稳固的，因为他的王位不会永恒，他的子孙也不会，所以"直到永远"一词不是指他的后裔代代相传。撒母耳说："耶和华将寻一人。"这要么指大

---

[72] 《撒母耳记上》，10：1。

[73] 《撒母耳记上》，24：5。

[74] 《撒母耳记上》，24：6。

[75] 《撒母耳记上》，13：13—14，"将寻"是将来时，但和合本译为"已经寻着"。

卫，要么指新约中所说的中保，这在大卫和他子孙的受膏中已象征了。上帝并非不知道此人何在，从而说寻找一人；他是在用人的方式通过人说话，因为他就是以这种说话方式寻找我们的。不仅上帝圣父自己，就是他的独生子，那个前来寻找失丧者的基督[76]，也已经知道了我们，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77]。所谓“将寻”，就是说“将有自己的”。在拉丁语里，*quaerere*（寻找）这个词加上前缀就有“获得”（*adquirere*）的意思；那么它的意思就足够清楚了。这里没有加前缀，但是 *quarere* 也应该理解为“获得”。所以收获被称为得到（*quaestus*）。

7. 以色列王国分裂了，这象征了灵性的以色列和肉身的以色列的永久分离

7.1 扫罗因为不服从而再次犯罪，撒母耳再次用主的话对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78]对于这罪，扫罗作了忏悔，祈求宽恕，问撒母耳，他能否回转来，与自己一起取悦上帝，“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从你的手里断绝，将这国赐与你的邻人，他是高于你的好人。以色列将要分为两个：他不会转变，也不会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凡是威胁他的，必不长久。’”[79]他一边说“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一边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从你的手里断绝”。他在以色列做了四十年的王[80]，这和大卫在位的时间一样长，而这些是他在在位早期听到的。我们从这些话理解到，他的后裔中没有一个将会为王的，我们要看大卫的后裔，在其中产生了上帝与人的中保，即成人的

---

[76] 《路加福音》，19:10。
[77] 《以弗所书》，1:4。［译按］奥古斯丁在此表达了他著名的预定论。
[78] 《撒母耳记上》，15:23，和合本无“以色列的”。
[79] 《撒母耳记上》，15:26—28；七十子本。
[80] 《使徒行传》，13:21；本书，18:20。

基督耶稣的肉身[81]。

7.2 多数拉丁文圣经里并没有“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从你的手里断绝”[82]这一句。但是我们在希腊文本里发现了这里所用的话：“耶和华使以色列从你的手里断绝。”“从你的手里”就是指“从以色列”[83]。扫罗这个人就像征了以色列民族，主基督耶稣来临后，这个民族就丧失了王国，那时候，按照新约，基督将要统治，不是在肉身上，而是在灵性上。然后说“赐与你的邻人，”指的是肉身的同族人；按照肉身，基督出自以色列，和扫罗一样。又说这邻人是“高于你的好人”，可以理解为“比你更好”。很有些人就这么解释，但是最好把“高于你的好人”理解为：因为他是好人，所以高于你，正如另外一处先知书说的：“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84]这敌人中就包括迫害基督的以色列，基督把他们的王国取走了。以色列中也有人没有诡诈，[85]这是稗谷中的麦粒；比如其中有使徒，有以司提反为首的殉道者，还有使徒保罗谈到的很多教会[86]，他为这些人的皈依荣耀上帝。

7.3 下面的话指什么，理解起来就没有疑问了：“以色列将要分为两个。”这指的是敌视基督的以色列和亲近基督的以色列；就是使女所生的以色列和自由人所生的以色列[87]。这两个部族本来是合一的，正如亚伯拉罕不孕的妻子在得到基督的恩典生育之后叫道：“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88]但亚伯拉罕仍然亲近使女。因为所罗门犯了罪，我们知道，在他的儿子罗波安在位期间，以色列分裂为两个，并一直如此，每一部分有自己的国王，直到整个民族被迦勒底人颠覆吞并，

---

[81] 《提摩太前书》，2:5。

[82] [译按]在本章中，奥古斯丁引的这句话本来都是 Disrupit Dominus regnum ab Israel de manu tua，只有这一处是 Disrupit Dominus regnum Israel de manu tua，没有 ab，不知是否笔误。

[83] [译按]此处的“从以色列”是 ab Israel。

[84] 《诗篇》，110:1；《马太福音》，22:44。

[85] 《约翰福音》，1:47。

[86] 《加拉太书》，1:24。

[87] 《加拉太书》，4:22。

[88] 《创世记》，21:10。

陷入巨大的毁灭。但这和扫罗有什么关系？上帝若用这些事威胁，更该威胁的是大卫，因为所罗门是他的儿子。而到了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错误，希伯来民族不仅分裂了，而且还散布到大地各处。上帝威胁以色列王国和民族要分裂，而扫罗就是这个王国和民族的象征，这个分裂是永恒而不可逆转的。因此随后说："他不会转变，也不会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凡是威胁他的，必不长久。"就是说，有人会威胁，但不会长久，而上帝不会像人那样后悔。我们读到说上帝后悔的地方，其实是指事情在改变，但神的前知是不会变的。既然说不会后悔，我们就理解为，这不会变。

7.4 我们看到，神的这些话里所揭示的刑罚，即以色列民族的分裂，是不可逆转的，也完全是永恒的。凡是已经皈依了基督，正皈依基督，或将皈依基督的人，不论按照上帝的前知，还是按照人类共有的自然，都不属于这个民族。同样，凡是出于以色列，而最终坚持亲近基督的，他们都不属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敌视基督，直到此生的终点都坚持如此。而前面预言的分裂，将会永远持续。旧约出自西乃山，是女奴所生的[89]，除了为新约作见证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否则，无论人多么长久地读摩西，他们心上都罩了帕子。但凡是从这里皈依了基督的，都揭开了帕子[90]。人们的心意若从旧约转到新约，就不会要接受肉身的幸福，而要接受灵性的幸福。因此，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在给扫罗敷油之前，为了以色列呼唤上帝，上帝听到了他。在外邦人与上帝的选民打仗时，他给上帝献上全牲的燔祭。于是上帝从天上雷击他们，惊乱他们，让他们败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征服了。于是，撒母耳拿起一块石头，放在新的米斯巴和旧的米斯巴中间，给它起名叫以便谢，翻译过来就是"保佑之石"。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91]米斯巴的意思是"意图"。那个保佑之石就是救世主的中保，旧的米斯巴通过它变成新的，也就是，从旧的意图（即人们在肉身王国中欲求肉身的虚假

[89] 《加拉太书》，4:24。
[90] 《哥林多后书》，3:13—14。
[91] 《撒母耳记上》，5—12。

幸福)到新的意图(就是通过新约,在天上王国中希求最真实的灵性幸福)的转变。没有什么比这新的意图更好,所以上帝保佑我们达到它。

8. 就大卫之子给大卫的应许,我们发现并未实现在所罗门身上,而是充分实现在基督身上

8.1 大卫继扫罗而王,这个变化象征了后来的那个变化。上帝昭示的一切和经上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变化。而今看来,我有必要揭示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因为这和我们正处理的问题相关。大卫为王时,万事兴盛,他知道需要为上帝建庙,这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后来建的那个最著名的神殿。大卫正在考虑这事,上帝派先知拿单到国王那里,对他说话。上帝说,神殿不能让大卫自己建,他从未命令自己的选民建造香柏木的神殿。然后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92]

8.2 谁若认为这个伟大的应许在所罗门那里就实现了,可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注意到经上的话:"他必为我建造殿宇居室。"[93]而所罗门建造了那最著名的神殿;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你的家和你的

---

[92] 《撒母耳记下》,7:8—16。

[93] 《撒母耳记下》,7:13,此处与前面整段引文不同,是因为奥古斯丁自己用的拉丁文不同。

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他们该注意,并看到,在所罗门所建造的神殿里,聚集了大量的外邦女子,服侍伪神;而本来智慧的所罗门王自己,也遭到了她们的诱惑,陷入同样的偶像崇拜[94]。他们可不要胆敢认为,上帝的应许会是假的,或不知道所罗门和他的神殿会变成怎样。我们此处不该有什么疑问,我们看到,这预言的实现除了在主基督那里,再无别个。基督的肉身来自大卫的后裔[95]。我们不必再虚妄和疯狂地寻找别的实现,像那些肉身的犹太人。即使这些犹太人,在读到此处对大卫的应许时,也认为此处的那个儿子,指的并不是所罗门。但他们瞎得真让人吃惊,面对如此明确昭示的应许,他们说自己还在期待另外一个。不过,在所罗门身上,毕竟还有未来的事情的一些象征,因为他建造了神殿,并像他的名字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和平("所罗门"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和平的缔造者"),在他的王国的最初阶段,他功业神奇,得到赞美;但是,所罗门的角色(*persona*)[96]毕竟只是预言了基督,为未来的基督张本,但没有揭示基督。所以,关于基督的一些事,写出来好像就是在预言他。但圣经是靠事件来写先知书的,所以在他那里勾勒出了未来的事情。写神圣历史的几卷叙述了他的统治。此外,《诗篇》里的第七十二章[97]还说是以他的名义写的;但其中很多东西都不能与他相符,但却与主基督若合符节。所以显然,他这里只是一个张本的形象,而在基督那里才是真正的实现。所罗门的王国疆域有多大,人人皆知。我们不说别的,且看《诗篇》里的话:"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98]我们看到,这在基督身上实现了。他确实从大河开始实行统治,因为他在那里得到约翰的洗礼。在约翰指出他以后,他的门徒开始认识他,不仅称他为夫子,而且称他为主[99]。

---

[94] 《列王纪上》,11:4—8。

[95] 《罗马书》,1:3。

[96] [译按]拉丁文中的 persona 与 homo 不同,并不是简单的"人"的意思,而有面具、角色、人格、身位等含义。

[97] [译按]原文为第七十一章,按今本圣经改为第七十二章。

[98] 《诗篇》,72:8。

[99] 《约翰福音》,1:35—42;参考奥古斯丁,《致大公教会驳多纳特派,兼论教会的统一》(*Episula ad Catholicos de Secta Donatistarum*),22。

8.3 另外，所罗门登基伊始，他的父亲大卫还活着，这是别的国王都没有过的情况。而这当然足以表明，此前他父亲所接到的预言指的不是所罗门[100]："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101]因为接下来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102]，人们认为这预言指的是所罗门，但前面的话却与此矛盾："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们只能认为，这里所应许的应该指另外一个和平的缔造者，按照预言，此人不是像所罗门那样在大卫生前即位，而要在他死后才登基。不是吗？不论此时距离耶稣基督来临还有多长时间，无疑那是在大卫王死后，按照这应许，基督来临时为上帝建造神殿，不是用木头和砖石，而是用人，我们为这神殿的建造而欢呼。使徒曾谈到这神殿，即信仰基督的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103]

9.《诗篇》第八十九[104]篇中关于基督的预言，与《撒母耳记》中拿单的预言所应许的何其相似

《诗篇》第八十九篇的标题是"以色列人以探的训诲诗"[105]，记录了上帝给大卫王作的应许，与在《撒母耳记》中记录的应许说的内容很相似："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106]还有："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竖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

---

[100] 参考拉克唐修，《神圣原理》，4：13，24 以下。
[101] 《撒母耳记下》，7：12。
[102] 《撒母耳记下》，7：13。
[103] 《哥林多前书》，3：17。
[104] ［译按］原文为八十八篇，按今本圣经改为八十九，下同。
[105] ［译按］圣经原文应为"以斯拉人以探"（Ethan Ezrahitae），奥古斯丁此处写作"以色列人以探"（Aethan Israelitae）。
[106] 《诗篇》，89：3—4。

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107]只有全部理解为我主耶稣,才能正确理解这段。大卫名下所指的就是仆人的形象。中保从大卫的子孙中的贞女披上这个形象。随后就谈到他的子孙的罪,这在《撒母耳记》中也谈到了,一般被认为是指所罗门。《撒母耳记》中相应的段落是:"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108]这指的是用杖责和鞭打纠正他。还有一处:"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基督)。"[109]这意思不正是"不要伤害"吗?《诗篇》中好像提到大卫之处,也是以这个方式谈的:"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从他那里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110]这里在谈他的许多子孙,但却不说"从他们那里",而是说"从他那里",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基督是教会的首领,我们不可能发现他有罪,在神看来,不必用人的方式矫正,而依然能保持悲悯。但是他的身体和四肢,即他的人民,是有罪的,需要矫正。于是《撒母耳记》里面说"他的"罪,而在《诗篇》里,说"他的子孙"的罪孽。我们要理解,这些说他的身体的地方,是以某种方式在说他自己。所以,当他的身体,即信徒们,遭到扫罗的迫害,他会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111]于是《诗篇》随后说:"我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是否向大卫说

---

[107] 《诗篇》,89:19—29。
[108] 《撒母耳记下》,7:14—15。
[109] 《诗篇》,105:15。
[110] 《诗篇》,89:30—33,和合本无"从他那里"。
[111] 《使徒行传》,9:4。

谎。”[112]意思是，我决不向大卫说谎，但圣经习惯这么说。对于所不说谎的事，他补充说：“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113]

10. 地上的耶路撒冷王国中的行事，与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个不同，所以我们认为，这应许其实指的是另外一个王和另外一个王国的光荣

这极为有力和切实的应许，我们不能认为在所罗门那里实现了，《诗篇》中此后的语气表明，人们在期盼它的实现，却还没有看到它的实现：“但你厌弃了他，把他降为虚无，主。”[114]从所罗门的王朝到他的后代，一直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毁灭，还是如此。那时候，就是这个王国的宝座，所罗门所建的巨大的神庙，也被毁弃了[115]。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上帝与自己作的应许矛盾，因为随后写道：“你延迟了你的受膏者（基督）。”[116]如果这延迟的是上帝的受膏者（基督），那就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大卫自己。所有的国王都可能为他的受膏者，因为他们都得到神秘的受膏仪式来加冕，不仅大卫和后来的王，甚至此前的扫罗，也是如此。扫罗是这个民族中第一个得到敷油的王。大卫自己就把他称为主的受膏者[117]。但只有唯一的真正基督，那些关于敷油的先知书都在讲他的象征。人们有的把这理解为大卫或所罗门，按照这观点，他的来临就大大被拖延了；但是按照上帝的安排，他会在他该来的时候来。《诗篇》继续谈到，虽然他的来临拖延了，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会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王国，在那里为王：“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

---

[112] 《诗篇》，89：33—35，按照七十子本，与今本有不同。

[113] 《诗篇》89：36—37。

[114] 《诗篇》，89：39；但奥古斯丁此处的字句与今本圣经和七十子本都略有不同，我们按照字面自行译出。

[115] 约瑟夫，《犹太古史》，10：11 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116] 《诗篇》，89：39；此处奥古斯丁的引文与七十子本一致，与哲罗姆译文完全一致，但和合本在 89：38，且为“你恼怒你的受膏者”。

[117] 《撒母耳记上》，24：7。

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争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118]这都是作为使女的耶路撒冷将遭受的,而那个自由人的儿子却将为王。他们暂时执掌地上王国,但他们在真正的信仰中和真正的基督中,希求天上的耶路撒冷王国,因为他们是那个王国的儿子。如果我们阅读这个王国的故事,这故事就告诉我们,那个王国如何到来。

11. 上帝选民的实质。因为基督穿上肉身,他们是在基督之中的。只有他具有把自己的灵魂超拔出地狱的力量

在预言了这些之后,先知转而赞美上帝;而这赞美就是预言。“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把自己最终隐藏么?”[119]这应该加上“你的脸”。我们听他在别处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120]但在一些版本中,此处不是“把自己隐藏”,而是“将把自己隐藏”。这可以理解为:“你隐藏了对大卫应许的你的悲悯。”又说“最终”,意思难道不是“直到最终”?这指的就是在时间终结时,即使这个民族也将信仰基督耶稣。而在那个终点之前,《诗篇》中哀悼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随后说:“你的忿怒如火焚烧,我记住我的实质。”[121]对此最好的理解是,耶稣的选民的实质,就是耶稣自身,他的肉身就来自这选民的自然。“你创造人子,不是虚空的。”[122]如果这一个人子不是以色列的实质,使众多人子通过这一个人子得救,那么所有人子的创造就是虚空了。现在,因为初人的罪,所有人的人性变为虚空,远离真理。所以《诗篇》另外一处说:“人好像一口虚空之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123]但是上帝并

[118] 《诗篇》,89:40—46;和合本为39—45。
[119] 《诗篇》,89:47,“把”和合本译作“要将”;“最终”和合本作“到永远”。
[120] 《诗篇》,13:1。
[121] 《诗篇》,89:46,和合本中无后半句。
[122] 《诗篇》,89:47,和合本译作“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
[123] 《诗篇》,144:4,和合本无“虚空之”。

不是虚空地制造了所有人子。因为他通过作为中保的耶稣把很多人解救出虚空。就是那些他预订了不会得救的人，也不是虚空的创造，因为他们对那些被救的人有益，两个相互对立的城的对比，在那完全理性的创造中，可以形成最美和最正义的秩序。随后又说："谁能常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地狱的权柄呢？"[124]这个人是谁？不就是出自大卫的子孙，其实质来自以色列的血脉的基督耶稣吗？使徒说他："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125]他将要活着，看不到死亡；但他先要经历死亡，要把灵魂脱离地狱的权柄。他为了解救人们出地狱的牢笼，所以下到那里。至于他脱离那里的能力，福音书里说："我有权柄舍了我的灵魂，也有权柄取回来。"[126]

12.《诗篇》里面有"主啊，你从前的悲悯在哪里"这类的话，我们认为对应许的这种祈求属于何人

这篇《诗篇》后面的话是："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悲悯在哪里呢？主啊，求你记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记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啊，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基督）的转换。"[127]我们可以问，这是否那些希求上帝对大卫作的应许能够实现的以色列人所说的；或者是基督徒所说的？他们在肉身上不是以色列人，但在灵性上是以色列人。说或写这话的时候，是以探的时候，所以这首诗篇题头就是他的名字。那也是大卫王在位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还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悲悯在哪里呢？"这当然表明，先知所模拟的那个说话的人，必然是很久之后的，所以大卫王得到这应许，是很久之前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很多民族在迫害基督徒时，都用基督所受的难来责罚他们。而圣经把这受难称为"转换"（*commutationem*），因为死亡使人不朽。按照这种解释，可以说基督的转换是用来谴责以色

[124] 《诗篇》，89：48，"地狱"和合本译为"阴间"。

[125] 《罗马书》，6：9；《使徒行传》，13：34；《哥林多前书》，15：26。

[126] 《约翰福音》，10：18。

[127] 《诗篇》，89：49—51；译文有改动。

列人的，因为，虽然以色列人希望基督是他们的，却把他变成了异邦的。而现在，通过新约信仰了基督的很多民族都谴责他们，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旧约中。我们于是读到："主啊，求你记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忘记，而是对他们充满悲悯，这谴责之后，他们也会信仰。但是，我最先说的那个解释，在我看来更合理。若说此处指与基督为敌、受到谴责的人，基督抛弃了他们，转向异邦，从而他们说"主啊，求你记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就不通了。因为这些犹太人不能称为上帝的仆人；这些话讲的是那些因基督的名而遭受极为羞辱的迫害的人。他们能记得上帝的应许，即大卫的子孙中将有一个高贵的王国。所以，他们在说出这希望时，并不是在失望，而是在祈求、追寻、探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悲悯在哪里呢？主啊，求你记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记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这是说，让我在内心里耐心忍受。"耶和华啊，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基督）的转换。"这里所想的还不是转换，而是毁灭。说"主啊，求你记念"，指的不就是：靠了你的悲悯和我耐心而谦卑的忍受，我可以回归到高天，在你的真理中，你向大卫许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归给犹太人，那就是指在耶稣基督诞生为人之前，犹太人被赶离地上的耶路撒冷，拉去做了囚徒，他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可以说这些话。这里所谓"你的受膏者的转换"，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基督，人们不会得到地上和肉身的幸福（毕竟所罗门在位时间不长，虽然那时候看上去幸福），而会充满信仰地希求天上和灵性的幸福；没有信仰的异教徒那时候看不到这一点，虽然他们击败了上帝的选民，把他们当囚徒来羞辱。他们所羞辱的，不正是受膏者的转换吗？那无知者不是在羞辱知道真理的人吗？随后，诗篇的结尾说："耶和华的赐福，直到永远。阿门，阿门。"[128]这些话与天上的耶路撒冷中上帝的全部选民相关，既与通过新约的启示之前，旧约中所潜在的那些人相关，又与新约启示之后，明确属于基督的

[128] 《诗篇》，89:52，和合本译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

人相关。我们不能希望上帝给大卫的子孙的赐福仅仅是暂时的，出现在所罗门那些日子，而要在永远当中，因为这最明确的希望，所以说："阿门，阿门。"这个词的重复更加强了此处的希望。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中说这话时，正是如此理解的："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129]我们正是从那里岔开来，讲到了《诗篇》。他不久之后又说："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130]等等。因为一个孩子要诞生，这个孩子要带领大卫的后裔走进基督，因此他的家将会永恒，与上帝的家合一。大卫的家指的就是大卫一族；而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神殿，但不是用砖石，而是用人造的。在那里，人与上帝一同住在上帝之中，得到永恒；上帝也和他的选民一同住在他的选民之中；于是，上帝充满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得到上帝的充满，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131]。上帝是他们战争中的力量，也是和平的赐予。于是他通过拿单的话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132]随后他通过大卫说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133]因为我们在这家室中过得好，所以它是我们建的；因为上帝帮我们过得好，所以是上帝建的。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134]。等这个房屋最后竣工时，上帝便通过拿单说这些话："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135]

13. 这应许的和平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在所罗门的时代得到印证

凡是在这个世代和这个地上追求那巨大的好处的，都是不智的人。或者有人认为，这幸福在所罗门的王朝的和平里就实现了。圣经

---

[129] 《撒母耳记下》，7：19。
[130] 《撒母耳记下》，7：29。
[131] 《哥林多前书》，15：28。
[132] 《撒母耳记下》，7：11。
[133] 《撒母耳记下》，7：27。
[134] 《诗篇》，127：1。
[135] 《撒母耳记下》，7：10—11。

中为了为未来张本，确实盛赞当时的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说法。经上随后说："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继续说，"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士师们在诸王之前出现，被上帝指派统治这个民族，这个民族通过他们接受了应许的土地。凶恶之子，也就是外邦的敌人，在间歇时期，也就是我们读到的和平与战争相互交错的时期，曾羞辱这个民族[136]。所罗门在位四十年，其间我们看到了更长的和平[137]。而在名为以笏的士师领导之下，国内有八十年的和平。[138] 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应许是在预言所罗门的时代；更不能认为这是在预言别的王。别的王没有任何一个有所罗门治下那么长的和平。这个民族的王国，总是担心会被敌人征服；因为人事变化无常，没有哪个民族能有绝对的安全保证，从而不怕敌人来威胁其生命。上帝应许了永久和平而安全的居所的，也应该是永恒的地方，来自自由母亲耶路撒冷，那里才是真正的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见神"。是为了求得这个虔敬的奖赏，我们才在这个悲惨的旅途中靠信仰生活。

14. 大卫关心以神秘的顺序安排《诗篇》各篇

在上帝之城的演进过程中，大卫是地上耶路撒冷的第一个王，为未来张本。大卫其人，工于歌诗。他喜爱乐律，不是出于俗世的爱好，而是因为信仰的意愿，用伟大事物的神秘象征，服务于他的上帝，那就是真正的上帝。他的诗歌八音和谐，抑扬顿挫，以理节情，正暗示了城中的整齐合一。他所作的预言，都包含在《诗篇》之中，包括一百五十章。我们称为《诗篇》的这部书，有些人认为，其中写着大卫的名字的，都是大卫作的诗歌；也有人认为，除了写着"大卫亲笔"(*ipsius David*)字样的，都不是他作的；而那些写着"给大卫自己"(*ipsi David*)的，都是别人冒他的名作的。对于这种意见，救世主亲口在福音书里否定

---

[136] 《士师记》，6:1—2；10:6—7；13:1—2。

[137] 《列王纪上》，11:42。

[138] 《士师记》，3:30。

了。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基督是他的主[139]。《诗篇》中的第一百一十首也写道："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140]这首诗篇的题头没写"大卫亲笔"，而和很多别的诗一样，写着"给大卫自己"。在我看来，那些把所有这一百五十首诗归为大卫的作品的人，是更可信的。他之所以给其中一些冠以他人之名，是因为这些象征了相应的含义；而还有别的一些，他不想加上任何人的名字。这些不同的安排虽然不易理解，却是上帝启示他的，不是随意的。有很多先知的名字，是在大卫王之后很久出现的，但我们读到，他们出现在《诗篇》中，其中所说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他们说的。我们不能因此就不相信这些诗歌是大卫写的。大卫王在预言时，我们不能认为，预言的圣灵不会向他启示这些名字，从而使他和这些人见面，在诗歌中预言他们；正如约西亚王，神人预言他三百多年后将要兴起和为王，预言了他所作的事，也启示了他的名[141]。

15.《诗篇》中关于基督和教会的预言，是否全部适合于在本书中谈到

我想，读者或许希望我在本书此处开始谈，大卫在《诗篇》里如何预言主耶稣基督或他的教会。但我不会做这个希望所要求我做的（其实我已经在一本书里做了[142]），因为内容太多，而不是太少，使我无暇这么做。我必须避免过于冗赘，这妨碍了我谈到所有的事。而我担心，我要是选择其中一些来谈，很多了解此事的人，会认为我忽略了更要紧的事。并且，这里所产生的见证，必须要在整个《诗篇》的语境中寻找支持，即使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支持，至少肯定没有哪一篇反对它。我也担心，我们会像集句（*cento*）[143]那样办事，从一大篇不写此事，而是

---

[139] 《马太福音》22:43—44。

[140] 《诗篇》，110:1。

[141] 《列王纪上》13:2；《列王纪下》，23:15—17。

[142] 即奥古斯丁，《〈诗篇〉解》。

[143] ［译按］西方人，特别是基督徒的这种做法，与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集句"很像，即从本来毫不相干的诗歌中摘出若干句子来，表达某种意思。比如，有人从《埃涅阿斯纪》中辑出一些诗句，就成为对基督故事的描述。

写完全不同的主题的诗歌里，按照自己的意愿断章取义。要是能在每首诗里寻找证据，那就需要解释全部。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别人和我的书里做的，已经足够了。谁要是愿意并且能够，就读那些书。他会发现很多地方指出，同一个大卫王既是基督的先知，也是基督的教会的先知，他预言了万王之王，也预言了这个王所建立的城。

16.《诗篇》第四十五篇谈到了基督和教会，或是明确谈，或是用隐喻说

16.1 凡是谈到某种直接和明确的预言，这都必须和隐喻的说法结合起来；而这尤其需要博学之士花工夫辩难和解释，以帮助愚钝之人。有些隐喻一眼看去，马上就知道，是在讲基督和教会，当然，其中还有些内容不那么容易理解，有待更多闲暇，进一步解释。还是在《诗篇》这卷书里，就有个例子："我心里涌出美辞。我论到我为王作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仆倒在你以下。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14]无论多么愚钝的人，谁在听到他被称为上帝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所宣扬和信仰的基督？基督的种子种在世世代代，得到上帝的油膏，但上帝不是用可见的油来膏他，而是用灵性和理智的油。谁会对这个宗教如此麻木，对他那远播的名声充耳不闻，甚至不知道受膏（*chrismate*）的就是基督（*Christ*）？他的名号就是由膏油来的。既然知道了这个王就是基督，人们就应该用闲暇来思考，别的那些用隐喻热情地说的话。基督远远超出了人之子的形体的美丽，而人们越是爱他和敬慕他，他的美丽就越不是身体的。他的佩刀、他的弓箭，还有别的东西，都不是恰当的描述，而

[14] 《诗篇》，45:2—10，有改动。

是热情设置的隐喻，指的是靠真理、慈爱、正义为王的那一个。

16.2 其次，人们要思考他的教会，这教会与这么伟大的丈夫缔结灵性的姻缘，靠圣爱与他结合，随后的话谈到的就是她："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女子，必来送礼。民中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她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她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记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15]我也想象不出谁会如此愚蠢，认为这里所赞美和描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经上说这女子的丈夫："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基督胜过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他的同伴，从他们当中形成了万国的统一与和谐，这就是那王后，《诗篇》中的另一处说王后是"我们上帝的城"[16]。这王后就是属灵的锡安；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沉思"。人们通过她思考未来世代的伟大的好，指引自己的意图朝向那里。她同时也是属灵的那个耶路撒冷，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她的敌人就是巴比伦，那个魔鬼的城，意思是"变乱"。万国之中的这个王后，通过重生，被救出巴比伦，从最坏的王到了最好的王，也就是从魔鬼来到基督。因此说道："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在那个不敬之城，有一部分是肉身的以色列，却不是信仰的以色列；他们是这个国王自己和他的王后的敌人。基督来到了他们中，却被他们杀害，于是他成了别的人的基督，基督在肉身中并没有看到他们[17]。于是我们的王通过这《诗

---

[15] 《诗篇》，45：9—17。

[16] 《诗篇》，48：2，和合本作"大君王的城"。

[17] [译按]此处原文是 quos non vidit in carne，含义应该是，当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时，并没有亲眼见到这些人，并不是说基督无法看到这些人的肉身。其含义与后面的"基督在肉身中显现时，并没有认识他们"是相同的。

篇》中的先知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事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148]那异邦的人民,基督在肉身中显现时,并没有认识他们,但是,他们相信他就是所宣告的基督。所以可以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149]。异邦人加入那些肉身和信仰上都是真正的以色列的人们当中,即上帝之城。在只有肉身的以色列的时候,这城里诞生了肉身的基督。在肉身的以色列,有童贞女马利亚,她孕育了基督,基督通过她化为肉身成人。《诗篇》另外一处谈到这城:"论到母亲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150]那个最高者不是上帝还是谁?基督就是上帝,在他在那城里通过圣母化身为人之前,他亲自通过族长和先知建了那城。通过先知,上帝之城的王后早就被说出来了,而今,我们看到了她的实现:"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确实,从她的儿子中,在整个大地上,甚至诞生了她的领袖和诸父[151]。这些人聚集在她之中,向她作永恒和万代(世世代代)的赞美[152]。无疑,这里所说的隐喻含义不明确,要理解,必须把这些和最明显的事情结合起来看。

17. 在《诗篇》第一百一十篇中,有些是在预言基督的祭司位置;在第二十二篇中,有些是在预言他的受难

《诗篇》中的一首无比明确地预言了基督的祭司位置,即他的王位:"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153]我们相信,但没有看见,基督的位子就在圣父右边;他的敌人要做他的脚凳,也尚未出现;但是这在最后会出现;我们现在相信这点,以后会

---

[148] 《诗篇》,18:43—44。

[149] 《罗马书》,10:17。

[150] 《诗篇》,87:5,和合本无"母亲"。

[151] [译按]这领袖和诸父,指的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和圣徒。

[152] 参考奥古斯丁《〈诗篇〉解》,44:32。

[153] 《诗篇》,110:1。

看见。而随后的则是："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154]意思如此明确，要否定不仅是不虔敬和不幸福的，而且是鲁莽的。就是他的敌人也承认基督发布的律法，也就是我们说的福音书，我们知道那是基督的能力的权杖的，将来自锡安。就是那些将要被他掌权的仇敌做了见证，基督将在他的仇敌当中掌权。他们将要咬牙和被消灭，对他无能为力。不久之后又说："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这表明，他说的话以后不会变。随后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155]现在哪里也没有亚伦一系的祭司和祭祀，而都在基督这祭司下献祭。麦基洗德在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就提过这祭祀了[156]。但《诗篇》这一首里谈得有点模糊，他的话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对此，这首诗篇后面有一个模糊的说法，如果我们正确理解，指的是谁就很明确了。我们在对我们的民众讲道时就说清楚了[157]。同样，基督在通过先知谈到自己卑微的受难时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158]这些话指的正是十字架上的身体，他伸直了，手脚被钉，钉子穿过他的骨头。对于那些瞪眼看他的人，他形成了一个风景。后面又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159]在福音书中讲的故事里，这个预言得到了实现[160]。我们要依据这个，看那些说得没这么明确的，它们与意思清楚的部分相合，也就能正确理解了；特别是有些事情，我们相信以前没有发生，但现在看到发生了，我们在这诗篇里读到，很久之前就预言了。而现在，整个大地都看到了它们的发生。不久之后又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161]

---

[154] 《诗篇》，110：2。
[155] 《诗篇》，110：4。
[156] 《创世记》，14：18以下。
[157] 奥古斯丁，《布道辞》，8：541以下。
[158] 《诗篇》，22：16—17。
[159] 《诗篇》，22：18。
[160] 《马太福音》，27：35；《约翰福音》，19：24；《马可福音》，15：24；《路加福音》，23：34。
[161] 《诗篇》，22：27—28。

18.《诗篇》第三首、第四十一首、第十五首、第六十八首中，预言了主的死亡和复活

18.1 关于基督的复活，《诗篇》中的神喻也未保持沉默。《诗篇》第三首里唱道："我躺下睡觉。我醒来，耶和华保佑我。"[162]这还能是唱的别的什么意思呢？先知把他的睡下又醒来当作大事来说，睡下不就是死，醒来不就是复活吗？竟有人如此愚蠢，认为这所预言的不是基督吗？在第四十一首里，这一点表现得更明确很多。那里在谈到中保其人时，用惯常的笔法，把要预言的未来的事，说成是过去发生的。这是因为，将要发生的，在上帝的预定和前知看来，就像已发生的，因为这是确定的。[163]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164]这里的用语如此明确，不过还是在说"那已死去的，必不能再起来复活"吗？难道还能别样理解吗？前面已经说了，他的敌人密谋和策划了他的死，而这个阴谋的执行者走进来看他，走到外面就背叛。这不就是他的门徒中杀害他的叛徒犹大吗？他们正要完成所密谋的事，就是杀死他。基督用复活表明，他们杀人的阴谋是虚妄的，所以加上这话，仿佛在说："你们做什么虚妄的事呢？"你们犯下这罪，而我只不过睡着了。"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他们这违背神法的罪行不会不受惩罚，这在随后的话里也表明了："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期望，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意思是，践踏我。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165]在基督受难和复活之后，在战争中，犹太人家园邱墟，生灵涂炭，凡是看到的，谁能否认？那遭到他们杀害的，又复活了，用世间的律令报复他们，那些他没有惩处的，他会在最后审判活人和死

---

[162] 《诗篇》,3:5,和合本译作"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163] [译按]CC 本指出,"这是确定的"在有的版本中没有。

[164] 《诗篇》,41:5—8。

[165] 《诗篇》,41:10。

人时处理。主耶稣在给使徒们分面包的时候，揭露了他是叛徒，就引了《诗篇》中的这句诗，说这在他身上应验了："那吃我饭的，用他的脚踢我。"[166]他说："我所期望"的，不是说头期望，而是说身体期望。救世主自己并不是不知道他，因为他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167]"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168]而基督习惯于把自己的肢体拟人化，把肢体所承受的说成自己承受的，因为头和身体是同一个基督。所以在福音书里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169]意思就是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170]这样他说犹大是他所期望的，指的是他的门徒们还期望犹大，因为那时他还算一个门徒。

18.2 犹太人盼望基督，并不盼望他会死[171]。因此，他们不认为，我们的基督就是律法书里和先知们所宣布的那个基督。但是，除去一个受难而死的之外，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把哪个认作基督。于是，他们以奇怪的虚妄和盲目，争辩说我们所引的那些诗篇，指的不是死亡和复活，而是睡觉和醒来。但是《诗篇》中的第十六首唱道："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言辞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居住在希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地狱。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172]除了那个三天之后复活的，谁还会说他的灵魂居住在希望中，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地狱，不会朽坏，反而会迅速复活呢？他们不会这么说先知和大卫王。第六十八首诗里唱道："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就是主，也要靠死亡脱离此生。"[173]还能说得更明白吗？那施行救恩的神就是主耶稣，其名字

---

[166] 《约翰福音》，13:18。

[167] 《约翰福音》，13:21。

[168] 《约翰福音》，6:70；类似的说法另见《约翰福音》，13:27；《路加福音》，22:3。[译按]PL本只引了后面这一句，但CC本根据其他版本，加上了前面一句。

[169] 《马太福音》，25:35。

[170] 《马太福音》，25:40。

[171] 《约翰福音》，12:34。

[172] 《诗篇》，16:9—10，和合本前一句作"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地狱"作"阴间"。

[173] 《诗篇》，68:21，和合本后半句作"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的意思就是救世主或救治者。在圣贞女得到宣告，要生耶稣时，这个名字所含的道理就有了解释："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174]他通过自己流血，把百姓从罪恶里解救出来；他除了死，没有别的办法脱离此生。于是在说了"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之后，就加上："就是主，也要靠死亡脱离此生。"表明基督要靠死亡施救。"就是主"这三个字令人惊悚，仿佛在说，必朽者的生命是这样，就是连主，除去依靠死，也无法逃脱。

19. 在《诗篇》第六十九首中，宣布了犹太人顽固不化的不信

这个预言的见证如此明确，又发生了如此清楚和确定的事件，来验证那预言，那么，在随后的诗篇中写的，当然也都实现了，但犹太人却不肯认可。《诗篇》中就基督本人所说的，同他的受难有关的预言，在福音书里都发生了："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175]在这样一种筵席之后，又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等等[176]。说这些都不是希望如此，而是因为先知书里预言的方式就如同在希望。既然那些人的眼睛昏蒙，不能看见，那他们看不出这么明显的事，又有什么奇怪？如果谁向地弓身，腰在战抖，那他们无法望天，又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要明白，这是用身体的语言来解释心灵的罪过。《诗篇》是大卫王的先知书，我们对它的讨论已经够了，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的读者若是早已知道了这些，请原谅我；如果他们理解和认为有些证据比我的也许更强，而我忽略了。愿他们原谅我，不要指责我。

---

[174] 《马太福音》，1:21。
[175] 《诗篇》，69:21。
[176] 《诗篇》，69:22—23。

20. 大卫的王位与品德；其子所罗门，在被认为是他的著作的书中，以及那些无疑是他自己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关于基督的预言

20.1 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之子，大卫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为王，有很多神圣的见证赞美他。因为他拯救性而谦卑的忏悔，巨大的虔敬战胜了他的错误，于是，他成为这句诗所说的人中的一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177]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同样统治了整个民族。如上文所说，所罗门于他父亲在世时就登基为王了[178]。但此人开端虽好，结局却不好。所谓利令智昏[179]，财富所带来的障碍超过了智慧带来的利益；但对于他的智慧，现在人们还记得，将来也会记得。这智慧当时就得到广泛而长久的赞美。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他的预言，其中有三卷被认为是他所作的经书：《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另外两部书，即《所罗门智训》和《便西拉智训》，因为言辞和所罗门的文字颇有相似之处，习惯上也归在他的名下，但更博学的人毫不犹豫地否认这一点；而过去的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总是把这几卷书归在他的名下[180]。其中之一称为《所罗门智训》，极明显是在预言基督的受难。其中记录了杀害他的不敬的凶手的话："'我们要陷害义人，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反对我们的作为，指责我们违犯法律，控诉我们品行不检，自夸认识上帝，自称是上主的仆人，自充我们思想的裁判员，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他的行径与人两样。他竟将我们视作杂种，远避我们的行径，像远避不洁之物；声言义人有幸福的结局，且自夸有上帝为父。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看他究有什么结局。因为，如果义人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来罢！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他是否蒙受眷顾，如他所说的一样。'他们这样思想真是荒谬，因为邪

---

[177] 《诗篇》，32：1。
[178] 本卷 8：3。
[179] 奥古斯丁此处在化用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11 中的话。
[180] 参见奥古斯丁，《基督教教义》，13 以下。

恶使他们丧失了理智。”[181]而在《便西拉智训》中，则用这个方式预言了未来信仰的异邦：“万有的主宰上帝！求你怜悯我们，转面回顾，赐我们得见你仁慈的光辉。求你赐那不寻找你的万民都敬畏你，让他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神，为叫他们传扬你伟大的作为。求你举起你的手来，攻击外邦的人民，使他们见到你的威能。你在他们面前，对我们怎样显示了你是圣者，愿你在我们面前，也对他们怎样显示伟大，好叫他们认识你，如同我们认识了你一样：除你以外，没有神，上主啊！”[182]我们看到，这先知书中的愿望和赞美在耶稣基督那里实现了。除非是写在犹太人的经典中的话，否则在我们用以反对我们的对手时，就不会这么有力。

20.2 对于被公认是所罗门所著，被犹太人奉为经典的三部书，我们要找到与基督和教会相关的这类内容，必须要有繁琐的讨论，如果现在要讨论这些，那么这部著作就会过于冗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箴言》中那不敬者的话：“（我们）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我们要消除他们对大地的记忆，要掠夺他们的珍贵财宝。”[183]这句话并不含糊，我们不必通过繁琐的解释也可以理解这里指的是基督，财宝指他的教会。在福音书里，主耶稣自己借助一个比喻，讲出坏的园户的话：“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184]在同一部书里有一处，我们在谈到一个不育的女人生了七个儿子时已经提到了[185]。凡是知道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的人，都能理解这里预言的只能是基督和教会。“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186]我们当然知道，上帝的智慧，即与圣

---

[181] 《所罗门智训》，2：11—21，用思高本《智慧篇》译文。

[182] 《便西拉智训》，36：1—5，用思高本《德训篇》译文，有改动。

[183] 《箴言》，1：11—13，和合本作：“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

[184] 《马太福音》，21：38。

[185] 本卷4：4。

[186] 《箴言》，9：1—5。

父永恒共在的圣言，在圣贞女的腹中建造房屋，化身为人，教会是身体，他就是这个身体的头，他自己殉道做了牺牲，在桌子上准备了酒和面包，在那里显现为麦基洗德一系传下的祭司，召集了愚拙软弱的人们。就像使徒说的："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187]对这软弱的，《箴言》随后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188]成为他的餐桌上的食客，本身就意味着开始获得生命。名为《传道书》的另外一部书里说道："除去吃喝的之外，人没有好处。"[189]新约中那个做了祭司的中保，做了麦基洗德一系的祭司，用自己的血和肉作了宴席。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做了他的宴席上的食客；除此之外，还有更可信的理解吗？旧约中的所有牺牲，被祭祀了，都是为后来的那个张本，新约中的这个牺牲继承了它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诗篇》的第四十首里，这个中保通过先知的话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身体。"[190]他没有用这些祭物和礼物，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做了牺牲，把它献给食客们。在《传道书》里谈到吃喝的这句话里所反复致意的，并不是人们对膏粱旨酒的欲望。这在下面的话里说得很明确："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191]随后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192]我认为，这部书里讲得最多的是魔鬼之城和基督之城两个城，以及二者的王，魔鬼和基督："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昏乱，你就有福了。"[193]他说魔鬼是孩童，因为他的愚蠢、高傲、多变、鲁莽，还有这个年龄的人一般会有的其他很多罪过。而基督是贵胄之子，也就是那

---

[187] 《哥林多前书》，1：27。

[188] 《箴言》，9：6。

[189] 《传道书》815 和合本作"莫强如吃喝快乐"。

[190] 《诗篇》，40：6，"身体"和合本作"耳朵"。

[191] 《传道书》，7：2。

[192] 《传道书》，7：4。

[193] 《传道书》，10：16—17。[译按]此处的"昏乱"一词，和合本作"酒醉"，与哲罗姆译本意思相符。但奥古斯丁用的是 confusione 一词，与哲罗姆不同，并且与下文几个词相互呼应，所以我们按照奥古斯丁的意思，译为"昏乱"。

神圣的族长之子，他们属于自由之城，而基督的肉身就来自他们[194]。魔鬼之城的领袖早晨宴乐，也就是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因为他们不曾等待那个真正的机会，享受未来世代的幸福，匆忙地享受此世所追逐的幸福；而基督之城里的领袖耐心等待并不虚假的幸福来临。所以说："为要补力，不为昏乱。"因为他们的希望不会欺骗；使徒也就此说："盼望不至于昏乱。"[195]《诗篇》里说："凡等候你的必不昏乱。"[196]在《雅歌》里，城中国王和王后的婚礼是圣徒们心志的一种灵性的快乐。这国王和王后指的就是基督和教会。但是这个快乐包裹在了比喻的盖头下，因而一旦揭开，就让新郎更热爱、更快乐。《雅歌》这一篇说他："正直者都爱你。"[197]而新娘则听到："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198]我们为了尽快结束这部书，很多只好略过不提。

21. 所罗门以后的诸王，或在犹大，或在以色列

在所罗门以后的希伯来诸王的言行中，很难找到预言基督和教会的隐喻，无论在犹大的，还是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父亲登基后[199]，这个民族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叫犹大和以色列，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所罗门的奴隶耶罗波安得到十个部落[200]，在撒马利亚建国称王，国号以色列。以色列也是这个民族的总号。由于大卫的关系，为了让他的子孙的王国不至全部翦灭，犹大和便雅悯两个部落被留下，受耶路撒冷城节制，国号犹大，因为大卫起自犹大部落。而前述这个王国的另外一个部落便雅悯之所以也属于犹大，是因为大卫之前的国王扫罗出自其中。但如我所说，这两个部落共称为犹大，这个名字把她区别于以色列，那个十部落组成的王国的名字。利未的部落是服务于上帝的祭司的部落，不必服务于国王，算作第十三个部落。

---

[194] 《加拉太书》，4:22—23。
[195] 《罗马书》，5:5，"昏乱"和合本作"羞耻"，但哲罗姆与奥古斯丁用词相同，均为 confundit。
[196] 《诗篇》，25:3，"昏乱"和合本作"羞愧"。
[197] 《雅歌》，1:4，七十子本。
[198] 《雅歌》，7:6。
[199] 《列王纪上》，11:43。
[200] 《列王纪上》，11:31。

而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约瑟和别人不同，不是传下了一个部落，而是两个，以法莲和玛拿西。并且，利未部落与耶路撒冷的王国关系更大，因为那里有他们侍奉的神殿。于是，这个民族第一次分裂了，一边是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统治耶路撒冷，一边是所罗门的奴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统治撒马利亚。罗波安的僭政想对分裂出去的部分发动战争，但上帝阻止他们兄弟相残，并通过先知说明这是他所做的[201]。这表明，就以色列的行事而言，其国王、人民都没有犯罪，但上帝还是想完成对他们的惩罚。知道这个原因后，双方媾和；宗教并未分裂，分裂的是王国。

22. 耶罗波安以不敬的偶像崇拜亵渎了治下的人民，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通过先知们警醒，防范了很多人不陷入偶像崇拜之罪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不信上帝，心志败坏了，虽然上帝按照应许给了他王国，证明他的应许为真。按照神法，万国都要到耶路撒冷的神殿祭祀。但耶罗波安害怕，如果自己到了那里，他的人民会被大卫的子孙引诱，回到王室的后裔那里[202]。于是，他在自己的王国里设置偶像崇拜，其不敬程度极为可怕，他欺骗人民，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崇拜偶像。但是，上帝不仅没有完全停止警示这个王，而且还通过先知们警示他的后继者、模仿者，和他的人民的不敬。杰出而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弟子以利沙兴起，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以利亚说："（主，以色列人）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灵魂。"[203]上帝回答说，他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204]。

---

[201] 《列王纪上》，12:24。
[202] 《列王纪上》，12:25—32。
[203] 《列王纪上》，19:10。
[204] 《列王纪上》，19:18。

23. 希伯来的两个王国境况不同，最后两个民族于不同的时间都被劫持，成了俘虏，犹大后来恢复了自己的国，但最终又转入了罗马的治下

而在耶路撒冷的那个犹大国，在历代国王中，仍然不乏先知。上帝喜欢派遣他们，或是为了必须的赞美，或是为了匡正罪恶、建立正义。比起在以色列来，这个国家里虽然少得多，但还是有些国王因为自己的不敬而大大冒犯上帝，与人民共同遭到了适度的惩罚。但其中的有德之君也得到不少的赞美；而在以色列，我们读到，所有的国王都遭到谴责，只不过有的多，有的少。在两个王国中，因为神意的要求或允许，或是在繁荣中兴盛，或是在争斗中沉沦，外忧内患屡屡打击，这些或是出于上帝的悲悯，或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后来上帝愈加愤怒，整个民族被迦勒底人摧毁，不仅失去了本来的地盘，甚至还绝大部分被迁移到了亚述地界；首先是十三个部落组成的以色列[205]；随后甚至连犹大也遭此命运，耶路撒冷和最尊贵的神殿被毁弃。他们在亚述的土地上做了七十年俘虏才获自由[206]。后来他们回到被毁弃的旧神殿所在的地方，重建庙宇；虽然他们中有很多人留在了异邦的土地上，但以色列不再分为两个王国和两个部分，不再有各个部分各自的国王；在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君主。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从自己所住的地方，从四面八方来到上帝的神殿。但是也不乏外族的敌对和征服，比如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向罗马人纳税了。

24. 犹太人中最后的先知，或是福音书历史中说在基督降生时的先知

在从巴比伦回来之后，整个时期中只有玛拉基、哈该、撒迦利亚，还有以斯拉这些先知，然后就直到救世主来临前都没有先知，除非算

---

[205] 《列王纪下》，17。

[206] 《列王纪下》，25。

上另一个撒迦利亚，即洗者约翰的父亲[207]，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208]，这已经接近基督降生了，还有他降生之后的老人西面[209]、孀居的老妪亚拿[210]，以及洗者约翰自己，这是最晚的先知[211]；约翰自己是年轻人，他并不知道基督会是另一个年轻人。但他凭先知的知识指出了不为人知的基督[212]。所以主自己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213]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有这五个先知；我们还看到，主的母亲童贞女在约翰之前就做过预言[214]。但是，该谴责的犹太人不接受这些先知；而无数人接受他们，并因而相信了福音书。以色列确实要分裂为两个，撒母耳对扫罗王预言，这分裂是不可改变的[215]。而那些该谴责的犹太人竟然把玛拉基、哈该、撒迦利亚、和以斯拉当作最后的圣经作者。但他们的著作，和别人的著作一样，只是卷帙浩繁的先知书中极少的部分，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圣经的作者。他们那些和基督与他的教会相关的预言，我认为应该放在这本书里；在主的保佑下，我们最好能进入下一卷了，否则这一卷就过于冗赘了。

---

[207] 《路加福音》，1:67。

[208] 《路加福音》，1:24。

[209] 《路加福音》，2:27。

[210] 《路加福音》，2:36。

[211] 《马可福音》，1:4；《路加福音》，3:2；《马太福音》，3:1。

[212] 《约翰福音》，1:29—35。

[213] 《马太福音》，11:13。

[214] 《路加福音》，1:46—55。

[215] 《撒母耳记上》，15:28。

上帝之城卷十八

[本卷提要]奥古斯丁谈到了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世界末日之间，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历程：他也涉及了关于基督的神谕，包括西彼拉的，但主要是罗马王国兴起后写作的神圣预言家，包括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弥迦等等①。

1. 卷十七已经谈到的，到救世主之前的事

在上帝恩典的保佑下，我许诺要尽可能写出两个城的开端、发展

① [译按]在本卷，奥古斯丁大大倚重于尤西比乌和哲罗姆的著作，主要比较圣经历史和外邦诸民族的历史。他对异邦历史的叙述并没有前面几卷对圣经历史的叙述那么全面，而是强调其中的几个方面，并不时岔开来，目的是指出地上之城中的纷争与冲突，揭示其神话的历史本源和人造本质，因而本卷与卷二和卷七之间的很多主题相互呼应。奥古斯丁尤其强调亚述和罗马这东西方两个大帝国，同时也很看重小国西锡安/阿尔戈斯的历史。他也谈到，即使在异邦中，也有关于基督的预言。从第二十七到三十六章，奥古斯丁回到了圣经历史，补充了前面几卷未曾谈到的内容，也完成了在 17:24 作的许诺。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犹太先知高于甚至早于异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谈到了异教哲学中的分歧，以区别于先知们的一致，预示了卷十九的一些主题。但他由亚历山大东征引出的七十子本恰恰表明，即使圣经也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一致。随着东西方的接触，两个城的历史逐渐走到了一起。奥古斯丁在强调罗马是另一个巴比伦的同时，也指出，罗马对世界的征服是为基督教的兴起作准备。本卷虽然很多内容是不乏牵强的护教之说，但给出了对于世界历史的一个总体观念，对于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理解世界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归宿，其中一个是上帝之城，另一个是尘世之城。上帝之城要在尘世之城中作过客。我在最先的十卷书里首先反驳上帝之城的敌人，他们把自己的神看得比上帝之城的建造者基督更重，以最下流的可耻方式狂热攻击基督徒。我刚刚提到的我的这个三方面的许诺，我在十卷书之后的部分里完成，其中前四卷研究两个城的起源，随后的一卷研究初人到大洪水的历史，就是本书的卷十五。随后，我们的写作按照时间顺序到了亚伯拉罕时代的两个城，然后从族长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王国的时代。我以此结束了卷十六，然后又写到救世主自己化为肉身来临，这就是卷十七所做的。按照我的写作方式，好像上帝之城在单独发展；但在这个尘世中，她不是在单独发展，而是两个城都随着人类在发展，共同开始，也共同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叙述从上帝的应许变得明确时开始，到基督由圣母降生，起先的应许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中间不掺杂那个与上帝之城相对的另一个城，让她显得是在独自发展——但直到新约启示之前，这个城一直是模糊的，在隐喻中发展。现在，我就把我所遗漏的加进来，看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另外一个城如何发展，说得尽量充分，使读者能够研究和比较二者。

2. 与亚伯拉罕以来圣徒的时代同时的地上之城的国王和时代

2.1 于是，必朽者的集团分散到大地上各个不同的地方，按照人类统一的自然，满足各自的功利和欲望。没有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或至少不是所有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因为所追求的不同，于是相互纷争，分裂为很多部分，强势的部分压迫另外的部分。被征服者服从于征服者，因为人们爱和平与安全胜过爱霸权或自由。而那些宁愿死亡也不愿做奴隶的人显得极为奇怪了。于是，自然的声音在万国之中传扬：被征服者应该愿意向那些胜利者屈服，而不肯被任何形式的战火涂炭所毁灭。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于神意之外，因为在战争中谁征服和被征服，都在他的掌握之内。他使一些人拥有王国，一些人服从于他们的统治。而地上众多的王国，是从共同的集团为追求地上的功利或

欲望分裂出来的(我们统称为地上之城),我们看到其中有两个比别的国更长久和辉煌,首先是亚述,随后是罗马,二者的地域和时间各自不同。亚述在先,罗马在后;亚述在东方,罗马在西方兴起;亚述灭亡后,罗马立即开端。至于别的王国和别的国王,我们都附属于这两个来谈。

2.2 尼努斯是亚述的第二个王,继承了他的父亲,亚述的第一个王伯鲁斯。那正是亚伯拉罕在迦勒底出生的时候[②]。那个时候,还有个很小的王国西锡安的王也在位,最博学的马可·瓦罗就把这当成古老的时代,名为《罗马人的民族》的书从这里开始写[③]。他写了西锡安人的诸王后,就写到了雅典,然后又写到了拉丁民族,又写了罗马;而在罗马建立之前,比起亚述王国来,其他王国记录得都很少。虽然即使罗马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承认,雅典在希腊文明中是最辉煌的,但这更多只是就名声,而不是就功业而言。他如此谈雅典:"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④]这个城邦因为文学和哲学而得到的光荣可不小,其实,对文学与哲学的研究主要在这里兴盛起来。但是就帝国而言,没有哪个帝国早于亚述形成,也没有哪个像她这么长久和辽阔。伯鲁斯的儿子尼努斯王把疆域扩展到整个亚细亚,据说与利比亚接壤,按照数字算,这个亚细亚相当于整个大地的三分之一,而按照面积算,简直有一半[⑤]。在东方,只有印度没有

② 本书16:17谈到,亚伯拉罕出生时,是伯鲁斯在位的第四十三年。这是按照尤西比乌的《编年史》的说法。

③ [译按]PL本将"罗马人的民族"当作书名,CC本则直接当成短语。由于瓦罗的著作不存,我们无法确定此处孰是,本卷第十三章提到此书时,文字顺序有所不同,但卷二十一第八章则明确说这是书名。所以我们还是当作书名。

④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8。

⑤ 参见本书4:6;16:17;18:22。

被霸占；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塞米勒米斯(*Semiramis*)[⑥]与印度开了战。这样一来，这些土地上的人民或国王，都要臣服于亚述王国的统治，亚述的号令都要执行。当亚伯拉罕在迦勒底出生时，正是尼努斯王国的时代。我们对希腊的事情知道得比亚述的多很多，那些仔细追溯罗马民族古代起源的人，从希腊梳理到拉丁，然后又是罗马，而罗马人本来就是拉丁人。在必要的地方，我们需要记得亚述诸王。上帝之城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先是在巴比伦，即第一个罗马，与她平行发展。要在这本著作中比较地上和天上之城两个城的事，我们应主要讲希腊和拉丁的事，而罗马就如同第二个巴比伦。

2.3 在亚伯拉罕出生时，亚述和西锡安都在第二代国王时代，在亚述为尼努斯，在西锡安为欧罗普斯(*Europs*)[⑦]。两个国家的第一代国王分别是伯鲁斯和爱基阿流斯(*Aegialeus*)[⑧]。亚伯拉罕从巴比伦走出时，上帝应许说他的后代要出伟大的民族，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时亚述是第四代国王，西锡安是第五代；在亚述，尼努斯的儿子在母亲塞米勒米斯之后为王。有人说，塞米勒米斯欲与儿子乱伦，所以被儿子所杀。也有人认为，就是她建立了巴比伦。也许她只是重修[⑨]，这个城何时和怎样建立的，我在卷十六已经说了。尼努斯和塞米勒米斯的儿子继承他母亲登基，有人也叫他尼努斯，还有人叫他尼尼亚(*Ninyas*)，这个名字也来自父名。当时西锡安的国王是泰尔克西恩(*Telxion*)[⑩]。他统治期间，人民安居乐业，死时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服侍和祭奠，还为他设立了竞技，竞技最早就是这时候设立的。

---

⑥ 塞米勒米斯，传说中巴比伦的建立者或修复者，是尼努斯的妻子，据说她与儿子有乱伦关系。

⑦ 欧罗普斯，西锡安第二个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都说在亚伯拉罕出生时，他是西锡安的国王。

⑧ 爱基阿流斯，是伊纳库斯(Inachus)和莫利亚(Melia)的儿子，统治一部分伯罗奔尼撒。根据西锡安的说法，他是爱基阿流亚(Aegialeia)城的建立者，西锡安的第一任国王。

⑨ 迪奥多罗斯(Diodorus)、尤斯丁等人认为是塞米勒米斯修建的巴比伦，约瑟夫、尤西比乌、马凯利努斯等人说她是重修者。

⑩ 鲍撒尼亚把他写作 Telexion，也有人写作 Telsion，西锡安国王，据说在以撒出生时在位。

3. 亚伯拉罕被应许百岁产下以撒时，谁在亚述和西锡安为王，以撒自己六十岁和利贝加生下以扫和雅各时，又是谁在位

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他在百岁时会和妻子撒拉生子，虽然撒拉不育，亚伯拉罕年老无阳，他们还是生了以撒。那时候亚述是第五代王阿里乌斯(*Arrius*)[11]在位。以撒六十岁时，妻子利贝加为他生了孪生子以扫和雅各，当时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依然活着，有一百六十岁高龄了。亚伯拉罕是一百七十五岁死去的。那时候，亚述的王是薛西斯(*Xerxe*)，比亚伯拉罕更大些，也叫巴勒乌斯(*Baleus*)[12]，西锡安在位的是第七任国王图利阿库斯(*Thuriacus*)，有人又写作图利马库斯(*Thurimachus*)[13]。阿尔戈斯王国与亚伯拉罕的孙子同时诞生，其开国国王是伊纳库斯(*Inachus*)[14]。我也不能略过瓦罗所说的，亚述人在他们的第七位国王图利阿库斯墓前献祭。在亚述第八个国王阿尔玛米特尔(*Armamitre*)[15]、西锡安王流齐波(*Leucippus*)[16]、阿尔戈斯的第一任国王伊纳库斯在位期间，上帝对以撒说话，又向他应许了曾对他父亲说的两件事，即他的子孙要定居在迦南的土地上，别的民族要因他的子孙得幸福。这两个应许是针对他的儿子说的，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起先叫雅各，后来叫以色列。雅各的时候，亚述在位的是第九个王波罗库斯(*Belocus*)[17]，而伊纳库斯的儿子佛洛纽斯(*Phoroneus*)[18]成为阿尔戈斯的第二个王，流齐波仍在西锡安为王。这个时候，希腊

---

[11] 阿里乌斯，以撒出生时的亚述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认为他是第四代国王，而不是第五代。

[12] 薛西斯是亚述的第六代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在亚伯拉罕去世时在位。

[13] 亚伯拉罕死时的西锡安国王，是西锡安的第七任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把他写作图利马库斯。

[14] 伊纳库斯，传说中阿尔戈斯的开国国王和神，因而阿尔戈斯经常称为“伊纳库斯的土地”。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于雅各和以扫的时候在位。

[15] 阿尔玛米特尔，亚述第八任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在位38年。

[16] 这个流齐波是西锡安的第八任国王，与同名的希腊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不是同一人。

[17] 波罗库斯，亚述的第九任国王。根据尤西比乌和哲罗姆的说法，他在上帝向雅各应许时在位。

[18] 佛洛纽斯，伊纳库斯与莫利亚之子，爱基阿流斯的兄弟，阿尔戈斯第二任国王。

在阿尔戈斯王佛洛纽斯的统治下，因为建立了法律和法官制度而更加辉煌；费郭斯(*Phegous*)[19]是这个佛洛纽斯的弟弟，死后，费郭斯的墓旁建立神殿，在其中被当神服侍，以牛为祭。我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地位是带着极大尊荣的尊位，因为在他那一份王国里(他们的父亲裂土分子，他生时统治其中一部分)建立神坛，服侍诸神，命人民岁时祭祀，记载和计数那里的事件。这是人们造出的新神话，认为死去的人在地下就成为神，或希望他成为神。而伊纳库斯的女儿也成了神，后来被称为伊西斯，在埃及被当作大女神崇拜，而别人则记载，她是从埃塞俄比亚到埃及去当女王的。她开疆拓土、公正仁爱、约文修礼，所以享受巨大的尊荣，死后被尊为神，但是，把这种神号加给凡人的人，就是犯了最大的罪过了。

4. 雅各和他的儿子约瑟的时代

亚述人的第十个国王巴勒乌斯(*Baleus*)[20]在位，西锡安的第九个王莫撒普斯(*Messapus*)[21]在位(有人说他就是凯非索斯[*Cephisus*]，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人的名字，那些在著作中用另外一个名字的，并没有把他和另外一个人搞混)，阿尔戈斯的第三代王阿皮斯(*Apis*)[22]在位期间，以撒于一百八十岁去世，留下了一百二十岁的儿子。他的大儿子被责罚，小儿子雅各属于我们所写的上帝之城。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约瑟。他的兄弟们把他卖给到埃及做生意的人，那时候他们的祖父以撒还在世[23]。约瑟起初遭受卑贱，三十岁时在法老面前扶摇直上。他靠了神助为法老解梦，说未来要有七年丰收，随后是另外七年的饥馑，消耗掉这丰收中的积累。因此，国王把他放出牢狱，让他当埃及的总督。当初他之所以身陷牢狱，是因为要保持贞节。当时他

---

⑲ 又写作 Phegeus，佛洛纽斯的弟弟，阿卡迪亚的普索菲斯(Psophis)的国王。

⑳ 亚述的第十任国王，与薛西斯不是同一人，虽然薛西斯也叫巴勒乌斯。

㉑ 西锡安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认为与以撒同时。

㉒ 阿皮斯，佛洛纽斯与一个仙女之子，建立了专制政府，据说后来被密谋杀害。他是希腊法律的制定者之一。也有传说说他被尊为神，奥古斯丁在下一章即采用此说，这是与埃及神话混杂后的说法。

㉓ 参考奥古斯丁，《〈创世记〉的问题》，122。

是仆人，勇敢地拒绝了与女主人私通。她喜爱他，还向那轻信的男主人说谎。约瑟在不同意与女人通奸逃走时，女人抓住他的衣服，衣服就留在女人手里了[24]。在第二个七年里，埃及遭遇饥馑，雅各带着全家来到了这个儿子这里，那时他一百三十岁，因为他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么说的[25]。约瑟是三十九岁，而他在得到国王赏识时是三十岁，后来加上七年丰收和两年饥馑，就是三十九。

5. 阿尔戈斯王阿皮斯，埃及人把他称为塞拉皮斯，当作神来服侍

在这时候，阿尔戈斯王阿皮斯乘船来到埃及，死在那里，就成了塞拉皮斯(*Serapis*)，是埃及诸神中最大的。他在死后不再叫阿皮斯，而被称为塞拉皮斯，瓦罗曾经简单解释过其中的道理。他死后被停放在一个柜子中，人们都称之为“石棺”(*sarcophagus*)，希腊人叫 *σορός*[26]，人们在为他建立第一个神殿之前，就开始在石棺旁敬拜死后的他。于是人们把 *soros* 和 *apis* 连起来，最初叫那里索拉皮斯(*Sorapis*)，后来改动了一个字母，就成为通常所说的塞拉皮斯(*Serapis*)。后来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凡是说他是人的，都要处以大辟之刑。于是，在所有服侍伊西斯和塞拉皮斯的神殿里，都有一个塑像，手指放在嘴唇上，好像是在警告人，要保持沉默；瓦罗认为，此中的含义，就是不要说他们是人。而一头公牛以奇妙的虚妄欺骗了埃及人，埃及人用极为华美夸张的方式尊荣它，在它活着时就服侍它，没有石棺，所以就称它为阿皮斯，不叫塞拉皮斯。在公牛死后，他们寻找一只同样颜色的牛，并找到了，即同样印有白色的斑点的牛。他们认为这很奇妙，是神赐予的。但对于鬼怪来说，这不是大不了的事，他们可以这样欺骗人们：将这样一个公牛的形象给一只交配怀孕的母牛看，而且只有这只母牛可以看到，由此吸引母牛的欲望，使这种形象在它的幼仔中形成，就像雅各用

---

[24] 《创世记》，41：7—20

[25] 《创世记》，47：7—9。

[26] ［译按］sarcophagus 的本意是“吃人”。

有斑点的树枝给羊看，羊就生出有斑点的小羊来[27]。既然人可以用真的颜色和物体做到这一点，鬼怪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假想的形象放在怀孕的动物面前，做到这一点。

6. 雅各死在埃及的时候，阿尔戈斯和亚述的王都是谁

阿皮斯是阿尔戈斯的王，不是埃及的王，但他死在埃及。他的儿子阿尔古斯（*Argus*）[28]继承王位，正是从他的名字，这个民族叫做阿尔戈斯（*Argos*），其人民叫做阿尔戈斯人（*Argives*）。在以前的国王那里，这个地方和民族都没有用这个名字称呼。雅各一百四十七岁死在埃及时，这位阿尔古斯在阿尔戈斯人当中为王，伊拉图斯（*Eratus*）[29]是西锡安的王，而在亚述，仍然是巴勒乌斯为王。雅各死时，他的儿子们和出自约瑟的孙子们得到他的祝福，这段祝福犹大的话明显是在预言基督："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30]阿尔古斯在位期间，希腊开始使用植物的果实，在农田里种植庄稼，从别国输入了种子。阿尔古斯死后，也开始被当成神，得到了神殿和牺牲的尊荣。在他得到之前，这尊荣给予了他在位期间的一个被雷击死的叫霍墨基卢斯（*Homogyrus*）[31]的平民，因为他最先给耕牛套上了轭。

7. 约瑟死在埃及时谁是他们的王

约瑟一百一十岁死在埃及时，亚述的王是第十二代玛米突（*Mamythos*）[32]，

---

[27] 《创世记》，33：37—42。

[28] 阿尔古斯，阿尔戈斯的第三代国王，阿尔戈斯的国名即由他而来，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也被称为阿尔戈斯。按照神话传说，他是宙斯和仙女尼俄伯的儿子。但是有人认为他其实是阿皮斯之子。

[29] 雅各死时的西锡安国王，应当就是鲍撒尼亚所说的伯那图斯（Penatus）。阿尔戈斯有个国王也叫伊拉图斯，奥古斯丁也有可能弄混了。

[30] 《创世记》，49：10。

[31] 除去此处外，我们见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记载。

[32] PL 本作 Mamitus，CC 本作 Mamythos；尤西比乌认为这不是亚述的第十二代国王，而是第十一代。

西锡安的是第十一代普莱缪斯(*Plemmeus*)[33],在阿尔戈斯仍然是阿尔古斯。在约瑟死后,上帝的选民奇迹般增长,留在埃及一百四十五年。起先还很和平,直到埃及人知道约瑟死了,于是,埃及人因为嫉妒他们增长太快,怀疑他们要获得自由,于是迫害他们,用劳作压迫他们,把他们陷入无法忍受的奴役中。但他们在这期间依然倚靠神赐的生育力而迅速繁衍增长。那时候,亚述和希腊的王国都没变化。

8. 摩西降生时他们的王是谁,那个时代兴起了敬拜哪些神的宗教

摩西生在埃及,那时候,上帝的选民在埃及受奴役,他们这是在受磨炼,这样的奴役使他们更渴望造物主的佑助。于是,摩西把他们解救出了奴役状态。那时候,亚述在位的是第十四代王撒弗鲁斯(*Saphrus*)[34],西锡安的是第十二代王奥尔拓波利斯(*Orthopolis*)[35],阿尔戈斯人当中是第五代王克利雅苏斯(*Criasus*)[36]。按照记载,普罗米修斯就生活在那些国王统治的时代[37];据说,他用黄土造了人,因为他是智慧者当中的最好的老师。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时代有什么智慧的人。他的兄弟阿特拉斯据说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因此,在神话里,人们就虚构他背起了天堂。大众的意见之所以说他的身高足以背负天堂,是因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座高山。在那个时代,希腊神话中很多别的故事开始被造出来。到了雅典王克刻洛普斯(*Cecrops*)[38]时,他为自己统治的城邦取了名。那时上帝通过摩西把自己的选民带出埃及,而希腊人则从死人中塑造了众多的神,形成了这盲目而虚妄的风俗和迷信。其中有克利雅苏斯王的妻子莫兰托米克(*Melantomice*)、

---

[33] 尤西比乌写作 Plenneus。
[34] 亚述的第十四代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把他写作 Sphaenis。
[35] 西锡安的第十二代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在摩西出生的时代在位。
[36] 阿尔戈斯第五代国王。
[37] 尤西比乌在《编年史》中即持这种观点。
[38] 克刻洛普斯,据说是阿提卡的第一代国王,人首龙身。伯塞冬和雅典娜争夺阿提卡,他最后偏向于雅典娜,雅典因此得名。

他们的儿子弗尔巴斯(Phorbas)[39],他后来继承父亲成为阿尔戈斯的第六代王,第七代王是特里欧帕(*Triopa*)[40],伊阿苏斯(*Iasus*)[41],第九代王是斯泰尼拉斯(*Sthenelas*)、斯泰尼流斯(*Stheneleus*)或斯泰尼禄斯(*Sthenelus*)[42],不同的作者写法各异。这个时候出现了墨丘利,更加大众化的书籍说他是阿特拉斯的外孙,是他女儿迈亚(*Maia*)的儿子。他是很多技艺的专家,将这些技艺传授给人类。因此,在他死后,人们愿意把他当作神,或者认为他是神。据说赫拉克勒斯稍晚,但也在阿尔戈斯的这个阶段。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比墨丘利早一些,但我认为他们错了。不管他们在何时出生,研究古代文献的严肃的史学家都认为他们本来全是人,人们因为在他们生前受他们的很大好处,使生活方便了很多,他们死后就要服侍他们,认为他们足以享受神的尊荣。密涅瓦则比他们早很多。在欧基古斯(*Ogygus*)[43]的时代,据说她就以年轻少女的形象出现在特里顿(*Triton*)湖畔,因而她也被叫做特里顿妮娅(*Tritonia*)。她发明了很多东西,人们正是因为不知道她的出身,所以更倾向于尊她为女神。据说她是从朱庇特的头上出生的,但这是诗歌和神话,不是历史的事实记载。在欧基古斯的时代,据说也有巨大的洪水,但不是除了能进了方舟的,别的人都遭毁灭的那一次,希腊和拉丁民族的历史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欧基古斯时代的洪水比后来丢卡利翁(*Deucalion*)[44]时代的洪水大。在史书作者当中,对这次洪水的

---

[39] 克利雅苏斯之子,厄勒乌塔利翁(Ereuthalion)与柯勒欧博雅(Cleoboea)的兄弟,阿尔戈斯国王。

[40] 特里欧帕是弗尔巴斯之子。

[41] 在关于阿尔戈斯的传说中,共有五个不同的人名叫伊阿苏斯。特里欧帕的儿子伊阿苏斯是阿尔戈斯的第八代国王,但也有可能实际上和传说中的另外一个伊阿苏斯是同一人。

[42] 克罗托普斯(Crotopus)之子,格拉诺尔(Gelannor)之父,阿尔戈斯第九代国王。

[43] 欧基古斯,出生于波奥夏(Boeotia),也有人说他是波奥图斯(Boeotus)的儿子。传说是忒拜的第一个国王。在他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大洪水。

[44] 丢卡利翁,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据说他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是普提亚(Phthia)的国王,娶了皮拉(Pyrrha)为妻。宙斯因为人类的堕落而要用洪水灭世。丢卡利翁接受了普罗米修斯的建议,建造了一条船,用以储备粮食。宙斯用洪水灭世时,只有丢卡利翁夫妇活了下来。

时间颇有不同意见。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瓦罗的书里[45],也没有讲比欧基古斯时的洪水更早的事,他就是从欧基古斯时代的事情开始,写到了罗马。而我们当中写编年史的人,先是尤西比乌,然后是哲罗姆,都追随早先的历史学家这么认为。他们说,在阿尔戈斯的第二代国王佛洛纽斯的三百年之后,发生了欧基古斯大洪水。但是,不管那是什么时代,到了克刻洛普斯统治雅典的时代,密涅瓦就已经被当成女神来服侍了,在这个国王的治下,重修或是建造了雅典城。

9. 瓦罗指出,雅典城建立时为什么如此命名

此城之所以叫作雅典,当然是来自密涅瓦的希腊名字,即 αϑηνᾶ。瓦罗指出了此中的因由:当时有一棵橄榄树突然出现在那里,另一处则喷出水来,这些异兆触动了国王,他派人到德尔斐的阿波罗那里去询问这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做。阿波罗回答说,橄榄象征着密涅瓦,水波象征着涅普顿,公民有权力从出现象征的这两个神中选择一个来命名城邦。克刻洛普斯接受了这个神谕,于是召集了男女全体公民,叫他们投票选择(按照彼时彼地的习俗,女人也要参与公共谋划)。商议的结果,更多男人倾向于涅普顿,女人的意见则倾向于让密涅瓦当守护神。因为女人比男人多出一个,密涅瓦取胜。于是涅普顿暴怒,洪水四溢,淹没雅典人民的土地。对于鬼怪,让洪水淹没很多地方也并不难。瓦罗说,要取悦于他,平息他的怒气,雅典人必须给女人三个惩罚:以后女人不得参与投票,新生儿不得从母亲命名,她们不得称为雅典女人。雅典,这个诞生和养育了文雅教化(*liberalis doctrina*)[46]的城邦,产生了那么多、那么伟大的哲学家的城邦(希腊没有哪里的哲学家比雅典的更有名、更高贵),就是因为那些鬼怪的游戏,因为男女二神的争斗,因为女神通过女人的胜利,而得到了雅典这个名字。雅典

---

[45] 见本卷2.2。

[46] [译按]此处的 liberalis doctrina,强调的不是“自由”而是“文雅”,所以我们不把它译成“自由教育”、“自由学说”之类,虽然对这种“文雅”的理解也和自由人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被落败的一方蹂躏，就是因为女人的胜利，被迫惩罚那胜利的女人，好像更害怕涅普顿的洪水，而不是密涅瓦的武器。那本来胜利的密涅瓦，因为女人的被罚，反而又被打败了。她无法保护投自己票的人，她们丧失了投票权，不得用母亲的名字为新生儿命名，那么至少可以自称为雅典女人吧，她们通过自己的投票，使这个女神战胜了男神，总该用这个女神的名号来得到荣耀吧？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尽快转入别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怎么大书特书啊！

10. 瓦罗对亚略巴古之名的解释，以及对丢卡利翁洪水的解释

马可·瓦罗不愿意相信对诸神不利的神话故事，以免降低他们的高贵和尊位。所以，他不愿意承认亚略巴古(*Areopagus*)的名字(就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与雅典人进行了辩论，也是因为这个地方，雅典城的法院称为亚略巴古)来自马尔斯的名字，马尔斯在希腊文里叫作"Αρης。他曾犯杀人罪，十二个神在这个地方(*pagus*)审判他，六票同意释放他。因为按照他们的法律，如果是票数相当，就释放，而不是判刑。这个说法被广为接受，但瓦罗反对它，根据一些含糊不清的书籍的记载，试图支持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的另外一个说法。这种说法不把雅典的亚略巴古归给马尔斯和"地方"，好像那里是"马尔斯的地方"，以为那样就冒犯了神，而神与诉讼或处罚无关。他们认为，这种关于马尔斯的说法的虚假程度，不亚于三女神故事的虚假程度。在三女神的故事里，朱诺、密涅瓦、维纳斯相互争夺，让帕里斯以金苹果的奖励判断谁是最美的。人们不仅讲述这个故事，而且用戏剧来取悦诸神，在观众的喝彩声中，他们喜欢自己或真或假的罪行在歌舞中表演出来。瓦罗不相信这类事，认为这与诸神的自然和品德不符。但是，他没有把涅普顿与密涅瓦的言辞之争当成神话，而是当作雅典名字起源的理性史料记录下来。他在自己的书中用大篇幅写了涅普顿和密涅瓦竞争用谁的名字命名城邦，他们以显示异兆来争斗，就连阿波罗在被问及时，也不敢在他们当中作出评判。为了结束神之间的争斗，就像朱庇特把上述三女神交给帕里斯裁判一样，阿波罗也交给了人们

裁决。密涅瓦在投票中获胜，却因为她的选民的被罚而又被战胜了，她可以把“雅典人”的称号给予反对她的男人们，却无法把“雅典女人”的称号赐予作为她的朋友的那些女人。瓦罗写道，那个时候克拉纳乌斯（*Cranaus*）[47]是雅典的王，他是克刻洛普斯的继承者，他在位时发生了大洪水（但我们的作者尤西比乌和哲罗姆都记载，克刻洛普斯仍然在位时就爆发了洪水），因为在丢卡利翁统治的部分险情最重，所以称之为丢卡利翁洪水。这场洪水没有到达埃及或邻近地区。[48]

11. 摩西何时带人民出埃及，他的继任嫩的儿子约书亚死去时，各国的王都是谁

在摩西带着上帝的选民走出埃及时，是克刻洛普斯做雅典王的末期，亚述的王是亚斯卡塔德（*Ascatades*）[49]，西锡安的王是马拉图（*Marathus*）[50]，阿尔戈斯的王是特里欧帕。摩西带着人民来到西乃山，接受了神法，将它传给人民，这被称为旧约，因为其中包含地上的应许。后来从耶稣基督来的是新约，应许了天上的国。这一秩序应该遵守，正如每个朝向上帝的人都遵守了这秩序。使徒说，属灵的不在先，而是灵魂性的在先，然后才有灵性的。他所说的确实如此：“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乃属天。”[51]摩西带着选民在荒野里走了四十年，在一百二十岁时死去。他通过肉身对帐幕和祭司制度的遵守，通过祭祀和别的神迹，以及充满了象征的各种命令，预言了基督。摩西的继承者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把人民带到应许的土地上，把他们聚集起来，按照神的命令战胜了本来占有这土地的民族。他在摩西死后统治了二十七年，然后自己也死了。那时候亚述在位的

---

[47] 克拉纳乌斯，继承克罗科普斯，为阿提卡第二代国王。他在位期间发生了丢卡利翁大洪水。

[48] 参见奥维德，《变形记》，1:262以下。

[49] 亚述国王，据说于摩西出埃及时在位。

[50] 西锡安国王，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于摩西出埃及时在位。

[51] 《哥林多前书》，15:46—47，和合本无“乃属天”。

是第十八代王亚悯塔（*Amynta*）[52]，在西锡安是第十六代王寇拉斯（*Corax*）[53]，在阿尔戈斯是第十代王达纳乌斯（*Danaus*）[54]，在雅典是第四代王埃里克特翁尼亚斯（*Erichthonius*）[55]。

12.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嫩的儿子约书亚辞世之间，希腊国王创设了诸伪神的仪式

以色列人通过嫩的儿子约书亚得到了应许的土地。在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嫩的儿子约书亚死去之间的这个时期，希腊诸王设置了服侍伪神的仪式，用严肃的典礼来纪念洪水、人类的拯救，以及人们移居高处、又回到平地的艰难生活。比如牧神祭司（*Lupercus*）在圣路（*Sacra Via*）[56]上的上上下下就被这样解释，据说，这是象征了那些因为洪水淹没而迁上山顶的人，他们在洪水过后又回到了下面的住处。狄奥尼索斯（又称父神利伯尔）也生活在这个时代，狄奥尼索斯在死后成为神，在阿提卡的土地上向他的邻居展示葡萄酒。也是在这时，人们为德尔斐的阿波罗设置了音乐表演，用来平息他的愤怒，因为国王达纳乌斯发动战争侵略此地时放火烧了他的神殿，而人们没有保护，于是人们认为，他的愤怒所及，会使希腊各地寸草不生。而希腊人之所以设置这种表演，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神谕警告。在阿提卡，国王埃里克特翁尼亚斯最早设置了给他的表演。他不仅设置了献给阿波罗的，也有献给密涅瓦的，在献给密涅瓦的表演中，胜利者被奖给橄榄枝，因为据说密涅瓦发现了橄榄果，就像人们说利伯尔发现了葡萄一

---

[52] 亚述国王。在马其顿王国中也有好几个叫亚悯塔的国王，加拉太也有个国王叫亚悯塔，不可混淆。

[53] 寇拉斯，西锡安国王，不是修辞学的创建者寇拉斯。

[54] 达纳乌斯，传说本来出生在埃及，后移居希腊。路过阿尔戈斯时被立为国王。据说他建立了阿尔戈斯的卫城。

[55] 埃里克特翁尼亚斯，传说是赫淮斯托斯的儿子，由雅典娜抚养长大，后篡夺雅典王位，在雅典设立对雅典娜的崇拜，建立泛雅典娜节，在雅典卫城建立雅典娜的神殿。

[56] [译按]圣路，是古罗马的主街，从卡匹托利山顶一直延伸到圆形大剧场，中间经过很多重要的宗教地点。许多宗教庆典在圣路上举行，将军的凯旋也要经过圣路；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条路上。这条路是倾斜的，在牧神节时，祭司们都要在路上走上走下。

样。在那些年里,据说克里特国王克珊图斯(*Xanthus*)[57](我们还发现他的名字在不同的作者那里有不同说法)抢走了欧罗巴,于是生出了拉达马索斯(*Radamanthus*)、萨耳伯冬(*Sarpedon*)和米诺斯(*Minos*)[58]。民间的说法则是,他们是朱庇特和那个女人生的。但是有些服侍诸神的人认为,我们说的这个克里特国王的故事才是历史事实;而诗人歌咏、舞台上表演、人民庆祝的,他们认为是虚妄的神话,因为这些表演只是为了取悦神祇,哪怕用莫须有的罪行编派他们。在这个时代,赫拉克勒斯在叙利亚[59]享有盛名;但是这和我们前面说过的赫拉克勒斯一定是两个人。更加隐秘的史书说,有好几个父神利伯尔和赫拉克勒斯。传说中的十二件事业,就是这个赫拉克勒斯所为,而在阿非利加杀死安泰却不在其中,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赫拉克勒斯所做的。作家们也说,这个赫拉克勒斯在埃塔山放火自焚,因为虽然他屡屡用神力征服野兽,但是却无法忍受折磨他的疾病。在那个时代,国王(或确切说,僭主)布希里斯(*Busiris*)[60]把所有来访者都献给他的神作了祭品。这个国王的父亲是涅普顿,母亲是埃帕弗斯(*Epaphus*)的女儿利比亚(*Lybia*)。人们不认为涅普顿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因为不想谴责神;但是诗人和戏剧里都说这是他做的事,从而要取悦于他。雅典王埃里克特翁尼亚斯在位的末期,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据说这个雅典王的父母是伏尔坎和密涅瓦。但人们又想让密涅瓦当处女,于是说在两个人争斗时,伏尔坎有所触动,于是把精子射在地上,如此出生的人就因此而得名。在希腊文里,ἔρις的意思是争斗,χθών的意思是土地。

---

[57] 在希腊文献中,叫这个名字的人有很多。这里的克珊图斯是克里特国王,欧罗巴的丈夫。而迪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则把他写成 Asterius。

[58] 拉达马索斯,因为害怕米诺斯,逃往皮奥夏。萨耳伯冬,因与兄弟米诺斯争吵而逃走,后来成为利西亚的国王。米诺斯,成为克里特国王,制定了很多法律。按照传说,拉达马索斯和米诺斯死后都成为冥界的法官。但一般神话说他们三个是宙斯和欧罗巴生的儿子。

[59] [译按]PL 本作 Tyria,CC 本作 Syria。

[60] 埃及有好几个叫布希里斯的国王。这个布希里斯据说是波塞冬的儿子。传说,埃及遭遇了九年灾荒,一个从塞浦路斯来的占卜者说,埃及如果每年向宙斯献上一个外邦人做祭品,灾荒就会停止。布希里斯把这个占卜者首先献上,随后要杀害所有外邦人。赫拉克勒斯来到埃及,也要被献,他杀死了布希里斯。

两者组合，就成了埃里克特翁尼亚斯的名字。我们必须承认，更博学的人捍卫自己的神，反对和排斥这种说法，认为之所以出现这虚假的意见，是因为在雅典的伏尔坎和密涅瓦二神共有的神殿里，人们发现了一个蛇皮缠绕的孩子，这表明这个孩子会前途无量。因为是在二神共同的神殿里找到的他，而又不知道他的父母，于是，人们说他是伏尔坎和密涅瓦的儿子，他的名字的起源更多来自神话，而不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与我们何干呢？这后一种解释见诸可信的书籍，可以用来教育宗教人(*religiosos*)[61]；那个来自虚假的神话的，只能在表演中取悦不洁的鬼怪。而那些有真诚信仰的人却把他们当神来服侍；他们虽然否定了这些故事，却不能为诸神清除所有罪恶，因为当这些肮脏的表演进行时，那些他们智慧地否定的故事，却要下流地上演，因为这是那些虚假和下流的神要求的。表演中唱出的神的罪恶或许是假的，但是喜欢这些假的罪行，那就是真的罪行了。

13. 在希伯来的士师们开始统治时，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虚构神话

在嫩的儿子约书亚死后，上帝的选民有了士师。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罪，他们轮流遭受辛劳的卑微，但上帝的悲悯安慰了他们，使他们发达。这个时代出现了关于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62]的神话，说在色列斯的命令下，他被长翼的蛇驮着飞，在他所飞过的土地上播下种子；还有关于牛身人首的米诺陶(*Minotaur*)的故事，说他是被囚禁在拉比林特迷宫(*Labyrinthus*)的一个野兽；凡是进入迷宫的人，都会茫无头绪地走，无法出来；还有关于马人的故事，说他们天生就是马和人的结合；还有克尔伯鲁斯(*Cerberus*)的故事，说它是冥界里

---

[61] [译按]这个词与今天英文中的 religious 并不完全一样。它指的不是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被奥古斯丁认为有真诚、正确的信念的人，比今天的“宗教”有更强的价值评判色彩。在此书的别处，他一般用这个词来指基督徒，此处则指那些不信这些神话的异教徒。可参考本书 10:1.3 中对“宗教”的讨论。

[62] 特里普托勒摩斯是传说中阿提卡地区厄琉息斯的国王克琉斯的儿子。他从女神得墨忒尔处学到了作物生长收获的神话。

三个头的狗；还有关于弗里克苏斯(*Phryxus*)和他的姐姐希腊斯(*Hellas*)的故事，说他们在一头长翅膀的公羊的背上飞；还有关于戈尔贡(*Gorgon*)的故事，说她的头发是蛇，凡是看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头；还有柏勒罗丰(*Bellerophontes*)的故事，说他骑在长翅的飞马背上，那匹马名为婆格苏斯(*Pegasus*)；还有安菲翁(*Amphion*)的故事，说他用竖琴的甜美音乐打动石头，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还有匠人达德鲁斯(*Daedalus*)和他的儿子伊卡鲁斯(*Icarus*)，他们给自己装上翅膀飞翔；还有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说他解答了人面四足的怪物斯芬克斯出的无解之谜，逼着怪物自杀而死；还有被赫拉克勒斯所杀的安泰，他是大地的儿子，所以每次跌向大地，都会更强壮地站起来，也许还有别的一些，我省略了。这些故事一直讲到特洛伊战争，马可·瓦罗关于罗马人民族的书的第二卷就结束在这里。这些故事取材于包含了真实事件的史书记载，靠人们的天才虚构而成，同时没有把丑恶的事情加给神灵。然后就有人编造了朱庇特奸污美少年伽倪墨得斯的故事。这个违背神法的事是国王坦塔鲁斯(*Tantalus*)做的，但神话里算在了朱庇特身上；还有，朱庇特化作金雨和达那厄睡觉，可以理解为，女人的贞洁会被金子所腐蚀；那时候，这些要么是事实，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别人的事实，被虚构在了朱庇特身上，很难说，人心中会把多少坏事当成想当然的，因而能够耐心地承受。人们其实是高兴地接受了。越是虔心服侍朱庇特的人，应该越是严厉地惩罚那些敢于说朱庇特这些事的人。但现在，他们不仅不对编造故事的人生气，而且还要在舞台上表演这些虚构的故事，更害怕因为不演而激怒那些神。在这个时代，拉托纳(*Latona*)生了阿波罗，这不是我们刚说的，人们听他说神谕的那个阿波罗，而是与赫拉克勒斯一起当阿德莫托斯(*Admetus*)仆人的阿波罗。人们也认为他是神，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相信，这两个是同一个阿波罗[63]。也在这时候，父神利伯尔在印度打仗，军中有很多女人，称为酒女(*Bacchae*)，她们不是因为力量(*virtute*)，却因

---

[63] 参考西塞罗，《论神性》，3:23。

为疯狂而出名。有人写道，这个利伯尔被战败了，当了俘虏；还有人说，他在战斗中被珀尔修斯杀死了，还没忘说他的坟墓在哪里：但是，酒神节（*Bacchanalia*）的神圣仪式，或者说渎神仪式，以他的名义（就如以神的名义），被肮脏的鬼怪设置起来了。多年以后，罗马元老院羞于仪式中的疯狂和下流，禁止这在罗马城举行[64]。在那个时候，珀尔修斯和他的妻子安得洛美达（*Andromeda*）死后，人们相信他们被接到了天上，不羞于也不惮于把他们的形象等同于星辰，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列星。

14. 神学诗人

在这个时代，还出现了一些被当作神学家的诗人，他们创造歌颂诸神的诗歌[65]。但是这些神毕竟要么曾经是人，哪怕是伟大的人；要么是真正的上帝制造的这个世界的元素；要么是因为造物主的意愿加他们的品性而被赐予爵位和权能。也许他们用那众多虚妄和虚假的诗歌也歌唱了唯一真正的上帝，但他们把他和另外一些不是神的被造物一同服侍，把本来只应该献给唯一上帝的赞美也给了他们，毕竟没有用恰当的仪式侍奉他。哪怕是俄耳甫斯[66]、穆塞欧[67]、林努斯[68]等等，都不能免于赞美他们的诸神的丑事。这些神学家确实服侍诸神，而不是让自己像诸神那样被服侍，虽然在这个不敬者的城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俄耳甫斯被放在冥神之首，得到神圣仪式（或说渎神仪式）的服侍。国王阿塔曼提斯（*Athamantis*）的妻子名为伊诺（*Ino*），她和她的儿子摩利柯尔特斯（*Melicertes*）同时投海而死[69]，人们的意见中也把他们当神，就像那个时代的别的人一样，比如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70] 希腊人

---

[64] 参见李维，《罗马史》，39：18；德尔图良，《护教篇》，6；本书，6：9.1。

[65] 希罗多德，《历史》，2：53。

[66] 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半神话的音乐家和诗人，有些作者说他是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祖先。

[67] 穆塞欧（Musaeus），古希腊半神话的音乐家和诗人，俄耳甫斯的学生，也有人说他是俄耳甫斯的儿子。

[68] 林努斯（Linus），可能是荷马之前一个真正的诗人，但无诗歌传世。神话中说他是阿波罗的儿子，俄耳甫斯与赫拉克勒斯的老师，后被赫拉克勒斯杀死。

[69] 阿塔曼提斯是忒拜国王，他发疯后，妻子和儿子投海而死，后被当作海神。

[70] 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传说是宙斯与丽达生下的双生子，海伦的兄弟。参见本书4：27，8：5。

把摩利柯尔特斯的母亲又称为流柯提娅(*Leucothea*),拉丁文里称为玛图塔,都把她当作女神。

15. 萨腾的儿子匹库斯最初成为劳伦图姆的国王时,阿尔戈斯王国灭亡

那个时候,阿尔戈斯王国终结,被迈锡尼(*Mycenas*)吞并,阿伽门农即来自于迈锡尼。劳伦图姆王国崛起,萨腾的儿子匹库斯(*Picus*)[71]第一个即王位,那时候希伯来人中的士师是一个女人底波拉[72]。上帝的圣灵通过她起作用,她是个女先知,但她的预言不很明确,我要是不用很长的解释,不能说清楚她的预言同基督的关系。那时候劳伦图姆的王国一直延伸到意大利,显然,罗马是在希腊以后,才从劳伦图姆人起源的。而亚述王国还是很长久,在匹库斯开始当第一个劳伦图姆国王时,兰帕烈(*Lampares*)[73]是亚述的第二十三任国王。否认萨腾是人的人们,应该看到,那些如此服侍这些神的人怎样看待这个匹库斯的父亲萨腾。别的作者就他写道,在他的儿子匹库斯之前,他就统治过意大利。维吉尔在一段著名的诗里说:"他把这些野蛮的、散居在高山里的部落组织了起来,给他们制定了法律,并选了'拉丁'作为这地方的名称,因为他在这里可以平安地躲藏起来。人们说,他的统治时期是黄金时代。"[74]但人们把这些诗句看成编造的,宣称匹库斯的父亲应该是斯忒尔肯(*Stercen*),认为这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农夫。他发现,动物的粪便可以肥田,于是,畜粪依照他的名字被称为 *stercus*。有些人称他为斯忒尔库提乌斯(*Stercutius*)。且不管人们究竟为什么叫他萨腾,显然,人们把这个斯忒尔肯或斯忒尔库提乌斯当作神,就是因为他对农业的贡献。人们也同样把他的儿子匹库斯放在诸神之列,认为他

---

[71] 匹库斯,传说是萨腾的儿子和劳伦图姆的第一个国王,被意大利人当作农神,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7:189 说他变成了啄木鸟。

[72] 《士师记》,5。

[73] 尤西比乌/哲罗姆说他是亚述第二十二任国王,不是第二十三任。

[74]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321—325。

是一个杰出的鸟占师和武士。匹库斯生法乌努斯(Faunus)[75]，法乌努斯是劳伦图姆的第二个王。他也被当作神，或者曾经被当作神。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人们给这些死人赋予了神的尊荣。

16. 在特洛伊陷落后，狄俄墨德斯被当作了神，据说他的随从变成了鸟

然后就是特洛伊的毁灭，她的陷落被到处歌唱，妇孺皆知。此事被广为传播，流布民间，不仅是因为事件的伟大，也是因为其作者的美妙言辞。这发生在法乌努斯的儿子拉丁努斯在位之时，从他开始，那个王国称为"拉丁"，不再叫劳伦图姆。希腊人取胜，毁灭特洛伊后离开，回到家园，随后被各种可怕灾难所涂炭折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神。人们甚至把狄俄墨德斯变成了神，神对他施加惩罚，不准他回到本民族；他的随从变成了鸟。人们认为这不是神话和诗人的编造，而是史实。虽然人们认为他成了神，他却不能把同伴变回人形，他的王朱庇特也不能赐天堂的这个新成员实现这些。人们说，他的神殿就在狄俄墨德斯岛上，距离阿普利亚(*Apulia*)的加尔加努(*Garganus*)山不远；神殿周围的鸟们极为虔敬，用嘴衔水喷洒。如果希腊人或者希腊人的后代来到这里，鸟们不仅保持安静，还对他们非常尊敬。如果它们看到外邦人，就会飞到他们的头上，啄出严重的伤来，甚至致之于死亡。他们就是为对付外邦人，而长有又硬又大的鸟喙作武器。

17. 瓦罗记录了人类难以置信的变化

瓦罗为了强调这个故事，还记录了著名女巫瑟茜(*Circe*)的故事，其难以置信的程度一点也不弱。即，她把尤利西斯的随从变成了野兽，还有阿卡迪亚人，其中一些被抽签选中泅渡一个湖，在那里变成了狼，在沙漠地区与别的同类野兽一起生活。如果他们不吃人肉，九年后就可以从同一个湖游回，复原为人。然后他提到了德迈涅图斯

[75] 法乌努斯，传说中的劳伦图姆第二代王，罗马的森林之神，后被等同于潘。

(*Demcenetus*)的名字，说他吃了阿卡迪亚人按照习俗祭献给他们的神吕加乌(*Lycaeus*)[76]的儿童，变成了狼，在十年后又变回原形，接受拳击训练，在一次奥林匹克比赛中取胜。同一个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变狼的故事，阿卡迪亚就不会给潘和朱庇特以吕加乌这样的名号，而人们认为这只有神力可以完成。希腊文里的狼是 λύκος，吕加乌的名字显然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说，罗马人的 *lupercos*(狼)这个词也是从这些神话起源的，神话就是这些词的种子。

18. 这些变化看来是鬼怪对人施加的，我们该怎样看待

18.1 读到这些的人或许会希望我们解释这些鬼怪的游戏。如果我们不"逃出巴比伦"，那还有什么说的呢？[77] 这句预言式的警告应该从属灵的意义上理解，即我们要逃离由不敬的天使和人组成的这尘世之城，迈着信仰的脚步，这信仰使人生发爱心，能够使我们逃向活的上帝[78]。我们越是在这下界看到鬼怪的大力量，我们越应该坚持亲近中保，通过他从低处爬上高处。如果我说这些不可信，一定有不少人肯定地说，他们或是明确无误地听到，或是甚至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些。我们在意大利时，就听到那里的某地方发生了这类事。据说，那里有女店主惯于施展这种坏的技艺，对于她们愿意或能够控制的旅客，会让他们吃某种带有毒药的奶酪，把他们变成牲畜来运送各种货物，在完成工作后再把他们变回来。但他们的心志没有变成兽的，人的理性依然起作用，就像阿卜莱乌斯在他题为《金驴记》的书里所写的，他自己发生的事，不管是真实记录，还是虚构，即，他接受了某种药酒，于是就变成了驴，但心灵依然是人的。

18.2 这些要么是假的，要么过于离奇，不值得相信。而最该坚定相信的是，万能的上帝可以完成所有他愿意的事，要么惩罚我们，要么帮助我们。鬼怪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施行法力(因为他们自己是

---

[76] [译按]吕加乌是阿卡迪亚的一座山，上面祭祀潘和朱庇特，所以这里说的神指的就是潘和朱庇特。

[77] 来自《以赛亚书》，48:20。

[78] 《加拉太书》，5:6。

被造的天使，因自己的欠缺而变恶），除非得到上帝的允许。上帝的判断有很多是不可知的，但是不会不正义。鬼怪当然不会创造自然，如果他们做了某些这里谈及的这种事情，他们只是改变了真正上帝创造的事物的样子，让它们变得好像和原来不同。不仅是心灵，即使是身体，我也没有理由相信，鬼怪能用什么技艺或力量真正把人的肢体和筋腱变成动物的。人有某些幻象，因为无数种类的事物产生观念或梦境。在人们的身体感觉昏睡或被压抑时，虽然身体不在，但类似身体的形式却会以极快的速度，呈现在别人的感官面前，这是通过不可言说的方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方式），会产生身体的形态。此人的真正身体在别处潜藏，仍然活着，但是被比睡梦还重、还剧烈的麻木感锁住了；而这个幻象在别人的感觉面前，就显现为某些动物的身体形象，就连那人自己也如此认为，如同梦中见到自己，背负重荷；这重荷如果真是物质的，那就是骗人的鬼怪在背负，人一方面看到了那重荷的物质，另一方面看到了牲畜虚假的形体，于是就受了迷惑。比如，一个名叫普莱斯坦提乌斯（*Praestantius*）的人谈到了他的父亲出的事，说他在自己家里吃下了那种奶酪上的药，然后躺在床上睡觉，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叫醒。但他说，他父亲在睡了几天后醒了，讲述了一个如梦境的经历，说自己变成了一匹马，同别的负载牲畜一起将粮草运送给名为"莱提卡"（*Retica*）的军团（因前往莱提亚斯[*Retias*]而得名）。事实确实和他讲述的一样，但他自己好像只是在做梦。另外一个人说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之前，他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向他走来，向他解释了柏拉图主义的一些说法，而在他以前向那个哲学家请教时，哲学家不愿回答这些问题。有人问哲学家，为什么他不愿在自己的家里回答的问题，却愿意在别人家里说。他说："我没有回答，而是梦见在回答。"在这里，一个醒着的人通过幻象看到了别人在梦中看到的事情。

18.3 这些故事，并不是我们认为无信誉的人讲的，而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撒谎的人说的。人们口耳相传、笔之于书的这些故事，比如阿卡迪亚诸神或鬼怪把人变成狼，还有"瑟茜用歌声使尤利西斯

的随从变形"[79]，——如果这些真的发生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发生的。而狄俄墨德斯的鸟据说因为不断繁殖，其种类得以永远保存，那就不会是人变幻成的，而我认为就是用来作代替的；就像用来替代阿伽门农王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的头巾[80]。在上帝的裁判下，鬼怪们被允许行这些魔法，不会很难；但是因为人们后来发现那个少女还活着，就会很容易认识到，那头巾是代替她的[81]。而狄俄墨德斯的随从突然消失，而且后来没有在哪里出现过，因为邪恶天使为了报复把他们杀了，又从有那种鸟的别处秘密移来了这些鸟，就突然用它们替代这些随从，让人们认为他们变成了鸟。人们说那些鸟以喙汲水，泼洒在狄俄墨德斯的神殿，对希腊人友好，对外邦人苛刻，这是鬼怪的伎俩，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要欺骗人们，让人们认为狄俄墨德斯是神，这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人们就会服侍诸伪神，对上帝行不义。这些死人就是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生命，人们为他们设立神殿、祭坛、祭祀、祭司，这些只有献给唯一真正的上帝，才能是对的。

19. 在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时，押顿作为士师在统治希伯来人

特洛伊被攻破和毁灭后，埃涅阿斯用二十条船载着残存的特洛伊人，来到了意大利，当时拉丁努斯统治那里，雅典王是马内瑟修斯(*Menestheus*)[82]，西锡安王是伯利斐得(*Polyphide*)[83]，亚述王是陶塔诺斯(*Tautanos*)[84]，希伯来人的士师是押顿。拉丁努斯死后，埃涅阿斯统治了三年，而另外几个王国的国王依然在位，除了西锡安的王成了波拉斯古斯(*Pelasgus*)[85]，参孙则成为希伯来的士师。参孙力大惊人，有

---

[79] 维吉尔，《牧歌》，8:70。

[80] 欧里庇得斯，《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

[81] 参考尤西比乌，《教会史》，7:4。

[82] 马内瑟修斯，尤西比乌和哲罗姆说他是特洛伊毁灭时的雅典王，《埃涅阿斯纪》，5:117也谈到了此人。

[83] 伯利斐得，特洛伊毁灭时的西锡安国王。

[84] 陶塔诺斯，特洛伊毁灭时亚述的国王。

[85] 波拉斯古斯，西锡安国王，伯利斐得的继承者，在参孙时代在位。

人认为他就是赫拉克勒斯。埃涅阿斯死后不见了，拉丁人就把他当作了神。[86] 萨宾人也把他们的第一个王圣库(*Sancus*)(有些人称他为圣图[*Sanctus*])列于众神之列。[87] 那时候雅典王是科德罗斯(*Codrus*)[88]，他乔装打扮，到了城邦的敌人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想被不知情的敌人杀掉。他达到了目的。人们说他用这种方式救了祖国。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得到神谕，说只有他们不杀雅典王，他们才能取胜。所以，雅典王打扮成乞丐出现，用讥讽挑逗伯罗奔尼撒人杀他。所以维吉尔有"科德罗斯的挑逗"[89]一说。于是雅典人把他尊为神，用祭祀服侍他。那时拉丁人的王是埃涅阿斯的儿子西尔维乌斯(*Silvius*)。他的母亲不是克列乌莎，阿斯卡纽斯是克列乌莎所生，阿斯卡纽斯是拉丁第三王。西尔维乌斯是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尼娅(*Lavinia*)所生，据说是埃涅阿斯的遗腹子。那时候亚述王是第二十九代欧纽斯(*Oneus*)[90]，雅典是第十六代王莫兰索斯(*Melanthus*)[91]。希伯来人的士师是祭司希里。西锡安王国灭亡了，总共有九百五十九年。

20. 士师时代后以色列诸王的传承顺序

不久之后，这些地方还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而以色列的士师时代结束了，从扫罗王开始，进入了诸王时代，那也是先知撒母耳的时代。那个时候姓氏为西尔维乌斯的拉丁诸王开始在位；其中第一个名叫西尔维乌斯的是埃涅阿斯的儿子，以后的王除了自己的本名外，都还加上这个名字作姓氏；就像奥古斯都·恺撒之后很久的诸王都用恺撒作姓氏。但扫罗遭到了废弃，他的子孙都不得为王；扫罗于掌权四十年后死去，大卫即位。在雅典，科德罗斯死后，就不再有国王，而开

---

[86] 奥维德，《变形记》，14:581 以下。

[87] 圣库或圣图，萨宾第一任国王，死后被尊为神，有时被当作赫拉克勒斯，据说是婚姻誓言的保护者。

[88] 科德罗斯，雅典王，应为莫兰索斯之子，时间在莫兰索斯之后。

[89] 维吉尔，《牧歌》，5:5.11。

[90] 欧纽斯，亚述第二十九代国王，尤西比乌/哲罗姆把他的名字写成托马乌斯(Thomaeus)。

[91] 莫兰索斯，本来是莫塞尼亚(Messenia)国王，但逃亡阿提卡。在雅典与皮奥夏的一次战争中，莫兰索斯替雅典王杀死了皮奥夏国王，于是成为雅典国王。

始由行政官治理共和(*res publica*)。大卫在位四十年,他的儿子所罗门后来成为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修建了著名的神殿。那个时候,拉丁人建立了阿尔巴城,其中的王开始被称为阿尔巴王,而不是拉丁王,虽然他们仍然在拉丁土地上。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承他,此后王国分为两个民族,其中每一个开始有自己的国王。

21. 在拉丁诸王中,第一代埃涅阿斯和第十二代阿文廷努被尊为神

拉丁人把埃涅阿斯尊为神,此后过了十一代国王,都无人为神。埃涅阿斯之后的第十二代阿文廷努(*Aventinus*)[92]战死沙场,托体山阿,此山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拉丁人把他加入自己造的诸神之列。另外一些作者不愿写他在战场上被杀,而说他不见了;说那山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是因为鸟儿飞临(*adventu avium*)而命名为阿文廷努(*Aventinus*)[93]。此后除了罗马的建立者罗慕洛之外,拉丁无人被尊为神。但在这两个国王之间还有两个,维吉尔谈到其中第一个说:"最靠近他的那个是普洛卡斯,特洛伊民族的光荣。"[94]在那个时代,罗马已经诞生,而万国之中最伟大的亚述王国经过漫长的历程,也走到了终点。如果我们从尼努斯的父亲,亚述的开国王伯鲁斯算起,在历经了一千三百零五年后,亚述王位到了米底斯手上[95];普洛卡斯(*Procas*)[96]之后,是阿慕流斯[97]即位。阿慕流斯让他的哥哥努密托尔的女儿瑞娅(*Rhea*)(又名伊利娅[*Ilia*])[98],即罗慕洛的母亲,当了维斯塔女神的贞女。罗马人都认为,她从马尔斯受孕,生了双胞胎兄弟,以此来荣耀和开脱她的淫行。作为这个的证据,他们说两个孩子被抛弃

---

[92] 阿文廷努,传说中的阿尔巴国王,据说在位三十七年。

[93] 参见瓦罗,《论拉丁语言》,5:43。

[94]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67。

[95] 参考本书4:6。

[96] 普洛卡斯,传说中的阿尔巴王,在位二十七年,努密托尔和阿慕流斯之父。奥古斯丁有时把他拼作 Procas,有时拼作 Procus。

[97] 奥古斯丁有时候把他的名字拼作 Amulius,有时拼作 Aemulius。

[98] [译按]这就是本书3:5等处的西尔维娅。

后，一只母狼哺育了他们。罗马人认为这种野兽与马尔斯相关，母狼之所以给孩子喂奶吃，是因为认出，他们是自己的主人马尔斯的孩子；也有人说，当两个孩子被抛在野外哭泣时，他们首先被某一个妓女收养了，孩子最早吃的是她的奶（妓女又称为母狼，所以名声不好的地方也称为狼窝），据说后来他们来到牧人弗斯徒鲁斯（*Faustulus*）那里，得到他的妻子阿卡（*Acca*）的喂养。当初，人王残酷地命令把婴儿投入水里，上帝为了惩罚这个王，以神意干涉，从水里解救了这两个建造大城的孩子，让野兽哺乳他们，这有什么奇怪的？阿慕流斯之后，他哥哥、罗慕洛的外祖父努密托尔即拉丁王位。在努密托尔即位的第一年，他们建立了罗马，所以此后他与自己的外孙罗慕洛共治。

22. 罗马城建立时，亚述王国终结，希西家统治犹大

闲言少叙。另一个巴比伦，或说第一个巴比伦的女儿罗马，就这样建立了。上帝愿意通过她来征服整个大地，在一个共和国及其法律的范围内统合为一，在辽阔的疆域中实现和平。在那里本来有坚韧强大的民族，武器精良，不会轻易屈服，征战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和毁灭，苦心戮力方能取胜。当时亚述王国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虽然是在战争中完成的，但是并不需要太多残酷和艰难，因为那些民族没有开化，尚未谙于反抗，也没有那么富庶或强大。在灭世的巨大洪水之后，只剩了挪亚方舟里的八个人。当尼努斯征服了除印度之外的整个亚洲时，刚刚过去一千多年。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征服了东方和西方的所有民族，但她的征服确实没有那么迅速和容易了，而是逐渐扩张，遭遇了慓悍好斗的民族，渐行翦灭。而在罗马建立之时，以色列民族在应许的土地上已有七百一十八年。其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在位二十七年，随后士师时代有三百二十九年。然后列王时代开始，有三百六十二年。犹大国在位的王名为亚哈斯；按照另外的算法，当时是他的下一任希西家。据说他是很好很虔敬的国王，与罗慕洛同时在位。在希伯来民族的另一部分，即以色列，何西阿开始为王。

23. 西彼拉谈了很多事，我们可以辨认出，厄立特里亚的西彼拉说的很多明显是关于基督的预言

23.1 有人说，厄立特里亚的西彼拉就是在这时作的预言[99]。瓦罗说有好几个西彼拉，而不是只有一个[100]。厄立特里亚的这个西彼拉明确写到了基督；我们最早是通过拉丁文读到她的，这拉丁译文可真是糟糕，根本没有韵律。后来我们知道，这要归咎于那个无名的翻译者的笨拙。弗拉奇阿努斯(*Flaccianus*)[101]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还曾经是个地方总督，雄辩而渊博。在我们谈到基督时，他拿出了一篇希腊文手稿，说那里有厄立特里亚的西彼拉的诗歌，给我看其中一个段落，每一句的起首字母连起来就是"'Ιησοῦς Χρειστὸς Θεοῦς υἱὸς σωτὴρ"。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世主"。我所说的起首字母连成这些字的这首诗，又被翻译成了有韵律的拉丁文，抄录于下：

(*I*) 判日昭昭，汗湿如沐

(*H*) 王出天庭，彼世在目

(*Σ*) 肉身为衣，剖判下土

(*O*) 贤愚共瞻，皇皇上主

(*Υ*) 携圣同游，万古倏忽

(*Σ*) 高坐行权，魂魄肉骨

(*X*) 荆棘离离，我之不顾

(*P*) 弃如敝屣，傀儡木主

(*E*) 火漫乾坤，汪洋何辜

(*I*) 审判万民，连及地府

(*Σ*) 天光佑圣，还我枯骨

(*T*) 烈焰焚恶，永堕万苦

---

[99] [译按]《西彼拉占语集》(又见于本书3:17—18)是希腊罗马时期著名的占卜集。其来源既有异教的，也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因此，早期教父一般并未批判它，反而把它当作真实的预言，用来批判异教。

[100] 拉克唐修也谈到有十个西彼拉，参见《神圣原理》，1:6。

[101] 我们从别的材料中没有见过这个弗拉奇阿努斯。但奥古斯丁在《驳学园派》1:18.6；1:21.7中也提到了一个弗拉奇阿努斯，很可能是同一人。

(*O*) 巨细昭然，如见肺腑
(*Σ*) 昔之隐意，秘于无处
(*Θ*) 摧肝切齿，何人哀哭
(*E*) 日有食之，列星无语
(*O*) 天地易位，月亏不复
(*Y*) 深谷为陵，高岸为谷
(*Y*) 尊卑无别，贵贱不殊
(*I*) 乾坤混沌，山入平途
(*O*) 焦土幻化，万有为无
(*S*) 百川浩浩，炎炎如注
(*S*) 忽闻天声，未知钟吕
(*Ω*) 群凶束手，哀哀谁诉
(*T*) 山崩地陷，冥界如睹
(*H*) 君王何种，听判俯伏
(*P*) 天降硫火，于嗟呜呼[102]

这里把希腊文的原诗译为拉丁文，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含义，原诗的起首字母都是相连的，而希腊文中开头是 υ 的词，在拉丁文中不能找到对应的词，以使不仅文字对应，而且意思相合。比如第三、第五、第十八、第十九句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按照拉丁文这样子读这三句话的起首字母，而是把这里的字母替换成 υ，那么就会得到这样五个词：耶稣、基督、上帝、子、救世主；希腊文会这样读，拉丁文不会。这首诗一共二十七行，是三的立方。三的三倍是九；九再乘以三，这样就是把长宽高都乘起来，就得到二十七。希腊文的这五个词就是“*'Iησοῦς Χρειστὸς Θεοῦς υἱὸ ς σωτήρ*”。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世主”。五个词起首字母相连，即“*ἰχθύς*”，就是鱼，基督的名字神秘地隐藏其中。基督能够在必朽的深渊中无罪地活着，就像鱼能在深水中

[102] [译按]原书中的拉丁文试图尽量保持希腊文的词首字母，但并未完全做到。几个英文译本也试图保持这些句首字母。汉语的翻译当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只希望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具体文句作适当调整。

活着一样[103]。

23.2 这只是西彼拉的诗歌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且不论她是厄立特里亚的，还是库买(*Cumaeus*)的(更多人认为她是库买的)，她的所有诗歌中都与对那些伪神或人造神的服侍无关。相反，她攻击这些神，攻击服侍他们的人，这使她很像上帝之城中的成员。拉克唐修把某个西彼拉所写的关于基督的诗歌放进自己的著作，虽然并没有解释是其中的哪一个。我认为可以在此把拉克唐修分别记下的很多简短说法合在一起抄录："他以后将会落入不信者邪恶的手中；他们双手污秽，侮辱上帝，从肮脏的嘴吐出恶毒的唾液玷辱他；而他只是把神圣的脊背交给他们的鞭子。他会默默地接受他们的侮辱，无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对下界说什么话[104]，他被戴上荆冠。他以海绵为肉食，人们用醋为他解渴；他们会摆出这一桌子的敌意。你那么愚蠢，不理解那是你的上帝，他在模仿必朽者的心志，你反而给他戴上荆冠，给他粗恶的东西当肉食[105]。神殿的幕帐被揭开；正午变得漆黑，持续近三个小时。他如沉睡般死去，三天后醒来，脱离死地；他从地下升起，进入光明，这是第一个复活的人，第一次展示给被唤起的人[106]。"拉克唐修在自己论述的各处引用这些诗句，视情况需要，决定在哪里放置西彼拉的见证，但我们不必这样放置，而是连而为一，只用大写字母区分。如果抄写者不忽视这些大写字母，我们就能把各句话区分开[107]。也有人写道，厄立特里亚的西彼拉不是罗慕洛时的人，而是在特洛伊战争时的人。

---

[103] [译按]因为希腊文的"鱼"字隐含着这五个词，所以鱼在古代基督教成为一个极为常用的符号。

[104] [译按]此处原文为 quod verbum vel unde venit ut inferis loquatur，Dyson 将此处的 verbum 译为"圣言"，但多数译本将这个词与后面的 loquatur 相联，理解为"说什么话"。我们接受后一种理解。其中的 inferis，我们理解为"下界"，而非"地狱"。

[105] 拉克唐修，《神圣原理》，散见于 4:18。

[106] 拉克唐修，《神圣原理》，散见于 4:19。

[107] [译按]中文译文则用句号分开大写字母起首的各句。

24. 罗慕洛为王期间，正是希腊七智者辉煌之时；在十个以色列部落做了迦勒底人的俘虏时，罗慕洛死去，被冠以神的尊号

罗慕洛为王之时，正是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时代，他是希腊七智者之一。他们在神学诗人们（其中以俄耳甫斯最为有名）之后，被称为*σοφοί*，就是智者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希伯来民族中名为以色列的那个分支的十个部落遭到迦勒底人的摧毁，作为俘虏被带到敌人的土地上，在犹大地中还留有两个部落，名为犹大，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罗慕洛死后就不见了，于是罗马人把他列为诸神之一，这是民众中广泛流传的故事；后来这种立神的事被抛弃了，直到恺撒时代又出现，但那已经不是在犯错误，而是有意奉承，所以，西塞罗说，那只是对罗慕洛的巨大赞美[108]，因为那已不再是粗朴无文的时代，人们不再那么容易犯错，而可以用文化和知识来理解这些荣耀，只是哲学家的演说中免不了过于细致和尖酸的浮夸与渲染。但以后的时代，人们就不再把死人立为神了，但仍然服侍古代立的神，没有废弃他们；即使过去没有的偶像，他们也重新修建[109]，增加他们荒唐而不敬的迷信的诱惑力，因为鬼怪们用虚假的神谕欺骗他们，在他们的心中起到肮脏的作用。在更加知礼的时代，人们不再编造诸神犯罪的神话，但还是在竞技中下流地表演那些故事，敬献给他们那些伪神。罗慕洛之后，努马即位为王。虽然他认为城邦需要众多的伪神来保护，但是人们却认为他自己死后不配位列于那群乌合之众，人们好像认为，天上神祇众多，人满为患，他找不到容身之地。他在罗马为王期间，希伯来人中玛拿西开始为王，据说先知以赛亚就是被这个不敬的国王杀害的。萨摩斯的西彼拉应该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25. 在老塔昆统治罗马、西底家统治希伯来、耶路撒冷被攻陷、神殿被毁期间，哪些哲学家处于活跃期

在西底家统治希伯来时，老塔昆继承安克・玛提乌斯统治罗马，

[108] 参考本书，22：6。

[109] 参考本书，4：31.2。

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耶路撒冷和所罗门建造的神殿被毁。其实，先知们已经预言，由于犹太人的邪恶和不敬，这样的混乱就会到来，耶利米说得尤其多，甚至明确说了年数[110]。米提利尼的彼塔库斯（*Pittacus Mitylenaeus*）[111]，希腊七智者中的另一个，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前面说了泰勒斯，再加上这个彼塔库斯，还有五个智者，尤西比乌写道，他们也生活在上帝的选民做了俘虏，被囚禁在巴比伦的时候。这五个人是：雅典的梭伦、拉克戴蒙的奇伦（*Chilon Lacedaemonius*）[112]、哥林多的佩里安德（*Periandrus Corinthius*）[113]、林迪的克莱俄布鲁（*Cleobulus Lindius*）[114]、普里涅耶的毕阿斯（*Bias Prienaeus*）[115]。这七个人被称为七智者，活跃在神学诗人之后。他们的生活比别的人都值得赞美，有些本来很复杂的道德说教被他们简化为格言警句。但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我们只知道梭伦为雅典立了一些法律；泰勒斯研究自然，还有书籍记载了他的学说。在犹太人被俘时，是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和色诺芬的时代。随后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家的称谓从他开始。[116]

26. 犹太人结束了七十年之囚的时候，罗马也从王政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波斯国王居鲁士[117]也控制了迦勒底和亚述，他解放了犹太人的束

[110] 《耶利米书》，25：11。

[111] 彼塔库斯（公元前650—570），是个政治家和军事家，曾推翻列斯堡的僭主，在那里制定法律，是个温和的民主派。

[112] 奇伦，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曾建议任命检察官辅助国王，于公元前556年担任这一职务。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113] 佩里安德（公元前665—585），是哥林多的僭主。他在位期间，哥林多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哥林多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也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114] 克莱俄布鲁，活跃于公元前600前后，曾为林迪的僭主，自认为赫拉克勒斯之后。他很熟悉埃及的哲学，关心教育，主张男女同样受教育。

[115] 毕阿斯，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是一名律师，总是将雄辩才能用于好事。他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事归于神。

[116] 参考本书8：2；18：37等处。

[117] 指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9—公元前529年在位），征服了利底亚、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简历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38年，他允许五万犹太人脱离奴役。

缚，使五万人重返家园、修复神殿。他们只是开始修建了基座，建造了祭坛。因为被敌人所迫，他们不能将此事竣工，整个工程拖延到大流士[118]时。《犹滴传》中所写的事就发生在此时。据说，犹太人不把这部书当作他们的经书。在波斯王大流士治下，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七十年得终其数，犹太人解除了囚禁，重返自由，那时候正是罗马的第七个王塔昆在位期间。塔昆被驱逐后，罗马人开始从王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到这个时代为止，以色列人都有先知；他们虽然著作很多，但是只有少数先知的著作成为犹太人和我们的经典。在上一卷终结时，我许诺要在这一卷谈到他们，现在我就要完成此事。

27. 其预言有文字记载的先知的时代；他们多次谈到外邦人的被召唤，就发生在罗马国兴、亚述国衰之时

我们要转向先知们的时代，就要稍稍返回前面叙述。题为《何西阿书》的先知书共有十二章，在其中第一章写道："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西阿"。[119] 阿摩司也写道，他在乌西雅为王的日子当先知，并加上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他也生活在同一时候[120]。在以阿摩司的儿子以赛亚（也许他就是先知阿摩司的儿子，但更多人认为，他是另一个叫阿摩司、但不是先知的人的儿子）命名的经书的开头，也列举了四个国王，就是《何西阿书》列的那四个，说他在那时候做先知[121]。弥迦也记载，在乌西雅之后的时期，自己当先知。他也连续记录了三个王，即约坦、亚哈斯、希西家[122]。从这些文献里，我们发现，这些人在同一时期做先知。在国王乌西雅统治期间，我们还可以加上约拿，在乌西雅之后的约坦之时，还有约

---

[118] 大流士，波斯国王（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在位），在国内修建道路、建造都城。据说，耶路撒冷的修复在他在位的第二年完成。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犹太人之囚结束于大流士期间，但一般认为，到公元前538年就终结了。

[119] 《何西阿书》，1：1；和合本作"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西阿"。

[120] 《阿摩司书》，1：1。

[121] 《以赛亚书》，1：1。

[122] 《弥迦书》，1：1。

珥。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书里发现这两个先知的时间，因为其中对时间保持沉默，但在《编年史》中却有这二人的时期。他们的时期大约相当于拉丁王普洛卡斯或他前面的阿文廷努，一直到罗马王罗慕洛时期，甚至到他的继承人努马·蓬皮利乌斯早期。因为犹大王希西家的统治就到了那个时期；这几个先知如同先知之泉同时喷涌，当时亚述王衰、罗马国兴。亚伯拉罕生活在亚述王国初期，得到最明确的应许，万国都将因他的子孙而得福；西方巴比伦兴起，基督将要在她的统治下来临，那些应许将要实现，而不仅先知之口要张开，而且要写下先知书，作为将来的事情的见证。从有国王开始，以色列民族就不曾缺乏先知，但是他们只服务于以色列一个民族，而不服务于异教民族；而当《圣经》中明确著述(*condebatur*)先知书时，就开始涉及异教徒；与此同时，那个将号令异教徒的城邦也筑了(*condebatur*)起来。

28. 何西阿和阿摩司的先知书中谈到了基督的福音

何西阿的先知书说得越深刻，越是难以参透。但是我们必须列出其中一些，以完成我们的许诺。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123]这就是先知对于异教人民将受神召的见证，虽然异教徒最初和上帝无关，使徒们也是如此理解的[124]。因为异教徒属于亚伯拉罕灵性的子孙，所以可以被称为"以色列"。先知书随后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125]如果我们要直接解释这句话，先知的言辞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我们还是想想那块房角石和那两面墙，一面来自犹太人，一面来自异教徒[126]；一个可称为犹大之子，一个可称为以色列之子，两面墙由同一个首领连接起来，从大地上上升。而那肉身的以色列人，现在不愿相信基督，但以后会相信，即他们的儿

[123] 《何西阿书》，1:10。
[124] 《罗马书》，9:26。
[125] 《以西阿书》，1:11。
[126] 《以弗所书》，2:14—15；20—22。

子会相信(他们死后自会往自己的地方去[127])。那个先知的话也为此作了见证："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谁会看不到，这就是今天的犹太人？而我们且接着听后面的话："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128]没有比这先知的话更明确的了，其中大卫王的名字的含义，应理解为基督，因为使徒说，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129]。那个先知甚至预言了，基督会在死后第三天复活，这是他的先知书的高潮[130]："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131]使徒也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132]阿摩司也说了这类的预言："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看啊，我就是那创雷、造风，向人宣告他的受膏者(基督)的神。"[133]另一处："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134]

29. 以赛亚关于基督与教会的预言

29.1 十二卷先知书中的作者被称为"小先知"，因为比起那些著作连篇累牍的"大先知"来，他们的著作都很简短；以赛亚不在小先知之列，而在这些大先知之内，我们把他同上面说的两个先知并列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同时做的先知。以赛亚不仅谴责邪恶、教导正义，预言了未来罪恶的人民所犯的罪，而且也预言了基督和教会，即王和王所

---

[127] 《使徒行传》，1:25。

[128] 《何西阿书》，3:4—5。

[129] 《罗马书》，1:3。

[130] [译按]此处的 altitudine 殊不可解。有译者译为"高尚风格"，很难讲得通。我们勉强将此处理解为"高潮"，但仍然存疑。

[131] 《何西阿书》，6:2。

[132] 《歌罗西书》，3:1。

[133] 《阿摩司书》，4:12—13，后半句和合本作"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

[134] 《阿摩司书》，9:11—12。

建的城，这远远超过了别的先知对此的预言，以至有人说他更像一个福音书作者，而不像先知[135]。为了限制本书的篇幅，我此处只举众多段落中的一个。他以圣父的位格谈道："(看啊)，我的孩子[136]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你惊奇，这样，他必鼓励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传与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137]这是关于基督的。

29.2 我们随后听到关于教会的预言："你这不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位曾经过产难的，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

---

[135] 参考哲罗姆，《书信》，103，117 等处。

[136] "孩子"，和合本作"仆人"。

[137] 《以赛亚书》，52：13—53：12。

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要再记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138]如此等等。这些就足够了。其中有些语句需要解释，但我认为这样就已经足够清楚，即使怀有敌意的人再不愿意，也要被迫明白了。

30. 弥迦、约拿、约珥的先知书与新约相契合

30.1 弥迦把基督的形象比喻为一座大山，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归流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判定是非。"[139]这位先知还预言了基督出生的地点："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140]

30.2 约拿并没有用语言预言基督，而是用行动明确预言了他的受难，就如同用言词宣布了他的死亡和复活。他被吞入鱼腹，三天之后回来，这难道不象征了基督深入地狱，第三天之后回归吗？[141]

30.3 要全部解释约珥的先知书，讲清楚其与基督和教会的关

---

[138] 《以赛亚书》，54：1—5。
[139] 《弥迦书》，4：1—3。
[140] 《弥迦书》，5：2—4。
[141] 《约拿书》，2：1。

联,要花费很多文字。但有一点我不能不提,这一处使徒都记下了,那就是,在信仰者聚集时,圣灵正如基督曾应许的那样,从上面来了。[142]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肉身;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143]

31. 在俄巴底亚、那鸿、哈巴谷的先知书中,可以见到世界在基督中得的救赎

31.1 三个小先知,即俄巴底亚、那鸿、哈巴谷,没有谈到自己的年代,尤西比乌和哲罗姆的《编年史》中也无法发现他们做先知的时间[144]。其中说,俄巴底亚和弥迦大约同时,但是弥迦在自己的先知书中说到做先知的时间的地方,却没有这么说;我认为,这个错误是传抄者抄录别人著作时的疏忽所致。在我们现有的《编年史》抄本中,我们无法找到关于另外二人的说法。但因为这是圣经中的内容,我们不该忽略。俄巴底亚,就其著作而言,在所有先知中是最短的。他批评以扫传下的族裔以东,以扫是以撒的双生子、亚伯拉罕的孙子之一,是那个被谴责的长子。此处对以东族的说法以部分指代整体,如果我们接受这说法,那此处的以东就指所有异教徒,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这样的话是在讲基督:"在锡安山必有救赎,那山也必成圣。"[145]不久之后,这篇先知书的末尾说:"必有人被救出锡安山,走上去,守卫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146]这话的应验,是救赎者离开锡安山,就是指信仰者被救出犹大地,升到基督里,特别是指被认作使徒的,守卫以扫山。以什么方式守卫呢?还不是用福音预言,信仰者将得救赎,突破黑暗的权柄,

[142] 《使徒行传》,2:17—18。

[143] 《约珥书》,2:28—29。

[144] 按照哲罗姆的《〈俄巴底亚书〉注》中的说法推测,俄巴底亚应该在犹大王约沙法(Josaphat)的时代,就是拉丁王台伯里斯的时代。而按照约瑟夫在《犹太古史》,9:11.3中的说法,那鸿在约坦统治犹大的时候。

[145] 《俄巴底亚书》,17,"救赎"和合本作"逃脱的人"。

[146] 《俄巴底亚书》,21;和合本作:"必有救赎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转到上帝的国？于是后面明确加上："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锡安山象征了犹大地，预言那里会有救赎与圣者，那就是基督耶稣。以扫山就是以东，这象征着异教徒的教会，我已经解释了，再次被救出锡安山的人捍卫它，会组成主的国。在这发生之前，这含义是模糊的；但是一旦实现，只要是信的人，谁看不出呢？

31.2 在那鸿的先知书里，上帝借他的嘴说："(我必)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的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147]谁会从地狱里升起，在犹大(即犹太族的门徒们)的面上吹圣灵？每个记得福音的人都会想起。他们归于新约，他们的节日在灵性上得到更新，以致他们不会变老。福音除灭了那雕刻的和铸造的偶像，即伪神的偶像，我们看到它们被人忘记，进入坟墓。我们认识到这预言的实现。

31.3 《哈巴谷书》上说："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时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148]这如果不理解为基督未来的降临，还会是什么呢？

32. 哈巴谷的祈祷与歌词中所包含的预言

哈巴谷边唱边颂的祈祷难道不是对我主基督说的吗："主啊！我听到你的言语就惧怕；主啊！我想到你的功业就战栗"[149]？这是什么？难道不是因预见到崭新的、突然的人类拯救而有的不可言说的惊奇？"在两个生灵之间，你被认出，"这难道不是说在新旧两约之间，在两个盗贼之间，或是当他登山训众时，在摩西和以利亚之间吗？"这年月临近了，你让人们认出；在未来的时间，你显现自己。"这不必解释。"在我的灵魂混乱的时候，虽然愤怒，你却以悲悯为念。"[150]这难道不是指，

---

[147] 《那鸿书》，1:14—15。
[148] 《哈巴谷书》，2:2—3。
[149] 《哈巴谷书》，3:2，和合本作："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无后半句。
[150] 《哈巴谷书》，3:2，据七十子本。

先知作为犹太人，把自己装扮成全体犹太人说话？他们因为愤怒[151]而混乱了灵魂，钉死了基督，而基督还满怀悲悯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152]"神从提幔而来，圣者从迷蒙但切近的山临到。"[153]这里说"从提幔而来，"有人解释为"从南方来"或者"从西南来"[154]；它的含义是从太阳那里来，也就是从爱的热情和真理的光辉中来。说迷蒙但切近的山，虽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方式，我更愿意当作指圣经的高深含义，即预言基督。圣经里有很多段落"迷蒙但切近"，考验着探问者的心志。只有理解了的人发现那些段落讲的是他，基督才从那里来。"他的荣光遮蔽诸天，赞颂充满大地"，这指的，当然就是《诗篇》里说的："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155]"他的辉煌如同日光，"难道不就是：他的名声照耀了信仰者？"从他手里拿着牛角"[156]，难道不就是十字架上的胜利？"他建立了对自己的力量的坚定的爱"[157]，这不必解释。"言从他面前走出，从他脚后走向大地。"[158]这难道不是说，在他到来之前，他就被预言了；在他离开之后，他得到人们的宣讲？"他站立，使地震动，""他站立"难道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使地震动"难道不是让人们信仰？"观看，赶散万民"，意思是，他心存悲悯，让万民忏悔。"他用大力使山愧悔"[159]，意思是，那行神迹的力量，使高傲的自大者愧悔。"长存的岭塌陷"，意思是，他虽暂时卑屈，却将高升到永恒中。"我看到，他的行事不会不得到永恒的报

---

[151] [译按]无论在七十子本希腊文原文里，还是在奥古斯丁的引文里，上一句的"虽然愤怒"既可以理解为第二人称的"你虽然愤怒"，也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称的"我虽然愤怒"，所以很多人对此句的理解不同。而依照奥古斯丁的解释，似乎更应该理解为第一人称。

[152] 《路加福音》，23:34。

[153] 《哈巴谷书》，3:3，"迷蒙但切近的山"和合本作"巴兰山"。

[154] [译按]诸译本对这两个方向的翻译非常不同，不知何故。在拉丁文中，Auster 和 Africus 指方向的时候意思很清楚，即南和西南。另，哲罗姆即这样解释此处。

[155] 《诗篇》，57:5。

[156] 《哈巴谷书》，3:4；和合本作"他手里射出光线"，这一章凡与和合本不同者，大多因为奥古斯丁用的是七十子本，以下不再注出。

[157] 《哈巴谷书》，3:4；和合本作"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158] 《哈巴谷书》，3:5；和合本作"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159] 《哈巴谷书》，3:6；和合本作"永久的山崩裂"。

偿，与他的劳作相抵。”[160]意思是，我看到，他的爱功得到了永恒的酬劳。“古珊的帐篷和米甸的帐篷遭难”[161]，意思是，即使那些不在罗马治下的人民也受到他的神迹的突然震惊，而成为基督的选民。“主啊！你岂不是对江河发怒气？或者你的怨愤朝向江河，你的威猛朝向大海？”[162]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督此时不来审判世界，但是世界要因他得救[163]。“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意思是，你的福音书作者载着你，受你的节制，你的福音书使信你的人得救。“鞠躬，向权杖鞠躬，主说”[164]，意思是，你将把你的审判也行到地上的王国。“你以江河分开大地”，意思是，对你的道的宣讲如同江河，分开人们的心，向你忏悔，如同对这些人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165]“人们看到你，必将哀恸”，这难道不是说，“哀恸的人有福了”？[166] 所谓“你所到之处，大水泛滥”，难道不是说，你走在那些宣告你的人当中，像洪水一样到处散播你的教诲？所谓“深渊发声”，难道不是说，人心深处表达出能被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心影高深”，就是在解释前面的话；所谓“高深，”指的就是“深处”。这里说“他们的心影”，和“发声”相联；这就是我们说的，“表达出透过它看到的东西”。心影被看到，不被保守，不被隐藏，而是在坦白中喷出。“太阳高升，月亮在轨道上停住”，意思是，基督升上天堂，教会遵照自己的王运行。“你的箭射出在光里”[167]，意思是，你的言词没有在阴暗中讲出，而是昭然天下。“你的枪闪出光耀”，意思和“你的箭射出”相联。基督曾说到他自己：“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168]“你用威胁使大地变小，”[169]意思是，你的威胁使

[160] 《哈巴谷书》，3:6；和合本作“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161] 《哈巴谷书》，3:7；和合本作“我见古珊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兢”。
[162] 《哈巴谷书》，3:8；和合本作“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发愤恨吗？”
[163] 《约翰福音》，3:17。
[164] 《哈巴谷书》，3:8，七十子本，和合本无对应句。
[165] 《约珥书》，2:13。
[166] 《马太福音》，5:4。
[167] 《哈巴谷书》，3:11；和合本作“你的箭射出发光”。
[168] 《马太福音》，10:27。
[169] 《哈巴谷书》，3:12；和合本作“你发愤恨通行大地”。

人变得卑微。“发怒气责打列国”，因为那些自大的人，你用复仇把他们打灭。“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在恶人的头上降下死亡”[170]，这不必解释。“你把锁链一直锁到颈项。”[171]这可以被理解为好的锁链，是智慧的锁链，让人们把脚伸入智慧的镣铐，把脖颈伸入智慧的枷锁。我们听到：“你击打枷锁，让人的心志眩晕。”[172]他激励好人，使我们解脱锁链，打击坏人，所以说：“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173]于是让人“心志眩晕”，即以神迹行事。“大力者的头也同样被砍去”[174]，同样以神奇的方式。“张开大嘴，像乞丐一样暗中吞吃。”[175]犹太人中的大力者来到主面前，为他的作为和语言而惊讶，吞食他的教诲的面包，但是只能暗中吃，因为害怕犹太人，就像福音书里说的那样[176]。“你乘马践踏大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177]，这指的当然就是众多的人民；如果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被践踏了，不会有些人因恐惧而皈依，有些人因愤怒而迫害他。“我听到你，我的腹中因为我祈祷的声音而颤抖；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178]他看到了他所说的，因为自己的祈祷而颤抖，他用预言的方式把这些倾泻而出，看到了未来；在众人的颤抖中，他看到了教会的磨难即将到来；他随后承认自己是教会的一员，说：“我将在灾难之日获得安宁。”[179]这指的是那些在希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的人[180]。他说：“我随着我羁旅中的人民上来。”[181]是说，把自己邪恶的血亲，那些不在此地上作过客，也不希求天上之国的人抛下。“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

[170] 《哈巴谷书》，3:13；最后半句和合本作“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171] 《哈巴谷书》，3:13；和合本作“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172] 《哈巴谷书》，3:14；七十子本，和合本无对应句。
[173] 《诗篇》，116:16。
[174] 《哈巴谷书》，3:14；和合本作“刺透他战士的头”。
[175] 《哈巴谷书》，3:14；和合本作“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贫民”。
[176] 《约翰福音》，3:2；19:38。
[177] 《哈巴谷书》，3:15；“大海”和合本作“红海”。
[178] 《哈巴谷书》，3:16；前半句和合本作“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
[179] 《哈巴谷书》，3:16；和合本作“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到来”。
[180] 《罗马书》，12:12。
[181] 《哈巴谷书》，3:16；和合本作“犯境之民上来”。

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他看到了那个将杀害基督的民族，将要丧失掉丰富的灵性财富，按照先知的风格，这用地上的财富来比喻。因为这个民族无视上帝的义，反而要立自己的义[182]，所以以后要遭受上帝这样的愤怒，于是他继续写道：“我要因上帝欢欣，因拯救我的神喜乐。我主上帝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在他的歌中得胜。”[183]这里所说的歌，在《诗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184]凡是在对主的赞美，而不是对自己的赞美中喜乐的，都会在主的歌声中取胜，因为“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185]别的版本上说：“我当在上帝我的耶稣中喜乐。”在我看来，这个版本更好。而那些翻译者在译成拉丁文时，不想译出他的名字，但这个名字让我们说出时更觉友爱和甜美。

33. 耶利米和西番雅充满先知之灵，怎样谈基督和对异教徒的召唤

33.1 耶利米和以赛亚一样，是一个大先知，不属于我刚刚谈过的那些小先知。他在约西亚统治耶路撒冷、安克·玛提乌斯统治罗马，犹太人即将被掳的时候做先知。我们在他的著述中发现，他一直到五月犹太人被掳时还在做先知[186]。西番雅属于小先知中的一个，与耶利米时间接近。他说自己在约西亚的时候当先知，但是没有说有多长[187]。而耶利米不光在安克·玛提乌斯的时候做先知，还谈到了老塔昆的时代，那是罗马人的第五个王。在犹太人被掳时，他开始统治罗

---

[182] 《罗马书》，10:3。

[183] 《哈巴谷书》，3:18—19，最后一句和合本作“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本章中凡未注出出处的，均为《哈巴谷书》，3 中的内容。

[184] 《诗篇》，40:2—3。

[185] 《哥林多前书》，1:31。

[186] 《耶利米书》，1:3。［译按］几个译本多把此处处理成“在犹太人被掳后五个月还在做先知”，更像拉丁文的意思。但按照《耶利米书》原文，犹太人是在这年五月被掳的，耶利米当时还在做先知。我们依照圣经这样翻译此处。

[187] 《西番雅书》，1:1。

马。耶利米这样预言基督："上主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我们的罪中被捉住"[188]，这简洁地指出，我们的主基督（受膏者）将为我们受难。他在另外一处说："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没有别的可同他相比；他寻得了智慧的一切道路，将她赐给了他的仆人雅各，和他心爱的以色列；从此智慧在地上出现，与世人共相往还。"[189]有人认为这不是耶利米的见证，而归为他的书记巴录；但是更多人认为这是耶利米的。这个先知又这样说基督："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190]对异邦人的呼召，当时尚待实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实现，对此他这么说："我主上帝啊！在苦难之日，你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国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191]犹太人不会认识他，反而会杀死他，对此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识他呢？"[192]我们在卷十七已经引过的关于新约，关于基督这个中保的话就来自他。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雅各家，另立新约。'"等等等等。[193]

33.2 在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西番雅也是先知，我现在来看他对基督的预言："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未来俘获的日子；因为我已判定招聚列国，聚集列邦。"[194]还有："在上的主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

---

[188] 《耶利米哀歌》，4:20；和合本作"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

[189] 《巴录书》，3:35—37；用思高本《巴路克》，3:36—38译文。

[190] 《耶利米书》，23:3—5。

[191] 《耶利米书》，16:19，据七十子本，和合本作："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

[192] 《耶利米书》，17:9，据七十子本。和合本作："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按照和合本，人们不能识透的是人心，但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人们无法认识的是基督。

[193] 《耶利米书》，31:31，"雅各家"和合本作"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见本书17:3.2，但在卷十七，奥古斯丁的引文是"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194] 《西番雅书》，3:8；"俘获"和合本作"兴起"，"判定"和合本作"兴起"。

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195]稍后又说：“那时，我必为万民和他们的子孙改变语言，好求告我主的名，同心合意地事奉我。必从埃塞俄比亚河口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以色列所剩下的民，必畏惧主的名。”[196]这是别处的一个预言的残留部分。使徒引用了这个预言：“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197]这指的就是民族里剩下的那信仰基督的人。

34. 但以理和以西结的先知书里与基督和教会契合的地方

34.1 在巴比伦之囚的时候，最初有另外两个大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其中，但以理明确算出了到基督来临和受难之前的年数；要讲出这是如何计算的，就太冗长了，而且我们之前有很多人这么做过了。他这样谈基督的大能和他的光荣：“我在夜间的异像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王位，使各族、各部落、各语言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198]

34.2 以西结以预言的方式，用大卫指代基督，因为他穿上了大卫的后裔的肉身[199]；他取了仆人的形象，化身为人，所以称为神的仆人，又称为神子。这些，他是用圣父的语气说的：“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我上主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主说的。”[200]

---

[195] 《西番雅书》，2:11。

[196] 《西番雅书》，3:9—13，七十子本。

[197] 《罗马书》，9:27；《以赛亚书》，10:22。

[198] 《但以理书》，7:13—14，“王位”和合本作“国度”，“各族、各部落、各语言”，和合本作“各方、各国、各族”，“永远的权柄”，和合本作“永远的”；又见《马太福音》，24:30；26:64；《启示录》，1:7；14:14。

[199] 《罗马书》，1:3。

[200] 《以西结书》，34:23—24。

他在另外一处说："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决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201]

35. 三个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的预言

35.1 在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又有三个小先知，即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其中哈该更明确而简洁地预言了基督和教会："万军之主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到来。'"[202]人们看到，这预言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另一部分要到末日实现。在基督道成肉身时，上帝用天使和星座的见证震动天堂[203]。他用巨大的神迹和童贞女生子这事震动大地[204]；海岛和整个大地都宣布了基督的福音，这震动了海洋和旱地；我们看到，他震动万国都变成信徒。随后说："万国所羡慕的必到来。"这指的是他最后的来临[205]。我们还在等待。他首先要得到信者的爱，然后才能如约来临。

35.2 撒迦利亚预言了基督和教会："锡安的女儿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儿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206]我们在福音书里读到，主基督在旅途中骑过这样的一匹牲畜，实现了这个预言。那里也根据当时的情况，部分引用了这个预言。[207] 在另外一处，充满圣灵的先

---

[201] 《以西结书》，37:22—24。

[202] 《哈该书》，2:6。

[203] 《路加福音》，2:13—14；《马太福音》，2:2；9—10。

[204] 《路加福音》，1:35。

[205] [译按]如殉道者尤斯丁明确将此处解释为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参见《与蒂尔弗的对话》，又见本卷48。

[206] 《撒迦利亚书》，9:9—10。

[207] 《马太福音》，21:1—7。

知谈到基督用自己的血为人赦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208]这个无水之坑该如何理解，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依照正确的信仰就行[209]。在我看来，这最恰当的意思，指的是人类悲惨的深渊，干涸而寸草不生，没有正义的源头活水，只有邪恶的淤泥。《诗篇》里面也就此说："她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210]

35.3 玛拉基以上帝的名义，向犹太人无比明确地预言了教会，我们看到这教会因基督而散播开来："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命在外邦中必尊为大。"[211]这祭祀是依照麦基洗德的体系，由基督这个祭司献的，从日出到日落的所有地方，我们都看到这贡物献给上帝，而对犹太人，则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不容否认，他们的祭祀终止了。他们读到对这一个的预言，看到了这预言的实现，这预言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实现，他们怎么还等待另一个基督？不久之后，他又以上帝的名义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之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能之主的使者。"[212]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所谓万能上帝的使者指的就是基督耶稣。正如他取了仆人的形象，化身为仆人，来到人们当中；因为他传给人们的福音，他也被称为使者。如果我们把希腊文翻译过来，"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使者"就是报信人的意思。然后他又说："'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

---

[208] 《撒迦利亚书》，9:11。

[209] ［译按］圣哲罗姆、托马斯等把这里理解为地狱边缘的灵簿狱。

[210] 《诗篇》，40:2。

[211] 《玛拉基书》，1:10—11。

[212] 《玛拉基书》，2:5—7；"万能"和合本作"万军"，在"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之后，本有"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一句。

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主，快要来到。看他要来，'万能的主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213]这里预言了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他说第一次，"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意思就是进入他的肉身，福音书里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214]说第二次："'看他要来，'万能的主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主"，意思是，即使犹太人按照他们所读的经，都寻求和企盼基督。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寻求和企盼他，却不能意识到他的到来，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品行蒙蔽，心中瞎了。他所说的约，无论在上一段里说的"我曾与他立约"，还是在这里说的"立约的使者"，我们无疑都该认为是新约，那里有永恒的应许，而不是旧约，旧约里只有暂时的应许。大多数人是弱小的，只能为这些暂时的应许而事奉上帝，认为这些应许意义巨大，所以一旦看到不敬者反而富有，就会困惑。而这个预言讲的是新约中的永恒幸福，只有好人才能得到，与旧约中的地上幸福不同，因为坏人也常常能得到这样的幸福。他说："主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事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能之主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主的和他们的邻人彼此谈论，主侧耳而听，且有纪念的书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主思念他名的人。"[215]那本书指的就是新约。我们来听随后的话："万能的主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事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别出来。'万能的主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

---

[213] 《玛拉基书》，3：1—2；和合本无开头的"看"，无"万能的主说"，"看他要来"作"快要到来"。

[214] 《约翰福音》，2：19。

[215] 《玛拉基书》，3：13—18，译文有改动。

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能之主说的。'"[216]这里说的是审判日。在合适的地方，如果上帝愿意，我会更充分讨论。[217]

36. 以斯拉和马加比传

在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这三个先知之后，还是在犹太人被解救出巴比伦之囚的时代，又有以斯拉写作。以斯拉更多被认为是一个写故事的人，而不是先知。人们也这样看以斯帖，他的书记述了距离他的时代不远的事件，用来赞美上帝。但以斯拉记录的几个青年争论什么对事物影响更大的事，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对基督的预言。一个人说是国王，另一个说是酒，第三个说是女人，因为她们控制很多国王。第三个人还表明，真理可以战胜一切[218]。参考福音书，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真理[219]。从那时起，在重建神殿之后，犹太人中不是国王统治，而是诸侯统治，一直到亚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220]。他们的纪年传承无法在被奉为圣经的经书中找到，而是在别处找到，其中包括《马加比传》。这些书犹太人不当经典，但教会当作经典，因为当基督在肉身中来临以前，殉道者就为捍卫上帝的律法遭受了惨烈而罕见的苦难，甚至死亡，在最剧烈而可怕的坏事面前站稳脚跟。

37. 人们会发现，先知书的作者都比异教哲学家出现得早

我们的先知的著作已经被万国知道[221]，在他们的时代，那些后来得

---

[216] 《玛拉基书》，3:17—4:3。

[217] 见本卷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218] 《以斯拉记》，3:1—24。

[219] 《约翰福音》，14:16。

[220] 当指亚里斯托布鲁斯一世，又名犹大，犹太哈希曼王朝的王子，约于公元前104年被父亲指定为大祭司。参见约瑟夫，《犹太古史》，13:19。

[221] [译按]很多译本将此处理解为，在先知们的时代，他们的著作已经为万国知道。虽然语法上似乎这样更对，但仔细推敲却不合道理。

享大名的异教哲学家，是在他们以后才出现的。其中第一个称为哲学家的，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他在犹太人从囚掳境地中解脱出来时开始活跃和为人所知。别的哲学家更是在先知以后才出现的。雅典的苏格拉底在最杰出的哲学家中最有名，是所谓的道德或行动哲学的领袖，而按照编年史，他也是在以斯拉之后出现的。不久之后柏拉图降生，他比苏格拉底的其他弟子都优秀。我可以把前面的那些没有被称作哲学家的人也算上，如希腊七智者，还有继泰勒斯之后模仿他的学问、追问万物的自然的自然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阿纳克西美尼、阿纳克萨哥拉，还有别的一些在毕达哥拉斯最早当哲学家之前的人。即便如此，就时间的早晚而言，他们也没有早于我们的整个先知群的时代。别的人都在泰勒斯之后，而泰勒斯的时代，罗马在罗慕洛的统治下崛起，以色列的源头中也涌出了先知之水，汇为先知书，散布到大地各处，我们至今还把他们的著作奉为权威。只有那些神学诗人，像俄甫斯、林努斯、穆塞欧和别的希腊诗人，在年代上早于这些希伯来先知。但是，他们也并不比我们真正的神学家摩西早，摩西以真实的方式预言了真正的上帝，他的著作现在是经典中最有权威的。因此，尽管希腊文的文献在这个尘世中最为繁荣，他们还是不能吹嘘说，他们的智慧好像早于我们的宗教(这才是真的智慧)，更不能说高于我们的宗教。确实，在某些野蛮民族(比如埃及)，而不是在希腊，在摩西之前就有些学说，可以被称为智慧；否则，在谈到摩西出生，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然后被她带大并接受教育时[222]，《圣经》上就不会说，摩西学了埃及人所有的智慧[223]，但是，埃及人的智慧还是不可能比我们的先知的智慧的时间早，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个先知[224]。而在伊西斯传授文字之前，埃及能有什么智慧呢？她死后被埃及人当作女神来服侍。人们认为伊西斯是伊纳库斯的女儿，伊纳库斯最先开始统治阿尔戈斯[225]，我们发

---

[222] 《出埃及记》，2:10。

[223] 《使徒行传》，7:22。

[224] 《创世记》，20:7。

[225] 关于伊纳库斯，见本书 18:3。

现，那时亚伯拉罕的孙子已经出生。

38. 教会没有把太古老的一些书籍当作圣经，唯恐因此以假乱真

如果我们在远为古老的时代找，在大洪水之前就有我们的族长挪亚，我也完全可以称他为先知；如果算上他所造的拯救自己家人的方舟，那就是对我们的时代的预言[226]。以诺是亚当之后的第七代，在我们的经典使徒书信《犹大书》里，不是说他做了先知吗？[227] 在犹太人和我们当中，没人把他的著作当经典，是因为成书太古老了，确实值得怀疑，以免以假乱真[228]。也有些人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完全根据自己的感觉，认为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为保证纯洁，经典里没有包括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上帝喜悦的人的权威遭到质疑，而是我们不敢相信那些书是他们写的。我们怀疑那么古老时代的人名下的著作，这不该有什么奇怪的；在犹大和以色列的国王的历史上，我们根据圣经，相信其中的故事是真的，而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在那里找不到解释的，但是可以在先知所写的别的书里找到，有时还提到了这些先知们的名字。但是，在上帝的选民认定的圣经里找不到这些书。我承认，删除这些书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得到圣灵启示的人无疑具有宗教权威，他们要么是变成兢兢业业写作历史的人，要么变成先知，在神的感召下能够写作。这两类著作很不相同，一类是人自己的著作，另一类可以说是上帝自己的著作，上帝通过被启示的人说出来。前者与丰富的知识相关，后者只和宗教权威相关，权威就能保证经典的真实。而在这经典以外，那些归在真正的先知名下的著作毫无价值，因为它们不会增加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所说的那些先知写的；因此我们无法信任这些书，特别是那些与包含于经典中的信仰相违背的书，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那些先知的书。

---

[226] 《希伯来书》，11:7；《彼得一书》，3:20。

[227] 《犹大书》，14。

[228] 参考本书，15:23. 4。

39. 希伯来语中一直具有的一些特点体现在希伯来文的著作中

有人认为，希伯来语言在希伯时（“希伯来”一词就来自于他）只是一种口头语言，传到亚伯拉罕，在摩西得到了神的律法时，希伯来文才开始成为一种书面语言。这种说法不可信。其实，在那族长的世代相传中，这种语言及其文献就一同流传了下来。在人们通过文字认识神法之前，摩西派人教给希伯来人文字[229]。经上把他们称为 γραμματοεισαγωγεῖς，意思就是，文字的传授者或启蒙者，因为他们能以某种方式在人们的心中传授或启蒙文字，当然更好的词是“教”。就智慧的古老而言，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虚妄地自吹，超过我们的族长和先知，因为只有他们知道神的智慧。即使埃及，其智慧也不在我们的族长时代的智慧之前，虽然他们虚伪而空洞地吹嘘他们的学说的古老和光荣。没人敢说，他们奇妙而精巧的学说是在他们知道文字（即伊西斯来到那里和教授文字时）前就有的。而他们那值得记住的学问（他们所谓的智慧）最多也不过是星象学之类，这些学问除了消耗人们的天赋，又怎能用真正的智慧启迪心志？至于哲学，据说有助于教授让人幸福的学说。在墨丘利的时代，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三尊时代[230]，对哲学的研究在那块土地上繁荣起来，这远在希腊的智慧或哲学之前，但已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之后很久了，甚至是在摩西之后很久。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出现了伟大的天文学家阿特拉斯，他是普罗米修斯的哥哥，是老墨丘利的外祖父。这个墨丘利的外孙就是三尊墨丘利[231]。

40. 埃及人自称他们的科学可溯源到十万年前，他们的虚妄是最骗人的

有人说，埃及人早在十万多年以前就掌握了星座运行的规律，这

[229] 《出埃及记》，18：21，七十子本。

[230] 参见本书，8：23 以下。

[231] 根据尤西比乌在《福音的准备》，10：9 中的说法，阿特拉斯生于公元前 1638 年，摩西于公元前 1609 年出生。

种虚骄狂妄的胡说丝毫无益。埃及人只是在二千多年前从他们的师傅伊西斯那里学了文字，他们能从什么书籍中收集到这数字呢？这样说的作者不是小人物，而是历史学家瓦罗，他的观点与圣经中的真理契合。而从名为亚当的初人开始，人类历史也不过六千年，谁要试图说曾有那么长的时间，与已经公认的真理相左相悖，那简直不必驳斥，一笑哂之可也。比起那些能够预言未来，预言了我们看到的现实的作者们，难道我们相信别人对过去的记述会更高明吗？历史学家相互矛盾，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由，来相信，我们所持的神圣观点与历史没有冲突。那个不敬之城的公民散布在大地各处，他们阅读博学之士的著作，认为他们的权威不可反驳，但是对于我们记忆中的远古之事，这些作者却相互矛盾，让人不知道更应该相信谁。而我们坚持我们宗教的历史和神圣权威，任何与之相悖的东西，我们都毫不怀疑是最虚假的，无论他们别的世俗著作是对是错，因为这些书丝毫无助于正确而美好的生活。

41. 哲学意见之间相互分歧，而教会认定为经典的著作彼此契合

41.1 我们且把历史学家的知识放在一边，回到哲学家。我们就是在谈他们的时候岔到这里的。他们努力研究的唯一目的，看来就是发现如何生活才能得到幸福。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是用人的感觉和人的理论探讨，又如何会在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出现分歧？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热衷于光荣，每个人都想显得比别人智慧和深刻，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别人的观点，都要当自己的教条和意见的发明者。但我也承认，颇有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是因为热爱真理而与老师或者同门决裂，为的是找到他们认为的真理，且不管那是否真的是真理。如果没有神的权威指导，人们在不幸中自我纠正，他们究竟能做什么，怎样做，从哪里做，又有什么分别？那些被最终定为圣经的著作的作者彼此之间根本不会有理论的差别。不只是学院里或体育馆里争辩竞技、相互吹嘘的少数人，而且连田间市井，无论有无学问的人，都相信，他们所写的要么是上帝对他们说的，要么是上帝通过他们说的，这不是

没有原因的。其作者之所以人数少些，是为了避免大众把本应很珍贵的宗教当成寻常事物。但作者人数还没有那么少，以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认同不让人惊讶。众多的哲学家也努力留下了文献，记载自己的学说，但很难找到哪个人，让他的追随者们的意见都相互一致；要在此谈这一点，这本书就太长了。

41.2 在这个服侍鬼怪的城，哪个学派的作者得到了肯定，并使所有不同和相反的学派遭到贬抑？在雅典就有两派相互攻击，伊壁鸠鲁派主张人事与神的关照无关，斯多亚派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人的生活处在神的统治和帮助之下，神是人的保佑者和守卫者。阿纳克萨哥拉说太阳只是发热的石头，否认那是神，所以在雅典获罪；而伊壁鸠鲁不光不相信太阳或别的星座是神，而且还认为朱庇特和别的所有神都不住在世上，所以人的祈祷和请求根本无法到达他们，他却在同一个城邦得享大名，平安无事，这真让我疑惑。那里还有亚里斯提普说身体的欲望是至善，而安谛斯提尼斯认定，心灵的德性才是人的幸福[232]，两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都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而对人生的终极的说法却如此不同，相互冲突，一个说智慧的人要逃离共和，另一个说智慧的人要治理共和，二人都召集了一大批学生，充实自己的学派。人们在大名鼎鼎的廊下(*Porticu*)，在体育馆，在花园中，在公共和私人场所成群结队地聚集起来，各抒己见，相互较量，有人说只有一个世界，有人说有无数个世界；在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的人当中，有人说世界有开端，有人说世界没有开端；有人说世界会灭亡，有人说会永远存在；有人说它是受神的心志指导的，有人说这完全依靠命运和偶然；有人说灵魂不朽，有人说灵魂必朽；在认为灵魂不朽的人中，有人说灵魂会在动物那里再生，有人说不会；在认为灵魂必朽的人中，有人说她在身体死后不久就消灭，有人说在身体死去后灵魂会活一段，或长或短，但不是永远；有人认为终极的好在身体中，有人说在心灵中，有人说二者都在，有人说还有外在的好加在心灵和身体上；有人说我们要永远

[232] 关于亚里斯提普和安谛斯提尼斯，参考本书，8：3。

相信身体的感觉，有人说不能永远相信，有人说根本不能相信。哲学家当中有这些和别的无数分歧，但在不敬之城中，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议会，一个政权或公共权威来矫正他们，来支持和接受一些，谴责和批判另一些？他们不是不加分判地兼容并包，把所有这些冲突而分歧的意见都揽在怀中吗？[233] 这些分歧关心的可不是农田、家室或钱财之争的道理，而是涉及生活的悲惨与幸福啊！虽然有些哲学家说出了真理，但是他们同样有说假话的自由，可见，这个地上之城得到巴比伦这个有寓意的名字，是有原因的。巴比伦的意思是变乱，我们前面已经说了[234]。对于他们的魔鬼国王，他们之间错误意见的冲突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尽管意见不同，但都是同等不敬的，因此都在这魔王的手下。

41.3 那个民族、那群人、那个城、那个共和，那些以色列人，上帝的言说交给了他们，其中假先知和真先知没有同等的自由，不会混乱。先知们彼此契合，对于事实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分歧，这些作者被当作圣经的作者。他们也是哲学家，即爱智者，他们也是智慧的人，他们也是神学家，他们也是先知，他们也是正直和虔敬的导师。凡是按照他们思考和生活的，都不是按照人，而是按照上帝思考和生活，因为上帝借他们之口说话。他们禁止渎神时，其实是上帝在禁止。他们说“孝敬父母”，那是上帝让他们说的；如果他们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那也不是用人嘴在说话，而是神谕在宣讲[235]。哲学家们尽管有很多虚假的意见，还是能看到真理，并费力地想用思辨说服人们，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用最高的神意掌管世界，赞美德性的高贵，对祖国的爱，对友谊的忠实，好的事功，还有所有属于正直的风尚的事，但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朝向什么目的，也不知道如何朝向。先知的（也就是神的）话语是讲给上帝之城中的人的，虽然是通过人讲的，却不是靠论辩和争论教授的，让每个认识到上帝之城的人不敢蔑视这些话语，因为他们不是出自人的天分，而是来自上帝的言说。

---

[233] 参见本书，19：1更明确的划分。

[234] 参见本书，16：4。

[235] 《出埃及记》，20：12—15。

42. 由于上帝的神意安排，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希腊文，得以在异教徒中传播

埃及托勒密王国的一个国王甚至也希望了解和拥有圣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被尊为大帝)建立了虽然很短命，但极为强大的国家。他一方面靠着武装力量，一方面靠着威慑，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甚至整个世界，他进入了各个东方国家，也进入了犹大地，据有其地。在他死后，他的手下都想占有尽量多的土地，因此不能公平分割王国，反而在战争中挥霍国家，使一切遭到涂炭凌迟。托勒密诸王开始占有埃及；其中第一个王是拉古斯(*Lagus*)的儿子[236]，把很多犹太俘虏押往埃及。他的继承人是另一个托勒密，人称费拉德尔夫(*Philadelphus*)[237]，允许原来所有被征服的人成为自由人；此外，他还送皇家礼品到上帝的神殿，请求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扎尔(*Eleazar*)[238]给他一部圣经。他曾听说，这些经典确实是神圣的，希望在自己所建的著名的图书馆藏上一部。这位祭司给他送来了希伯来文的经卷，他以后又寻求译者；于是他得到了七十二个人，十二个部落中每个六个人，都精通希伯来和希腊两种文字。他们的译本习惯上被称为“七十子本”。据说，当时发生了极为奇妙、惊人、神圣的事，即，他们被隔离开来，分别完成这项工作(托勒密王想这样来检验其可信度)，他们各自的译文竟然完全相同，他们没有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在语序上彼此间也没有什么区别；这如同一个译者完成的，于是所有人的译本变成了一个；因为真正的圣灵只有一个，寄居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接受了上帝如此神奇的保佑，认为那些经书不是人写的，而是以神为作者传给异教徒的，

---

[236] 拉古斯，托勒密的父亲。他娶了马其顿的菲利普的妾阿西诺亚。据说，在他们结婚之时，阿西诺亚已经有孕在身，因此托勒密有可能是菲利普的儿子。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一世(公元前 305 年—公元前 283 在位)，名索托尔(Soter，即“拯救者”)，在埃及创建了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利亚开始修建著名的图书馆，其子完成了这项工程。

[237] 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夫(公元前 285—公元前 246 在位)，其名“费拉德尔夫”意为“恋姊者”，因他娶姐姐为妻而得名。他在位期间利用宗教和希腊人埃及化巩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并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使埃及版图扩展到小亚细亚。

[238] 以利亚扎尔，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大祭司。托勒密二世与他的通信记录在约瑟夫的《犹太古史》，12:2.4 以下。

事实正是如此。于是，经书就要在异教徒中散播，他们即将皈依，我们都看到了后来所发生的结果。

43. 除去原本的希伯来本外，七十子译本的权威性在所有译本中最高

此外，还有别的翻译家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比如阿奎拉[239]、西马库斯(*Symmachus*)[240]、西奥多提翁(*Theodotion*)[241]；还有一个译者不知名的译本，被称为"第五译本"。而教会只接受这个七十子译本，好像它是唯一的译本，讲希腊语的基督徒们就用这个译本，大多数人不知道还有别的译本。还有从这个七十子本译出的拉丁文本，为拉丁教会所使用[242]；我们的时代也不乏这样的长老，即哲罗姆，他博闻强记，精通三种文字，不是从希腊文，而是从希伯来文把圣经译成了拉丁文。犹太人认可他的辛勤劳动的成果是忠实的，而说七十子译本充满错误。但是基督的教会认为，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扎尔选择的这么一大群人完成这么一项工程，其权威性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即使唯一的圣灵没有确切无疑地临在于众人之中，而是七十个人依照学者的风尚，相互辨析译文，让众人都同意的留下来，那也不会有别的译本更好了；而当时确实有神迹显现，那么，任何其他一个从希伯来文译成别的语言的圣经，要想做到准确，就必须和七十子译本吻合；如果好像不吻合，我们就要相信，七十子本中包含了最高的先知启示。当先知说话时，圣灵栖居在先知当中；当七十子翻译这些话的时候，同样的圣灵也栖居在七十子当中；圣灵也可能以神圣的权威说了别的什么，先知说了两件事，乃是因为同样的圣灵在说两件事；还有可能，圣灵虽然没有用同样的语言，但所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正确理解，含义就会展现

---

[239] 关于阿奎拉，见本书，15:23.3。

[240] 西马库斯生活于公元200年前后，他将旧约译为希腊文，很多是意译，与阿奎拉的风格完全不同。

[241] 西奥多提翁，又名西奥多图斯(Theodotus)，生活于公元180前后。他应该完成了一部修改版的七十子本，而不是独立翻译了旧约，奥古斯丁此处有误。

[242] 参考奥古斯丁，《基督教教义》，2:21以下。

出来；圣灵也可能删去了某些内容或加上了某些，可见这项翻译工作不是靠人服务于言辞完成的（译者应该服务于言辞），而是神力充满和指导着译者的心志做的。有人认为，七十子本需要依照希伯来本作修订；但谁也不敢删去希伯来文本中没有，而七十子本中有的部分；他们所要加的，是希伯来文本中有，但是七十子本没有的部分，在增加的语句的上面用星形的符号标记出来，称之为“星号”。至于那些希伯来文本没有，而七十子本有的，他们同样在语句的顶上作上直线标记，就像在标记十二分之一的时候用的[23]。很多本子有这些记号，广泛流传，包括拉丁本。有些地方没有增删，而是说法不同，或者表达了别的意思（和原意并不相悖的意思），或者用别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我们若是不对勘两个版本，就找不到这些地方。如果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无不是圣灵通过人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在希伯来文中有，但是在七十子译本中没有的，就是圣灵不想通过七十子说，而想通过先知说的。至于在七十子本中有，但是在希伯来文本中没有的，那就是圣灵想通过七十子说，但不想通过先知说的。可见两者都是先知。同样，圣灵通过以赛亚说某些事，通过耶利米说某些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这个或那个先知说这件或那件事。我们在两个版本中都找到的，就是同样的圣灵想通过二者都说的；而前者采取了在先的先知形式，后者采取了追随的翻译先知的形式；正如一个和平的圣灵通过前者说的是真实和谐的，同样的圣灵通过后者显现时，就让它们彼此没有冲突，如同一个人翻译的。

44. 我们如何理解尼尼微的毁灭？希伯来文本中说她的毁灭持续了四十天，而在七十子本中，这个时间减为三天

但有人说：“在一个本子中，先知约拿说：‘再等三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另一本子是‘四十日’[24]。那我怎么知道先知到底说了什么呢？”

---

[23] [译按]罗马人习惯用直线“—”来标记十二分之一，有时单独用，有时组合使用。比如，＝—就表示 3/12。

[24] 《约拿书》，3:4。

这个先知被派遣来，用即将来临的毁灭的恐怖威胁尼尼微城，谁看不出，他不可能说两样？如果那城在三天后被毁灭，就不会在四十天后；如果是四十天，就不会在三天后。如果有人问我，约拿说的到底是什么，我就认为最好是相信希伯来文本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七十子在很久之后翻译，可能说得不一样，但是在讲同一件事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了不同的说法，因此这警告读者，不可以看轻任何一个作者，而要把其含义抬升到历史事实之上，因为他们用历史事实是为了表达某种含义。这件事确实在尼尼微城发生了，但是此事还有别的意思，超过了该城本身；就像约拿被吞后，在鱼腹中待了三天，而这还象征了，所有先知的主在地狱深处待了三天[245]。我们要这么理解就对了：那座城在隐喻的意义上象征了异教徒的教会，在告解中倾覆，她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这是基督在异教徒的教会里完成的，尼尼微城就是那教会的象征，无论是四十天还是三天，则都是象征了基督；说四十天，这是指基督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和门徒们共处的日子；说三天，因为他三天后复活。读者只注意历史事实，而七十子正是想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而先知们也想让读者检视预言的深意，于是说："你在三天里能发现的东西，用四十天来寻找；前者是升天，后者是复活，你用来找到的。"先知约拿所说的，和先知的翻译者七十子所说的，分别和这两个数字完全吻合，因为这是同一个圣灵说的。有很多地方，人们以为希伯来文本正确，而七十子译本与之不同，只要正确理解，其实都是吻合的。我要找到所有这些地方，就会太冗长。我用自己粗浅的方法，追随使徒们的足迹，因为他们自己在引证先知的见证时，希伯来文和七十子本两个版本都用，认为两个都是权威，因为两者都是神圣的。而今我们尽力完成余下的工作。

45. 在神殿重建之后，犹太人就不再有先知，直到基督诞生之前都灾难不断，这证明，先知话里所应许的，是建立另外一个神殿

45.1 后来，犹太民族开始不再有先知，也无疑变得更糟；犹太人

[245] 《马太福音》，16:4；《路加福音》，11:29—32。

在巴比伦之囚以后，希望重建神殿，以后就会更好。肉身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先知哈该所预言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246]这指的是新约，在不久前就表明了，那时先知明确说出了对基督的应许："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到来。"[247]在这里，七十子本的译者给出了另外一个意思，更多指向身体而不是首领，也就是，更多指向教会而不是基督，因为先知们说："万国里主所拣选的必到来。"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在福音书里所说的那些人："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248]万国中的这些被拣选者是活石，上帝的殿要通过新约，用这活石修建[249]。这个神殿比起所罗门王所建、在巴比伦之囚以后重建的神殿来，要远为光荣。因此，这个民族在以后就没有了先知，而且别国的君王，包括罗马人自己，给他们带来了不断的灾难，这使人们不能认为哈该的预言实现在了神殿的重建上。

45.2 不久之后，亚历山大来临，以色列被征服。那时还没有造成多大的毁灭，因为犹太人不敢反抗，轻易就接受了他的征服。比起在自己的国王之下有自由的政权之时，神殿不再光荣。亚历山大在神殿里献祭[250]，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真正的虔敬，服侍上帝，而是因为出于不敬的虚荣，他认为要把上帝和那些伪神一同服侍。随后，在亚历山大死后，拉古斯的儿子托勒密把俘虏送到埃及，后来他的继承者托勒密·费拉德尔夫出于仁慈，把奴隶们都放了。这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不久前也说到，由于他的努力，我们有了七十子译本的圣经。随后，犹太人在不断的战争中消耗，这在《马加比传》中提到了。后来，他们被名叫艾匹法内(*Epiphanes*)的亚历山大利亚王托勒密[251]俘获。

---

[246] 《哈该书》,2:9。

[247] 《哈该书》,2:7。

[248] 《马太福音》,22:14。

[249] 《彼得前书》,2:5。

[250] 约瑟夫,《犹太古史》,11:8。

[251] 托勒密五世艾匹法内(意为"神显",公元前281—公元前204在位)五岁登基,一群大臣摄政,埃及陷入无政府状态,力量大为削弱。

后来，他们遭到叙利亚王安提俄库斯（*Antiochus*）[252]很多残酷恶行的折磨，被迫服侍偶像。神殿里充满了异教的渎神行为和迷信。他们的将军，无比强悍的犹大（马加比提到了他），赶走了安提俄库斯的将领，清洗掉了所有偶像崇拜的污染。[253]

45.3 不久之后，阿尔西莫（*Alcimus*）[254]凭自己的野心被立为大祭司。他根本不属于祭司的部落，所以这是不合神法的[255]。此后大约有五十年，犹太人没有宁日，虽然也有一点繁荣；随后亚里斯托布鲁斯戴上了王冠，在犹太历史上第一个身兼国王和大祭司的职位[256]。在这之前，在脱离巴比伦之囚的光复时期，神殿得以重建，没有国王，但是有将军和诸侯；虽然国王也可以说是诸侯，控制自己的领地，也可以说是将军，因为统领军队；但是这不意味着，诸侯或将军也可以称为国王。但亚里斯托布鲁斯是国王。他的继承者是亚历山大[257]，他自己也兼为国王和祭司，据说他的统治非常残酷。在他之后，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成为犹太人的女王[258]，从那时起坏事不断，更加严重。这个亚历山德拉的两个儿子亚里斯托布鲁斯和胡肯努（*Hyrcanus*）争竞王位，引来了罗马势力侵入以色列民族。胡肯努靠罗马人帮助自己反对兄弟[259]。那时罗马征服了非洲，征服了希腊，在地球上别的部分也统治了广阔的土地，但是好像无力自我支持，反而因为过于庞大而分裂。罗马发

---

[252] 指安提俄库斯四世（公元前 175—公元前 164 在位），是安提俄库斯大帝（三世）之子（见本书 3:18）。他曾带兵侵入埃及，占领亚历山大利亚，后因罗马的干涉而撤出。安提俄库斯在返回叙利亚途中镇压犹太人的一次暴乱，洗劫耶路撒冷神殿，使一万多人沦为奴隶。他将耶路撒冷神殿用于祭祀宙斯，引起了马加比的起义。其事见于《马加比传上》1:20 以下，《马加比传下》，5:11 以下，以及约瑟夫，《犹太古史》，12:5.4。

[253] 《马加比传上》，6。

[254] 阿尔西莫是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为了对抗马加比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任命阿尔西莫为大祭司。

[255] 《马加比传上》，7:5 以下；约瑟夫，《犹太古史》，12:15。

[256] 关于亚里斯托布鲁斯，参见本书，18:36。

[257] 指亚历山大·简那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 104—公元前 78 在位），继承亚里斯托布鲁斯，继续兼任国王和大祭司，死后由其妻亚历山德拉继承。

[258] 亚历山德拉（公元前 79—公元前 69 在位）继承丈夫统治以色列，死后两个儿子亚里斯托布鲁斯和胡肯努相争，请求庞培仲裁。参见约瑟夫，《犹太古史》，12:10. 2 以下。

[259] 参见约瑟夫，《犹太古史》，14:3 以下。

生了严重的内乱，演变为同盟战争，后来又变成了城邦内战，这些动乱大大削弱和消耗了罗马，于是她改变了共和国的形式，很快就要变成王制。罗马人极杰出的统帅庞培带兵进入犹大地，征服了他们的城。他打开了神殿大门，不是作为朝圣者去祭拜，而是作为征服者发布号令。他进入了圣地中最神圣的地方，而这是只有大祭司被允许进入的，也不是作为崇拜者，而是作为渎神者。他认可了胡肯努的祭司位置，把安提帕特（*Antipater*）[260]立为被征服民族的保护者，称为总督（*Procurator*），随后把亚里斯托布鲁斯作为俘虏带回罗马。从那时起，犹太人开始成为罗马人的朝贡者。后来卡西乌斯甚至掠夺了神殿。几年之后，犹太人罪有应得地得到了一个外邦人做国王，就是希律王，基督就在他在位时出生。[261] 先知之灵通过族长雅各预言的时代来临[262]了："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263]到这个希律王为止，犹太人从来不缺来自犹大的君主，希律王是他们接受的第一个外邦国王[264]。这就是那一个来到的时代，新约就是因他而应许的，他就是万国所期待的。但是，如果他在卑微中来临并接受审判时，万国不首先信仰他，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期待他的到来，以最辉煌的权力进行审判。

46. 我们的救世主降生，圣言成了肉身；正如先知们说的那样，犹太人分散到万国

在希律王统治犹大地的时候，罗马改变了共和国的形式，恺撒奥古斯都成了罗马皇帝，在全球实现了和平，按照从前的先知的预言，基

[260] 安提帕特是胡肯努手下的一个大臣，很会讨好罗马，于是被封为犹大地的总督，犹太人还得到很多特权，比如减少赋税。在恺撒被暗杀后第二年，安提帕特也被暗杀。安东尼将安提帕特的两个儿子封为犹大地的王。

[261] 希律王是安提帕特的一个儿子。安提帕特一家是以土买人，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和一半以东人的血统，所以说他们是外邦人。

[262] 《加拉太书》，4:4。

[263] 《创世记》，49:10。

[264] 因安提帕特只是总督，不是国王，所以可以说希律王才是犹太人的第一个外邦国王。

督在犹大的伯利恒降生了[265]。因为他是一个童贞之人生的，人性展现出来，而他来自圣父的神性是掩盖着的。先知如此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266]他为了表明神就在他之中，行了很多神迹，福音书里记载的数目足以显明他。其中第一个，是他神奇的降生；其中最后一个，是他从死人中复活，升到了天上。犹太人杀害了他，不愿信仰他，不认为他会死后复活。他们已经不幸遭到了罗马人的涂炭，脱离了自己的国，祖国遭到外邦的统治，自己则被消灭，散布在大地上（现在地上已无处没有他们）。他们自己的经书为我们提供了见证，那关于基督的预言不是我们虚构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他的受难之前，还有特别是复活之后，仔细思索这些，信仰了他。先知说他们："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267]但别的人仍然是瞎子，先知说他们："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268]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圣经，但他们的经上的话却在我们的经上实现了，他们真是瞎子，读不懂自己的经啊。除非有人说，基督徒捏造了那些关于基督的预言，那些以西彼拉或别人的名义发表的先知书中的预言——如果真有这些别的不属于犹太民族的先知。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敌人的那些经书已经足够了，我们从中看到了这见证。他们无意中为我们撰述和保存了这些经书，散布到万国，只要是基督的教会到达的地方。他们都读了《诗篇》，而《诗篇》正是对此事的传扬："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你的律法）……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269]上帝向教会表明，他那悲悯的恩典也显现在他们的敌人犹太人中，正如使徒说的："他们的冒犯是外邦人的救

---

[265] 《弥迦书》，5:2。

[266] 《以赛亚书》，7:14；《马太福音》，1:23。

[267] 《以赛亚书》，10:22。

[268] 《诗篇》，69:22—23。

[269] 《诗篇》，59:10—11。

赎。”[270]因此他没有杀他们，也就是，虽然犹太人遭到罗马的征服和压迫，他们并没有毁灭净尽，否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无力完成我们所说的这见证。因此仅仅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是不够的，而必须加上“让他们四散”。因为如果那圣经的见证只在他们的地上，而不是在教会所到的所有地方，那么，早先那关于基督的应许的先知书，就不会成为万国都有的见证。

47. 在基督时代之前，以色列民族之外是否有人会进入天上之国

因此，任何一个外邦人，即不出自以色列民族的，也不因那个民族而被接纳入圣经的，若是写了关于基督的先知书，只要为我们所知，或将为我们所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并不必要，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没必要不相信，在异教徒当中，也会有这神秘的启示，也会有人得以宣布预言。他们可能共同享有那恩典，也可能是学来的，哪怕是坏的天使教的。犹太人不认识基督，但我们知道，魔鬼却在基督面前承认了他[271]。我不认为以色列人就敢断言，从以色列的民族开始传承，从以色列的哥哥被谴责以来，除去以色列外，无人与上帝相关。确实，没有别的民族可以称为上帝的选民；真正的以色列不是地上的人，而是天上的人，他们不能否认，在别的民族中也有上届的祖国的公民；因为如果谁否认这一点，那就很容易被神圣而神奇的约伯驳倒。约伯不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也不是归化的以色列（即加入以色列的人），而是出自以东民族，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死亡。他得到了神的亲口赞美，因为他谨守正义和虔敬，在那个时代无人可以和他相比[272]。我们在《编年史》中找不到他的时代，但是我们从他的书里读到，他是以色列之后的第三代。由于他的品德，以色列人把他的书纳入自己的圣经。无疑是出自神的启示，我们从他这个例子知道，别的民族

[270] 《罗马书》，11:11；和合本作“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271] 《马可福音》，5:7；《使徒行传》，19:15。

[272] 《约伯记》，1:8。

中也会有人按照上帝生活，取悦上帝，属于灵性的耶路撒冷。但我们不能认为，如果谁不是通过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化身为人的基督耶稣的神圣启示，还能得救。古代的圣徒得到预言，他将在肉身中来临；我们现在也得知，他已经来临，所有被预定的人都是通过对他的信仰，进入唯一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家，上帝的神殿，被引领到上帝那里。以色列之外的关于通过耶稣基督获得上帝恩典的预言，都可能被当成基督徒的编造。对于那和我们争论此事，说这是我们的编造的人，要想说服他们，让所有思维正确的人相信我们，最稳妥的，莫过于依赖犹太人经典中写的那些关于基督的神圣预言；因为犹太人的散播，由于他们居住在各处，他们把见证传播到了整个地球，让基督的教会在各处增长。

48. 哈该预言说，上帝的神殿未来的光荣将超过先前，这不是在神殿的重建中，而是在基督的教会中实现的

上帝的这个神殿，将比原先用木石以及其他珍稀材料和金属所建的，更加光荣。哈该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在神殿的重建中实现。因为重建后的神殿，并没有表现出所罗门时代所具有的光荣；而先知书的中断最先表明了神殿的光荣的消退，随后这个民族自身遭受巨大的灾难，直到最后被罗马人灭亡，这由前面的史实已经证明了。这神殿属于新约，确实是更光荣的，因为那更好的活石，是为信仰者和获得新生的人所建的。但重建神殿毕竟象征了此事，这如同一种先知之言，象征了另外一个契约，也就是新约。那个先知记载上帝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273]"这地方"是个象征，我们要理解它象征着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重建的象征着教会，也就是通过基督所建的，那么，所谓"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我们只能理解为："我将在'这地方'所象征的那个地方赐平安。"因为所有有象征意义的事物，都要通过所象征的方式来理解被象征的事物。正如使徒说："那磐石就是基督。"[274]这里所说的

---

[273] 《哈该书》，2:9。

[274] 《哥林多前书》，10:4。

磐石所象征的，当然就是基督。新约中的这个神殿的光荣，当然超过了原来的，即旧约，当人们在其中献祭时，就更光荣了。于是，“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按希伯来文的读法）[275]。首先，他的到来还不是万国所羡慕的。不信仰基督的人，并不知道应该羡慕他。而按照七十子本的译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先知），是“主在万国拣选的，必都到来”。那么，只有拣选的才能到来，正如使徒说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276]这位建筑师自己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277]这里说的，并不是被召的人将到来，随后就会被抛出筵席[278]，而是表明，要为被拣选的人建筑殿宇，而不畏惧毁灭。而今，教会中还充满了那些如同被筛子筛掉的人，所以现在的神殿好像还不像她应该的那么光荣，等到每个在其中的人都将永远在那里时，才会那么光荣。

49. 教会的增长中良莠混杂，在此世中，罪人和被拣选者杂乱共处

在邪恶的此世，在这坏的日子，教会通过此时的卑微，为将来的高扬做准备，经受了恐惧的刺激、痛苦的折磨、辛苦的烦扰、危险的诱惑，若有健康的兴奋，也只是为希望而兴奋，而众多的罪人和好人共处，双方都被收进福音的网里[279]。在这个世界中，如同在大海里，双方虽然都被收在网里，却没有分别地共同游泳，等到上了岸，坏人才会和好人分开[280]。在好人当中，就如同在他的神殿里：“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281]他在《诗篇》里面说：“我已陈明，其事不可胜数。”[282]我们认识到，这话已经应验了。基督先是通过约翰的嘴，随后又通过自己的嘴说的

[275] 《哈该书》，2:8。
[276] 《以弗所书》，1:4。
[277] 《马太福音》，22:14。
[278] 《马太福音》，22:13。
[279] 《马太福音》，13:47。
[280] 《马太福音》，13:47—50。
[281] 《哥林多前书》，15:28。
[282] 《诗篇》，40:5。

话，现在也应验了："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283]他拣选了门徒，把他们称为"使徒"[284]。他们出身卑微，没有尊荣，没有文化，如果他们有什么伟大或做了什么大事，那是因为耶稣在他们之中，做了这事。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坏的，耶稣却用于好的目的，靠他来完成了自己的受难，也向他的教会立下了忍受坏事的例子。他通过身体的显现传播神圣的福音书，受难、死亡、复活，靠受难表明，怎样才能坚持真理；靠复活表明，我们应该希望在永恒中发生什么。更不必说他立的圣事，靠他的流血来赎掉我们的罪。他在地上和自己的门徒们待了四十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升上天堂[285]。十天之后，他如约派来了圣灵[286]；对于信仰的人，圣灵的降临是极为必要的伟大象征。他们用各种语言向万国宣讲；这象征着大公教会将把万国和合为一，将用万国的语言宣讲。

50. 因为宣讲福音的人的受难，对福音书的宣讲更加辉煌和有力

按照先知："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必出于耶路撒冷。"[287]在主基督复活后，他的门徒都很惊愕，于是基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288]。使徒们问到他的最后来临，他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289]教会首先从耶路撒冷传播，然后犹大地和撒玛利亚有更多人信仰，再到别的民族。那宣讲福音的，就如同基督准备的灯，他用言装备了他们，用圣灵点亮了他们。他对他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

---

[283] 《马太福音》，3：2；4：7。
[284] 《路加福音》，6：13。
[285] 《使徒行传》，1：9。
[286] 《使徒行传》，2：1—4。
[287] 《以赛亚书》，2：3。
[288] 《路加福音》，24：46—47。
[289] 《使徒行传》，1：7—8。

魂的，不要怕他们。”[290]他们不会为恐惧而冻僵，却会因爱而点亮大火。不仅那些在受难之前和复活之后看到和听到他的人，甚至那些他死以后，经历了恐怖的迫害、各种折磨和殉道者的死亡之后，继承使徒的人们，共同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上帝给他们各种象征和见证，给他们各种德能，圣灵帮他们完成神迹[291]；于是异邦的人们也信仰为了他们的救赎而被钉死的基督，以基督徒的爱，尊重殉道者的血，那因为魔鬼的愤怒而喷洒的血。那些曾经残酷地想消灭基督之名的国王，其法律被教会摧毁，他们为了救赎，也拜倒在他的名下，开始镇压伪神，虽然他们此前是为了伪神的缘故而镇压上帝的服侍者。

51. 因为异端的不同声音，大公信仰反而更强大

51.1 魔鬼看到鬼怪的神殿遭到抛弃，人类都奔向解救我们的中保之名，于是调动了异端，让他们以基督徒的名义反对基督学说，好像上帝之城连他们也兼容并包，不加纠正，就像地上的变乱之城一样，不加区分地容纳彼此观念不同和冲突的哲学家。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人本来沉溺于病态和下流的偏见，在得到纠正之后，皈依清醒而正确的学说，但也有人仍然固执地抗拒，不想改变自己那有害而毁灭性的教条，而是坚持自我捍卫。他们形成异端，游离出教会之外，被归入敌人的队伍之中。但即使他们的坏，也会服务于大公教会的真正成员、基督的肢体。上帝可以把坏事用在好事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292]。教会的所有敌人，因为错误而盲目，因为罪恶而下流，如果他们会带来身体伤害，就会训练她的耐心；如果他们用坏的观念对抗教会，就会训练她的智慧；他们使教会能爱自己的敌人，训练她的慈悲甚至福祉，不论是靠甘美的教诲，还是靠严格的纪律。这样一来，不敬之城中的魔王哪怕调动了自己的手下，也得不到允许来伤害在此世作过客的上帝之城。无疑，物质繁荣使上帝之城得到安慰，所以她不

---

[290] 《马太福音》，10:28。
[291] 《马可福音》，16:20。
[292] 《罗马书》，8:28。

会被对手击败，对手的存在又训练了上帝之城，使她不会因繁荣而腐化。这都是神意的保障，让两方面相互制衡，使我们认识到《诗篇》中的激励："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的灵魂欢乐。"[293]使徒也说："在希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294]

51.2 这位导师还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295]我们永远不能认为，这话可能不对。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在好像并不愤怒的时候，那就会带来平静和巨大的安慰，特别是对弱者。但是在教会之内，仍不乏道德败坏地生活的人，折磨心地虔敬的人；基督徒和大公教会的名，受到了他们的亵渎[296]；教会内部的坏人试图影响这名，使虔敬者的心志不再爱它，这痛苦越大，那些愿意在基督中虔敬地生活的人越是爱这名。如果人们认为，这些异端拥有基督之名、基督的圣事、圣经和信经，他们就在虔敬者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这是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迫使很多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犹豫起来；同时，那些想要亵渎基督之名的邪恶之人，甚至在这当中发现了很多素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人也被称为基督徒。由于这些人病态的邪恶和错误，那些愿意在基督之中虔敬生活的人只好忍受这些人的迫害，虽然他们的身体不会遭受毒害与烦扰。他们不是身体遭受迫害，而是内心。所以说："我心里多忧多疑。"而不说"我身体上"。但是神的应许还是被认为是不变的，所以使徒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297]"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订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298]他们都不会灭亡；所以《诗篇》中接下来说："你安慰我，就使我的灵魂快乐。"心中虔敬的人是痛苦的，因为他们遭到那坏的或假的基督徒的各种行为的迫害，但这痛苦有助于遭受痛苦的人，因为这痛苦源于爱，虔敬的人不愿意坏人毁灭，也不愿他们阻挡别人得救。对他们的纠正也

[293] 《诗篇》，94：19。
[294] 《罗马书》，12：12；"希望"和合本作"指望"。
[295] 《提摩太后书》，3：12。
[296] 参《罗马书》，2：24；《以赛亚书》，52：5。
[297] 《提摩太后书》，2：19。
[298] 《罗马书》，8：29。

会带来巨大安慰。虔敬者在遭受折磨时，越是为基督徒可能迷失而痛苦，纠正之后，灵魂中越是充溢着喜悦。在这个尘世，在这坏的日子，不仅是基督肉身显现时，和他的使徒们的时代，哪怕是从第一个正义者亚伯开始，自从他被第一个不敬的兄弟杀害开始，直到这个尘世的终末，教会在羁旅中都会生活在世界的迫害和上帝的安慰之间。

52. 有人认为，十次迫害已经应验了，那么，只剩下第十一次迫害，在敌基督来临时才发生。我们是否该相信这一点

52.1 我们曾经看到，现在仍在看到，颇有人以为，教会在敌基督的时代之前，不会再遭受更多的迫害，因为她已经遭受了十次迫害，第十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迫害，是敌基督带来的。但我认为不能盲目地这么想或这么说。他们这样计算：第一次迫害是尼禄发动的，第二次是图密善（*Domitianus*）[299]发动的，图拉真（*Trajanus*）[300]发动了第三次，第四次是安敦尼（*Antoninus*）[301]发动的，塞维鲁（*Severus*）[302]发动了第五次，第六次是马克西米努斯（*Marximinus*）[303]发动的，第七次是德西乌斯（*Decius*）[304]发动的，第八次是瓦勒良（*Valerianus*）[305]发动的，奥

[299] 提图斯·伏拉维乌斯·图密善（Titus Flavius Domitianus，81—96 在位），罗马皇帝，以无情和残酷著称。他迫害基督徒，但他的坏名声不仅来自于此，当时的非基督徒历史学家如塔西陀等也不喜欢他。他于 96 年被刺杀。

[300] 图拉真（98—118 在位），罗马皇帝，以宽柔公正著称。他在给小普林尼的信中说，基督徒若是被抓住，可以惩罚他们，但不必刻意搜寻他们。此信今存。图拉真并没有特别残酷地镇压基督徒，奥古斯丁的说法有误。

[301] 提图斯·奥勒留·安敦尼·比约（Titus Aurelius Antoninus Pius，138—151 在位），罗马皇帝，也是著名的法学家。他对基督徒也没有什么迫害。

[302] 瑟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 在位），罗马皇帝，他本来对基督徒很善意，但是在 202 或 203 年，他下令禁止任何异教徒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随后在非洲和叙利亚发动了残酷的镇压。

[303] 盖乌斯·裘力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努斯（Gaius Julius Verus Maximinus，235—238 在位），出身色雷斯，因军功发迹，后成为罗马皇帝，残酷镇压基督教。

[304] 德西乌斯（249—251 在位），伊利亚人，后成为罗马皇帝。他对基督徒的镇压极为强硬。这是在全帝国范围内的系统镇压。

[305] 李西纽斯·瓦勒良（Licinius Valerianus，253—260 在位），罗马皇帝。他一开始对基督徒很善意，但从 257 年开始残酷镇压，据说是一个希腊驱鬼师煽动的。这次镇压主要针对教士和富裕的教徒。

勒良(*Aurelianus*)[306]发动了第九次，戴克里先(*Diocletianus*)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307]发动了第十次。因为在上帝的选民开始逃出埃及之前，埃及人遭受了十次灾难，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认为这意味着，敌基督最后的迫害相当于埃及发生的第十一次灾难。埃及人满怀敌意地追击希伯来人，红海的海水分开，上帝的选民得以渡海，埃及人却全军覆没。但是我并不认为发生在埃及的故事象征了对那些迫害的预言；这样认为的那些人好像仔细而详尽地做了一个一个的比较，但是他们不是靠先知之灵，而是靠人的心智的聪明来做的，这样做有时候会到达真理，但有时候会发生谬误。

52.2 那些这样认为的人，又会怎样谈论我主被钉死的那次迫害呢？他们把这算成第几次呢？如果他们刨除这次来计算，那么，这些迫害就只和肢体相关，而首领被抓住和杀死的那次就不算了。那么，在基督升天之后，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那次，又怎么算呢？在这次迫害里，受赐福的司提反被石头砸死[308]，约翰的哥哥雅各遭到刀杀，使徒彼得被收在死牢里，后来蒙天使救出，基督徒兄弟们逃出耶路撒冷，到别处去了[309]。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扫罗迫害教会。随后保罗得了信仰，传播他曾迫害的福音，同样遭受了他曾施加的迫害，无论在犹大地，还是在外邦，只要在他无比热诚地传播基督的地方都会发生。到了尼禄的时代，教会已经经受了最惨烈的迫害(此处不赘述)，已经颇为发展。他们为什么要从尼禄时代开始算呢？也许他们认为，只有国王发动的迫害才算数，那么，希律王就是国王，在主升天之后还发动了最残酷的迫害。并且，他们也没把朱利安算在那十个之内，这又如何解释呢？他曾禁止基督徒实行或接受文雅教育(*liberales litteras*)，难道这不是

[306] 伏拉维乌斯·克劳迪乌斯·奥勒良(Flavius Claudius Aurelianus, 270—275 在位)，罗马皇帝，并没有镇压基督徒。据说他曾经计划镇压，但未及实施就被刺杀了。

[307] 盖乌斯·奥勒留·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Diocletianus, 284—305)，马可·奥勒留·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rxmianus, 286—305)，罗马共治皇帝。戴克里先起初对基督徒比较宽容，但于 303 年开始烧毁圣经和毁坏教堂。在二人退位后，迫害依然继续。马克西米安对退位并不甘心，图谋复辟，后自杀而死。

[308] 《使徒行传》，7:58—8:2。

[309] 《使徒行传》，12:1—19。

对教会的迫害吗？在他的治下，后来成为他之后的第三个皇帝的老瓦伦廷[309]皈依了基督教，结果被他剥夺了军权。我们还不细谈他在安提俄库斯开始的迫害，只是谈谈一个无比虔敬和坚定的年轻人[310]。朱利安在那里抓了很多人来折磨，这个年轻人是第一个被抓住的，遭到了一整天的折磨，他在枷锁和酷刑之下依然唱赞美诗，皇帝被这惊人的自由和快乐所震慑，不敢再迫害别的人，唯恐惹来羞辱。在我们的记忆中，上述的瓦伦廷的兄弟，阿里乌斯派的瓦伦士(*Valens*)[311]不是在东方的大公教会大加迫害，几乎毁灭了教会吗？并且，教会在整个世界结果和发展，他们怎么能认为，教会就只能在某些国家的国王那里遭到迫害，而在别处的就不算呢？除非他们不算哥特王在哥特土地上对基督徒所进行的一场出奇残酷的迫害。那里的不也是大公教徒吗？其中很多人被封为殉道者，这是我们从一些兄弟处听说的。他们当时还是儿童，在襁褓中看到了这些事，记了下来。还有在波斯的。那里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曾经很激烈吗(也许现在平静下去了)？有些逃难者甚至逃到了罗马的城镇。如此等等都让我认为，迫害好像并无确定的数目，这些都是对教会的考验。但是要由此确定，说除了最后那一次外(这一次是基督徒都清楚的)，一定会有别的国王的迫害，那也太鲁莽些了。这个问题我暂且搁下，对持两种意见的双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不要让他们从自己那鲁莽的假定出发论证自己的说法。

53. 最后的迫害的时间不可知

53.1 最后的迫害将来自敌基督，耶稣将来临，把他消灭。就像经上写的："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312]人们会问：那会是什么时候？这是根本不恰当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这

---

[309] 瓦伦廷一世(363—375 在位)，在成为皇帝以前，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削夺了军权，还遭到了放逐。他是 5:26.1 中提到的瓦伦廷二世的父亲。

[310] [译按]Dyson 本将此处理解为，要不是因为这个青年，朱利安已经开始的迫害就完成了。但我们还是依照传统的理解翻译。

[311] 瓦伦士，东罗马帝国皇帝(364—378 在位)，瓦伦廷一世的兄弟。他在当皇帝后不久宣布成为阿里乌斯派，迫害大公教会的基督徒。于 378 年战死。

[312] 《帖撒罗尼迦后书》，2:8。

个是有益的，谁还能比上帝这个导师在门徒提问时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呢？门徒们和耶稣在一起时并不是没有问这个问题，而是当着他的面提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而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314]在使徒们得到这个回答时，他们问的并不是何时、何日、何年，而是什么时候。可见，我们要计算和确定出这个尘世还剩下多少年，必然徒劳无功，因为我们听到真理的口中说出，我们不能知道这些；有人说，从我主升天到他的最后来临，共有四百年，有人说是五百年，有人说是一千年。要谈出他们各自如何证明自己的意见，必将十分冗长，且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完全使用人的想象，而没有从圣经的权威中寻找确定的证据。既然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就是命令那些计算的人不必掐着手指了，而应该歇一歇[315]。

53.2 但因为这话出自福音书，无怪乎它无法将服侍诸伪神的人压下去，好像他们当神来服侍的鬼怪们为基督教能持续的时间定下了界限[316]。他们看到，如此众多和巨大的迫害都不能消灭基督教，反而使基督教奇迹般地发展起来，于是篡改了不知哪首希腊诗歌，把它当成某个神祇说给求祈者的神谕。他们倒是认为基督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渎神罪行，但是却让彼得施了魔法，说对基督之名的服侍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在这么多年完结后，就到了终点，不再往前了。啊，渊博者的人心啊！啊！这天才的学识啊！你们不愿信基督，却信基督的这事：他没有教给他的门徒彼得魔法，但是在基督不知情的情况下，彼得行了魔法，更愿意用自己的魔法、巨大的辛劳和自己的危险，最后甚至包

---

[314] 《使徒行传》，1：6—7。

[315] 关于年代计算，参考希罗多德，《历史》，6：63；普林尼，《自然史》，34：7；朱文诺(Juvenal)，《讽刺诗集》，10：248 等。

[316] ［译按］这句话的逻辑颇为复杂，所以各译本对它的理解也很不同。我们的理解是：因为这句可能引起误解的话出现在福音书中，所以它反而从基督教这边为鬼怪的力量提供了理由。因为世界末日之前要有敌基督，所以好像是魔鬼什么时候派出敌基督决定了基督教的持续时间。

括自己的流血，来宣扬基督之名，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如果彼得通过行魔法，让这个世界爱基督，那么不知情的基督做了什么，让彼得也爱他呢？让他们自己来回答！如果他们能，他们该理解，由于天上的恩典，世界为了永恒的生命而爱基督；同样的恩典使彼得为了接受永恒的生命而爱基督，宁愿为他忍受尘世的死亡。那么，那些是什么神呢？那些能预见这些，却不能避免的，是什么神呢？他们完全听从一个魔法师和一种罪恶的魔法(他们说，这种魔法就是：一个一岁的男孩被杀害，切成块，以不敬的方式埋葬)[317]，允许一个反对自己的教派长期发展，不用恐怖且残酷的迫害来抗拒，而是容忍他们超过自己，甚至允许他们毁坏自己的塑像、神殿、仪式、神谕。那个神到底是谁？他不是我们的上帝，而是他们的一个神，他在这种罪行的劝说或逼迫下，做了这样的事。这些诗句不说彼得用魔法确定了某个鬼怪，而说是确立上帝。有这样的神的人，不会拥有基督。

54. 异教徒的谎言无比愚蠢，他们给基督教确定的年限超不过三百六十五年

54.1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捏造的预言所应许的，和骗人的虚妄所相信的年数，已经过去了，我可以收集到很多诸如此类的内容。从基督化为肉身来临，通过使徒们建立对基督之名的服侍开始算，三百六十五年早过了，我们还要找别的什么来驳斥那虚假的说法吗？我们并不算基督降世开始的那几年，因为婴儿和少年不会有门徒，从他开始有门徒算(就是在约旦河里被约翰洗礼之后)，他无疑就开始以肉身的显现，传播基督教的学说和宗教。正是因此，很久之前先知就预言他："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318]但是，在他受难和从死人中复活之前，人们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信仰(但在基督的复活中，这种信仰确定了下来，正如使徒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

---

[317] 德尔图良在《护教篇》开篇谈到了这种魔法，奥古斯丁在《论异端》，26，27也谈到了。
[318] 《诗篇》，72：8。

按公益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319]）。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复活开始；并且，圣灵也是这时候，从上帝之城被给予的。在基督复活之后，上帝之城里给出了第二律法，也就是新约。第一律法是在西乃山上通过摩西给的，称为旧约。而这通过基督给的，先知预言说：“训诲必出于锡安山，主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320]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321]。于是，对这个名字的服侍起于耶路撒冷，人们从此开始相信被钉死而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在那里，这信仰有了一个辉煌耀眼的开端，有几千人以惊人的速度皈依了基督[322]，他们变卖家财，分散给穷人[323]，靠着神圣的品性和火热的爱自愿进入神贫。当时犹太人穷凶极恶，要他们流血，他们却准备为真理斗争而死，不是靠武装力量，而是靠更强大的忍耐力。如果这不是靠魔法完成的，为什么他们还要怀疑，促成此事的神圣德能能够在全世界实现信仰？假定就是因为彼得行了魔法，才能在耶路撒冷增加这么多人皈依基督的名，而这些人就是那把基督送上十字架钉死，他被钉死时又嘲笑他的人。那么，就是要从这时开始，算三百六十五年。基督死在孪生兄弟当执政官的时候[324]，四月之前八天[325]。他三天后复活，他的使徒可以用亲身感觉作证[326]。四十天以后，基督升上天堂；十天以后，也就是复活以后第五十天，他派来了圣灵。那一天，使徒们宣布了他之后，有三千人信他。这样，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相信，事实上也是，对他的名的服侍开始于圣灵起作用的时候。按照那不敬的虚妄所编造或认为的，这是

---

[319] 《使徒行传》，17：30—31。

[320] 《以赛亚书》，2：3，和合本作“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321] 《路加福音》，24：47。

[322] 《使徒行传》，2：37—41；4：4。

[323] 《使徒行传》，4：34—37。

[324] 这对孪生兄弟分别为鲁贝鲁斯（Rubellus）和弗费乌斯（Fufius），他们在公元29年任执政官。德尔图良在《驳犹太人》，8中，拉克唐修在《神圣原理》，4：10中也提到了他们。

[325] ［译按］按照罗马人的历法，Kalendae，即债务利息增加的那一天，就成为每个月的第一天。因此计算日期是以这个日子为准，往前减或往后加。

[326] 《路加福音》，24：39—43。

彼得靠魔法完成的。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神迹。一个乞丐出了娘胎就是瘸子，别人把他抬来，放在神殿的一个门口，乞求周济。彼得以耶稣基督之名救治他，让他走路[327]，于是有五千人信了基督[328]。越来越多人皈依，教会发展起来。如果这样计算日子，从上帝派遣圣灵（也就是五月十五日[329]）算第一年的开端，按执政官在位计算，到了奥诺留（*Honorius*）和尤提齐安（*Eutychianus*）[330]当执政官时，我们发现，三百六十五年就满了[331]。按照那鬼怪的神谕，或是人们的虚构，在这以后的下一年，也就是马留斯·西奥多罗斯（*Mallius Theodorus*）[332]作执政官的一年，就不该再有基督教了。我们且不必考查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年，在阿非利加著名而显赫的迦太基城，皇帝奥诺留（*Honorius*）[333]的官员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和约韦乌斯（*Jovius*）[334]在四月之前十四日摧毁了伪神的神殿，毁掉了他们的偶像。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三十多年了[335]，谁看不到对基督之名的服侍在增长？特别是，在皈依基督教的人中，有很多原来相信那预言是真的，但出于信仰，他们发现那个年数是空洞可笑的。我们是基督徒，也被称为基督徒，我们不信仰那个彼得，而是信仰彼得所信仰的。我们因彼得所传的基督信仰而强大，但不被他的歌谣毒害；我们不会被魔法欺骗，但是会在他的帮助下得益。彼得的导师基督，教给他带领人们进入永生的教义，他也是我们的导师。

54.2 但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一卷了。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满意

---

[327] 《使徒行传》，3:6—8。

[328] 《使徒行传》，4:6。

[329] ［译按］按照罗马历法，Idus 是每个月中确定还款数目的日子，即三、五、七、十各月的十五日，其他月份的十三日。

[330] 二人于公元 398 年任执政官。此外我们对此二人知之甚少。

[331] 奥古斯丁此处的计算有小错误，29 加 365，当为 394 年，不是 398 年。

[332] 西奥多罗斯于 399 年任执政官。

[333] 奥诺留，西奥多一世（见本书 5:25）之子，西奥多一世于 395 年驾崩后，奥诺留与他的兄弟阿卡迪乌斯（Arcadius）分裂，分别为东西半部的皇帝。奥诺留杀死了他的一个汪达尔部将，成为罗马于 410 年遭到蛮族洗劫的原因之一。

[334] 对此二人我们知之甚少。

[335] 《上帝之城》完成于 426 年。

地描述了天上和地上两个城在必朽的世界中的发展过程。她们从头到尾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其中的地上之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是从随便什么地方，甚至从人，造出了伪神，向他们献祭；而另外那个天上之城，是地上的过客，不制造伪神，而是自身由真正的上帝造的，自己就是献给上帝的真正祭品。在尘世中，二者都运用好的事物，都遭受坏事的折磨，但有不同的信、望、爱，直到在最后的审判中分开，各自到达自己的终点，此后的境地将永无终点了。我们随后就谈谈二者的终点。

上帝之城卷十九

[本卷提要]在这一卷，奥古斯丁讨论了地上和天上两个城的结局。他回顾了哲学家关于终极的好坏的意见，认为他们在此生追求幸福的努力是徒劳的。在反驳这些意见的同时，他说明了天上之城，即基督的选民的幸福与和平，包括在此世的和未来所希望的①。

① [译按]从本卷开始的最后四卷形成一个单元，探讨两个城的结局。这是其中的第一卷，讨论的是终极的善恶问题。在《上帝之城》全书中，本卷应该算是最受重视的一卷，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研究奥古斯丁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文献。在《上帝之城》全书中，本卷也是最名副其实讨论政治问题的一卷。但具体的政治问题也是建立在梳理哲学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对终极善恶的理解之上。因此，一开篇，我们看到的是对异教哲学的讨论。奥古斯丁的目的，是要批判古代哲学的目的论，建立基督教的目的论。因此，他批评的并不是“目的论”本身，而是古代哲学以尘世为目的的目的论。至于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他完全接受了下来，因而很多论述有着浓厚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中的永恒幸福当作最终安享的目的，尘世的幸福就成为相对的，只能利用，不能安享。正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他探讨了从个体，到家庭、城邦、世界，以及上帝之城这几个层次的生活。从第十章开始，他将“和平”定为人类追求的普遍目标。人间的和平永远是相对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因而人类的友谊也是不可靠的。人生在世，必然是一场试探，人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间和平是坏的。重要的是，要把这种和平当作利用的工具，而不能当作安享的目的，一切都要朝向上帝之城中的永恒幸福。在不可能幸福的此生，人们若是虔敬地朝向上帝之城，那就是最可能的幸福状态了。从第二十一章开始，奥古斯丁回到了卷二讨论的何谓共和的问题。他指出，共和是人民之事，而人民是依照对正义的认同，按照共同利益结成的共同体。在没有正义的地方，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真正的共和。只有服从真正的宗教，才能有正义，从而才会有共和。需要注意的是，奥古斯丁对政治问题的讨论仍然服从于他对拯救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1. 关于终极的好和终极的坏的问题，哲学家有很多争论，瓦罗列举出了二百八十八个流派

1.1 至于地上和天上这两个城，我认为应该谈谈对他们的终点的争论；在这本书所允许的范围内，我首先要解释，那些必朽者用来在不幸福的此生追求幸福的道理，从而把他们那虚妄的希望与我们的希望区分开。我们的希望是上帝赐予的，将来所实现的，也是真正的幸福。我不仅靠神的权威来分析，而且为了那些不信者，也要以理性澄清。至于终极的好与终极的坏，哲学家们之间有过很多很繁复的争论：他们为了能尽可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试图找到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我们所谓的"终极的好"，就是做别的事所追求的目的，而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目的；那"终极的坏"，则是做别的事所躲避的东西，而它则因为自身而躲避[②]。我们这里所说的终极的好，并不是说它是最后的好事，在到达它以后，就没有好了，而是说，在完成这个好之后，就充满了好；终极的坏也不是说，在它之后就没有坏事了，而是说，凡是伤害，都引导我们朝向它。这样，二者的终点分别是至善和至恶。如我所说，那些在虚妄的此世用智慧研究这些的人，所努力的，就是在此世趋向至善，规避至恶。虽然他们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自然并不让他们偏离真理之路太远，于是，他们无不把心灵、身体，或是二者共同当作终极的好坏。因为这样的三分，就出现了相应的学派。瓦罗在他的著作《论哲学》[③]中，认真而细致地辨析了众多不同说法，很容易就分出了二百八十八个流派。这不是实际存在的流派，而是可能有的流派。

1.2 为了简明地列举，我应该从他在上述的书中自己的辨析开始：人若是没有师傅，没有教化，没有劳作或生活的技艺（即所谓德性，无疑是学而后能的[④]），仅仅按照自然欲求的事物，有四种：享乐，即身体感觉的快乐运动；安宁，即身体不承担任何烦扰；或是二者兼有，伊

② 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1:2。

③ 此书已佚。

④ 柏拉图，《美诺篇》，86以下；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2:1。

壁鸠鲁以“享乐”一词统称之;或是自然普遍的最初目标[5],其中包括上述事物,也包括别的方面,比如身体上的肢体完整、健康、安全;心灵上或小或大的天性。于是,这四种,即享乐、安宁、二者兼有、自然的最初目标(*prima naturae*),都在我们当中这样起作用:我们要么为了这些而追求德性(德性,当然是后来学得的),要么为了德性而追求这些,要么二者都追求,且都是追求的目的。这样就有了十二个流派,因为根据这推理,每一个都可以乘以三;我只要解释了一个,另外的就不难发现了。身体的享乐要么服从心灵的德性,要么优于灵魂德性,要么与灵魂德性平行存在,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各自不同的流派。如果享乐被利用为德性服务,那就是享乐服从德性。比如为官者的德性,为了祖国而生,为了祖国繁衍儿孙;但若是没有身体的享乐,二者都做不到。如果没有享乐,就不吃不喝,那就不能生存;不交媾,就不能繁衍后代。如果享乐优于德性,就会为了追求享乐而享乐,德性被当成服务于享乐的,即德性如果不能带来或服务于身体的享乐,就没有意义。如果享乐称了霸,德性成为它的奴仆,生活就混乱了。虽然这样的德性已不配称为德性,还是颇有一些哲学家成为这种可怕而下流的说法的持有者和捍卫者。如果德性与享乐并不互相为目的,而是各自都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德性和享乐就平行存在了。于是,享乐要么服务于德性,要么主宰德性,要么和德性平行,这就有三个学派了。同样,安宁、兼有安宁和自然的最初目标、自然的最初目标,每一个都可以找到这样三组关系。由于人类意见的不同,这些分别服务于、主宰、平行于德性,这样就有了十二种学派。一旦加进另外一个因素,即生活的社会性,这个数目又要翻倍。凡是属于这十二个学派中的一个的人,要么是完全为了自己,要么是也为了别人,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好。于是就有十二个认为应该完全为了自己;又有另外十二个,认为不仅要为自己做这样那样的哲学思考,而且要让别人追求和自己一样的好。这

⑤ 参考西塞罗,《论目的》,2:4。

样就有了二十四个流派。新学园派[⑥]又加上了新的一个因素，于是又翻倍，成为四十八个。持有和捍卫这二十四个学派中的每一个的观点的，都可以认为这是确定的，比如斯多亚派就认为，人的善好，即幸福，完全取决于心灵的德性。另外的人还可以认为这并不确定，比如新学园派就认为，这不是确定的，但有可能是真的。于是，就有二十四个学派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真理；又有二十四派认为自己的观点虽然不确定，却可能是真的。另外，这四十八个学派中，每一个都可能像别的哲学家那样生活，另外一些人像犬儒学派那样生活，这个因素使数目又翻了倍，变成九十六。另外，每个持有或追随这些学说的人，可能喜欢安宁的生活，就像那些愿意全身心投入到学说的研究，并看重这种研究的人；还有人并不安宁，虽然身为哲学家，却投身于共和的管理和统治，参与人事，极为忙碌；还有一种是这两类的结合，部分时间用于安静的研究，部分时间不再安宁，把自己生活中的时间平均分配。因为这个因素，学派数目又乘以三，就有了二百八十八个学派。

1.3 我用自己的语言，尽我所能简要而清楚地解释了瓦罗书中的观点。他驳斥了所有其他观点，选择了一个，即老学园派，由柏拉图创立，一直延续到执掌这个学派的第四代波勒莫（*Polemo*）[⑦]。瓦罗认为这一派有确定的学说，以此区别于新学园派。新学园派哲学始于波勒莫的继承者阿凯西牢斯（*Arcesilaus*）[⑧]，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⑨]。瓦罗认为，那个学派，即老学园派，既无犹疑，又无谬误。要谈论所有这些，就太冗长了；但我们不能完全略去瓦罗的说法。他首先清除了所有那些区分因素，就是那些使学派数目加倍的因素；他之所以认为应该清除这些，是因为其中没有终极的好。他认为，任何学派如果没

---

⑥ [译按]奥古斯丁把阿凯西牢斯所创立的学派称为"新学园派"，但这一般被称为"中期学园派"，新学园派的创始人当为卡尔涅亚德（Carneades）。

⑦ 波勒莫（卒于公元前270），本来是个混混，在哲学家色诺克拉底讲节制的时候，与一群混混冲入课堂。他受到色诺克拉底的震撼，开始学习哲学，后来继承色诺克拉底，执掌学园派。他的学说集中于伦理学。

⑧ 阿凯西牢斯（公元前316—公元前242），学园派哲学家，将怀疑论引入学园派，成为学园派在以后二百多年中的基本特点。因此，他被当成"中期学园派"的创始人。

⑨ 参见西塞罗，《论演说》，3:18。

有一种关于终极的好或坏的说法与别的学派区别，那就不能称为哲学学派。人从事哲学，除了追求幸福之外，没有别的原因，而幸福就是终极的好。任何一个不追求终极的好的学派，都不能称为哲学学派。有人问，一个智慧的人是否应该追求社会生活，即在自己以某种方式追求至善（即人的幸福）之时，是否也应该关心自己的朋友，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达到幸福，还是每个人完全以自己的幸福为目的，他认为这个问题与至善[10]无关，而是在讲是否应该让一个别人加入到这种好，是否应该不仅为了自己，而且要为了别人，让他们和自己一样享受至善。同样，如果谁问新学园派（就是认为一切都不确定的学派），哲学追问的问题是否也是不确定的，或者我们应该像别的哲学家一样喜欢确定的事物，这样的提问不是在追求终极的好，而是在问，我们是否应该怀疑，我们所追求的好是否是真理。再说清楚些，所追求的，是否就可以说成真正该追求的；还是说，所追求的，虽然说看上去是真的，但却是假的；但两种说法所追求的都是同样一种好。就是那个关于是否该按照犬儒派的习惯和方式生活的因素，也不是在问终极的好，而是在问，追求真正的好（也就是在他看来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的人，应该用哪种习惯和方式生活。于是，追求不同的终极的好的人，不论是德性还是享乐，都可能有这种习惯和方式，都可能被称为犬儒派。因此，无论是什么使犬儒派不同于别的学派，这都与选择和持有好（也就是幸福）无关。如果这是相关的，那么，一种习惯就要对应于一种终极，不同的习惯就不能指向同样的终极。

2. 这些区分因素都不足以形成学派，而只是问题。瓦罗排除了它们，形成了对至善的三重定义，而我们还需要在其中择一

于是又有了三种生活。其中一个并不懒散，而是在安宁中思索或探寻真理，另一种则积极参与人事，第三种是前二者的折中。要问哪一种更值得选择，仍然与终极的好无关；这里的问题只是，三者之中哪

[10] ［译按］本章中的“至善”是 summus bonus，“终极的好”是 finis boni。

一个会更难或更容易地导致或保持终极的好。每一个到达了终极的好的人，他会立即变得幸福。一个人无论是安静地求学，积极地从政，还是两者兼有，都不会必然幸福。有很多人可以以这三种方式生活，但在追求终极的好（也就是人类幸福）时出错。于是，关于终极的好、坏，形成哲学学派，是一个问题；而社会生活的问题、学园的怀疑、犬儒们的衣食、安宁或积极的生活，以及二者结合，这都是另外的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关涉不到关于终极的好坏的争论。马可·瓦罗就是根据这四个区分因素，即社会生活、新学园派、犬儒主义、三种生活方式，先是算出了二百八十八个学派，以相同的方式还可以列出其他的。但他后来排除了它们，因为这与对至善的追求（*sectando*）无关，因而不能相互区分，也不该称为学派（*sectae*）[11]，他又回到了那十二个，因为这十二个是追问人类的好的，达到了这个好就是幸福，其中又只有一个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他排除了那三种生活方式，就从这数目中排除了三分之二，于是还剩下九十六个。他又把犬儒派的因素排除，于是数目又减半，还剩下四十八个。我们还要排除新学园派的因素，于是剩下的又减半，这就还有二十四个。至于社会生活，一样要排除，这就还剩十二个，因为这个因素使十二个学派翻倍，成了二十四个。但对于这十二个，却不能说有什么原因使它们不是学派。其中所探寻的，正是终极的好坏。要发现终极的好，也就知道与它相反的是终极的坏。于是，把关于享乐、安宁、二者兼有、自然的最初目标（即瓦罗所谓的“初性”[*primigenia*]）的四个学派乘以三，就是十二个学派。这四个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服务于德性，不追求自身，而是服务于对德性的追求；还可以主宰德性，德性不再服务于自身，而是为了增加或保存这四者而追求德性；两者还可以平行，这四者和德性都是自身值得追求的；于是这四个数乘以三，就有了十二个学派。瓦罗又排除了这四者中的三个，即享乐、安宁、二者的结合。这不是因为他否定了它们，

[11] ［译按］在拉丁文中，sectando 是 sector（追求）的动名词，但 sectae 却是 seco（切割）的分词。sectae 作流派解，应当来自后者，即分裂造成的小集团，而不是由前者来的“追随哲学家”的意思。奥古斯丁这里混淆了这两个词。

而是因为自然的最初目标中包括了享乐和安宁。那又何必从这二者中弄出三个，即享乐、安宁二者，以及第三者，即二者的结合？自然的最初目标中已经包括了它们，还包括了别的很多。对于这三个学派，我们必须仔细甄别，然后从中选出一个。根据正确的推理，这三者中或别的学派中（我们以后会看到），不可能有多于一种为真。瓦罗在这三者中选择了一个，我们要尽可能简洁和明确地讲一讲。于是就有了三个学派，要么是为了德性追求自然的最初目标，要么是为了自然的最初目标追求德性，要么二者结合，即分别为了德性和自然的最初目标追求它们。

3. 在追求人类至善的三个学派中，瓦罗明确选择追随老学园派的观点，以安提俄库斯为权威

3.1 瓦罗试图说服人们，在这三者中，哪一个是真的，值得追求。因为哲学中的至善不是树的好，不是野兽的好，不是上帝的好，而是人所追求的好，他认为，首先应该问，人是什么。他认为，人的自然中有两方面，身体与灵魂，在二者之中，无疑灵魂是更好的，在所有方面都宝贵得多。而灵魂自身是否构成了人，从而使身体就像骑士的坐骑一样？一个骑士并不是人和马的结合，而只是一个人。但之所以称之为骑士，是因为他自身与马的某种关系。或者，仅仅身体是否就是人，而与灵魂有某种关系，就像杯子和饮料之间的关系一样？所谓的杯子，并不是指水杯加上水杯中盛的饮料，而是水杯自身；但是它之所以称为杯子，是因为装饮料。或者，人既不只是灵魂，也不只是身体，而是二者兼有，灵魂或身体都是人的一部分，而人作为整体包括这两部分。就像我们把两匹马称为一对，右面的那匹和左面的那匹都是一对中的部分，但无论两匹马之间多么近，我们都不把其中任何一匹称为一对，而只有两匹都在时才是一对。在这三种说法中，他选择了第三种，即认为，人既不仅仅是灵魂，也不仅仅是身体，而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这样，他说，人的至善，即幸福，就包括两者的好，即灵魂的好和身体的好。他于是认为，那自然的最初目标就是以自身为追求目的的，同时，他也认为，德性，即生活的技艺，灵魂的善好中最优秀的部分，要靠教

育追求。当德性，即度日的技艺，接受了自然的最初目标(自然的最初目标可以不依赖德性而存在，在没有教育时也可以存在)，会因为这些目标本身而追求它们，同时也为了德性而追求德性。于是，德性利用所有这些目标，也利用自身，喜欢所有这些目标，也安享它们。这安享可大可小，视目标的大小而定，但毕竟都会带来快乐，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德性会为了达到或保有某种更大的目标，而放弃更小的。在心灵或身体的所有善好中，德性不会把任何一种放在自己之前。德性善于利用自身的好，以及别的能使人幸福的好。但如果没有德性，无论有多少善好，都不是这个人的好。因此，这些根本就不能称为好，因为他把这些用于坏事，这些对他就没什么用处。人的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安享德性，也安享心灵与身体中别的善好(没有这些好，也就不会有德性)。如果人还能安享一种或多种别的好(没有它们，德性依然能存在)，那就更幸福了。如果人能安享所有的好，心灵和身体中的任何善好都不缺乏，那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并不等于德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德性的，只有智慧的生活才是德性的生活。没有德性，还可以有某种生活；没有生活，却不能有德性。我也会这样说记忆和理性，以及人所有的任何此类事情。这些都在学问之前就存在，没有它们，学问就不能存在。没有它们也就没有德性，因为德性是学来的。而跑得快、身体的美丽、巨大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则不同，没有它们，德性也能存在，没有德性，它们也能存在。不过它们仍然是好。哲学家认为，德性还是为了这些自身而喜欢它们，在德性的前提下运用它们、安享它们。

3.2 这种幸福生活还是社会性的，因为人要像爱自己的善好那样爱朋友的善好，希望朋友们像自己那样好。这指的要么是在家里的妻子、孩子、奴仆，要么是在家庭所在地的人，比如在城里的那些所谓的公民；要么是在整个大地上的各个种族，这都是人的集合体；要么是在宇宙，这是天地万物的总名，哲学家们所谓的诸神，哲学家们认为这是智慧的人的朋友，我们更习惯称之为天使。至于终极的好，以及相反的，终极的坏，哲学家们认为不必有怀疑，认为这在他们和新学园派

之间形成了差距。至于每个从事哲学的人是像犬儒那样，还是像别人那样居住和饮食，他们认为，对他们认为的这种真正终极都形不成分别。在安宁、积极、两者结合这三种生活模式之中，他们认为自己最喜欢第三种。瓦罗以安提俄库斯[12](西塞罗和他自己的老师)为权威，认为这就是老学园派所认为和教导的。不过，西塞罗认为，安提俄库斯在很多方面更像斯多亚派，而不像老学园派。但这与我们何干？我们更应该判断事情本身，而不是知道别人分别怎么认为。

4. 哲学家们认为至善就在其自身，而在至善和至恶问题上，基督徒的观点都和他们相反

4.1 如果有人问我们，上帝之城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会分别如何回应，首先，她如何看待终极的好和坏，那么，她会回答，永生就是至善，永死就是至恶。而要追求永生、躲避永死，就要正确地生活。因为经上说："惟义人因信得生。"[13]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好，我们必须靠信念来追问；我们信仰并祈祷时，除非是那给我们信仰的帮我们，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得到他的帮助，否则就不能让自己正确地生活。那些认为终极的好和终极的坏都在此生的人们认为，至善要么在身体中，要么在心灵中，要么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更清楚地说，要么在享乐，要么在德性，要么同时在两者之中；要么在安宁，要么在德性，要么同时在两者；要么在享乐与安宁，要么在德性，要么在享乐、安宁加德性；要么在自然的最初目标，要么在德性，要么同时在两者。哲学家们的虚妄真是惊人，他们竟然认为幸福在此生，要凭自己寻求幸福。真理借助先知嘲笑他们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14]或者如使徒保罗所作的见证："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15]

---

[12] 安提俄库斯(公元前130—公元前68)，与本书3:18和18:45等处的安提俄库斯都不同，是一个学园派的哲学家，抛弃了学园派的怀疑论，试图在柏拉图与斯多亚派的学术之间作调和。他是西塞罗的老师。

[13] 《哈巴谷书》，2:4；《加拉太书》，3:11。

[14] 《诗篇》，94:11。

[15] 《哥林多前书》，3:20。

4.2 无论多么便给，谁的言辞足以说尽此生的悲惨？西塞罗在《吊亡女》[16]一文中极尽哀痛。而"极尽"几何？那些认为是自然的最初目标的，又何时、何地、如何能在此生获得幸福，而不遭受不确定的变动的冲撞？痛苦是享乐的反面，纷扰是安宁的反面，痛苦和纷扰难道不会降临智者之身吗？肢体的截断和疲弱当然会破坏人的安全，畸形会破坏美丽，疾病会破坏健康，疲倦会破坏力量，麻木滞窒会破坏敏捷；难道这些当中的哪一个不会降临智者的肉身吗？身体的静止和移动，在体面和谐之时，可以算作自然的最初目标；但一旦健康变坏，肢体颤抖呢？一旦躯干弯曲，让人双手着地，变成某种四足动物呢？无论静止还是移动，这不都会毁坏身体的体态和姿容吗？他们所谓的心灵的最初的好是什么？最先的两个不就是感觉和理智吗？因为这使人把握和认识真理。我且不说别的，但如果一个人变得又聋又瞎，他的感觉还剩什么，还有多少？如果疾病把人变疯，理性和理智还留在哪里，在何处安歇？疯子会说或做很多荒唐事，这些完全和他的好的性情和品德不相干，甚至和他的好性情与品德相反。如果我们认识或看到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思考他们的尊严，我们或许勉强能抑制泪水，甚至根本不能。对于那些被鬼怪附体的，我又说什么？那些邪恶的精灵利用他们的灵魂和身体，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自己的理智藏在哪里，埋在何处？谁又确信，这种坏事今生不可能发生在智者身上？在这肉身之中，我们如何体察真理，能体察多少真理？还是我们在《智慧书》里读到的真切："这必腐朽的身体重压着灵魂；这属于土的寓所，也迫使认知多虑。"[17]行动的驱动和引诱（如果拉丁文能这样翻译希腊文ὁρμήν的话）也可以算作一种自然的最初目标。当感觉迟钝，理性休息时，不正是这使疯人作出那些吓人的悲惨举动吗？

4.3 德性不算自然的最初目标，却指导自然的最初目标，要靠后

[16] 公元前45年，西塞罗的女儿图利亚去世，西塞罗写了此文，又名《论细碎的哀悼》（De luctu minuendo），只有部分残篇流传。

[17] 《所罗门智训》，9:15，用思高本《智慧篇》译文，有改动。

天的学问引入[18]，它又怎样呢？这虽然是人自身的至善，但所能做的也不过是与罪过进行长久的战争。这不是外部的罪过，而是内部的，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的，也只能是我们的。这战争尤其要靠节制（希腊人所谓的 σωφeoσύνη，即拉丁文所谓的 *temperantia*）来完成，约束肉身的欲望，使欲望不会获得心志的赞同，把它拖入羞辱[19]。罪过无处不在，所以使徒说："肉身和圣灵相争。"与这种罪过相对的德性就是他说的"圣灵和肉身相争"。他还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20]我们要完成终极的至善，所要做的是什么？不就是让肉身不再想对抗灵性吗？不就是让我们不再有什么罪过，罪过不再想对抗灵性吗？在此生，无论我们怎样希望，我们都无力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借助上帝的保佑，让肉身不再想对抗灵性，让灵性不要屈服，使我们跌落，因我们的赞同而犯罪。只要我们在进行这场内在的战争，我们就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获得幸福。我们通过自己的胜利，才能达到那幸福。谁会那么智慧，以致认为根本不必再与欲望作战？

4.4 被称为明智的那种德性又如何呢？它不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区分好坏上，从而让人趋好避坏、分毫不爽吗？既要明智，不就证明，我们身在坏事之中，或者坏就在我们之中吗？它教给我们，坏就是对罪的认同，好就是不认同罪的欲望。明智教我们不认同那坏，节制使我们做到不认同坏，但是，明智和节制都不能从此生消除坏。而正义呢？正义就是让人各得其所（因此，人自身形成了正义的自然秩序，即灵魂服务于上帝，肉身服务于灵魂，这就是上帝、灵魂、肉身之间的秩序），既然正义正在工作，这不是表明，它尚须努力工作，而不是已经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休息了？灵魂越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越是少服务于上帝；肉身的欲望越是多对抗灵性，肉身越是少服务于灵魂。只要我们当中有这种软弱、这种疾患、这种疲倦，我们怎么会得救？如果不能得救，我们又怎敢说得到了终极的幸福？至于那个称为勇敢的

---

[18]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2:3。

[19] 参见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3:8。

[20] 《加拉太书》，5:17。

德性，不论它伴随着有多少智慧，它都最明确地证明人间坏事的存在，因此人必须靠耐力来承担。我奇怪，斯多亚派哲学家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认为这些坏事都不是坏的？他们却又承认，如果存在这些坏事，使得智者要么不能，要么不该承担，他们就该自杀，逃离此生[21]。这些人又那么高傲而愚蠢，竟然认为此生就会有至善，认为靠自己就可以获得幸福。他们用那惊人的虚妄描述他们的智者，哪怕他们是瞎子，哪怕是聋子，哪怕是哑巴，哪怕肢体不全，身罹病痛，哪怕他遭受凡能说出或想出的别的此类坏事，哪怕他被这些坏事逼迫自戕，却仍不耻于称这么坏的此生为幸福。啊，幸福生活，他竟然靠死亡的帮助，靠结束你来寻求你！如果这是幸福的，就应该留在其中；如果他因为生活中的坏事而逃离此生，那怎么能是幸福的呢？如果这些事情战胜了勇敢之好，如果它们逼迫那勇敢不仅屈服于它，而且还让人发疯，既说此生是幸福的，又劝人逃出它，那这怎么会不是坏的呢？谁会如此瞎眼，以致看不出来，如果这生活是幸福的，根本不必逃离？但是，如果因为那软弱的重负所压，他们就必须承认要逃离此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能放弃那固执的高傲，承认此生的悲惨？我要问，究竟是因为耐力，还是没有耐力，加图杀死了自己？除非是因为没有耐力来接受恺撒的胜利，否则他不会这么做。他的勇敢在哪里？他的勇敢不见了，投降了，被征服了，所以他离开了幸福生活，放弃了，逃走了[22]。这不再是幸福的了吗？这是悲惨的。所以，让人逃离这悲惨生活的，怎么会不是坏的呢？

4.5 逍遥派和瓦罗捍卫的老学园派都承认，这些是坏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还可以忍受，但是，他们还是犯了惊人的错误，说，这些坏事虽然如此严重，虽然遭受这些的人用死来逃脱都是可以接受的，生活还是幸福的。瓦罗说：“对身体的折磨和拷打都是坏事；这些越是严重，痛苦就越大；要想离开痛苦，就必须逃离生活。”我要问，这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说：“这就是被那么多坏事压迫的生命。”既然你说要

[21] 西塞罗，《论目的》，3；《图斯库兰讨论集》，1。

[22] 对比本书 1:23 对加图的评述。

因为坏事而必须逃离这生命，那么，充满这些坏事的生活又怎么是幸福的呢？难道就是因为你可以通过死亡从这罪恶中逃出，所以说它是幸福的？但是，如果你惧怕神的某种裁判，而这种裁判既不让你死，也不让你脱离这些邪恶生活呢？这样，你当然要说这种生活是悲惨的。虽然你很快就离开这生命，它并不因此而不再悲惨：如果这生活变成永恒，那在你自己看来也是悲惨的。那也不能因为这悲惨是短暂的，就好像其中没有悲惨；或者，因为悲惨是短暂的，你就称之为幸福，这是更荒谬的。这些坏事力量巨大，驱赶着人（据说，甚至智慧的人）杀死自己，不再为人。他们说，自然的首要要求和最大声音，是让人自身和谐，那自然就要避免死亡，这说的是对的。这样他就是自己的朋友，从而让自己是一个生灵，强烈地希望能像现在这样生活，身体与灵魂结合[23]。这些坏事力量巨大，连自然的感觉都被它们征服，不再想方设法用尽力量避免死亡。这感觉被征服，使人本来要避免的，现在希望和追求，如果不能靠别人完成，就靠自己来杀死自己。坏事的力量如此巨大，让"勇敢"变成杀人犯——如果那被坏事征服的勇敢还能称为勇敢：它作为德性，本来要统治和保卫，而今却不仅不能靠耐力来保护，甚至还要逼着杀死他。智者确实应该忍耐死亡，但是这是指别人带来的死。按照那些哲学家，如果某人被逼自杀，那就是完全承认了，那逼迫他自戕的原因不仅是坏的，而且是不可忍受的坏。因此，这生活里有那么巨大、那么严重的坏事，人们要么是被重负所压，要么被命运逼迫，根本不能说幸福。这样说的人自己被严重的坏事征服，自杀而死，向不幸屈服，如果他们屈服于正确的理性，探讨幸福生活，那他们就该屈尊向真理投降，不该认为自己可以在这必朽的生命中享受终极至善；那些德性，是人身上所能找到的最好最有益的，越是能在其中寻得帮助，来对抗危险、劳碌、痛苦的力量，就越是验证了这悲惨的所谓幸福。如果这些真是德性，那就除非在真正虔敬的人中不能找到。在秉有这些德性的人中，德性并不能帮他们承受悲惨。真正的德性

[23] 西塞罗，《论责任》，4:4；《论目的》，3:5；5:9。

并不假惺惺地说，能带来这样的好处；但是，在人世如此多的坏事中，它们会帮人希望未来的幸福时代，获得救赎。如果没有救赎，怎么会有幸福？使徒保罗下面的话不是针对不明智、无耐力、不节制、邪恶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按照真正的信仰生活，所拥有的德性是真正的德性的人说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24]如果我们有救赎的希望，那么我们就有对幸福的希望：救赎就是幸福，我们不必得到当下的幸福，而要希求未来的幸福。这里说"忍耐"，是因为我们在坏事当中，所以要耐心地忍受，这样就能到达那完全好的生活，我们在其中的喜悦是不可言说的；在那里，我们不必再忍受任何事情。这样的救赎会发生在未来的世代，本身就是终极的幸福。而这些哲学家没有看到这幸福，所以不愿相信，于是试图为自己编织最虚假的幸福。他们越是高傲，他们的德性就越是骗人的。

5. 社会生活是最值得追求的，但是也经常为各种冒犯阻挠

他们希望智慧的人过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更为赞同的。看我们现在撰写了十九卷之多的这本书，包含了上帝之城的开端、发展、结局，如果没有圣徒们的社会生活，这个上帝之城如何可能？但是，谁能计算，在这必朽的艰苦的人类社会，有多少和多么沉重的坏事？谁能算得清呢？他们应该听听自己的一个喜剧人物的感觉，而这是所有人都同意的："我娶了媳妇；我在这里发现了多少悲惨！然后生儿育女，又多了操劳。"[25]这个特伦西还记录下了人间之爱的种种罪过："伤害、疑心、敌意、战争、和平，等等。"[26]这些不是到处充满了人间事务吗？不是就连真诚相爱的朋友之间，也不缺少这些吗？不是在人间事务的每个

[24] 《罗马书》，8:24—25。

[25] 特伦斯，《兄弟》，第五幕，第四场，13—14。

[26] 特伦斯，《阉人》，第一幕，第一场，14—16。

角落，我们都能感到伤害、疑心、敌意、战争，以及各种必然的坏事吗？和平是好的，但只是不确定的好。我们虽然想和人媾和，但是并不知道他们的心；即使我们今天能知道，明天却又不知道如何了。谁比一家人更亲近，或可能比一家人更亲呢？但是，就是在一家之中，险恶的阴谋还是经常造成坏事，谁又能真正安全？家里的和平有多甜蜜，这冲突就有多痛苦；人们认为这和平是真的，但其实这都是最狡黠的虚构。正是因此，所以西塞罗的话打动了所有人的心，让人们发出叹息："比起隐藏在责任的面目和亲属的名义背后的来，没有什么阴谋更险恶了。公开的敌人是容易防范、能躲避的；而这种隐藏在内部和家庭的罪恶，让你来不及发现和调查，就会跳出来制服你。"[27]因此，神的声音也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28]我们听到这话，心里满是悲伤，因为即使谁极为强壮，心灵平和地承受这些，或者足够警醒，能极为谨慎地防范友谊面具背后的敌意，不怕阴险邪恶的人，但是在他遭受这些坏事时，如果他是好人，他也一定会遭受巨大的折磨；否则，要么他自己一直是坏人，但假装是好人，要么是从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果家庭都不能阻挡人类共同遭受的坏事，城邦又怎么避免这些危险？城邦越大，她的讲坛上就越是充满了民事诉讼和刑事犯罪。城邦即使处于和平时期，不仅没有各种动荡，也没有残酷的暴乱和内战，城邦又怎能免于各种大事的危险？

6. 真相不彰时，人的审判经常失误

无论城邦中多么和平，都不能免于人对人的审判。这些审判怎么样呢？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是悲惨的和痛苦的吗？在人作审判时，审判者无法深入到被审判者的良知（*conscientias*）。于是，他们经常拷问无辜的目击者来获知真相，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别人的犯罪的见证。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罪被折磨又如何呢？他被拷问是否有罪，即使无辜也要接受拷问；他是否有罪并不确定，但是惩罚是千真万确的，这并不是因

---

[27] 西塞罗，《致维瑞姆》，2:1.15。

[28] 《马太福音》，10:36。

为发现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不知道他没有犯罪。就是因为审判者不知道这些，无辜者遭受了很多灾难。更无法忍受的是，法官折磨犯人，是为了他不会无意中杀害无辜。这法官的无知真是可悲，他为了不杀害无辜而折磨犯人，迫害甚至杀死无辜。这真是值得大大悲痛和哀悼的事，如果可能，是应该为之挥洒如泉的泪水的。如果按照那些哲学家的智慧，要选择逃离此世，而不是遭受更长的折磨，那么，就要承认自己并没有犯的罪。这犯人被处了罪、被杀死了，法官究竟杀害了罪人还是无辜者，他并不知道，虽然他拷问犯人是为了避免无意中杀害无辜；他本来是为了知道一个人是否无辜而拷问他，而在杀死他时还不知道。这种社会生活如此黑暗，一个智者会坐上法官的席位，还是不会呢？当然会坐的。因为人类社会约束着他，驱使他完成义务，他也认为，放弃义务反而是违背神法的。他不认为，为了别人的一个案件而拷问无辜的证人是违背神法的；那些被告可能被巨大的痛苦征服，从而自诬有罪，让自己无辜受罚，虽然这被拷问者完全是无辜的；或者，即使犯人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可能在拷问中死去，或因拷问而死去；在某些时候，原告为了捍卫社会，想使罪行不至于逍遥法外，但因为证人不说实话，被告顽固不化，忍受各种拷问，不肯认罪，死硬到底，让原告无法证明事实，虽然他明知道事实是什么，无知的法官却给原告判罪。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坏事都不是罪；因为智慧的法官不是有意作出这些伤害的，而是因为不了解真相而不得不如此，由于人类社会的要求，又必须有这些法官。因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必然有的悲惨，而不是智者的恶意造成的。法官由于不了解实情，又由于法官的职责，一定会拷问无辜者、惩罚无辜者，但是，他能像不这么做的人那样快乐吗？如果人知道这是必然的悲惨，不愿意自己参与其中，知道怎样才是虔敬，他对上帝呼喊“求你救我脱离我必然的祸患”[29]，那才是符合人的尊严的。

---

[29] 《诗篇》，25：17；和合本作“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7. 语言的分化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分裂；战争，即使号称正义，也是悲惨的

在城镇之后出现了国际世界[30]，据说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三阶段。他们说，人类社会从家庭开始，随后发展到城镇，然后发展出现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如水相汇，越是大，危险越多。最初是语言的分化使人和人分离。如果语言不同的两个人相遇，不能擦肩而过，而必须待在一起，那么，就是不会说话的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比这两个人容易沟通。如果两个人感到彼此之间不能交流，虽然人之间的自然相同，但是仅仅因为语言分化，就无法沟通了。所以，一个人宁愿和自己的狗相处，也不愿和外国人在一起。确实，帝国的城邦不仅给被征服的民族套上枷锁，而且还强加给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保证和平与彼此的沟通。这样，翻译成群结队，一点也不缺乏。确实如此；但是，要达到这一点，需要多么频繁和惨烈的战争，多少人类的仇杀，多少碧血横飞！在这些完成之后，人类的坏事所带来的悲惨尚未终结。无论从前还是现在，罗马帝国都不缺乏外族的敌人，从前和现在都在和他们打仗；但是，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却出现了比这个更糟糕的战争，这是同盟战争和城邦内战，人类变得更加悲惨，要么是为了以后的安宁而发动战争，要么是害怕新的战争再次爆发。我想确切地记述这么多坏事和这么多征伐，这残酷、野蛮，但必要的事情，但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将是多么冗长的叙述！但是他们说，智者会发动正义战争。当然，如果他记得自己是人，那他就会痛苦地意识到，正义的战争是必须的。而如果不是正义的，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动，那么智者就根本不会介入战争。是因为相反一方的邪恶，迫使智者发动正义战争；我们该为人的邪恶而痛苦，因为，即使这邪恶不必然导致战争，这仍然是人的邪恶。这坏事是如此巨大、如此恐怖、如此野蛮，使每个人都觉得痛苦，都承认是悲惨的；谁要是可以忍受这些，要是想起这些来没有心

---

[30] ［译按］原文为 orbis terrae，直译为“地上世界”。奥古斯丁指的是城邦之间形成的共同体。奥古斯丁此处说的政治发展显然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1252b 中说的很类似，但亚里士多德止于城邦，奥古斯丁却认为世界是城邦之上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灵的痛苦，那么他就更加悲惨了，因为他丧失了人的情感，还把这当成幸福。

8. 此生的危险使我们必然战战兢兢，所以好人之间的友谊不会是可靠的

在此生的悲惨境地，我们经常染上一种如同疯癫的无知之病，把敌人当成朋友，或把朋友当成敌人；这个人类社会充满谬误和灾难，除非我们获得真正好朋友之间毫不虚伪的相互信任和亲爱，否则怎么会得到安慰？我们的朋友越多，他们待的地方越广，我们的恐怖就越久越大，唯恐这个世代里那么多的坏事中会有某种坏事降临在他们头上。我们不禁担心他们会被饥馑、战争、疾病、牢狱牵连，担心他们遭受奴役，罹患我们不知道的灾难，而且，我们还担心他们变得阴险、恶毒和邪恶，这是更重的恐怖。朋友越多，所待的地方越多，这些发生得越多。当这种事发生，并且我们知道的时候，除了亲身感受过的，谁能理解那煎熬我们心肺的苦楚？我们宁愿听到朋友死去的噩耗，但我们听到时不可能没有痛苦。如果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友谊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安慰，他们的死怎么可能不给我们带来悲痛？[31] 谁要禁止这悲伤，就应该禁止共处的友谊（只要他能够），要么扼杀友谊，要么扼杀情感。他的心志毫无情感、完全麻木，解除所有人都必需的纽带，或者把友谊当成工具利用，认为这根本不能带来心灵的甜美。如果这不可能实现，那么，一个生时让我们感到甜美的人，死后怎么会不给我们带来痛苦？正是因此，一个尚未泯灭人性的心灵的痛苦如受创楚，安慰的话语会为心灵治疗。如果心灵的处境好些，治疗过程就更快更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心灵就不能被治好。最亲爱的人的死，总会给必朽者的生活带来痛苦，有时轻些，有时重些，那些恪守人类社会的义务的人尤其如此。但我们宁愿听到或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也不愿听到或看到他们丧失了忠信和善良的品德，即灵魂死亡。大地上充

---

[31] 参考奥古斯丁，《忏悔录》，4：4[7]—7[12]。

满了这些坏事，所以经上写道："人生在世，岂不就是一场试探吗？"[32]因此主自己也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33]他还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34]因此，好的朋友死了，我们为他们庆幸，虽然他们的死让我们痛楚，我们得到了更确定的安慰，因为他们脱离了那些坏事，在此生，那些坏事会压垮好人或让他们变得邪恶，或因为这二者而把人陷入险境。

9. 在这个世界，鬼怪的欺骗使那些服侍多神的人陷入奴役，因而圣天使的友谊无法向人昭显

哲学家们希望诸神与我们为友[35]，把圣天使们的集团安置在第四层，这几个层次从地上算起，一直延伸到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还延伸到了天上。而我们没有理由害怕，这些朋友会用死亡或堕落来威胁我们，因为他们不会像人们之间那样错杂亲昵（这本来就是此生才有的烦扰）。而我们读到，撒旦有时候会把自身改变成光明的天使，来试探[36]那些不守诫命或本就应该欺骗的人；上帝必有大悲悯，让那些自以为与好的天使为友的人，不要和坏的鬼怪结为虚假的朋友，因为他们越是狡猾欺诈，人们越是会遭受他们敌意的伤害。人类被巨大的无知所压，所以很容易被鬼怪的幻象欺骗，不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悲惨，才使上帝的伟大悲悯成为必要的？在不敬的城邦里，那些哲学家说诸神自己就是人的朋友，这座城显然是堕入了鬼怪的奸计，完全被他们征服，将来会和他们一起遭受永罚。在用来服侍这些鬼怪的圣事（或说渎神仪式）中，还有在那些宣扬他们的罪行的无比肮脏的游戏中，那些被服侍的究竟是什么，都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鬼怪自己认为这些事情会取悦自己，所以亲自要求，通过那些服侍者来获取这些仪式与游戏。

---

[32] 《约伯记》，7:1 根据七十子本；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10:28[39]。
[33] 《马太福音》，18:7。
[34] 《马太福音》，24:12。
[35] 参见本书 9:23。
[36] 《哥林多后书》，11:14。

10. 在圣徒们承受了此生的诱惑之后，他们会从上界获得什么果实

但即使是唯一、真正、至高的上帝的神圣而虔信的服侍者，也无法在鬼怪们的欺骗和各种各样的试探面前保持安全。而在这个软弱之地，在这邪恶的日子里，甚至这些烦扰也不无功用。因为这会引导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寻求真正的安全，在那里就有无穷而确定的和平了。在那里，自然（我指的是万物的自然的创造者所赋予的我们的自然）的功能不仅是好的，而且是永恒的，不仅在心灵里（心灵因智慧而健康），而且在身体里（复活会带来全新的身体）；在那里，德性不必和什么罪过或坏事冲突，而是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永恒的和平做奖赏，任何敌对者都无法搅扰这和平[37]。那就是最终的幸福，是完美的终结，这圆满的幸福没有终点。但我们说的在此世得到的幸福，是指好的生活能够给我们的一点和平；但是那里的幸福，我们称为终极的幸福。与之相比，此世的幸福其实是悲惨。如果我们正确地生活，德性正确运用此生的好事，就能获得必朽的事务中可能达到的和平。而如果我们没有和平，即使是人类忍受的坏事，德性也能用于好事。但在那时，德性要成为真正的德性，她就必须好好利用一切好事，把好事和坏事都用于好处，并把这一切好事、好处，还有德性自身，都指向我们的所有和平的源头，那至善至高的地方。

11. 永久和平是幸福的，其中有我们神圣的终点，即真正的完美

因此，我们会说，我们终极的好就是和平，就是我们说过的永生。特别是联系到我们这辛苦的论述的核心，上帝之城，尤其如此。神圣的《诗篇》中说上帝之城："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哪，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闩，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38]如果门闩得到坚固，那就无人进城也无人出城。我们

---

[37] 参考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14：12。

[38] 《诗篇》，147：12—14。

应该把她境内的和平理解成我们想要表明的终极和平[39]。这个城有一个神秘的名字耶路撒冷，我前面说过，意思就是“和平之像”。“和平”一词习惯上被用于必朽的事物，那里没有永生。所以，在谈到这个城的结局时，我更喜欢用“永生”，而不是“和平”，因为那里有此城的至善。使徒谈到这个结局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40]但是，对于那些不熟悉圣经的人，坏人的生命甚至也是永生，他们把那些哲学家关于灵魂不朽的说法和我们关于不敬者受惩罚的说法混杂起来，那么，不敬者要是没有永生，怎么能受永恒的折磨呢？所以我们要说明，这是至善的上帝之城里的完美，是永生中的和平，或和平中的永生，这样所有人都能更容易理解了。和平是巨大的好，哪怕是在地上和必朽的事物中，我们听不到比和平更值得感谢的，不会希望比和平更值得追求的，不会发现比和平更好的东西。如果我想就此谈得更多些，我想，这不会造成读者的太大负担，因为这会帮助理解我们所说的上帝之城的结局，也有益于理解和平的甜美，这是所有人都热爱的。

12. 人与人之间虽然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但所有人都希望达到和平的结局，这是自然的欲望

12.1 每个和我一起哪怕很肤浅地探讨人事和我们共同的自然的人都知道，正如没有人不想快乐，也没有人不想拥有和平。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不过是想征服；他们想用战争的方式达到和平的光荣。除了征服与我们为敌的人，还有什么算胜利呢？如果实现了胜利，那就是和平了。因此，哪怕那些热衷于在指挥和发动战争中表现自己的力量的人，发动战争的意图都是为了和平。因此，发动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和平。每个人都要求和平，哪怕好战的人；没有人为了战争媾和。虽然有人想扰乱当前的和平，但他们并不憎恨和平，而是想把当前的和平变成自己愿意要的那种和平。他们并非不愿意和平，而

---

[39] [译按]境内(fines)和终极(finalem)是同源词。

[40] 《罗马书》，6:22。

是想要自己喜欢的和平。于是，他们因为暴乱而与别人不同，但也要和自己的同谋或同案犯维持某种和平，否则就不能完成所想做的。即使盗贼，为了更有力和更安全地侵扰别人的和平，也要与同伙维持和平。当然也会有盗贼自己力量惊人，很不信任同伙，不想和同伙在一起，因嫉恨同伙而单独作案，一个人抢劫谋杀，但是他仍然要维持某种和平的影像，比如那些他不能杀的，以及他要对其隐瞒自己的行为的人。在家里，他要努力与妻子儿女，或别的家人，维持和平；无疑，他喜欢家人听他的话。如果家人不听，他就会生气，纠正和惩罚他们，恢复家里的和平。如果必要，他甚至用野蛮方法强加和平，因为他觉得，要是没有一个头领（在家里，这个头领就是他自己），让家里别的人都要服从他，就没有和平。所以，如果城邦或民族给他很多奴仆，就像他要求家里的奴仆那样服侍他，他就不会再在匪巢里隐藏，而是享受帝王的高贵排场，而依然永远保持同样的贪欲和武力。因此，凡是想按照自己的抉择生活的人，都希望和自己人维持和平。哪怕在和别人发动战争时，如果可能，他们也希望能把对手纳入自己的法律之下，促成和平。

12.2 我们还是来谈谈诗歌中唱的和神话里讲的一个人吧。此人因为和人不交往，极为野蛮，人们不称他为人，而是半人。他的王国是一个可怕的山洞，一个人在那里隐居。他十恶不赦，因而得名为卡库斯，就是希腊文里讲“坏”的词 κακός。他没有妻子，得不到亲昵，也无人说话；他没有子女，所以不能和幼童嬉戏，也不能命令少年；他没有朋友共乐，甚至和父亲伏尔坎都不能交流。他比父亲还快乐些，因为他自己没有生这么一个怪物；他什么也不给别人，但是只要他能够，他会在任何时候从任何人那里索取任何数量的财物。但是，在他自己独处的洞穴里，据诗人描述，他总是把血迹埋在土里[41]。他所要的，也不过就是和平，不让任何人烦扰他，不让任何外力或对外力的恐惧打搅他。他渴望和自己的身体保持和平，越是能够达到这些，就越是好

---

[41] 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185—275。

的。他给自己的肢体发命令，肢体都听从他。如果他自身的必朽性抗拒他自己，造反和暴动，饥饿威胁灵魂要与身体分离，他就赶紧满足饥饿的欲望，捕获猎物，杀死它，吞下它。虽然他野蛮而残忍，但他的生活仍然是为了和平，野蛮和残忍的事情都是为了健康；他能在洞穴里维持足够的和平，能和自己维持足够的和平，如果他想和别人维持同样的和平，那就不会被称为"坏"、野蛮、半人了。或者，如果是他身体的样子和他吞云吐雾的做法吓得人不敢与他为伍，那么，就不是他伤人的欲望，而是维生的必需使他变得野蛮。也许他根本不存在，或者，更加可信的是，他并不像诗人虚妄描述的那个样子。因为如果不夸张地谴责卡库斯，就无法赞美杀他的赫拉克勒斯。正如我说的，我们还是不要相信有这样的人(或更恰当地说，半人)，就像诗人虚构的很多人物那样。卡库斯的很多部分来自野兽(因为他也被称为半兽)，但哪怕是最野蛮的野兽，也要用适合自己这物种的办法来维持和平，使自己能交配、生育、哺乳、抚养、喂食，哪怕在离群索居时也需要。不仅羊、鹿、鸽、鸟、蜂是这样，就连狮、狼、狐、鹰、枭都是一样。哪只母老虎不温柔地给自己的骨肉喂奶？她怀抱幼崽时，一点也不凶残。猛禽在独自围追猎物时很凶悍，但是它不也要与伴侣交媾，要筑巢，要帮助孵卵，要哺育小鸟，同家中的雌鸟一起尽力维护全家的和平吗？而人不是要被比自己更强大的自然法驱使，同样尽力与同伴相互联合，维持最大可能的和平？即使是坏人，也是为了自己人的和平而发动战争，他们希望尽力把所有的人变成自己人，从而让大家听从唯一的共主。除非人们要么通过爱，要么通过畏，赞同他，维持和平，否则怎样联合？而高傲是对上帝的恶意模仿。高傲者不愿意和自己的同伴平等地侍奉共同的主人，而想给自己的同伴施加自己的霸权。他憎恨上帝正义的和平，喜爱自己邪恶的和平。他并不是不会爱任何和平。没有任何人有如此大的罪过，如此违反自然，以致毁掉自然最后的印痕。

12.3 把恶人的和平与义人的和平相比，凡是知道正直优于堕落、秩序优于颠倒的人，都明白这不能称为和平。但不管这有多么下流，它一定在某物中、从某物中，或与某物间，达到了和平，它要么在这

些事物之中，要么包含这些事物。要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比如，如果有人头朝下倒吊着，那么他的身体的位置和四肢的顺序就颠倒了，因为本来按照自然是在上的，而今在下了，本来应该是在下的，而今变得在上了；这样的颠倒扰乱了肉身的和平，带来了麻烦。不过，灵魂还是与身体和平相处，要给它带来健康，因此才有痛苦；如果灵魂的麻烦使她脱离了身体，只要各个肢体保持完整，剩下的部分仍然不会没有和平，因此他仍然会吊在那里。如果土做的身体坠向大地，压迫用来吊它的锁链，身体还是要找一个能使自己和平的秩序，在重量的压迫下，找到能获得平静的位置。因此，哪怕是没有了灵魂、失去了感觉，身体也会依循自己的自然秩序，不会失去和平，要么是维持本来的和平，要么是趋向和平。如果施加药物保护(*curatio*)，让尸体不会腐化分解，那么它的各部分就会和平地相互结合，让这整个大块适应于地上的位置，在原地和平安放。如果不加药物的保护(*cura*)，让尸体依循自然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它就会发生变动，变得与我们的感觉很不和谐，这就是人们感到的腐化。然后，它又和世界中的元素融合，一点点逐渐地恢复到相互和平共处之中。什么也不会脱离至高的造物主和安排者的法律，他调节整个宇宙的和平。大的生灵的尸体中，会诞生微小的生灵，按照造物主同样的法律，这些小的生灵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和平，服务于自己的灵魂；死者的肉身被别的生灵吃掉，也是按照同样的法律，万物的分配有利于各个必朽物种的保存，通过同类相聚来维持和平，不论从何处分化来，不论结合成什么，也不管转化为什么，变成什么。

13. 自然之法不会因任何烦扰而毁坏宇宙的和平，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使万物各得其所、达到应该达到的秩序

13.1 身体的和平，就是各个部分依照其性情获得秩序；非理性的灵魂的和平，在于欲望的有序满足；理性灵魂的和平，在于认识和行动按照秩序得到协调；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和平，就是生灵都依照秩序维持生命与健康；必朽的人和上帝之间的和平，就是依照秩序，在信仰中遵从永恒的法律；人们之间的和平，就是和谐地维持秩序；家里的和

平，就是一同居住的人有序地命令与和谐地遵从；城邦的和平，就是公民之间有序地命令与和谐地遵从；天上之城的和平，就是结成安享上帝的最有序、最和谐的团体，并在上帝之中相互安享；万物的和平，就是秩序的平稳。秩序，就是分配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让万物都各得其所。悲惨者在悲惨中的时候，就没有和平，缺少秩序的平稳——即没有搅扰的状态；而因为他们理应悲惨，他们的悲惨是正义的，因此他们的悲惨并不会在秩序之外；他们无法和幸福者在一起，但是正因为秩序的法律，他们才与那些人分离。如果他们安于所处的环境，那就不会有搅扰，还是会有某种秩序的平稳，还是会有某种和平[42]。他们又确实是悲惨的，因为，虽然他们有些安全，不必痛苦，但他们毕竟不在完全安全、没有痛苦的地方。如果他们不能与维持自然秩序的法律和平相处，那就更悲惨了。他们之所以痛苦，是在和平受到搅扰的部分痛苦。而在既没有痛苦，完整性也没有毁坏的地方，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没有痛苦的生命可以存在，但是没有生命就不会有痛苦。正如存在没有战争的和平，但是不可能有没有和平的战争。这倒不是战争的性质使然的，而是因为，战争只能由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发动，或者在人之间发动；如果人们完全没有和平，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13.2 因此，存在一个没有坏或不可能有坏的自然；但不可能存在没有好的自然。因此，哪怕是魔鬼的自然，只要是自然，也不会是坏的；是堕落使他变坏的。所以，魔鬼不会待在真理中，但是逃不出真理的审判；他不会待在秩序的平稳中，因此无法逃出那安排者的力量。上帝赐予的好，魔鬼的自然中还保有，这好不会帮魔鬼脱离上帝的正义，上帝要用这正义来施行惩罚；上帝并不惩罚他在魔鬼身上创造的好，而是惩罚魔鬼所做的坏事。他不会完全褫夺自己赐予的自然，而是取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从而使有一部分能因为被夺走而痛苦。

[42] 参考奥古斯丁，《论音乐》，6:14[46]。[译按]奥古斯丁一直认为，万物都在上帝所创造的秩序之中，无论好坏，都无力脱离这个秩序。因此，必朽者的幸福不在于是否在这个秩序之中，而在于是否安于这个秩序，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秩序中的位置。所以他在《论音乐》中说，人不仅要被保持在秩序中，而且要主动保持秩序。

他能痛苦这个事实，就证明，有一部分好被剥夺了，一部分好被剩下了。如果不剩下一些好，就不能为被剥夺的好痛苦。犯罪的人如果因为公平被贬抑而兴奋，那就更坏了；他如果为此而痛楚，即使得不到好处，也毕竟为不得安全而痛苦了。公平与安全都是好的，既然是好的，如果这种丧失得不到更好事物的补偿（比如，心灵的公正就比身体的健康更好），就更应该痛苦，而不是兴奋；因此，不正义的人更应该为丧失而痛苦，而不是为缺失而兴奋。犯罪时为善好的缺失而兴奋，证明意志是坏的；同样，在受罚时，为好的丧失而痛苦，证明自然是好的。一个人若为自己的自然丧失和平而痛苦，那就说明他的自然中仍余下一些和平，说明他的自然与自己为友。在末日审判中，邪恶和不敬的人要因为好的自然遭到贬抑而痛楚，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知道，无比正义的上帝褫夺了自己的慷慨赐予，而他们曾蔑视这赐予。上帝无比智慧，是所有自然的创造者，是最正义的安排者，他把必朽的人这个种族树为地上万物中伟大的装点，赐给人此生相应的善好，即对应于必朽的一生的暂时的和平，赐给人们健康、安全，以及族类的联合，还有维持和复兴这些所必需的东西，包括那些我们的感觉适应和可以利用的事物，比如光、声、可呼吸的空气、可饮用的水、各种食物、屏障，还有各种关怀（*curandum*）和装点身体的事物。这些都是极为公平地完成的，每个必朽者只要能恰当地使用这些，有利于必朽者的和平，就会得到更多和更好的东西，即，不朽的和平以及相应的光荣与尊荣，在永生中安享上帝，亲近上帝；谁若用得不好，就无法得到不朽的和平，还失去必朽的和平。

14. 靠着天上和地下的秩序与法律，人类社会求助于统治者，统治者服务于求助于他们的人民[43]

因此，在地上之城里，尘世之物的一切功用都是为安享地上和平；

[43] ［译按］本卷的14、15章是被广泛讨论的两章，被认为是奥古斯丁讨论政治权威起源的经典段落。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家庭中自然的权威，还是奴隶主这人为的权威是政治的本来样态。参见 Robert Markus 的文章“Two Conception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No. 8, Vol. 16, 1965。

而在天上之城，是为了安享永久和平。因此，如果我们是非理性的生灵，除了有序地安排身体各部分和满足欲望之外，我们就没什么追求了；除了肉身的安宁和餍足的快乐，也就没什么了。因此身体的和平促成灵魂的和平。如果没有身体的和平，非理性的灵魂的和平也会受阻，因为无法由此带来欲望的满足。如果两方面的和平都实现，那么，灵魂和身体就相互促进，生活和健康都有序安排。各种生灵在躲避痛苦时，会表现出热爱自己身体的和平；在追逐享乐、满足欲望的要求时，表现出热爱灵魂的和平。而对死亡的逃避足以表明，它们对于灵魂与身体结合的整体是多么热爱。但是因为人有理性的灵魂，所以，他和动物共同的一切都服从于理性灵魂的和平。这样，他的心志可以做一些思考，并按照这思考行事，使思考与行为有序而一致，我们就把这称为理性灵魂的和平。为达到这种和平，人们不该让痛苦烦扰，让欲望搅扰，随着死亡消解，而是得到有用的知识，按照这思考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品德。但是，为了避免让人软弱的心志导致他思考的热情误入害人的歧途，他需要神的指导，明确地遵从神；需要神的帮助，从而自由地遵从神。只要人待在这个必朽的身体中，就是在羁旅中，与主相离：他凭着信仰前进，不是凭眼见[44]。通过身体总体的和平、灵魂的和平，或是身体与灵魂的共同和平，通过所有这些和平，他指向必朽之人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和平，通过在信仰中对永恒之法的遵从获得秩序。正是因为两个主要的诫命，即爱上帝和爱邻人[45]，我们的导师上帝教育我们，人要爱三者：上帝、自己、邻人。爱上帝的人，对自己的爱也不会错；从而，他也会叫邻人爱上帝，因为他得到命令，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人，以及爱妻子、爱孩子、爱奴仆，还有别的人。因此，如果他需要，他也想让邻人对自己这么做；这样，他和自己有多少和平，就也和所有人有多少人类的和平，形成和谐秩序。这种和谐的秩序就是：首先不能杀人，随后要尽力做好事。首先，他必须为自己的家人操心（*cura*）；自然秩序或人类社会的秩序让他更有机会、更容易地帮助他

[44] 《哥林多后书》，5:6。

[45] 《马太福音》，22:34—40；《马可福音》，12:28—31；《路加福音》，10:27—28。

们。因此使徒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46]这样，就形成了家中的和谐，即，共居之人都有秩序而和谐地命令和服从。发布命令的人，帮助被命令的人：丈夫命令妻子，父母命令儿女，主人命令奴仆。遵从命令的，是被帮助的人，正如女人遵从男人，儿女遵从父母，奴仆遵从主人。而"因信得生"[47]的义人还在走向上帝之城，在他的家里，即使发命令的人，也是那好像被命令的人的奴仆。他们并不是因统治欲发命令，而是出于助人的职责，不是出于做领袖的高傲，而是因为他们心怀悲悯。

15. 自然的自由和首先由罪造成的奴役。意志很坏的人虽然未必受别人的拘束，却是自己的欲望的奴仆

自然秩序如此规定；上帝这样造了人。因为他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48]如果不是为了让他们管理非理性的造物，上帝就不会按照自己的像制造理性的人。人不管理人，但管理牲畜。因此，他首先确立的义人是放牧牲畜的牧人，而不是人王[49]。这样，上帝就确立了，如何安排被造物的秩序，如何按照罪人的品性宽免他们。把罪人立为奴仆，我们应该理解为是正义的。因此，在义人挪亚惩罚他的儿子的罪，让他当奴仆之前，我们在圣经里读不到"奴仆"这个词[50]。他儿子是因为罪得到了这个名，而不是因为自然。我们认为，拉丁文中的"奴仆"(*servus*)一词来自那些在战争中按法律本来可以杀死，但是被征服者留下来、做了奴仆的人，因此这个词来自"保留"(*servo*)[51]。这些被保留的人不是没有罪而应该被保留的。哪怕是发动正义的战争，也是因为对手的罪而交战的。所有的胜利，哪怕是坏的一方的胜利，也是出自神的审判，为

---

[46] 《提摩太前书》，5:8。

[47] 《哈巴谷书》，2:4；《罗马书》，1:17；《加拉太书》，3:11；《希伯来书》，10:38。

[48] 《创世记》，1:35。

[49] 《创世记》，4:2；46:32—34；47:3；《出埃及记》，3:1。

[50] 《创世记》，9:25—26。

[51] [译按]拉丁文中的 servo 意为解救、保存、保护，与奴仆(servus)字形很像。但二者之间未必有语言上的关联。

了纠正或惩罚罪过而羞辱被征服者。比如，神的选民但以理就是个例证。他在被俘后向上帝忏悔了他自己的罪和他的人民的罪，虔敬而痛苦地承认，这就是他们被俘的原因[52]。奴役的首要原因是罪，使人被别人征服，遭受镣铐之苦。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也就不会这样。上帝的审判中没有邪恶，上帝知道，要按照罪人的品性给与惩罚。正如上主说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53]因此，虽然很多有信仰的人做了恶人的奴仆，那做主子的也不是自由人："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54]人们做了别人的奴仆，要比做自己的欲望的奴仆幸福，因为欲望的统治无比野蛮，会毁掉必朽的心。我且不说别的，只举统治欲为例。在人类的和平秩序中，那些受别人统治的人可以产生服从的谦卑，这是有益的；而统治的高傲是害人的。上帝最先创造的人，按照自然，没有人是人的奴仆，也没有人是罪的奴仆。神法命令自然秩序得到保护，避免受到干扰。奴役正是神法发布的惩罚。因为，如果没有违背神法的事发生，也就不会施加奴役这种惩罚。因此，使徒告诫奴仆们服从他们的主人，并且出于心灵的良好意志，甘心情愿地服从[55]。所以，他们如果不能让主人解放自己，却可以把自己的奴役地位变得自由起来。他们不必满腹狐疑和恐惧，而要充满信仰和爱地服从，这样就可以脱离邪恶，一切掌权的和有能的人都将毁灭[56]，上帝就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57]。

16. 平等者之间的统治

因此，我们正义的族长也有奴仆，从而能维持家中的和平。就尘世的善好而言，他们的孩子所应得的，和他们的奴仆所应得的，是不同的。但在服侍上帝方面（他们希望在上帝那里获得永远的好），他们的

---

[52] 《但以理书》，9：16。
[53] 《约翰福音》，8：34。
[54] 《彼得后书》，2：19。
[55] 《以弗所书》，6：5。
[56] 《哥林多前书》，15：24。
[57] 《哥林多前书》，15：28。

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友爱互助[58]。自然秩序如此规定，从而有了"家长(*paterfamilia*)"的名字。这个名字极为深入人心，就是邪恶的统治者也喜欢被称为家长[59]。而真是家长的那些人，像对待儿女一样帮助家中所有的人，服侍和敬拜上帝，希望和祈祷进入天上的家。在那里，不再有必要完成统治必朽者的义务，因为对于进入不朽的幸福的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和义务帮助。在进入不朽境界之前，父辈们统治的义务，比奴仆们容忍和服从的义务更重。如果有人在家里因为不服从而破坏了家中的和平，他会被责备、鞭打，或别的正义而合法的惩罚纠正，只要这是人类社会允许的。这些对被纠正者有利，因为他重新获得了自己已脱离的和平。谁若从好变成了坏，帮助他不会带来好处；同样，谁若做了严重的坏事，赦免他并不是没有罪的。要想让自己无辜，不仅不能向任何人做坏事，而且要阻止人犯罪或惩罚罪。这样，要么是犯罪的人在亲身经历中得到了纠正，要么立下例子警示别人。因为人的家庭要么是城邦之始，要么是城邦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开始都指向自己的结局，所有的部分都指向自己所组成的整体。这足以表明，家中的和平指向城邦的和平，即，家中有序的命令与和谐的遵从指向公民间有序的命令与和谐的遵从。这样，从城邦的法律中，家长应该总结出自己的诫命，用来治理家庭，使家庭与城邦的和平相谐调。

17. 天上的社会与地上之城之间何时拥有和平，何时出现不和谐

那些不按照信仰生活的人家，在尘世生活的事物和利益中寻求和平；而那些按照信仰生活的人家，则希求所应许的未来的永恒，而在羁旅中使用地上的和尘世的事物，但不会被它们所摄，从而偏离朝向上帝的道路，而是用它们来支持自己，从而更容易地忍受必朽的身体的负荷，也使这负荷增加的程度最小，以免压迫灵魂[60]。因此，这两种人

[58] 《出埃及记》，12:44；5:14。

[59] 参考塞涅卡，《书信》，47:14。

[60] 参考《所罗门智训》，9:15。

和这两种家庭都利用这些事物，因为它们是维持这必朽的生命的必需品。但是，他们利用这些事物的目的非常不同。不按照信仰生活的地上之城希求地上的和平，形成公民间和谐的命令与遵从，为的是在这必朽中维持必朽的生命，保障人们的意志之间的平衡。天上之城，或更确切地说，天上之城的一部分，在这必朽中旅行，按照信仰生活，也有必要利用这种和平，因为在这必朽的生命结束之前，这种和平也是必要的；虽然他获得了救赎的应许和灵性的赐予，就在他在地上之城（或者说，枷锁中的生活）中旅行时，他还接受了地上之城的法律，因为，维护必朽的生命的物品，是靠这些法律管理的，他无疑要服从。由于这必朽的境况是两个城共同的，就这个必朽境况中的事物而言，两个城之间需要达到和谐。地上之城中也自有智者，他们背弃神的学说，或是出于臆想，或是被鬼怪们欺骗，相信诸神会介入人事，以不同的方式分管各种事务，有的管身体，有的管心灵，在一个身体里面，有的管头，有的管躯干，至于别的肢体，也各司其职。同样，在心灵中，有的管天性，有的管学习，有的管愤怒，有的管欲望；对于别的与生活相关的事物也一样，有的管牲畜，有的管粮食，有的管酒，有的管油，有的管林，有的管钱，有的管航海，有的管战争和胜利，有的管婚姻，有的管生产和哺育，还有别的神管别的事；而天上之城只知道服侍一个上帝，用一种侍奉方式侍奉他，希腊人称为 λατρεία，发布充满虔敬信仰的规定：这只能归于上帝[61]。因此，其中的宗教法律不可能和地上之城有什么共同之处，在这方面一定与之相悖，对于观念不同的人，一定是负担，一定会遭受他们的愤怒、仇恨、迫害的阻碍，除非反对者的心灵被地上如此众多的信徒和他们总能得到的神佑所震慑。这个天上之城在地上旅行之时，从所有民族的城邦召唤信徒，从所有语言中聚集旅伴，不关心道德风俗、法律、制度的不同，虽然地上的和平要靠这些完成和维护。但她也并不废除或毁坏这些，甚至保存和遵从它们，只要它们不妨碍宗教，即服侍唯一、至高、真正的上帝的学说，就允许不同

[61] 参见本书 5:45;6:1。

民族中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为了达到地上和平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因此，即使天上之城也在她这羁旅中利用地上的和平，利用那些维持必朽之人的自然的事物，维持人的意志之间的平衡，只要他们服从救赎的虔敬和宗教，对地上和平的维护和追求，也指向了天上的和平，那才是真正的和平，对于理性的造物而言，那是唯一能拥有的和平，唯一称得上和平的和平，即形成无比有序、无比和谐的团体，安享上帝，在上帝中相互安享；要到达这和平，我们已经不再拥有必朽的生命，但却有真正确定的生命，不再有灵魂性的可腐的身体来压迫灵魂，而是灵性的身体，不缺乏任何东西，身体完全服从意志。按照信仰旅行的人拥有这种和平，并且按照信仰正义地生活，一切好的行为都是为了得到那种和平，这行为要么为了上帝，要么为了邻人，因为城里的生活必然是社会性的生活。

18. 新学园派含糊其辞，而基督信仰是一贯的，二者截然不同

瓦罗说，新学园派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对一切都不确定，但上帝之城拒绝一切这样疯癫的疑虑。凡是心志和理性能把握的东西，她都有无比确定的知识，哪怕因为可腐的身体压迫灵魂（正如使徒说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62]）而受限制。上帝之城也相信对事物的感觉和这些感觉的证据，而心灵是通过感觉利用身体的。谁若认为感觉完全不可信，上帝之城就认为他犯了悲惨的错误。无论新旧约圣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典"，上帝之城都相信，信仰就孕育在其中，义人靠这信仰生活[63]；只要我们的旅程还未接近上主，我们就要依靠信仰，毫不怀疑地前行[64]。只要我们健康而坚定地信仰，如果我们怀疑那些我们没有靠感觉和理性认识，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讲述，也没有经过不能不相信的见证者变为我们的知识的，那我们就不该受到责备[65]。

---

[62] 《哥林多前书》，13：9。
[63] 参考《哈巴谷书》，2：4。
[64] 《哥林多后书》，5：6。
[65] 参考德尔图良，《论灵魂》，19。

19. 基督徒们的形象和道德

凡是追随那让人走向上帝的信仰的，只要不违背神圣的诫命，他生活的形象和道德(*moribus*)[66]不论怎样，都和上帝之城无关；那些哲学家若成为基督徒，只需要改变虚假的信条，没必要改换形象和道德，因为这不会阻碍宗教。所以，瓦罗说的犬儒派的独特因素，只要不变得下流和矫情，就完全不相干(*non curat*)。每个有拯救性的信仰的人都能度过自己的人生，得到永恒的奖赏，究竟是否持有对真理的爱，是否完成爱的职责，是不同的，但无论采取那三种生活方式中的哪个：安宁，积极，还是二者兼有，都可以。[67] 人们不应该都要安宁，从而在安宁中不过问邻人的事务；也不应该太积极，从而没有对上帝的沉思。他不能在安宁中耽于闲适，而要在安宁中询问或发现真理，从而让每个人得益，在自己发现真理时，也不嫉妒别人。在行动中也不是为了热爱此生的尊荣或权力，因为"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68]。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荣誉和权力，因为如果正确而得当地运用，就能服务于我们手下人的利益和拯救，而这就是遵循了上帝；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69]。因为使徒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70]他想解释什么是"监督的职分"(*episcopatus*)，那是劳动的名字，不是尊荣的名字。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指的是，被任命监管别人的人要指导人，对他们负有关怀(*cura*)之责；σκοπός就是观看(*intentio*)的意思，而ἐπισχοπεῖν，我们如果愿意，可以译成"监督(*superintendere*)"[71]，因此，谁若喜欢统治，而不喜欢服务，就不是合格的监督者(*episcopatus*)。这样，谁都不会被禁止追求对真理的认识，因为这种安宁是值得赞美

---

[66] [译按]奥古斯丁在此处将尘世的德性相对化，将宗教性的信仰绝对化。一切道德都必须以上帝为目标才是道德，否则，德性也变成了罪。但只要有信仰存在，具体道德都变得不重要了。

[67] [译按]奥古斯丁早年立志沉思哲学，却不情愿地在希波当了神父，继而成为主教。此处当是他晚年对自己人生转变的一个总结。

[68] 《传道书》，1:14。

[69] 本卷6。

[70] 《提摩太前书》，3:1。

[71] 参考圣哲罗姆，《书信》，8。

的；虽然没有在上的高位，就不会有国王下的人民，但谁也不能心怀非分地图谋这个位置，哪怕得到和管理它的方式是正当的。神圣的安宁是用来追求真理之爱的；正义的不安宁是爱所必需的。如果没人加给这负担，就要用闲暇来思考和追求真理；如果有这负担，就要承担起来，因为这是爱所必需的。即使那样，对真理的热爱也不能抛弃，否则我们就失去了甜美，这必然的负担一定会变得沉重。

20. 在此生的时间，神圣的公民们抱有对幸福的希望

上帝之城中的至善就是永恒和完美的和平，不是必朽者在生死之间经历的转瞬即逝的和平，而是不朽者栖居其间，不必遭受任何灾难的和平。谁能否认那个生活是最幸福的？与那个生活相比，谁能认为，这个心灵与身体享受外部事物之好的生活不是最悲惨的？然而，如果谁能利用此生，一心朝向那个目的，以无比的热诚与信仰热爱和盼望，说他现在幸福也并不荒唐，虽然这是根据他的希望，而不是就现实说的。现实若无希望，其中的幸福就是虚假的，有巨大的悲惨，因为那就无法利用灵魂中真正的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仅在此世明智地看，勇敢地生活，节制地交往，正义地分配，而不是指向那个目的，"上帝就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的地方[72]，那确定的永恒和完美的和平，就不是智慧。

21. 按照西塞罗的对话中西庇欧的定义，罗马是不是从未有过共和

21.1 按照西塞罗的《共和篇》中西庇欧给出的定义，罗马从来没有过共和。在本书的卷二，我曾经许诺说要证明这一点[73]。现在是时候了，我要尽可能简洁清楚地解释这一点。简单说来，共和(*res publica*)就是人民之事(*res populi*)。如果这个定义是对的，那罗马就从未有过共和，因为从未有过人民之事，即他对共和的严格定义。他把人民定

---

[72] 《哥林多前书》，15：28。
[73] 参见本书 2：21.4。

义为，共同认可什么是正义，并且是利益共同体的大众的团体。他在对话中解释了，他说的“共同认可什么是正义”是什么意思，以此表明，没有正义就没有共和；而在没有真正的正义的地方，不会有“权利”(*ius*)[74]。因为，“权利”就是正义地做的事；不正义地做的事，不会是“权利”。人类的邪恶制度，不能说成或认为是权利，但是，就是人们自己也说，这权利来自正义的源泉。那些没有正确观念的人会说，正义就是对当权者有用的，这是错的[75]。因此，在没有真正的正义的地方，就不会有因为认同正义是什么而形成的大众的团体，因此就不会有西庇欧或西塞罗严格定义的人民；如果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之事，而只有某种大众，他们是不配有人民之名的。按照这个说法，如果共和就是人民之事，而又没有人民，即共同认可什么是正义的团体，那么就没有正义，也没有权利。我们无疑可以推论，在没有正义的地方，不会有共和。而正义就是让人各得其所的一种德性。那么，让人自身离开上帝，让他屈从于肮脏的鬼怪的，算是什么人的正义？难道这是让人各得其所吗？如果一个人把某物从取得它的人那里拿走，然后传给无权得到它的人，难道这不是非正义吗？人是上帝制造的，如果谁让自己脱离上帝的统治，服务于邪恶的精灵，这是正义吗？

21.2 在自己的《共和篇》中，西塞罗极为尖锐和有力地驳斥了非正义，辩护了正义。但是在对话的一开始，他们却站在非正义一方，攻击正义，说，如果不靠非正义，共和就不能建立和发展，这是一个极强的说法，因为让人服从人的统治就是非正义的；但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共和国来说，如果帝国之城(*imperiosa civitas*)不采用这种非正义，就不能节制诸省。正义一方会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这对于服从一方的人也是有益的；而如果这正确运用，确实会维护他们的利益。正确运用，就会取消不好的人们行不义的自由，让被统治者过得更好。如果他们不被统治，就会更糟。为了强化这层推理，我们可以从自然中举一个好例子，说：“为什么上帝命令，心灵命令身体，理性命令欲望，以

[74] ［译按］ius，兼有“正当”、“法律”、“权利”等含义。

[75] 柏拉图《理想国》338c；《高尔吉亚》483c—484a。

及心灵中别的有罪过的部分?"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侍奉是有益的,对上帝的侍奉对所有人有益。要侍奉上帝,心灵就要正确地命令身体,心灵中的理性要听从主上帝,正确地命令欲望和别的有罪过的部分。因此,在人不侍奉上帝的地方,我们认为哪里还有正义呢?如果不侍奉上帝,心灵就不能正确地命令身体,人的理性就无法正确命令那些罪过。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正义,无疑,在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群体中也不会有这样的正义。既然说共和就是人民之事,而这样一来就无法把大众变成人民,因为没有对正义是什么的认同。那我又怎么说人们联合起来组成的团体的利益呢?按照定义,只有这样才是人民。所有不侍奉上帝而侍奉鬼怪生活的,都生活得不虔敬。他们越是愿意把那些最肮脏的精灵当成神,给他们献祭,就越是不虔敬。你如果仔细看,这样活着的人根本没有这利益。但是,我认为,对于"对正义是什么的认同",我说得已经够了,按照这个定义,根本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所谓的他们的共和,因为没有正义在其中。如果他们说罗马共和国侍奉的不是肮脏的精灵,而是好的和神圣的诸神,难道我要重复前面已经说得足够多的话吗?凡是读了前面几卷,读到现在的人,除非过于愚蠢、冥顽不化,谁能怀疑,罗马服从的是又坏又肮脏的鬼怪?但我不说他们用祭祀服侍的诸神了。在真正的上帝的法律里写着:"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76]作出这警告的,不会向诸神献祭,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22. 基督徒服侍的上帝,他们唯一应该献祭的上帝,是否是真正的上帝

但有人可以这么回答:"这个上帝是谁?凭什么证明,罗马人应该服从他,除他之外不能以祭祀服侍别的神?"问这个上帝是谁,真是太瞎眼了。那就是上帝自身,我们看到先知们预言过他。亚伯拉罕就是从这个上帝接受了这话:"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77]这应许在

---

[76] 《出埃及记》,22:20。

[77] 《创世记》,22:18。

基督中实现了，因为他的肉身来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那些仍然敌视他们名字的人，不论是否愿意，都要承认这一点。就是这个上帝，他的圣灵通过先知说话，我们在前面的书里引用过这些话，这些话在教会中实现了。我们看到，这教会传播到了整个大地。就是这个上帝，罗马人中最博学的瓦罗把他当成了朱庇特，但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我觉得应该注意，这样一个渊博的人不认为这个上帝不存在或不重要。他认为这个上帝存在，以为他就是至高的神。就是这个上帝，最博学的哲学家波斐利虽然也是基督徒最尖刻的敌人，但按照他认为是神的鬼怪们的神谕，他也承认，上帝是最高的神。

23. 波斐利谈道，诸神的神谕是对基督的回应

23.1 波斐利在题为《来自神谕的哲学》（ἐκ λογίων φιλοσοφίας）[78]的书中，追踪并记录了他所认为的诸神对哲学内容的回应。我把他的话从希腊文翻译过来，就是："有人问，怎样才能取悦于神，并把皈依了基督教的妻子唤回，阿波罗用韵文回答如下。"下面是所谓阿波罗的话："水中属文可长存，化鸟犹得羽纷纷；心随邪说污本性，耳过良言忘真神；娇妻既陷任沉沦，圣子已死妄招魂；青天自当斩顽佞，无情十字订伪真。"阿波罗的韵文译过来难存风雅。而在这些之后，他接着又说："阿波罗说，由此可见，基督徒们的观念是难以转变的，就是犹太人也比他们容易接受真神。"你看，虽然他诬蔑基督，说犹太人超过基督徒，但还是承认，犹太人接受了上帝。阿波罗的韵文里说，犹太人给基督判死刑是正义的，以此来表明，既然那些法官是正义的，基督就该受惩罚。阿波罗这满纸荒唐言的诗句，说的就是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就是波斐利所认为的。也许阿波罗根本没有口占这首诗，而是波斐利虚构说他说的。至于这究竟是神谕说的，还是波斐利自己伪造的，我们以后再看。他说，犹太人自命为上帝的捍卫者，正确地审判了基督，判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惨死。那么，波斐利就为犹太人的上帝做了见证，那

[78] 此书已佚，仅存残篇。尤西比乌的《福音的准备》，4:6.2;4:8.3 中也提到了它。

他会听到上帝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79]我们还是进入更清晰的地方，听听他说犹太人的伟大上帝是什么。有人问阿波罗，言或理性是否比法律好，他说："阿波罗又用韵文回答。"随后是阿波罗的韵文，我仅择其一二足矣："万物之先，上帝为王，八方震恐，天地海洋，乃及幽冥，众神惶惶；法即圣父，希伯所享。"[80]在他的神阿波罗的这个神谕里，波斐利说希伯来人的神是大神，哪怕诸神也怕他。而这个神说："祭祀别神的，那人必要灭绝。"我很奇怪，为什么波斐利自己不怕他，还要祭祀别神，不怕灭绝。

23.2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他对基督的污蔑，但这个哲学家还是说了基督的好处。好像他的神在睡着时污蔑基督，在醒着时就认识到他的好处，给他应得的赞美了。他好像是在展示神奇而难以置信的事，说："我们要说的，在一些人看来是出乎意料的。诸神预言，基督是最虔敬的人，成了不朽的，他们在对他的记忆中，谈到了很多好事。但是他们又说，基督其实是污秽的、亵渎的、充满谬误的。他们还说了很多他的坏话，说他是渎神的。"他随后举出了神谕中说基督徒渎神的话。这之后又说："如果问基督是不是神，赫卡特说：'当我们不朽的灵魂离开身体以后，她若与智慧分离，就总会犯错。基督的灵魂属于最虔敬的人。他们服侍他的灵魂，是因为不知道真理。'"[81]在引用了这所谓的神谕之后，他又说："赫卡特说这是最虔敬的人，就像别的虔敬者一样，他的灵魂在死后会不朽，因此无知的基督徒服侍他的灵魂。有人问，他为什么受责罚？女神用神谕回答说：'身体总会遭受折磨的毁坏；虔敬者的灵魂会坐在天上的位子。他的灵魂是送给别的灵魂的一个致命的礼物，因为那些灵魂命中注定不会收到神的礼物，也不会认识不朽的朱庇特，充满谬误。因此他们被诸神憎恨，注定无法认识上帝，也无法从诸神那里接受礼物，因为接受了这个致命的礼物而陷入谬误。

[79] 《出埃及记》，22：20。

[80] 亦见于拉克唐修，《论上帝之怒》(*De Ira Dei*)，23：12；尤西比乌，《福音的准备》，9：10.4。

[81] ［译按］赫卡特的意思是，虽然基督是最虔敬的人，但他的灵魂仍然是不值得服侍的，服侍他的灵魂的人不知道真理。

基督自己是虔敬的，像别的虔敬者一样，到了天上。因此，不要亵渎他，而要怜悯那些疯人。由于基督，他们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82]

23.3 谁会那么愚蠢，以致不能明白，这些神谕都是狡猾的人和基督徒的死敌编造的，或者是肮脏的鬼怪们出于同样的用意的回答。他们先是赞美基督，从而让基督徒们能真心相信他们的攻击；然后，如果可能，他们就这样封死永恒的拯救之路，而每个基督徒都走在那路上。他们感到，如果人们相信他们在赞美基督，这并不会妨碍他们精心策划的、百般花样的鬼蜮技俩——只要人们也相信他们对基督徒的攻击。他们如此制造对基督的赞美，让两者都相信的人不愿再当基督徒，因为基督虽然享有这些赞美，却不能把人从鬼怪的统治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因为他们这样赞美基督，凡是相信他们所描述的基督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像弗提努斯(*Photinianus*)[83]那样的异端。弗提努斯认为基督是人，但不是神[84]，所以他不能通过基督得到拯救，不能躲避那些骗人的鬼怪设置的罗网，也不能解开这罗网。我们不能同意阿波罗对基督的攻击，也不能同意赫卡特的赞美。阿波罗宁愿相信基督是罪恶的，说法官判处他被杀是正确的；赫卡特说基督是无比虔敬的人，但也只是人。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就是不愿人当基督徒，因为，除了基督徒，无人能逃出他们的权能。哲学家，或者说相信攻击基督徒的这类神谕的人，首先要尽可能地协调赫卡特和阿波罗关于基督的说法，要么一致谴责他，要么一致赞美他。如果能够做到，我们同样要避免骗人的鬼怪对基督的攻击和赞美。一个攻击，一个赞美，他们的男神和女神对基督的态度好像不同。但是有正确感觉的人不能相信他们对基督的亵渎。

23.4 不管是波斐利还是赫卡特在赞美基督，他说基督把自己当作致命的礼物给了基督徒，从而把他们都陷入了谬误，他也说出了他

---

[82] 尤西比乌在《福音的证明》，3:6 中以希腊文引了同一段话。

[83] 弗提努斯，瑟米乌姆(Sirmium)的主教，但后来否定基督的神性，被开除主教职位。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弗提努斯主义被正式定为异端。

[84] 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8:19；《布道辞》，192:3.3；37:17.12；183:8.5；《论异端》，44以下。

所认为的这谬误的原因。在引述他的原话之前，我首先要问，如果基督把自己当作致命的礼物送给基督徒时让他们陷入了谬误，他是愿意给，还是不愿意给这礼物呢？如果愿意，他怎么是正义的呢？如果不愿意，他怎么是幸福的？而我们还是听他自己说的错误原因吧。他说："地上的小精灵们屈服于坏的鬼怪的权能。希伯来人中的智者（你听阿波罗前面说的神谕，耶稣也是其中的一个）警告虔敬的希伯来人小心这些坏的鬼怪和那些小精灵，避免接触他们；他们应该更多地敬拜天上的诸神，特别是敬拜圣父上帝。诸神也教导这些，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们提醒人们把心灵转向上帝，命令四面八方都服侍他。那些注定不能接受诸神的礼物的，不能拥有关于朱庇特的不朽知识的，其自然无知而不敬，不能听到诸神和圣徒的话，反而弃绝诸神；不憎恨那些被禁的鬼怪和精灵，反而敬拜他们。他们也假装服侍上帝，但是却不做用来敬拜上帝的事。上帝是万物之父，自己并不需要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带着正义、贞洁和别的德性敬拜上帝，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通过模仿他和探询他，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变成对他的祈祷。对他的探询可以净化我们，对他的模仿会圣化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朝向他。"他对上帝圣父讲得很好，对服侍上帝的方式也说得很好；在赞美圣徒的生命，或命令圣徒如何生活时[85]，希伯来的先知书里充满了这样的话。但是一谈到基督徒，他的错误和曲解就太大了，就像他所当成神的鬼怪们所希望的那样。要回想起在舞台和神殿里上演的诸神的下流故事，并且把这些同我们在教会里所读、所讲、所听的，和我们献给真正上帝的故事比较，并不难。我们也不难理解，哪里道德兴盛，哪里道德沦丧。除了魔鬼的精灵，谁会说或鼓吹这样虚妄而公然的谎言，宁可敬拜希伯来人所不准服侍的鬼怪，而不像基督徒那样憎恨他们？我们在这必朽的旅途中敬仰和热爱上帝之城里无比幸福的同胞公民，即天上的圣天使和上帝的权能，但是，希伯来的智者所服侍的上帝在爆雷中宣布自己的法律，交给他的选民希伯来人，禁止对

---

[85] ［译按］PL 本此处为 vituperatur，意为"攻击"；CC 本和网上意大利本均改为 imperatur；不过，即使是后者，仍然不容易理解，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这样翻译此处。

他们的祭祀，并且警告说："祭祀别神的，那人必要灭绝。"不能以为，只是最坏的鬼怪和波斐利所说的地上微小的精灵不准祭祀。圣经里也说他们是神，不是希伯来的神，而是异邦的神；七十子本的译者在《诗篇》里明确说："异邦的神都是鬼怪。"[86]既然对这些鬼怪的祭祀是禁止的，就无人会认为可以允许祭祀天上的、所有的，或某处的神，所以后面加上"唯独主"(*nisi Domino soli*)，即，都归于主(*nisi Domino tantum*)；人们不要在读到"唯独主"时，以为是"太阳神"应该接受祭祀。在希腊文的经书里，很容易发现不能这么理解[87]。

23.5 这个哲学家为希伯来人的上帝提供了极为伟大的见证。而那位上帝给他的希伯来人的律法虽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并不含糊难懂，而是传遍万国，那律法上写着："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难道还需要在他的这律法和他的先知书里寻找很多证据吗？不必寻找了，因为这些证据既不晦涩，也不稀少，而是明确和丰富的，又何必收集它们，放在我的这论证中呢？真正至高的上帝自己就希望人们除他之外，不向别的神祭祀，这像阳光一样明确。只看一个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分量很重；虽然在威胁，但是确实是上帝所说的。最博学的哲学家都那么漂亮地谈论上帝，让人们听到这警告，畏惧这警告，遵从这警告，以免因为不遵从而带来灭绝的后果。上帝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他要我们的祭祀，并不是因为他需要，而是因为这有利于我们。希伯来人的圣经里这样唱道："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你不需要我的好处。"[88]我们自身，也就是他的城，就是他最奇妙和最好的祭物。信仰者知道，我们在前面的卷册也曾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祭品赞美这祭祀的神奇[89]。犹太人的祭祀是对未来的张本，而这些祭祀该停止了。从日升

---

[86] 《诗篇》七十子本 95:5；和合本在 96:5，作："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87] [译按]在此处的拉丁文里，soli 既可以是"唯独"的意思，也可以是"太阳"的意思。奥古斯丁以"全都归于主"来诠释这句话，以避免误解。而希腊文七十子本不会引起这种歧义。但圣哲罗姆的拉丁文译本也并不是奥古斯丁所引的这样，也不会引起歧义。

[88] 《诗篇》，16:2；和合本作："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89] 参见本书 10:6 等处。

之处到日落之处的万国，都要献出统一的祭祀[90]。而今我们看到，希伯来先知书里所预言的神圣祭祀已经实现了；我在这本著作里，从其中选择了我认为足够的神谕，列举出来[91]。因此，唯一至高的上帝依照他的恩典统治一个服从的城，那里，祭祀全都归于他，也只有那里才有正义。在那里，在所有属于那个城、遵从上帝的人那里，心灵统治身体，理性依照法律秩序充满信仰地统治罪过。在那里，每个正义的人，以及正义者组成的人民都在信仰中生活，信仰靠爱起作用。人按照上帝应该被爱的程度来爱上帝，爱邻人如爱自己。在没有这种正义的地方，人们不会依照对正义是什么的认同联合起来，不会形成有共同利益的社会。如果这就是人民的正确定义，那么，在没有这样的社会的地方，就没有人民。而在没有人民的地方，就没有共和，因为那里没有人民之事。

24. 如何定义人民与共和，从而使不仅罗马，而且别的王国也符合这名称

如果不这样，而是以别的方式定义人民，比如："人民就是众多理性动物的集合，这些理性动物因为热爱的事情相和谐而组成社会。"那么，要看某个"人民"是什么样的，就要看他们爱什么。不管他们爱什么，只要不是众多牲畜的集合，而是理性的被造物的集合，并且因为所爱的东西相和谐而组成社会，那么，称为人民就不荒谬。而他们所爱的东西越好，人民就越好；他们所共同爱的越坏，其和谐就越坏。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罗马人民是人民，他们的事无疑就是人民之事（共和）。这个人民最先和后来爱什么，它的道德如何陷入无比血腥的动荡，爆发了同盟战争和城邦内战，它的和谐，也就是这个人民和平健康的方式，如何被打破和毁坏，历史可以作证，我们在前面几卷里也说了很多了[92]。可见，只要还存在理性大众的组合，只要他们按照所爱之物的和谐联合成社会，我就不说罗马人民不是人民，不说罗马之事不是

---

[90] 《诗篇》，113：3—4；《玛拉基书》，1：11。

[91] 参见本书，18：35。

[92] 参见本书 2：18；3：23。

共和。我针对罗马人民与共和所说的，也可理解为针对雅典人、任何希腊人，埃及人的城邦，亚述人先前的巴比伦，以及或大或小曾经建立共和的帝国[93]，以及别的民族中的别的帝国的所说所感。总体来讲，凡是不敬者的城邦，上帝不命令她(*imperat*)，她也不遵从上帝，不知道，除了上帝自身之外，不应祭祀别的神，所以不能让心灵命令(*imperat*)身体，让理性正直而充满信仰地命令(*imperat*)罪过，所以不会有真正的正义。

25. 在没有真正的宗教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德性

看起来，心灵命令身体，理性命令罪过都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如果心灵和理性都不能像上帝命令的那样侍奉上帝，那么，心灵就无法正确地命令身体，理性也不能命令罪过。如果心志不知道真正的上帝，不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沉溺于最深的罪过，做了腐蚀自己的鬼怪的娼妓，她就会成了身体和罪过的怎样的主母？这心志看上去也有德性，通过德性来命令身体和罪过，从而能得到想欲求和想保存的。但是如果她不朝向上帝，那就成了罪过，而不再是德性。有人认为，哪怕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指向别的目的，这德性也是真实和尊荣的。但他们如此膨胀和高傲，已经没有了德性，而算是罪过了[94]。正如不是肉身，而是高于肉身的，才能使肉身活，同样，不是人，而是高于人的，才能使人活得幸福。不仅是人，而且天上的权能与德性也是一样。

26. 上帝的选民在世界上的羁旅中，可以把远离上帝的人们的和平，用于虔敬

肉身的生命就是灵魂，正如人的幸福生活就是上帝。希伯来人的圣经说："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便为有福。"[95]而不认识上帝的

---

[93] ［译按］此处原文为 quando in rebus suis publicis imperia vel parva vel magna tenuerunt。"建立共和的帝国"表面上看是别扭的说法。但按照我们在本书卷一注 76 和卷二注 120 中说的原因，我们保留了这种译法。而下文的几处"命令"(imperat)也与这里的"帝国"含义相联。

[94] 参见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13:25—26;14:3。

[95] 《诗篇》，144:15。

人们，就悲惨了。但是，他们也热爱自己的和平，这种和平是不该责备的。但是他们不会拥有终极的和平，因为在末日之前，他们不会很好地利用和平。而这些人在此生拥有和平，对我们也有益；只要两个城相互错杂，我们就可以利用巴比伦的和平。上帝的选民靠信仰得到解放，只是暂时在这羁旅中。因此使徒劝勉教会，让人们为他们的国王和在位者祈祷，并且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96]先知耶利米预言上帝旧的选民会被俘虏，以神谕命令他们在遵从中走向巴比伦，耐心侍奉。他劝人们要为巴比伦祈祷，说："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97]在短暂的尘世中，好人和坏人共享和平。

27. 上帝之仆的和平，不能在尘世的生命中实现完美的宁静

我们自己的和平，即使在此世也可凭信仰与上帝共享，我们将在永恒中眼见这和平[98]。但是，此世的和平，无论是和别人共享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和平，都是悲惨中的慰藉，不是幸福的享受。而我们的正义，虽然因为朝向真正终极的好而是真实的，但是只要在此生，就更多是赎罪，而不是完美的德性。对此的见证，就是在地上作过客的整个上帝之城的祈祷。上帝之城的成员都对上帝呼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99]信仰若没有事功，就是死的[100]，因此，这祈祷不会在没事功的人身上起作用，而是在信仰引发了爱的人身上起作用[101]。在这必朽的境况下，可腐的身体压迫灵魂[102]，哪怕是服从上帝的人，也无法让理性完美地命令罪过，所以必须靠这祈祷成义。虽然理性能命令罪过，但是罪过不会甘心被命令，而无冲突。某些罪过总会在人的软弱之处潜伏下来，哪怕人能很好地抗击，或者能战胜和压服这些敌

---

[96] 《提摩太前书》，2:2。
[97] 《耶利米书》，29:7。
[98] 《哥林多后书》，5:7。
[99] 《马太福音》，6:12。
[100] 《雅各书》，2:17，26。
[101] 《加拉太书》，5:6。
[102] 《所罗门智训》，9:15。

人，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下。所以，哪怕这罪过不会立即变为行动，还是会出于唇舌，发诸思想，使人犯罪。因此，只要需要命令罪过，就不会有完满的和平，因为只要有罪过反抗，战役就充满危险；至于那些被战胜的，也不会是永远高枕无忧的胜利，而要用警醒的命令来遏制。关于这些试探，神言简洁地说尽了："人生在世，岂不是一场试探吗？"[103]谁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试探，从而不必对上帝说"免我们的债"[104]？除非是自我膨胀的人。他并不真的伟大，而是膨胀和自大了，所以慷慨地赐给谦卑者恩典的上帝对他的抗拒是正义的。因此经上写："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105]因此，此世的正义，就是上帝命令遵从的人，心灵命令身体，理性命令顽抗的罪过，无论是征服还是阻挡；就是人祈求上帝，因他们的品德赐给恩典，赦免他们的罪，为了所接受的一切好处而谢恩。这之所以是正义，是因为我们指向和欲求终极的和平。在那里，我们的自然会被不朽和不腐所治愈，我们不再有任何罪过，也就不必再和外来的或自己的罪过斗争；因为没有罪过了，就不必用理性命令罪过。但上帝会命令人，心灵命令身体。我们在王道和幸福中生活，我们的遵从也充满甜美，毫不费力。无论对于所有人，还是单个的人，这都将是永恒的，这永恒是确定的，这种幸福的和平或和平的幸福就是至善。

28. 不敬者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

那不属于这上帝之城的，会完全相反，得到永恒的悲惨，即所谓的第二次死亡[106]，因为灵魂在那里不能说是活着的，她完全远离了上帝的生活。身体也会陷入永恒的痛苦，也没有生命。因此，第二次死亡更痛苦，因为这死亡不能终止。但是正如悲惨与幸福相反，死亡与生命相反，战争与和平应该也相反。因此该问："既然可以预见到和赞美好人的终极和平，能否把坏人终极的相反状态理解为战争？"这样问的人

[103] 《约伯记》，7:1，七十子本。

[104] 《马太福音》，6:12。

[105] 《箴言》，3:34；《雅各书》，4:6；《彼得前书》，5:5。

[106] 《启示录》，2:11；20:6；21:8。

真应该注意，战争中究竟是什么有害和危险，他就会看到，那不过就是事物之间的彼此对抗和冲突。那么就能知道，有什么战争会比意志对抗情感和情感对抗意志更严重和残酷？因为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无法结束这敌意。在这里，身体的自然和痛苦的力量相互冲突，双方都不相让。在此生，当这种冲突爆发之时，要么痛苦胜利，死亡带走了感觉，要么自然胜利，健康驱散了痛苦。但在那里，痛苦永存，永远在折磨，自然也会持续，永远在感觉。因为二者都不缺少，就永远也不乏惩罚。这就是好人和坏人的结局，前者要追求，后者要避免。审判会把前者给好人，把后者给坏人。至于这个审判，在上帝的赐福下，我们在下一卷讨论。

上帝之城卷二十

［本卷提要］新约和旧约中都给出了见证，宣布将来会有末日审判[①]。

1. 虽说上帝无时无刻不在审判，但在这卷书里，我们讨论末日的审判

1.1 至于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只要上帝允许我说，我就要来反

① ［译按］在本卷，奥古斯丁主要讨论了末日审判和两个城的分离。在本卷开头，奥古斯丁简要谈到了神的审判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个话题也散见在后文各章。神的审判涉及如何理解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公，即恶人幸福、好人受难的现实。贯穿于本卷的一个主题是，在末日审判之时，所有人都会按照神的意志各得其所，而现实中的不公只是表面现象，来自人对神的隐秘意志的无知。从第四章开始，奥古斯丁主要从圣经两约中引述证据，来证明末日审判的存在。按照重要程度，他先引新约，后引旧约。因为涉及审判问题，他模仿罗马法庭的次序，先申述案情，再举证。他的案情是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明确说法，举证是用新旧约中其他的相关讲法来论证和澄清。他在此着重讨论了《启示录》、《彼得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中的段落。从第二十一章开始，他又谈到了旧约先知书中涉及末日审判的段落。奥古斯丁通过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为末日审判时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排序：提斯比人以利亚来临，犹太人皈依信仰，敌基督迫害，基督审判，死人复活，好人和坏人分开，世界大火，新天地出现。此外，本卷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对两次复活的区分。他指出，第一次复活是灵魂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身体在末日的复活。这一区分对应于他的两次死亡的观点。另外，他也涉及了"炼净"的问题，不公和后来的"炼狱"观念有很大差别。

对那些不敬和不信的人。我会首先给出神圣的见证，如同垒下大厦的基石；而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出于人类虚假和骗人的吹毛求疵，要么说这些圣经上的见证有别的含义，要么根本否认这是属神的。我认为，任何一个必朽者，只要理解其中所说的，相信这是至高和真正的上帝通过神圣的灵魂说的，无一不会服从和认同，或是亲口坦白，或是因为某种罪过，脸红或害怕，不敢亲口说，或者甚至积极辩护他知道和相信是假的东西，反驳他知道和相信是真的东西，无比好斗，陷入近乎疯狂的顽固中。

1.2 真正上帝的整个教会都承认和宣扬，基督会从天上来，审判活人和死人[②]，我们把这称为上帝的最后审判的日子，那就是最后的时间。至于这审判会进行多少天，是不确定的；但是，哪怕是心不在焉地读圣经的人，也无人不知道，其中的“日”常常指的是“时间”[③]。在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日时，还加上“末”或“最后”，是因为他现在也在审判，从人类的一开始就在审判，那时候，为了惩罚初人的大罪，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来，与生命之树隔离[④]；其实早在天使犯罪时，上帝就不曾宽恕[⑤]，其中的头领在自己堕落后，也出于嫉妒，诱惑人堕落。上帝无疑审判了他。也正是因为上帝高深的正义审判，鬼怪们在空气中和天上，人们在地上，过着最悲惨的生活，充满了谬误和困苦。而即使没有谁犯罪，也必须靠上帝好的和正义的审判，所有理性的被造物才能坚持不懈地亲近主，获得永恒的幸福。上帝不仅审判全部鬼怪和人类，由于他们的原罪而把他们抛入悲惨，而且还恰当地审判每件出自意志抉择的具体的事。哪怕是鬼怪，也哀求不要受折磨[⑥]，因此，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饶恕或折磨，当然是正义的。人们也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在生前或死后遭受神的惩罚，有时是公开的，但大多是隐秘的。如果没有神助，没人能行正义；如果没有最正义的神圣审判的默许，也

② 《提摩太后书》，4：1。

③ 参考奥古斯丁，《论〈创世记〉驳摩尼教》，2：4.3。

④ 《创世记》，3：23。

⑤ 《彼得后书》，2：4。

⑥ 《马太福音》，8：29；《路加福音》，8：28。

没有鬼怪或人行不义。正如使徒所说的:“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么?”⑦他还在某处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⑧在这一卷,我们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不讨论最初的或中间的上帝审判,而只讨论末日的审判。那时候,基督将从天上来临,审判活人和死人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审判日,在这以后,就没有无知的人会再问,为什么不义的人幸福,而正义的人不幸福。因为所有的好人无不充满真正的幸福,所有的坏人无不得到罪有应得的最大不幸福。

2. 在千差万别的人事中,虽然上帝的审判未必能被看到,但不能说它不存在

现在,我们要讨论心灵都会遭受,包括好人也会遭受的坏事,同时又不过于强调坏人也会享有的好。因此,哪怕是在神的正义不会显现的事情里,神的教诲也是有拯救意义的。我们不知道,是靠了上帝怎样的审判,好人会贫寒,坏人会富有;某些人因为道德败坏,应该受痛苦的折磨,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快乐。而那些过着值得赞美的生活的人,我们相信他们应该快乐,但他们却在悲哀中。无辜者离开公堂时不仅得不到昭雪,而且还会被冤枉,要么是被邪恶的判官所压制,要么是被虚假的证词所淹没;而与他相反,他所反对的罪人不仅不被惩罚,而且还得到法律的保护。不敬的人安享天年,虔敬的人却罹患恶疾;年轻的劫匪无病无灾,根本不会恶语伤人的婴儿却备受病痛的折磨。有益人事的英年早逝,那些看上去都不该出生的,却一辈子享尽荣华;罪犯一生尊荣显赫,无可指摘的人却埋没在黑暗中,默默无闻。诸如此类的事,谁能收集全,谁能数得过来?如果这些荒谬的事是一贯的,就像《诗篇》里所说的,在此生,“人好像一口虚妄的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⑩。只有坏人享受地上转瞬即逝的好,只有好人承受这些坏事。这些可以归于上帝正义和善意的审判。那些

⑦ 《罗马书》,9:14。

⑧ 《罗马书》,11:33。

⑨ 《提摩太后书》,4:1。

⑩ 《诗篇》,144:4,和合本无“虚妄的”。

不能得到使人幸福的永恒的好的人，会享受尘世的好，这要么来自他的罪恶，要么是上帝用悲悯对他的安慰。而那些不会遭受永恒的折磨的人，遭受尘世的折磨，要么是因为自己所犯的哪怕很小的罪过而被惩罚，要么是用坏事来锻炼他们的德性。这样，不仅有坏人得好事，好人遭坏事，这看上去不公正的事；而且，也有很多坏人得坏事，好人得好事的情况。更可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11]。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凭怎样的审判完成或允许了这些的。而他是至高的德性、至高的智慧、至高的正义，没有软弱，没有不测，没有邪恶；我们现在要学会不强调我们认为好人和坏人共有的好或者坏，这才是有益拯救的；而要追求那些只有好人所有的好，尤其要躲避那些只有坏人才有的坏事。等我们到达了上帝的审判，那个被称为审判日或者主之日的时候，不仅一切在审判中都各得其所，而且，就是从最开始的审判，一直到这个时候以前的审判，都会变成无比正义的。那时也会清楚，究竟是因为上帝怎样的审判，现在上帝很多(几乎全部)正义的审判无法被必朽者的感觉和心志认识。但即使现在，有一点是虔敬者的信仰所清楚的：即使那些不清楚的，也是正义的。

3. 在《传道书》中，所罗门就好人和坏人在此生共同的事说了什么

所罗门是以色列最智慧的王。他在耶路撒冷为王期间，写了题为《传道书》的经卷，被犹太人奉为圣经，开篇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12]后面的话都来自这一句，讲的是此生的灾难和谬误，以及白驹过隙般的尘世中的生灭，没有任何坚固的东西，没有任何稳定的东西；在太阳底下虚空的万物当中，他特别考察了，"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

---

[11] 《罗马书》，11：33。

[12] 《传道书》，1：2—3。

里行"[13]。他又说,有一件事,凡是在日光下过日子的人都会遇见。他指的就是我们看到好人和坏人都遇见的坏事[14]。他还说道,好人也要遭遇坏事,好像他们是坏人;坏人也会有好事,好像他们是好人。于是他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15]这个无比智慧的人用整卷书来充分讨论这种虚空。他所说的不过就是,我们要追求那个不在日光下有虚空的生命,而是追求在创造了太阳的上帝之下的真理。因此,在这虚空中,不正是靠了上帝正义和正当的审判,人才变得像虚空一样,转瞬即逝吗?但是,在这虚空的日子里,人究竟是抗拒还是接受真理,究竟与真正的虔敬无关,还是参与进去,都有很大干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在转瞬即逝的此生趋好避坏,而是为了未来的审判,靠了未来的审判,好人才会得到好的结局,坏人才会得到坏的结局,这结局永无终结。于是,这位智者结束了这卷书,说:"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因为上帝会把他做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审判之下,无论是善还是恶,哪怕是最不屑的。"[16]还能说得比这更简明、更真切、更有拯救意义吗?他说:"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凡是存在的人,都是上帝诫命的护卫者;不是护卫者的,就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真理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是仍然像虚空一样。他做的一切事,就是人在此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上帝都会置于自己的审判之下,哪怕是最不屑的,意思是,在人看来很不屑的,从而不必看的,上帝都会看到,不会不屑,在审判时也不会放过。

4. 关于上帝的末日审判早有预言,我先考察新约,再考察旧约中的说法

我准备举出圣经当中有关于上帝的末日审判的见证,首先考察新约中的说法,然后是旧约中的。旧约虽然在时间上在先,但是新约在

---

⑬ 《传道书》,2:13—14。
⑭ 《传道书》,2:13—17。
⑮ 《传道书》,8:14。
⑯ 《传道书》,12:13—14,七十子本。

地位上在先，因为旧约只是为新约开路。因此我们首先谈论新约，然后为了更明确地论证，再用旧约来确证。在旧约中有律法书和先知书，在新约中有福音书和使徒书信。而使徒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⑰这里说的神的义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中也有见证，那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那么，我们首先摆出案情，然后举证⑱。对此，耶稣基督自己就表明，这是应该遵循的顺序。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⑲他不说"旧新"。他这么说，当然是为了遵循品级次序，而不是按照时间次序。

5. 关于尘世终结时神的审判，救世主说了怎样的话

5.1 救世主在各个城中行了大能，人们却不相信，于是救世主谴责这些城，把他们摆在异邦人之后："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⑳不久之后他又谈到另外的城："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㉑他在这里无比明确地预言，审判的日子将会来临。还有另外一处，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㉒他在这里说了两件事：审判将来临，死者的复活将发生。他说了那时候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的事，但这无疑是说已死的人。他预言这些人在审判日将会复活。他说"要定罪"，不是说他们审判；而是说，和他们的品德相比，别人会

---

⑰ 《罗马书》，3：20—22。

⑱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使用法律术语，我们也依照他的用法翻译。

⑲ 《马太福音》，13：52。

⑳ 《马太福音》，11：22。

㉑ 《马太福音》，11：24。

㉒ 《马太福音》，12：41—42。

罪有应得地被定罪[23]。

5.2 在另外一处,他谈到,现在好人和坏人是混杂的,但以后会分开,那就发生在审判日,他谈到这些,把他们比喻成好种和稗子,对他的门徒们解释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4]他并没有把这叫做审判或审判日,但是他非常明确地讲了将要发生的事,预言这将发生在尘世的终结。

5.3 他对自己的门徒说同样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25]我们由此得知,耶稣将会和门徒一起审判。因此他在别处对犹太人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26]在他前面说“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时,我们不能认为只是十二个人会和他一起审判。数字十二象征了审判的众人的共同特点。因为七通过它的两个因子,象征了宇宙大同。七是三和四两个数的和,而三和四相乘是十二;三个四或四个三都是十二。我们还能找到别的关于十二这个数的解释,含义是一样的。否则,因为我们读到,马提亚取代了叛徒犹大的位置[27],比

[23] [译按]此处的文意颇费解,几个译本的译法都不很清楚。奥古斯丁试图解释,《马太福音》中主动态的“审判”其实不是说他们会来审判。因为这解释颇为牵强,所以总让人费解。按照服部英次郎、藤本雄三的日译本的理解,是与他们比起来,其他人受的审判都是正义的,因而就好像他们在作审判似的。奥古斯丁的原意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此处的逻辑讲不通。

[24] 《马太福音》,13:37—43。

[25] 《马太福音》,19:28。

[26] 《马太福音》,12:27。

[27] 《使徒行传》,1:26。

别人都劳苦的使徒保罗[28]就没了审判的位置；但他自己表明，他会和别的圣徒一起，列在审判者之数。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么？"[29]在谈到被审判者时，数字十二有同样的含义。不是因为说"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第十三个支派的利未支派就不被审判了，也不是说，只有以色列的人民，别的民族就不被审判了。这里说"在复兴的时候"，无疑，所谓的复兴，他希望我们理解为死人的复活。我们的肉身将因不腐而会复兴；同样，我们的灵魂会因为信仰而复兴。

5.4 我会略过很多看上去是在讲末日审判的段落，因为如果精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含义模棱两可，或者更多是在讲别的事。有些讲的是救世主的来临，在整个时间中，他都在慢慢来临，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点一点地，因为整个教会组成了他的身体。有些讲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毁灭；因为在讲这个的时候，很多讲的也是在说尘世的终结，以及审判日那个伟大的日子。因此，除非对比马太、马可、路加的三个福音里都提到某个事情的不同说法，这是不能分辨的。有的作者解释得模糊，有的解释得清楚，因此，在同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福音中的时候，对照不同的说法，含义就明显了。我在写给撒罗纳的主教海西基乌斯（*Hesychius*，一个受赐福、值得纪念的人）[30]的信中曾特意（*curavi*）做过这样的事，这封信的题目是："论尘世的终结"[31]。

5.5 后面，我要提到《马太福音》里的一段，其中写到，按照基督最确实的最后审判，好人和坏人将分开。基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

---

[28] 《哥林多前书》，15:10。
[29] 《哥林多前书》，6:3。
[30] 海西基乌斯，405—426任撒罗纳主教。
[31] 奥古斯丁，《书信》，199。

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备的永火里去。'"[32]随后，他又这样列举了被诅咒的人没有做的事，就是他说的右边的人所做的。人们问他，他们什么时候会看到他需要这些事情，他回答说，只要人们没有向他最小的兄弟这么做，就是没有向他本身做。于是他最后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33]福音书作者约翰最明确地说，基督预言，人们会从死人中复活接受审判。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进入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34]看，他说，那些信他的人不会参加审判。那么，义人如何通过审判和坏人分开，站在他左边呢？其实，他这里的"审判"意思是定罪。凡是听了他的话，并且信了差他来的父的，都不会参加这样的审判。

6. 什么是第一次复活，什么是第二次

6.1 他随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35]这里说的不是第二次复活，即末日会发生的身体复活，而是说第一次，就在当下发生的。为了强调是第一次，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不是身体的，而是灵魂的复活。人们因为不敬和罪，而有灵魂之死。对于死于灵魂之

[32] 《马太福音》，25：31—41。

[33] 《马太福音》，25：46。

[34] 《约翰福音》，5：22—24，"不进入审判"和合本作"不至于定罪"。参考奥古斯丁，《〈约翰福音〉诠释》，22。

[35] 《约翰福音》，5：25—26。

死的人，我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36]。意思是，灵魂死亡的人埋葬身体死亡的人。因为他们是不敬和邪恶的，所以灵魂死了。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他说的"听见的人"就是遵从的人。他们信仰他，坚持到世界末日。他在这里没有区分好人和坏人，因为对于所有人而言，只要听到他的声音，从不敬的死亡进入虔敬的生命，从而获得生命，就是好的。至于死，使徒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37]因此所有人都因罪而死，无一例外，要么是因为原罪，要么是加上有意犯的罪，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明明知道，却不做正义的事。为了所有的死人，一个活着的人死了，一个根本无罪的人；因此，那被赦了罪而活的人，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他活，他因为我们的罪为众人而死，为了我们的称义而复活[38]。谁若信了使不敬的人称义的神[39]，就会走出不敬，得以称义，也就是从死亡复活，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第一次复活，就是现在的复活。除了那获得永恒的幸福的，不会获得这第一次复活。至于第二次复活，他不久会讲到，告诉我们，幸福的和悲惨的人都要参与这次复活。第一次是因为悲悯，第二次是因为审判。因此在《诗篇》中写道："我要歌唱悲悯和正义，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40]

6.2 关于审判，他接下来又说："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41]他在此表明，他要在肉身中来审判，正如他在同一个肉身中来受审判。所以他说："因为他是人子。"他随后又加上了我们所关心的话："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受审判。"[42]"审判"这

---

[36] 《马太福音》，8：22；《路加福音》，9：60。
[37] 《哥林多后书》，5：14—15。
[38] 《罗马书》，4：25。
[39] 《罗马书》，4：5。
[40] 《诗篇》，101：1。
[41] 《约翰福音》，5：27。
[42] 《约翰福音》，5：28—29；"受审判"和合本作"定罪"。

个词，他现在的用法和刚才一样，指的是定罪："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进入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谁有了第一次复活，现在就出死入生，不去被定罪(也就是他所说的"审判")。而他在此所说的"作恶的复活受审判"，指的也是定罪。凡是不愿意在第二次复活时被定罪的，第一次就复活了。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43]意思是，他们不会去被定罪，即所谓的第二次死亡。但是在第二次复活之后，也就是身体的复活之后，凡是没有第一次复活，也就是灵魂复活的，都会迅速死亡。"时候要到(这里不说'现在就是了'，因为那是时间的终结，也就是上帝最后和最高审判的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不会像说第一次复活时那样，说"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只有那些有幸福生活的，才能说是活的。而如果人们没有任何生命，就不可以从坟墓里听到，肉身复活，走出来。从他随后所教导的，可见不是所有人都活："行善的复活得生。"这是活的人；"作恶的复活受审判"，这是讲没有生命的人，因为他们将在第二次死亡中死去。作坏事的人的生活是坏的；他们的生活是坏的，是因为他们在现在的第一次复活，即灵魂的复活中，没有复活，或者即使复活了，也没有坚持到最后。我们前面说了，有两次复活，一次是信仰复活，就是现在发生的，通过洗礼复活；另外一个肉身复活，在最后的伟大审判中变成不腐的和不朽的：于是就有两次复活，一个是第一次，就是现在的灵魂复活，让人不必走向第二次死亡；另外的第二次，不是现在，而将发生在尘世的终极，不是灵魂的，而是身体的复活，通过最后审判，把有些人送往第二次死亡，有些人进入没有死亡的生命。

7. 约翰在《启示录》中描写了两次复活和千禧年，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些

7.1 关于这两次复活，同是那位福音书作者约翰，在题为《启示录》的经上也讲到了，但是他谈的方法使我们很多人不理解其中的第

[43] 《约翰福音》，5:25。

一次，他们总是把这当成可笑的神话。在我说的这卷书里，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44]读了书里的这段文字，有人以为第一次复活是未来的身体复活。除了别的方面，他们尤其被一千年的数目所震惊，以为圣徒们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休假，仿佛这是六千年的劳作之后的神圣的憩息。因为从人被创造、犯下大罪，从而罪有应得地变成必朽，被逐出幸福的伊甸园以来就是这么久了。经上又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45]那么六千年正好是六天圆满，随后就是第七天礼拜日，也就是后面的一个千年。圣徒们复活来庆祝这个礼拜日。如果相信这里说的礼拜日的节庆是灵性的，是在主面前出现的，那么这意见还可容忍。其实我就曾有这种意见[46]。但是有人说，那时复活的人会在毫无节制的肉身宴饮中度过闲暇。这宴饮中提供很多酒食，不仅毫无节制可言，甚至超过了可以相信的程度。只有肉身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属灵的人用希腊词*χιλιαστάς*来称呼相信这些的人，要把这个词翻译过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千禧年主义者"（*Milliarios*）。要一点一点地驳斥他们就太冗长了。而我们要揭示，应该怎样理解圣经的这一段。

7.2 主耶稣基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必先

---

[44] 《启示录》，20:1—6。

[45] 《彼得后书》，3:8。

[46] 参见奥古斯丁，《布道辞》，259:2。

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47]这里的壮士，就该理解为强大的魔鬼，因为他能把人类当成俘虏。而要抢夺的他的家财，就是基督未来的信徒，那魔鬼本来靠各种罪和不敬所占有的人。捆住这壮士的事，使徒后来在《启示录》中看到了：“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48]意思是，那些将被解救的，他的权能无法诱惑和霸占，因为天使阻遏和束缚了他的权能。在我看来，“千年”可以有两种方式理解。要么是指这些发生在最后的一千年，也就是六千年，即六天之后，这最后一天现在正在逝去，随后就是礼拜日，这一天没有夜晚，圣徒都休息了，没有终结，现在距离尘世的终结所剩下的，就是这千年，约翰用部分代替整体的办法，用千年来说这一天的最后部分；要么，这是用千年来指代尘世中的所有年数，用一个完整数来指代所有的时间。而一千是十的平方再乘高成为立方。十的平方是一百，一百是个平方值，构成一个平面。如果给这个平方再加上高，形成立方体，那就是一百再乘以十，是一千。一百是指代整体的数，主向那些放弃了一切、追随他的人应许说：“必要得着百倍。”[49]使徒解释这句话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50]因为以前说：“有信仰的人以整个世界为财富。”[51]因为一千是十的平方乘高成为立方，那么不是更大的整体吗？没有哪里比《诗篇》里的话能更好地解释这个了：“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52]意思就是所有时代。

7.3 他说：“扔在无底坑里。”这里说把魔鬼扔在无底坑里，这个名称象征着多得不可计数的不虔敬的人，他们内心深处极为邪恶，抗拒上帝的教会；这不是说魔鬼以前就不在那里；说把他扔在那里，是因

---

[47] 《马可福音》，3:27，“家财”和合本作“家具”。

[48] 《启示录》，20:1—2。

[49] 《马太福音》，19:29；《马可福音》，10:30。

[50] 《哥林多后书》，6:10。

[51] 《箴言》，17:6a，七十子本。

[52] 《诗篇》，105:8。

为他远离了信仰者，就开始进一步控制了不敬者。不敬者进一步被魔鬼控制，不仅远离上帝，而且还无缘由地憎恨上帝的仆人。“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诱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关上坑，是说禁止他走出来，不能僭越禁令。加上“用印封上”，在我看来是想保密，谁属于魔鬼一方，谁不属于。这确实不在此世彰显，因为看起来站得稳的，是不是会跌倒[53]；看起来跌倒的，是不是会爬起，这都不确定。因为魔鬼遭到阻遏和束缚，被禁止再诱惑属于基督的万国，虽然他此前诱惑和占有了他们。正如使徒说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选择了他们[54]，救人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人们迁到他的爱子的国里[55]。哪个信仰者会忽视，虽然现在魔鬼诱惑万国，拉他们和自己一起进永罚，但是不能预定永生？魔鬼也曾诱惑，那已经通过在基督中重生，走上了上帝之路的人，人们不要为此所动。“主认识谁是他的人。”[56]因此，他不能诱惑其中任何人到永罚。主是作为上帝认识他们的，不是作为人，什么事都不能隐瞒上帝，哪怕未来的事。人即使能在当下看到人(如果看不到心灵也算看到的话)，但就连自己将来怎么样都看不到[57]。于是魔鬼被绑缚，被关在深渊里，不能诱惑万国，教会从万国中建立。而在她们成为教会之前，魔鬼诱惑和占有万国。经上不说“不得再迷惑任何人”，而是说“不得再迷惑万国”，无疑，他想让我们理解为组成教会的万国。他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指的要么是第六天的剩余时间，因为一天就是一千年，要么是尘世终结前的所有年月。

7.4 “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我们不能把这理解为，在此之后他就可以诱惑那些注定组成教会的人，只是现在因为被桎梏所缚，不得诱惑他们。这样的语式，还可以在圣经中的一些地

---

[53] 《哥林多前书》，10:12。

[54] 《以弗所书》，1:4。

[55] 《歌罗西书》，1:13。

[56] 《提摩太后书》，2:19。

[57] [译按]这里的观念体现了奥古斯丁著名的自我观。他在《忏悔录》里面说，自己根本无法了解自己，因而“我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4:4[9])。要了解自我，必须了解上帝，因为上帝是比自我更深更高的自我。

方找到，比如在《诗篇》中："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58]这意思不是说，等到他怜悯我们了，他的仆人的眼睛就不再望着他们的主上帝了。这话的本来顺序是：关上，封上印，到千年完了。中间确实插入了"它不得再迷惑列国"，但是我们不能按照这话所在的位置从字面上理解。如果把它加在后面，我们就有了一句整话：关上它，封上印，到一千年完了，它不得再迷惑列国。意思是，把他封起来，直到一千年完了，它也不能诱惑列国。

8. 魔鬼的绑缚与释放

8.1 他说："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59]如果这个魔鬼被绑缚和关起来了，他就不能诱惑教会了，那么在他被放以后，就能了吗？根本不是这样；在世界创立之前就预定会被选的教会，它是不能诱惑的。所以说："主知道谁是他的人。"[60]即使在魔鬼被释放的时候，教会也存在，就像她从建立以来就存在，将来也会存在，直到永远，新生的人总会继承死去的。不久之后约翰又说，在魔鬼被放后不久，他会迷惑整个大地上的列国，带着他们向教会宣战，教会的敌人的数目多如海沙。他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61]而这里讲的还是末日审判。我认为应该现在引这段话，以免人们以为，在魔鬼被释放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在这地上不会再有教会，要么因为魔鬼被释放时找不到教会，要么因为魔鬼用尽办法迫害而毁灭了教会。就像这卷书里说的，在整个时间里，即从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到尘世的终结，也就是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魔鬼都是这样被绑缚的；而他的这绑缚并不意味着，在那个称为千年的中间状态，他就不诱惑教会了；但他在被释放以后，也不一定就能诱惑教会。因为，如果被绑缚意味着他不能

---

[58] 《诗篇》，123：2。
[59] 《启示录》，20：4。
[60] 《提摩太后书》，2：19。
[61] 《启示录》，20：8—10。

或不被允许诱惑教会，那么，他的被释放不就意味着他能或者被允许诱惑了吗？但根本不是这样；魔鬼被绑缚时，他不被允许实施任何试探，无论是通过暴力挟制，还是用花言巧语，都不能强迫或诱惑人们就范。如果他被允许，在这么长时间，很多人都很软弱的时候，他可以颠覆很多信仰者的信念，或者阻止他们去信仰，虽然上帝不愿意他们遭受这种灾难。因为魔鬼被绑缚着，所以他不能办到这一点。

8.2 而魔鬼被释放的时间，相当短暂，我们读到，总共不过是三年六个月，魔鬼和他的属下可以肆意妄为[62]。但是他所与之作战的人们，不会被他的攻击和诡计战胜。而如果他不被释放，他的邪恶力量就更不明显，圣徒之城充满信仰的忍耐力就难以得到验证，万能者把魔鬼的大坏处用于好事的计划也难以被看到。所以，上帝并没有完全取消魔鬼对圣徒的试探，而是为他们"内在的人"提供屏障，那里栖息着对上帝的信仰，而魔鬼外面的进攻反而让人们得益。上帝绑缚了魔鬼，以及那些追随他的人，让他们不能对无数的软弱者随意泼洒和施加他的邪恶，遏制或打破无数人虔敬的信仰。教会就应该靠这些人增长和充满，他们有些即将信仰，有些已经信仰。最后，魔鬼被释放了，上帝之城看到了她所征服的对手是多么强大，也就知道自己的救赎者、保佑者、解放者的光荣多么巨大。我们同未来那些圣徒和信仰者相比，算是什么呢？由于如此巨大的一个敌人被释放了，他们要经受考验；而哪怕在他被束缚的时候，我们和它的斗争还这么凶险。无疑，哪怕在这中间状态，都曾经有和仍然有基督的明智和强壮的战士，如果在魔鬼被放时他们还活在这必朽的状态之中，他们就会无比智慧和无比耐心地抵挡魔鬼所有狡猾的攻击。

8.3 对魔鬼的这种绑缚，不仅发生在教会从犹太的土地上开始发展，并向异邦人散播的时候，而且一直到现在，甚至到尘世的终结，那时候魔鬼会得到释放。因为他所控制的无信仰的人现在正在皈依信仰，无疑，这些人的皈依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每当他的一个属下

---

[62] 《启示录》，11:2;12:6;13:5。

被夺走，这个壮士就被绑一次。在魔鬼开始被关时活着的人，当他们死了的时候，魔鬼被关进去的深坑并不会终结。憎恨基督徒的新人不断出生，代代相传，直到尘世的终结；在他们盲目而深邃的心里，魔鬼每天都被关进去，如同无底的深坑。那么，在最后的三年六个月，当魔鬼被释放，放纵他的暴力的时候，是否有尚未皈依的人皈依到信仰中？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魔鬼的家财都被剥夺了，所谓"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还能站得住吗？看起来，这句话逼着我们认为，在那么短的时间中，不会有人再继续加入基督的选民，而魔鬼会和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战斗。其中一些人会被征服，追随魔鬼，从而注定无法进入上帝的儿子的行列。但是写作《启示录》的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说的话并非毫无原因："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63]但是那些小孩儿呢？若说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基督徒的婴孩出生但还未受洗，或者那时候根本没人出生，实在不可置信；如果有，他们的父母不可能不想办法把他们送到"重生的洗"[64]。但是，如果是这样，被放出束缚的魔鬼怎么会被夺走家财，因为"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其实，我们应该相信，就是在那时候，也不乏背离教会和加入教会的人；但那时候，无论是为小儿洗礼的父母，还是刚开始信仰的，都足够强大，可以战胜壮士，虽然他摆脱了束缚。那时候，魔鬼会前所未有地以全部鬼蜮技俩和压迫性力量同人们战斗，但是人们会非常警觉地理解这些，有巨大的耐力来对抗，虽然他没有被捆绑，也能夺走他的家财。福音书里的话不会错："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按照下面的顺序，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中的真理：首先绑缚壮士，抢夺他的家财，然后从四面八方的万国的强大和软弱的人当中，发展教会，然后，由于无比坚定地信仰神所预言和实现了的事情，哪怕在他被释放后也可以抢夺家

[63] 《约翰一书》，2:19。
[64] 《提多书》，3:5。

财了。我们要承认："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65]而因为魔鬼被释放了，所以能有不同寻常的巨大迫害和欺骗，名字不在生命之书上的很多人会屈服。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那时候不仅很多有信仰的好人，而且也有此前教会之外的人，足够强大了，依靠上帝的恩典的保佑，通过学习圣经（那上面预言了他们和别人的结局），知道会发生什么，相信了此前不相信的，会变得更加强大，哪怕魔鬼不被束缚而且更壮，也可以征服他。因此，要先写他的被缚，随后说他被缚和被放时的抢夺家财。这就是这话的意思："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9. 圣徒们与基督持续千年的王国是什么，与永恒的王国区别何在

9.1 魔鬼被绑缚千年，在此期间，圣徒们和基督共同为王一千年，这无疑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即从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开始的时间。他在最后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准备的国。"[66]但千年王国与这里说的不同，因为他的圣徒现在就在和基督一同做王，虽然以不同和低得多的方式。基督就此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67]否则，就不能说现在的教会是他的王国或天上的王国。到那时候，"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前面已经引过了[68]。就是从教会里，收割的人把稗子收集起来，此前上帝允许稗子与好种子一起生长。于是他解释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69]难道这是说那没有诱惑的国吗？当然是从他在此世的王国，即教会，收集。他

---

[65] 《马太福音》，24：12。
[66] 《马太福音》，25：34。
[67] 《马太福音》，28：20。
[68] 《马太福音》，13：52；参见本书，20：4。
[69] 《马太福音》，13：39—41。

又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70]他说二者都是“在天国”,无论那不按他所教的诫命做的(因为这里的“废掉”的意思就是“不遵守”,“不做”),还是那按照他教的诫命做而且还教给别人的;但前者是最小的,后者是最大的。他随后又加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指的是,那些不遵行他所教的诫命的人。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在另外一处说:“他们能说不能行。”[71]这就是说,除非你们的义胜过他们,即你们不废掉诫命,而是遵行所教的),断不能进天国。”[72]这两者(破坏所教的诫命的,和遵行的;最小的,和最大的)都在的天国,我们应该以一种方式理解;而他们除非遵行就不能进的天国,是用另外的方式说的。两者都在的天国,就是现在的那种教会;而只有一种人在的,是那时的教会,其中已经没有了坏人。现在的教会也是基督的王国和天上的王国。他的圣徒即使现在也和基督一同为王,但是为王的方式和那时候不同;稗子虽然和好种子一同成长,但是并不和好种子一同为王。与基督一同为王的,都按照使徒的话做:“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73]使徒还谈道,“他们却是天上的国民”[74]。他们能和基督以这样的方式一同为王,即,他们就是基督的王国。我且不说别的,如果他们直到尘世的末日,直到一切诱惑都被收集出的时候,他们只“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75],那他们怎么成为基督的王国呢?

9.2 在这个充满武力的王国,我们和敌人冲突,与好斗的罪过战

---

[70] 《马太福音》,5:19。

[71] 《马太福音》,23:3。

[72] 《马太福音》,5:20。

[73] 《歌罗西书》,3:1—2。

[74] 《腓立比书》,3:20。[译按]奥古斯丁此处的用词与圣哲罗姆的拉丁文本一致。其中的conversatio并不是对话的意思,而是居所、团体的意思。和合本以“国民”翻译,还是比较恰当的。

[75] 《腓立比书》,2:21。

斗；当它们屈服时，我们统治他们，然后到了最和平的王国，在那里没有敌人，我们成了王。而现在这王国，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第一次复活。里面说魔鬼会被绑缚一千年，然后暂时被释放，随后又说道，在那一千年里，教会会做什么，或者在教会里会发生什么："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76]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在说最后的审判；这里说的宝座，应该理解为统治者和他们的宝座，教会现在就是靠他们统治着。要理解"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最好是看这句话："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77]因而使徒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78]约翰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上帝的圣言被斩者的灵魂。"随后又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79]这里说的，是殉道者的灵魂尚未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时。虔敬的死者的灵魂不会和教会分离，这教会现在就是基督的王国。否则，我们在加入基督的身体时，就不会在上帝的祭坛上纪念他们；在危险袭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投向自己的洗礼，唯恐此生没有洗礼就终结；或是投向告解，唯恐灵魂与身体分离时，没有忏悔，或良知仍然是坏的。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者哪怕死了也是基督的肢体，他们怎么会这么做？他们的灵魂虽然不和身体同在了，还是在这一千年里与基督一同为王。于是在这卷书里的另一处，我们读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80]现在，活人和死人都在第一个教会里，与基督共同为王。就像使徒说的："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81]这里只提到了殉道者的灵魂，因为这种死后的王位特别属于那为真理奋战到底的人。但部分指代整体，我们由此也理解，别的

[76] 《启示录》，20：4。
[77] 《马太福音》，18：18。
[78] 《哥林多前书》，5：12。
[79] 《启示录》，20：4，"上帝的圣言"和合本作"神之道"。
[80] 《启示录》，14：13。
[81] 《罗马书》，14：9。

死人也属于教会，即基督的王国。

9.3 《启示录》随后谈到“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82]。我们应该把这当作兼指活人和死人。至于这兽指的是什么，可以更精细地探讨。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与上帝之城相对的不敬之城，和与有信仰的人民相对的无信仰的人，应该不会违背正确的信仰。在我看来，兽的像指的是兽的伪装，也就是那些表面上宣扬信仰，却在无信仰中生活的人的伪装。他们做出来的，和他们实际所是的不同。他们不是因为真正的形象，而是因为虚假的幻象，而被称为基督徒。兽指的并不只是公开与基督之名和他无比辉煌的城敌对的敌人，还有那些稗子，那在尘世的终结时从他的王国，即教会，收集出来的稗子。而没拜过兽和兽像的，只能是按照使徒的话做，不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的人[83]。“不拜”就是不赞同，不服从。“不受印记”指的是罪的印痕，“在额上”是因为他们所宣扬的，“在手上”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些与这些坏事相背离的，不论活在必朽的肉身里，还是死了，现在都以各个时代相应的方式，和基督一同为王，并在这整个中间阶段中如此，这个阶段被说成一千年。

9.4 他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84]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85]。但别的人都不是活着的。随后说：“直等那一千年完了。”我们应该理解为，在应该复活的时候，他们没有活，没有由死人生。等到基督来临的日子，也就是身体复活的时候，他们没有从坟墓里回到生命中，而是来到了审判中；他们被判罪，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死亡。在那一千年终结的时候，凡是没有复活的，也就是在第一次复活的那整个时间里，都没有听到神的儿子的声音，没有由死人生的人，在第二次复活里，也就是肉身的复活里，与肉身一同转入了第二次死亡。他随后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82] 《启示录》，20：4。
[83] 《哥林多后书》，6：14。
[84] 《启示录》，20：5。
[85] 《约翰福音》，5：25。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86]这指的是参与了第一次复活的人。在复活中有份的人，不仅从死（也就是罪）中复活了，而且还会永远在这复活的生命中。他说：“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87]第二次的死只在上面说的人身上有权柄：“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这中间的整段时间，就是所谓的一千年，不论他们在身体中的生命有多长，他们不会从死亡中复活，他们的不虔敬把他们限制在死亡中，所以他们不会参与第一次复活，从而使第二次死亡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10. 有人认为复活只是身体的，与灵魂无关，我们怎样回答他们

有人认为，复活只能就身体来说，因而争辩说，第一次复活将是身体的复活。他们说，只有曾跌倒的，才能再次爬起。身体死的时候跌倒了；就是因为跌倒（*cadendo*），我们才称之为“尸体”（*cadavera*）[88]。他们说，不可能有灵魂的复活，只能有身体的。那他们如何反驳使徒？使徒谈到了灵魂的复活。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89]这讲的当然是内在的人，不是外在的人的复活。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语言，说出了相同的意思：“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90]他们说，只有跌倒的才能爬起，从而认为只有身体的复活，没有灵魂的复活，因为只有身体才跌倒。他们为什么不听听：“切莫离开主，否则你们会跌倒的。”[91]还有：“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92]还有：“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93]我认为，所谨慎的是灵魂的跌倒，不是身

---

[86] 《启示录》，20:5—6。
[87] 《启示录》，20:6。
[88] 参考奥古斯丁，《布道辞》，241:2。
[89] 《歌罗西书》，3:1。
[90] 《罗马书》，6:4。
[91] 《便西拉智训》，2:7。
[92] 《罗马书》，14:4。
[93] 《哥林多前书》，10:12。

体的跌倒。那么，如果跌倒的才能复活，灵魂也跌倒了；我们应该相信，灵魂也会再次爬起。经上说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随后又说：“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94]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主教和长老，这些严格意义上教会的所谓祭司。正如因为所有的基督徒神秘的受膏，我们把他们都称为基督，我们也把他们都称为祭司，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祭司的肢体。使徒彼得说他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95]。虽然简略地一笔带过，他所谓“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即圣父与圣子的），就意味着，基督就是上帝。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96]，做了人子，所以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97]。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里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了[98]。

11. 在尘世的终结，魔鬼被释放出来，会唆使歌革和玛各迫害上帝的教会

《启示录》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99]那时候，魔鬼诱惑了这些国家，使他们参加征战。在做这些之前，魔鬼也用各种可能的坏事诱惑。这里说“出来”，指的是他把本来潜藏着的仇恨爆发为公开的迫害。这是最后的迫害，临近最后的审判，整个大地上的圣教会都要遭受，即，整个基督之城要遭到整个魔鬼之城的挑战，无论二者存在于大地上的什么地方。而那名为歌革和玛各的民族，我们不能以为这指的是大地上某个地方的某些蛮族，也不能像有些人根据起首字母认为的那样，是指戈塔埃（*Getae*）和玛萨戈塔埃（*Massagetae*）[100]，也不是指罗马政权管辖不到的外邦。“歌革和玛

---

[94] 《启示录》，20:6。
[95] 《彼得一书》，2:9。
[96] 《腓立比书》，2:7。
[97] 《诗篇》，110:4；《腓立比书》，2:7；《希伯来书》，7:17 以下。
[98] 参见本书，16:22；17:17，20。
[99] 《启示录》，20:7—8。
[100] 戈塔埃，是马其顿东北部的一个民族，玛萨戈塔埃，是黑海东北部的民族。

各"紧接着"地上四方的列国"，意思是遍布了整个大地。这两个词的意思，我们可以把"歌革"理解为"覆盖"，把"玛各"理解为"从覆盖下"[101]，指的分别是房屋和房屋中来的人。这些民族就是我们前面所理解的，魔鬼被关进其中的深渊，魔鬼又从其中跑出来，冲到各处。他们是覆盖，魔鬼就是从覆盖中跑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二者理解为民族，不认为一个指的是那些民族，一个指的是魔鬼，那么，所谓的覆盖，就是指从古以来的魔鬼关在了他们里面，也就是被他们覆盖了；而那所谓的"从覆盖下"，指的是，他们潜藏的仇恨如今爆发出来了。所以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102]这里指的不是到一个地方或将到一个地方，好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未来的某个地方。因为基督的教会是遍布整个大地的，无论教会那时在哪里（"遍满了大地"就是说遍布在列国），哪里就有圣徒的营，哪里就是充满上帝之爱的城，被她所有敌人的残酷迫害所包围。因为敌人也遍布大地，散布在列国。即，这个城被堵在了狭小的巷子里，受到攻击和保卫。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斗争，所以说是"营"。

12. 大火从天而降，吞噬了他们，这是否指的是对不敬者的最后惩罚

经上说："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103]但我们不要把这大火理解为基督所说的那种最后的惩罚："你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104]那些人会被火吞灭，但大火并不是从天上降到他们头上。这里说的"从天降下"的火，最好理解为圣徒的强力，使他们不会屈

---

[101] 又见《创世记》，10:2；《以西结书》，38:2。[译按]圣哲罗姆对《以西结书》，38:2 中的玛各和歌革的解释与此相同。此外，当时对这两个词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尤西比乌在《福音的证明》，9:3 中认为，歌革是指某个罗马皇帝，而玛各是泛指罗马帝国。安布罗斯在《论信仰》卷二最后一章认为，歌革和玛各是指哥特人。所有这些解释都没有什么根据。

[102] 《启示录》，20:9。

[103] 《启示录》，20:9。此处依照和合本的译法。但前半句哲罗姆的拉丁文本为"火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奥古斯丁漏掉了"……上帝那里"(a Deo)，不过，在本章后文，他说"这火是'从上帝'降下的"，显然又在呼应他漏掉的这两个词。

[104] 《马太福音》，25:41。

服于那些野蛮者,不会按他们的意志做事。天就是支撑(*firmamentum*)[105],因为天堂的强力(*firmitate*),那些敌人被他们熊熊燃烧的焦躁之火(*zelus*)所折磨,所以无法把基督的圣徒吸引到敌基督那里。吞灭他们的就是这火,这圣火是"从上帝"降下的,是因为上帝赐予了圣徒们不可战胜的力量,以此折磨敌人。"焦躁之火"(*zelus*)一词也有正面意义,比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106]相反的例子:"那些无知之民被焦躁占据,现在,大火烧灭你的敌人。"[107]这里说"现在",说明那指的不是最后的审判之火。也许,基督来临时,会打击那些迫害教会的迫害者,因为他在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的时候[108],发现他们都活在地上。这被称为降自天上的火,吞灭了敌人;这并不是对不敬者的最后惩罚,因为最后的惩罚是复活的身体所遭受的。

13. 敌基督迫害的时间是否算作千年的一部分

这最后的迫害将来自敌基督(正如我们说的[109],《启示录》前面也提到了[110],先知但以理也已经预言了[111]),长三年六个月。这时间虽然短,但它是包括在魔鬼被绑缚、圣徒与基督共同为王的一千年里,还是这是另外加上的几年,在一千年之外,此处语焉不详,而这是应该的;因为,如果我们说这属于那一千年,那就会发现,圣徒与基督共同为王的时间,比魔鬼被绑缚的时间长,而不是相同。因为,与他们的王共治的圣徒们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也在为王,同各种坏事交战,虽然魔鬼不再被绑缚,能集中全力来迫害他们。但是,如果是在圣徒们与基督共同为王一千年之前三年六个月,魔鬼就被释放了,圣经上怎么能说,魔

---

[105] 《创世记》,1:6。[译按]此处的 firmamentum(以及七十子本希腊文的 στερεωμα)的原意都是"支撑",强调其坚实、有力的一方面,因而与水区分开。和合本的"空气"完全没有译出这个意思。而"支撑"的译法也可看出它与强力(firmitate)之间在词源和含义上的关联。

[106] 《诗篇》,69:9。

[107] 《以赛亚书》,26:11,七十子本。

[108] 《帖撒罗尼迦后书》,2:8;《以赛亚书》,11:4。

[109] 本书 20:8.2。

[110] 《启示录》,11 2;12 6;13 5。

[111] 《但以理书》,12:7。

鬼被绑缚和圣徒为王的时间，都是一千年？而如果我们说，迫害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不算在一千年中，而是另外加上的，我们就能更确切地理解经上说的这话："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12]以及随后的"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13]。这样就表明，圣徒为王和魔鬼被释放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迫害的时间既不是圣徒为王的时间，也不是魔鬼被关的时间，而是另加的，因为这二者都属于一千年中。我们应该认为这要另外计算；但我们就必须承认，圣徒们在那迫害期间不会与基督共同为王。但是，谁敢说在他们之间最大限度和最强有力地结合时，他的肢体不会和他一起为王？而在那个时候战斗越是激烈，抗拒的光荣就越是辉煌，殉道者也越是金冠灿烂。另外，如果因为他们遭受苦难，就说他们不会为王，一个结果就是，即使在这千年之中以前的日子，圣徒们也在遭受苦难，那就会说，遭受苦难的圣徒没有与基督共同为王。《启示录》的作者亲笔写下，说他看到，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和神的圣言而被杀头的人的灵魂[14]，但若根据这说法，这些人在受迫害时都不能和基督一同为王；虽然基督最大限度地拥有他们，他们并不是基督的王国。这是无比荒谬的，我们必须想尽办法避免。很明确，那最光荣的殉道者得胜的灵魂战胜了所有的哀痛和劳碌，使这哀痛和劳碌到了终点，于是放下自己必朽的肢体，曾经并正在与基督共同为王，随后千年终结，他们重新得到不朽的身体，继续为王。因此，在那三年半中，那些殉道被杀的灵魂（包括已经离开身体的，和将要在最后的迫害中离开的）与基督一同为王，然后这必朽的尘世终结，过渡到没有死亡的王国。这样，圣徒们与基督一同为王的时间比魔鬼被绑缚和关押的时间长很多年，因为，在魔鬼不再被绑缚的三年六个月里，圣徒们会和自己的王，即圣子，一同为王。因此，在我们听到"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时，情况依旧，我

[12] 《启示录》，20：6。
[13] 《启示录》，20：7。
[14] 《启示录》，6：9。

们可以理解为，要么，圣徒们的统治在一千年后并不结束，虽然魔鬼的绑缚和关押结束了。双方都有个一千年，但是又各有不同的具体时段，直到终结。圣徒的统治时间长一些，魔鬼被绑缚的时间短一些；要么，三年六个月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不会认为，要么算作从撒旦被绑缚的时间里减去，要么好像在圣徒为王的时间加上，就像本书的卷十六对四百年的讨论那样[115]。其实比四百年多，但是粗略算出了四百年。只要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很常见。

14. 约翰谈到魔鬼和他的属下一同遭罚，总结所有死者的身体复活，以及最后的审判中的苦难

在讲了这最后的迫害之后，约翰简要而总括性地谈到了魔鬼和以他为君主的敌对之城遭受的最后惩罚。他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116]我们前面说了，兽最好理解为不敬之城[117]。假先知，其实指的就是敌基督或他的像，即伪装，我们在同一处谈到了。在这最后的审判（即死者的第二次复活，身体的复活）之后，他总结叙述了自己如何得到了启示："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118]而不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并且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等等[119]。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即，这是在对活人和死人的审判之前。但是他说，他看到了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面的，天地都逃离他的面前，等等。审判完成后，这天地都要逃离，那时开始有一个新天新地[120]。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不是一切都毁灭，而是万物改变。因此使徒说："因为这世界的样子

---

[115] 参见本书，16：24。

[116] 《启示录》，20：10。

[117] 参见本书，20：9.3。

[118] 《启示录》，20：11。

[119] ［译按］这两段话的唯一区别是后面的一段多了"并且"（et）这个连词。但从随后的解释中，奥古斯丁似乎是在讲时态的差别。有可能是奥古斯丁或传抄者的笔误，导致了这里的混乱。

[120] 《启示录》，21：1。

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121]要过去的是世界的样子，不是世界的自然。约翰说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以后天地都将逃离他的面前。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22]他说卷册展开了，又有一卷。他对这一卷是什么并未沉默[123]。他说：“就是生命册。”前面展开的卷册，可以理解为圣徒的卷册，包括旧约中的和新约中的，其中展示了，上帝会对他们发布什么命令；而在这卷生命册里，有每个人究竟是按照哪条法令做了，还是没有。如果这本书是物质的书，谁能推算它有多厚多长？其中记录了所有人的整个生命，要用多少时间才能读？或者那时候是否有相当于人的数目的天使，每个人听到自己的天使唱诵他的生命？也许不是所有人共有一本书，而是每个人有一本书。但圣经希望我们理解为一本。其中说：“并且另有一卷展开。”这本书应该理解为某种神力，使每个人回忆起自己做的事，无论好坏，让心志以惊人的速度浏览，知道后可以控诉或放过自己的良知[124]，所有人中的每个就可以同时被审判。神力完全可以称为“书”，因为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里面说死人都接受审判，无论大小。为了说明这些死人是谁，约翰以总结的方式说话，好像追溯到过去略过的某事，或是推迟未说的事：“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地狱也退回其中的死人。”[125]无疑，这发生在对死人审判之前；但审判是较早说的。因此我说，他以总结的方式，回溯到过去略过的某事。而今他按顺序解释，为了讲得更清楚，他在这里把先前说过的对死人的审判又说了一遍。他说了“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地狱也退回其中的死人”之后不久，又加上刚刚说过的：“照他们各人所行的受审判。”[126]这就是他前面所说

---

[121] 《哥林多前书》，7:31—32。

[122] 《启示录》，20:12。

[123] [译按]当为“并未沉默”，两个英译本均误。而日译本和吴宗文译本是对的。

[124] 参考《罗马书》，2:15。

[125] 《启示录》，20:13，“地狱”和合本作“阴间”，“退回”和合本作“交出”。

[126] 《启示录》，20:13。

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27]

15. 海里交出，死亡和地狱退回给审判的死人是谁

那些本来在海里，由海交出的死人是谁呢？并不是说，死在海里的人就不进地狱，或者他们的身体就保留在海里；也不是说，死去的好人在海里，坏人在地狱，这是更荒谬的。谁会这么认为呢？但如果说此处的"海"指代这个尘世，就更可以接受。这里的意思是，基督将发现那些尚在身体之中的，把他们和将要复活的一同审判，把他们也称为死人。其中的好人，经上说："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128]其中的坏人，经上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129]之所以能说他们是死人，是因为他们披戴着必朽的身体。所以使徒说："身体就因罪而死，灵性却因义而活。"[130]这表明，对一个活在身体中的人来说，身体是死的，但灵性是生命。他不说必朽的身体，而说死亡的，但后面不久说了"必死的身体"[131]，这是更常用的说法。于是，海交出这些在其中的死者，意思是，这个尘世交出生活在其中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死去。"死亡和地狱也退回其中的死人。"海交出，是因为人就在其中，所以就在那时候找到了；而死亡和地狱要退回，是因为，那些从地狱走出的死人，要重新唤回生命。而这里不满足于只说"死亡"或"地狱"，必须同时说二者，也不是没原因的。说死亡，针对的是好人，他们虽然会死，但不在地狱里；而地狱针对的是坏人，他们要在地狱里受惩罚。基督来之前的那些古代圣徒，坚信基督会来临，虽然距离不敬者受的折磨非常远，但还是在地狱里。这样认为并不荒唐。只有在基督流了血，并降临那个地方解救他们之后，这个代价才能使有信仰的好人得救赎，得到自己本该得到的好的身体。他们在等待期间，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狱。而约翰说："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

---

[127] 《启示录》，20：12。

[128] 《歌罗西书》，3：3。

[129] 《马太福音》，8：22。

[130] 《罗马书》，8：10，"灵性"和合本作"心灵"。

[131] 《罗马书》，8：11。

判。"随后简洁地说了审判的方式："死亡和地狱也被扔在火湖里。"[132]这名称指的是魔鬼，因为他带来了死亡和地狱中的惩罚，以及魔鬼的所有同伙。他在上面已经更清楚地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里。"[133]随后比较含糊地说"就是兽和假先知的地方[134]"。而此处则更清楚地讲："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135]这生命册不是用来提醒上帝的，好像他会因忘记而犯错，而是表明了那些预先选定的，将得到永生。并不是说上帝不知道，需要读这书才能知道。而是说，上帝自己早已预先知道，是不会有错的，生命册就是上帝的前知，上面写着上帝提前知道的事。

16. 新天和新地

约翰预言了坏人将受的审判，在讲完这审判之后，他又谈到好人的审判。他解释了主简单说的话："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以及接着说的："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136]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137]他前面说，他看到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天地都从他面前逃离[138]，已经提到了这顺序。那些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受到审判，被投到永火里去（我认为除非圣灵向谁启示了，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火，在世界或万物的什么部分）。在这之后，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被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火吞灭，正如当初被世上所有的洪水淹没一样。这样，正如我说的，世界上所有可腐的物质，所有与我们的可腐的身体相应的物质，都将在大火中消逝。然后，通过一种神秘的转化，我们的实质将变成不朽的肉身。世界将会变革，成为更好的，相应的，肉身也要变革，成为更好的，与新世界相配。于是说："海也不再有了。"海究竟是被大火烤干了，还是变得更好了，我

[132] 《启示录》，20：14，"地狱"和合本作"阴间"。
[133] 《启示录》，20：10。
[134] 《启示录》，20：10。
[135] 《启示录》，20：15。
[136] 《马太福音》，25：46。
[137] 《启示录》，21：1。
[138] 《启示录》，20：11。

还不好说。我们读到，将会有新天新地。但我不记得哪里读到过新的海洋。只是在这一卷经里有："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13]但是那里不是在说尘世的终结，好像也不是在说真正的海，而是"好像"是海。经上喜欢把预言与精确的文字结合起来用，我想，所谓"海也不再有了"说的海，就是前面说的"海交出其中的死人"的海。那时候，不再有尘世的必朽生命，不再有各种风暴变换，而这就是"海"这个词所象征的。

17. 世界的末日以后，教会的光荣永无终结

经上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14]这里说到从天上降临的城，是因为，上帝是用天上的恩典塑造这城的。因此上帝通过以赛亚说："我是造你的主。"[15]这个城一开始就从天而降，从那时候起，上帝的恩典就借着"重生的洗"通过天上派下的圣灵来到了尘世间，降临他的这座城。上帝的审判将是最后的审判，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实现。在这审判中，借助上帝的赐予，上帝之城的伟大光芒将展示为全新的和清晰的，旧日的印痕不复存在；那时候，身体从过去的可腐的和必朽的变成了不腐的、不朽的、崭新的。要把这当成这个城与她的王一起统治一千年的那段时间，在我看来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其中明确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谁会那么荒谬，陷入无比顽固的偏见，竟胆敢认为，在这必朽的患难中，我们且不说众多圣徒，就是其中的某个圣者，不论是现在活着的，将要生活的，还是曾经生活的，会没有眼泪和疼痛。相反，一个人越是神圣，越

[13] 《启示录》，4：6；15：2。
[14] 《启示录》，21：2—5。
[15] 《以赛亚书》，45：8，七十子本。

是希望成圣，在祈祷时就有越多的哭泣。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公民的声音不是说吗，“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142]；“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143]；“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144]；“我的愁苦就发动了”[145]？人们“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146]，难道这不是神的儿子吗？而那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147]，难道不是神的儿子？还有使徒保罗自己，难道他不是来自上界的耶路撒冷吗？他为了以色列的骨肉弟兄“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148]，不更是天上来的吗？除非到了经上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149]，那个城里才不再有死亡。既然可以问“在哪里”，就可见那里是没有的。那时城里的公民也并不软弱，而现在连约翰这样的人也在他的书信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150]在这卷题为《启示录》的经书里，有很多模糊的语句，用来锻炼读者的心志；其中只有少数语句很清晰，让我们从中推出别的话的意思，但也要很费力；这主要是因为约翰以很多方式重复同一个意思。他好像是在说不同的意思，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同一个东西。但他下面的话很清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这些话如同阳光般明亮，讲的是在未来的世代圣徒们的不朽和永恒（这不是只有那时，只有那里的事吗？）。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模糊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就不能找到或读到清楚的表达了。

---

[142] 《诗篇》，42：3。
[143] 《诗篇》，6：6。
[144] 《诗篇》，38：9。
[145] 《诗篇》，39：2。
[146] 《哥林多后书》，5：4。
[147] 《罗马书》，8：23。
[148] 《罗马书》，9：2。
[149] 《哥林多前书》，15：55—56。
[150] 《约翰一书》，1：8。

18. 使徒彼得怎样预言上帝的最后审判

我们现在看到，使徒彼得也曾写到这审判："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言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151]他这里不是在说死者的复活，而是说了很多此世的覆灭。他让我们想起以前的那场大洪水，好像是在以这种方式警告我们，让我们相信，在尘世终结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会毁灭。他说，在那时候，曾有的世界毁灭了；不仅整个大地，甚至包括天空。我们应该把这天空理解为空气，水汽升腾，充满了其中的空间。于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空气转化成了湿气（他把这称为天或诸天，但是他显然说的是其中较低的部分，而不是太阳、月亮和诸星座组成的高天）[152]，然后在这个状态中与大地一起毁灭，这大气此前的样子在大洪水中已经被毁灭了。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言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于是，那天与地（就是在洪水毁灭了世界后，代替旧世界的世界）远离了水，留存到审判日，被最后的火焚烧，与不敬的人一起灭亡。由于这巨大的变动，彼得也毫不怀疑地说，人也会遭受未来的毁灭；只是他们的自

---

[151] 《彼得后书》，3：3—13，"言"和合本作"命"。

[152] 参见奥古斯丁，《〈创世记〉字解》，3：2—3。

然会留存到永罚之中。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审判之后世界会焚烧，新天新地会取代旧的天地，那么，在那大火当中，圣徒们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有身体，一定要在某个物质的处所。我们可以回答说，他们将来会在更高的部分，那大火的火焰达不到的地方，就像洪水中的水到不了的地方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体会变得想在哪里就在哪里。而变得不朽和不腐的人并不惧怕火灾中的火；何况，那三个有着可腐和必朽的身体的人，在烈火的焚烧中还能活下来，不受伤害[153]。

19. 使徒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里写到敌基督的出现，主的日子就在他的时间之后来临

19.1 福音书作者和使徒有很多关于神的末日审判的话，看来我必须略过了，否则我这一卷就变得过长了。但是，我们不能略掉使徒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里的话："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么？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他想怎样拦阻，就让他怎样拦阻，直到那拦阻的离开。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他的来临，是在撒旦的运动之后，他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154]

---

[153] 《但以理书》，3：8—27。

[154] 《帖撒罗尼迦后书》，2：1—11；其中，"他想怎样拦阻，就让他怎样拦阻，直到那拦阻的离开。"和合本作"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他的来临，在撒旦的运动之后，他……"和合本作："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详细解释见本卷19.4。

19.2 无疑，他这里是在谈敌基督和审判日；如果敌基督不先来，审判日（就是这里说的主的日子）也不会来临。使徒称敌基督的来临为“离道叛教的事”，意思是从主上帝叛离。如果能这么说所有不敬者，当然更可以这么说敌基督！但是他将坐在上帝的哪个神殿里，却不确定；是坐在所罗门王修建的被毁的神殿，还是坐在教会？使徒不会把将鬼怪当偶像崇拜的神殿称为上帝的殿。但也有人愿意理解为，这里说的不是魔王自身，而是他的全体，也就是所有属于他的众人，再加上魔王自己。他们认为，要把希腊文正确地翻译过来，不是“坐在神的殿里”，而是“坐下，如同神的殿”。意思是，他自己就成了神的殿，即教会。就像我们说“坐在朋友身边”，意思是他就是朋友了，还可以说别的一些这类的话。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们的是什么。”意思是，是什么阻碍成为他延迟的原因，你们知道，“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他说人们知道这些，所以不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所以要费一番力气，也不能明白使徒的意思，不论我们多么希望知道；特别是因为，他在后面加上的话意思更加模糊：“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我承认，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还是会提到我能听到或读到的人们的猜测。

19.3 有人认为，这里说的是罗马帝国，但是因为使徒保罗不愿明确写出来，以免被指责说罗马帝国的坏话，因帝国自己希望永世长存。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是希望人们把这理解为尼禄，他的作为看上去就像敌基督。因此颇有人怀疑，他还会复活，成为敌基督[155]。有人认为，尼禄并没有被杀，而是被藏起来了，让人以为他被杀了，而是秘密地活着。他的精力保持着人们以为他死时的那个年岁的状态，到了他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复辟王位。[156] 但是，我很怀疑这个

---

[155] 如哲罗姆在诠释《但以理书》，11 时，即如此认为。

[156] 塔西陀在《历史》，2:8 中谈到，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的尼禄部分谈到，尼禄的追随者在他死后仍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令，从而助长了这种说法。

扑朔迷离的说法。使徒还说："他想怎样拦阻，就让他怎样拦阻，直到那拦阻的离开。"说这是在讲罗马帝国并不荒谬，就如同说："他想怎样统治，就让他怎样统治，直到那统治的离开。"即被除去的意思。"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毫无疑义，这指的是敌基督。还有人认为，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指的就是那些在教会里的骗人的坏人，当时已经非常多了，成了敌基督大批的属下。这就是"不法的隐意"，因为这些看上去是隐藏的。使徒鼓励那些信仰者，要坚定地维护他们已有的信仰，于是说："他想怎样拦阻，就让他怎样拦阻，直到那拦阻的离开。"意思是："要这么做，直到那些现在秘密的不法的隐意离开教会。"他们认为，福音书作者约翰在书信里下面的话也在说这种隐意："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157]他们说，现在，也就是末日（即约翰所说的末时）之前的一刻，很多异端从教会里走出，他把这些人都称为敌基督。所有这些走出的，不属于基督，而属于最后的敌基督，敌基督会在那时显现出来。

19.4 如何理解使徒这些含糊的语句，是见仁见智的；但他无疑说了这话：除非基督的对手敌基督先来诱惑那些死去的灵魂，基督不会来审判活人和死人[158]。就是受他诱惑这件事，也来自上帝隐秘的判断。就像使徒说的："他的来临，是在撒旦的运动之后，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159]那时候，撒旦被放出来了，通过那个敌基督行各种各样的异能神迹，但都是用来骗人的。不过，我们不清楚，后面所说的异能神迹和

---

[157] 《约翰一书》，2：18—19。

[158] 《提摩太后书》，4：1。

[159] 《帖撒罗尼迦后书》，2：9—10。［译按］"他的来临"和合本作"这不法的人来"，好像是指敌基督。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此处都用代词，无法判断究竟是指基督还是敌基督，但一般理解为指敌基督，所以英文钦定本和中文和合本都这么翻译。但奥古斯丁把此处理解为指基督，所以我们调整了经文译法。

骗术，究竟是欺骗必朽者的感觉的幻象，其实没有做，但让他们以为做了；还是这些是真的奇迹，但用来欺骗人们，引诱他们以为，这只能是神所行的，不知道那是魔鬼的异能，特别是，他所获得的能力是以前所没有的。当天降大火，把神圣的约伯的仆人和羊群一下子都烧尽了，一场大风刮来，毁掉了他的房屋，杀死了他的儿女，这些都不是幻象，而是撒旦所做的，上帝赋予了撒旦这样的异能[160]。但这为什么说是“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那时候就明白了。且不管为什么这样说，敌基督用异能奇迹来诱惑的，是会被诱惑的人，“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使徒也不犹豫地加上说：“故此，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161]上帝给这个心，是因为上帝用正义的判断允许魔鬼做那些事，虽然魔鬼那么做是出于邪恶的想法。“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162]因为上帝的判断，他们被引诱；因为他们被引诱，上帝审判他们。但是，那使他们被引诱的判断，是上帝的判断，这判断的正义是隐秘的，但它的隐秘也是正义的，自从理性的被造物犯罪开始，上帝就没有停止过审判；受了引诱的人，将在最后受基督耶稣公开的审判，这审判将是最正义的，因为他遭受了最不义的审判。

20. 使徒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里，就死者的复活有什么教导

20.1 但是在这里，使徒对死者的复活保持沉默。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

[160] 《约伯记》，1：16—19。

[161] 安布罗斯、克里索斯顿等人认为这是在说犹太人。哲罗姆在《书信》，151：11 中也这么认为。

[162] 《帖撒罗尼迦后书》，2：10—12。

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63]使徒的这些话，最清楚地表明，死人将会复活，那时候主基督将来临，审判活人和死人。

20.2 但是人们总是问，基督来临时发现活着的人，也就是使徒在上面说的他自己，以及那些和他一起存留的人，是否根本不会死去？还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神奇而迅速地死亡，又转入不朽，与那些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升到云里，和基督在空中相遇？[164] 我们不能说不可能，他们死而复生，在那个时刻被提升到天空。他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不能以为，这里是说，我们会永远和主待在空中；因为他不会待在那里，而是像来的时候一样迅速离去；我们也会因他来临而去见他，而不是因为他待在那里。但是"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同在"，意思是，我们将会拥有永恒的身体，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将与他同在。看起来，使徒就要让我们按照我们认为的这样理解，基督发现还活着的人，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就要经历死亡，进入不朽。他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165]他在另外一处谈到身体的复活，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66]所以，基督发现还活着的人，如果他们不死，怎么可能通过复生进入不朽？就像我们看到他说的："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而除非人的身体死了，然后以某种方式从地上复活，否则我们不能说"你所种的"。就像人类的始祖僭越时，上帝所说的这句话："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167]我们要承认，基督来临时，那些他发现尚未走出身体的人，使徒和《创世记》中的话里并不包括；因为他们被提升到云里，所以不会是"所种的"，因为不论他们根本不会经历死，还是在空中死去一会，都不在地里，也不返回地里。

20.3 同是这位使徒，在对哥林多人谈到身体的复活的时候，有

[163] 《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
[164] 参见奥古斯丁，《书信》，193。
[165] 《哥林多前书》，15:22。
[166] 《哥林多前书》，15:36。
[167] 《创世记》，3:19。

另外的说法:"我们都要复活",另外的版本是:"我们都要睡觉。"[168]除非先进入死亡,否则不能有复活;我们也只能把这里的睡觉理解为死亡。[169] 如果基督发现很多人还在身体里,没有睡下,也就没有复活,那怎么说都要睡觉或都要复活呢?如果基督来临时发现还活着的圣徒,会升起来与基督相遇,我们相信他们会迅速通过死亡走出身体,然后很快变为不朽。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使徒下面的话不难理解。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还说,"我们都要复活"或"我们都要睡觉"。圣徒们除非先死去,哪怕很短暂,否则就不能复活进入不朽;因此他们也不会不复活,复活前总要睡觉,哪怕极短,也不是没有。我们相信,同一位使徒最明确地说,眨眼之间,死人就会复活,那些早已死去的尸体的尘土,会极为简单、以无法估量的速度,回归到肢体之中,永无终结;[170]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众多的身体可以在空中做种,在那里向上复活,变成不朽和不腐的呢?上帝对人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不能认为,以后的圣徒会免于这句话(判决)[171]。只是他们死亡时,身体不会化为尘土,而是迅速死去,也迅速复活,都发生在空气里。这句话里说的"归于尘土",意思就是:"你丢掉了性命,就要回到获得生命之前的状态。"意思是,你要是断了气(*exanimatus*),就要回到你获得这口气(*animatus*)之前。上帝向尘土造的脸吹生命的气息,于是造出了有灵魂的生命的人。这就是说:"你是得到了灵魂(生命的气息)的泥土,以前你不是;你要成为没有生气的泥土,就像原来一样。"死人所有的身体都是这样的,哪怕还没有腐烂;未来的圣徒们,如果也会死,不论死在哪里,只要他们失去了生命,哪怕马上就会重新获得,也是这样的。这样,他们会化为尘土,因为活人会变为尘土。只要是灰烬的,总会变为灰烬;会衰老的,总会衰老;是陶土做的,要从陶器化为陶土;我们还可以说出六百个这类的例子。将来会怎样,我们现

[168] 《哥林多前书》,15:51。

[169] 参考奥古斯丁,《书信》,105。

[170] 《哥林多前书》,15:52。

[171] [译按]在拉丁文中,sententia 一词既有句子的意思,也有判决的意思。奥古斯丁此处有意利用了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在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设想；那时候到底怎样，我们将来会知道。在基督来临，审判活人和死人的时候，死人将会复活，回到肉身。如果我们愿意当基督徒，我们就要这样相信；我们没力量完美地把握将来的事怎样发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将会落空。就像我们前面许诺的[112]，关于上帝最后的审判，旧约诸卷里的先知就已经预言了。我们应该展示多少，看来这些已经够了。我认为，我们不必再耽误太多，反复申述阐释，读者可以留心(*curaverit*)思考我们讲过的内容，获得帮助。

21. 先知以赛亚怎么讲死者的复活和审判的分配

21.1 先知以赛亚说："尸体要复活，那些在坟墓里的要起来，所有在地上的要兴奋。因为来自你的甘露是他们的健康，不敬者的尘土将跌倒。"[113]前半句完全讲的是幸福者的复活。后面说："不敬者的尘土将跌倒。"这最好理解成是说："不敬者的身体因为谴责而遭受毁灭。"如果我们想更仔细和更清晰地研究好人的复活，那么，"尸体要复活"指的就是第一次复活。随后的话指第二次复活："那些在坟墓里的要起来。"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些话，讲基督发现还活着的圣徒，那恰恰就是后面所讲的："所有在地上的要兴奋，因为来自你的甘露是他们的健康。"我们要把这里的"健康"理解为最正直的不朽；他们会得到无比充分的健康，食品和一般的药品不能给予。他首先给了好人关于审判日的希望，随后就要恐吓坏人。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

[112] 参见本书，20:4。

[113] 《以赛亚书》，26:19，七十子本。

切有肉身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174]他对好人的应许，如江河的和平，我们应该把这浩荡的和平理解为，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最后，我们要靠这和平作指导。对此，我们在前面一卷里说了很多了。他说，这和平之河会延伸到他们，他们将得到如此大的幸福，让我们认为，在那天上的幸福之地，一切都受这河水的滋养。但是因为不朽和不腐的和平流入的是地上的身体，所以他说和平如江河会延伸到他们，他从天上向下喷洒和平，把人变得和天使一样。而那个耶路撒冷，并不是与她的儿子同为奴隶的耶路撒冷，而应该理解为我们自由的母亲，就是使徒说的，天上的永恒之城。[175]我们在这必朽的生命中如此勤苦，遭受灾难，充满操劳，以后要在那里得到安慰，像孩子一样，栖息在她的肩膀和膝头。我们本来很粗鲁，对她的保佑全然麻木无知，而今要接受她的赐福。无论看到哪里，我们的心里都喜悦。他没有说我们会看到什么；但那不就是上帝吗？福音书里给我们的应许将实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176]我们现在看不见这一切，但是我们用人微小的能力信仰着，虽然我们所知道的差太多了，与事实根本无法比拟。他说：“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在这里你们相信，在那里你们看见。

21.2 他说了“就心中快乐”后，为了让我们不要认为，那个好的耶路撒冷只与我们的灵性相关，接着说：“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他在说身体的复活，好像在讲明原来没说过的。这不是在我们已看见之后发生，而是在已发生之后我们才看见。他在谈到圣徒最后得到的应许时，总是以多种形式说出来。于是在这一段之前，他就说了新天和新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

---

[174] 《以赛亚书》，66:12—16，“肉身”和合本作“血气”。

[175] 《加拉太书》，4:26。

[176] 《马太福音》，5:8。

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177]，如此等等，有人试图把这理解为指的仅仅是千年中的肉身。这里用先知的风格讲话，会把隐喻和实词混杂使用，因此，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通过有益和健康的努力，达到灵性的理解。由于肉身的懒惰，没有教养又未经锻炼的心志的愚钝，使人满足于字面意思，认为不需要内在的理解。我们在前面已经写到要怎样理解先知的这些话，我说得已经够多了。现在回到我们岔开的地方，即他所说的：“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这里在说肉身的复活，而他要表明现在讲的还是好人的复活，于是接着说：“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这里的意思，不就是，上帝的手要把服侍他的人和蔑视他的人分开？这后面就接着说：“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178]另外的译本把仇敌说成“不信者”。并不是他那时要恼恨他们，而是他在这里恼恨地说的话，在那时候就会实现，发挥效力。“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肉身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179]“火”、“旋风”、“刀”都象征了审判中的惩罚。这里说主会像火焰一样亲自来临，意思是，他来临时会完成对坏人的惩罚。他的车辇（这里是复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辅佐的天使。这里说整个大地上有肉身的人都受到他的火与刀的审判，我们不应该理解为灵性的圣徒，而是地上的肉身者，经上说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180]，“体贴肉体的，就是死”[181]。主把他们总体上称为属乎肉身的，说：“人既属乎肉身，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182]此处说：“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这种杀伤导致第二次死亡。火、刀、杀也都可以从好的意思来理解。因为主自己说，他把火扔在地上[183]。在

[177] 《以赛亚书》，65：17—19。

[178] 《以赛亚书》，66：14。

[179] 《以赛亚书》，66：15—16。

[180] 《腓利比书》，3：19。

[181] 《罗马书》，8：6。

[182] 《创世记》，6：3。

[183] 《路加福音》，12：49。

圣灵来临的时候，人们看到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184]。我主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185]圣经里说，上帝的教诲比两刃的剑还要快[186]，这是因为，新旧两约都是锋利的。在《雅歌》里，圣教会说他被爱所伤，好像被爱的利箭刺透[187]。而我们若是读和听到我主来临时的复仇，这里究竟该如何理解，就清楚了。

21.3 随后，他简要评论了那些会在审判中被吞噬的人，然后用了一个比喻，即用那些不惮于吃下旧的律法中禁止吃的肉的人，比喻有罪的和不敬的人，并且总结了从救世主的第一次来临，到最后审判之间，新约的恩典（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这些），然后结束了他的话。他说主讲到他要来，要召集万国，前来看见他的荣耀[188]。正如使徒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189]她说自己要显记号在人们中间，让人们惊讶和相信他；他要把一些已得救赎的人送到列国，以及从没听过他的名声、没看见他的荣耀的辽远的海岛；他们将会在列国宣扬他的荣耀，把听这话的人的兄弟送回，这些人就是信仰上帝圣父的蒙召的以色列人的弟兄。于是，万国中都有服务于主的人前来，或乘马，或坐车，前往天上的神圣的耶路撒冷[190]。这里的乘马和坐车最好理解为上帝的两类辅佐给与的神助，包括天使的和人的。而今，他们具有神圣的信仰，散布在大地上。哪里有神的帮助，哪里就有信仰；哪里有信仰，他们就会来到哪里。主把他们和那些给他献祭的以色列的儿子相比，他们唱着诗篇，把祭祀献在他的殿里，就像现在各处的教会做的那样。他应许，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191]。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实现得分毫不爽。但这没有实现在血肉的种族中，虽然

---

[184] 《使徒行传》，2:3。
[185] 《马太福音》，10:34。
[186] 《希伯来书》，4:12。
[187] 《雅歌》，2:5；七十子本。
[188] 《以赛亚书》，66:17—18。
[189] 《罗马书》，3:23。
[190] 《以赛亚书》，19—20[译按]其中"已得救赎的"，和合本和英文詹姆斯王本均作"逃脱的"，但是，希腊文的七十子本和拉丁文的哲罗姆本都是"已得救赎的"。
[191] 《以赛亚书》，66:20—21。

最初亚伦一系的祭司是这样的。但是，正如新约里所说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大祭司的，是基督[192]。由于神恩赐给人们的品德，我们看到，现在被选为祭司和利未人的，不是按照头衔，因为头衔经常被无德者获得，而是按照好人和坏人不能共享的神圣性。

21.4 他所讲的这些，是上帝的明确和最显著的悲悯，而今实现在教会中。随后，主通过先知(或者说，先知代表主)讲出了最后的审判中应许的结局，其中好人和坏人将走向不同结果："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肉身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男子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肉身的，都必憎恶他们。"[193]先知在此终卷，那时候尘世也要终结。有的版本把"男子的尸首"(*cadavera virorum*)译为"人的肢体"(*membra hominum*)。"尸首"针对的是身体所受的可见的惩罚。虽然尸首一般是指断了气的肉身，而这里指的是还有气的身体，否则就不能感受折磨；但这里可以指死者的身体，也就是那些在第二次死亡中跌下的身体，因此，这样说身体并不荒谬。同一个先知在前面说："不敬者的尘土将跌倒。"[194]谁看不出，"尸首"(*cadavera*)是因为"跌倒"(*cadendo*)而得名的？[195] 而那些译者显然用"男子"来指"人"。谁会说，女罪人就不会遭受未来的惩罚？而男人更重要，女人是从他造出来的[196]，因此，男人代表了两性。而尤其相关的事情是，所谓"凡有肉身的必来"指的是好人，因为所有种族的人组成了上帝的选民(但不是所有人都来，更多人要受惩罚)，但是，正如我最开始说的，肉身也可以用于好人，而肢体或尸首，只用于坏人。因此，这发生在肉身复活之后，即，在未来的审判中，好人和坏人的结局都将被宣布，得其所终，这些话坚定了我们对这些事的信念。

---

[192] 《诗篇》，110:4。

[193] 《以赛亚书》，66:22—24，"肉身"和合本作"血气"。"的男子"和合本作"人"。

[194] 参见本书，20:21.1；《以赛亚书》，26:19。

[195] 参见本书，20:10。

[196] 《创世记》，2:22—23。

22. 圣徒将出去观看坏人受的惩罚,是什么意思

但好人怎样出去看坏人的受惩罚呢? 难道是他们身体移动,离开幸福的居所,走到惩罚人的地方,亲身在场,看坏人所受的折磨吗? 根本不是;而是靠知识出去。这话的意思就是,那些将被折磨的人,都在外面。因此,主这样说那个地方,"外面黑暗"[197],与那好的仆人的"进入"相对:"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这么说,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认为,坏人也会进去,也会知道,而是说,好人靠知识出去,因为好人会知道外面的事。那些受惩罚的,并不知道里面怎样享受主人的快乐;而那些真正快乐的,知道门外面黑暗里在发生什么。于是说"出去"[198],因为那些在门外面的人在做什么,对于他们不是秘密。上帝在必朽者的心志里的临在不论多么模糊,先知们都能因而知道当时尚未发生的事;而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199],不朽的圣徒怎么会不知道已发生的事呢? 圣徒的种子和名字,都将停留在那幸福之域;约翰谈到这种子说:"神的种存在他心里。"[200]而他们的名字,上帝通过那个以赛亚说:"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201]"每逢月朔、安息日"[202],月复一月,周复一周,当他们脱离了这旧日的时间阴影,走进全新的永恒之光,他们会拥有这二者。在对坏人的惩罚中,火不会灭,虫不会死[203],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这二者都指涉身体,有人说二者都是关于心灵的;还有人说,火是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而虫是关于心灵的比喻,这看上去更可信。但是,现在不是争辩这区别的时候。在末日审判之时,好人将和坏人分开,我在这一卷里都在谈这个问题。至于他们分别得到什么奖赏和惩罚,我会在别处更仔细地谈[204]。

---

[197] 《马太福音》,25:30。
[198] 《以赛亚书》,66:24。
[199] 《哥林多前书》,15:28。
[200] 《约翰一书》,3:9。
[201] 《以赛亚书》,56:5。
[202] 《以赛亚书》,66:23。
[203] 《以赛亚书》,66:24。
[204] 见本书卷21、22。

23. 但以理如何预言敌基督的迫害、上帝的审判，以及圣徒的王国

23.1 先知但以理预言到这最后的审判，他先说敌基督会来，随后谈到，圣徒的永恒王国会到来。他说自己在幻象中看到了四只大兽，象征着四个王国，其中的第四个被某个王所征服，这个王就是敌基督，然后就是人子的永恒王国，人子就是基督。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205]但以理向那个侍立者询问所有这些，然后听到了他的回答，于是转述他的语言，好像侍立者自己的话："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206]但以理说，这就是他所询问的。他随后又听侍立者说（也就是他所询问的人回答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时，多时，半时。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207]有人认为，这四个王国就是亚述、波斯、马其顿和罗马。至于这说法是否恰当，人们

---

[205] 《但以理书》，7：15—16。

[206] 《但以理书》，7：17—22。

[207] 《但以理书》，7：23—28，其中"一时，多时，半时"和合本作"一载，二载，半载"。

只要读一读哲罗姆长老关于《但以理书》足够精审和博学的解读，就能知道了。敌基督确实是反对教会的最野蛮的王国，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随后，圣徒们就接受上帝的末日审判，得到永恒的王国。哪怕是在睡梦中读，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从后面的一段算的天数可以知道，这里说的“一时、多时、半时”指的就是一年、二年、半年，总共就是三年六个月，而圣经上有时又用月数计算[208]。拉丁文里的“多时”(*tempera*)含义不确定；但是这本来是双数，一种拉丁文里没有的语法。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都这么说。因此，当他们用这个语法形式说多时(*tempora*)时，指的就是二时。但我要承认，我们可能会出错，不过那时候也许根本就没有十个国王，即敌基督所发现的十个人，也许在他出其不意来临时，罗马的疆域内根本就没有国王。也许数字十指的是那时所有的王国，在他们之后，敌基督会来临。正如千、百、七都常常指代总体，还有别的数字，这里不必列举了。

23.2 同一个但以理在另外一处说：“那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土堆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209]至少在谈到死者身体的复活上，这里很像福音书里的话。那里说的是“凡在坟墓”里的，而这里是“睡在土堆中的”，或者按照另外的翻译，“睡在尘埃中的”。在福音书里是“出来”，而这里说的是“复醒”。福音书里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210]，在这里是，“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福音书里说“凡在坟墓里的”，先知书没有说“凡是”，但说“睡在土堆中的，必有多人”。这之间没有多大不同。圣经里有时会用多人指代全部。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211]又在另外一处说：“地上万国都

[208] 《但以理书》，12：11。

[209] 《但以理书》，12：1—3，“土堆”和合本作“尘埃”。

[210] 《约翰福音》，5：28—29。

[211] 《创世记》，17：5；22：18。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212]不久之后，先知但以理谈到复活说："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213]

24. 在大卫的诗篇中，预言了这尘世的终结和上帝最后的审判

24.1 《诗篇》里面多次谈到末日审判，只是其中很多是一笔带过，极为简略。而对于其中最明确讲到这尘世的终结的，我不能保持沉默。"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214]波斐利赞美希伯来人的虔敬，因为他们所服侍的上帝是伟大和真实的，就连那些神祇都怕他。那他为什么还根据他们的诸神的神谕，指责基督徒，说他们所讲的世界要毁灭的说法极为愚蠢？[215] 看，希伯来人的典籍中如何讲对上帝的虔敬，就连这样一个哲学家也承认，这吓坏了他们的神祇："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天是比世界更高和更稳固的部分，在天毁灭之时，难道世界会不毁灭？如果这句话让朱庇特不快，那位哲学家把朱庇特当作更严肃的权威，引用他的神谕，来指责基督徒过于轻信；那么，他为什么不指责希伯来人同样的智慧和愚蠢？这种说法就在他们的虔敬的书里啊。波斐利非常喜欢希伯来的智慧，甚至用他的诸神的话来赞美，但在那里却写着诸天将会毁灭；那么，他为什么就如此虚妄而谬误，认为基督徒的信仰，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部分，是可憎的？就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会毁灭。如果诸天不毁灭，世界也不会毁灭。而在我们自己的圣经里，即，我们不与希伯来人共有的圣经，也就是福音书和使徒书信里，写道："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216]

---

[212] 《创世记》，22:18。
[213] 《但以理书》，12:13。
[214] 《诗篇》，102:25—27。
[215] 参见本书 19:23。
[216] 《哥林多前书》，7:31。

"这世界将要逝去。"[217]"天地要废去。"[218]我认为,这里说的"过去"、"逝去"、"废去"都比"灭没"轻。在使徒彼得的书信里,谈到了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219],很清楚,这世界指的是哪部分世界,他说的是怎样的毁灭;也很清楚,他说的,现在的天地还留存着,直留到末日审判焚烧不敬的人,指的是什么[220]。在这不久之后,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后面接着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221]这些将要毁灭的诸天,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所说的那些留存下,焚烧不敬之徒的诸天。他说的都要被烈火销化的形质,指的就是下面的世界中那动荡和混乱的部分,他说,上面那部分完整的诸天,也要留存在这一部分形质里,诸星座都是靠天上的支撑形成的。经上写着,众星要从天上坠落[222](当然,要以另外的方式理解这句话才更可信,但现在暂把这搁在一边),如果众星都从天上坠落,那就表明,诸天还有留存。这句话要么是隐喻(这更可信),要么是指的未来的低天,将比现在更神奇。就像维吉尔所写的星星"拖着一条火尾,发出耀眼的光芒","落到伊达山的树林后面去了"[223]。而在我所提到的《诗篇》中的段落,好像并没有排除诸天中的任何一部分,没有说哪部分不会毁灭。其中说:"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既然没有不是上帝所造的,那么就没有不要毁灭的。他们极为憎恨彼得,因此在捍卫他们的诸神的神谕中认可的希伯来人的虔敬时,不屑引用使徒彼得的话,不肯相信整个世界将要毁灭,却认为"天地都要灭没"是用整体指代部分,以为只有低天会毁灭,而使徒在他的信里也用全体指代部分,说世界在洪水中毁灭了,其实是只有较低部分的天毁灭了。

---

[217] 《约翰一书》,2:17,"逝去"和合本作"过去"。
[218] 《马太福音》,24:35。
[219] 《彼得后书》,3:6。
[220] 《彼得后书》,3:7。
[221] 《彼得后书》,3:10—11。
[222] 《马太福音》,24:29。
[223]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694,696。

但正如我说的，他们不屑引用这话，唯恐认可了使徒彼得的意思，也不想像我们认可大洪水那样，承认最后的毁灭。他们认为根本没有水火可以毁灭能个人类。那么，我只能说，他们的神之所以赞美希伯来的智慧，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诗篇》。

24.2 《诗篇》中的第四十九篇[224]所说的，可以理解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我们的神要公然前来，决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和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225]我们认为，这就是在谈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盼望着他从天上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他要公然而来，正义地审判义人和不义的人[226]。他的第一次来临是秘密的，遭到了不义的人不义的审判。这里说他"要公然而来，决不闭口"，意思是，他要以审判的声音显明自己，虽然他第一次来是秘密的，在法官面前闭口。正如我们在先知以赛亚那里读到，又看到在福音书里实现的，那时候，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心中受苦而不开口[227]。至于"火"和"风"该怎么理解，我们在前面谈到先知以赛亚类似的一段时，已经说了[228]。这里说他"招呼上天"，因为圣徒和义人都可以称为天，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使徒所说的："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229]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怎样招呼上天呢？难道天还会不在上面吗？而接下去是"地"以及"为要审判他的民"。如果我们认为这也和"招呼"相联，即，应该是"招呼地"，而如果没有"上"字，这样的意思好像就合乎正确的信仰了，因为上天被理解为了那些和他一同审判的，而地是被他审判的。于是，"招呼上天"的意思不是提升到空中的意思，而是获得审判的席位的意思。"招呼上天"可以被理解为"招

[224] 和合本的第50篇。

[225] 《诗篇》，50：3—5，和合本无"公然而"，"和地"和合本作"下地"。

[226] ［译按］此处"正义地审判义人和不正义的人"原文为 inter iustos et iniustos iudicaturus iuste，其中四个主要的词都为同一词源。

[227] 《以赛亚书》，53：7；《马太福音》，26：63。

[228] 本书，20：21。

[229] 《帖撒罗尼迦前书》，4：17。

呼上面居于高位的天使，让基督和他们一同下来完成审判”；而招呼地，指的是，招呼地上那些人接受审判。如果我们把“上”字也加上，“地”与“招呼”和“上”连读，则成了这个样子：招呼了在上的天，招呼在上的地，我认为，对此最好的理解是，这指所有被提升到空中，与基督相遇的人，所谓的天指他们的灵魂，地指他们的身体。“为要审判他的民”，意思不就是，只有靠审判才能区分好人坏人，也就是把绵羊和山羊区分开？随后，话头转向了天使：“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因为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天使完成。如果我们问，天使招聚的义人是哪些，他说：“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这就是义人的整个一生，他们用祭物与上帝立约。这里说的“用祭物”，就是悲悯之事，胜过了祭祀，因为上帝说：“我喜爱悲悯，不喜爱祭祀。”[230]或者，这里说的“用祭物”可以理解为“通过祭祀”，就像所谓的“在地上”做的事，其实是“在地里”做的。这些悲悯之事，就是上帝喜爱的祭祀，就像我们在本书的卷十说的[231]。那些义人在这些事情里与上帝立约，是为了实现新约中所包含的上帝的应许。基督招聚了他的义人，在末日审判时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右面，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等等好人做的好事[232]，以及在末日审判里给他们的判决，就是赐给永恒的奖赏。

25. 先知玛拉基谈到了上帝的末日审判，说，在其中，要靠炼净的惩罚来洗清一些人

先知玛拉基（*Malachiel* 或 *Malachi*），又被称为天使，有人说他就是祭司以斯拉，因为以斯拉有另外一些著作[233]，被收在了圣经里，但是冠以别人的名字（哲罗姆说，希伯来人是这么认为的），他预言末日审判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

[230] 《何西阿书》，6：6，“悲悯”和合本作“良善”。

[231] 参见本书，10：6。

[232] 《马太福音》，25：34—35。

[233] ［译按］按照这种说法，以斯拉除去《以斯拉记》外，还著有《玛拉基书》和《尼米亚书》。

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234]从他所说的这话，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在那末日的审判里，将有炼净(*purgatorias*)[235]的惩罚。其中说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难道有别的理解吗？以赛亚也这样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子女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236]我们只能理解为，这里说的"他们的污秽被洗去和净化了"，指的是，由于审判的刑罚，他们与坏人分开了，对坏人的隔离和处罚，就是对好人的炼净，因为以后，好人就不必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生活了。其中说："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物，必蒙耶和华悦纳。"这里表现的，是那些被洁净了的人，那时凭公义献祭物，必蒙主悦纳，他们身上那主所不喜欢的不义，已经被洗去了。他们在被洁净之后，自己就成了祭物，是完美和完全公义的。谁还能向上帝献出比自己更能被接受的？而这个关于炼净的惩罚的问题，我们还是留到以后，以便更仔细地考察。我们应该把利未的儿子、犹大、耶路撒冷，当成上帝的教会本身。他们不是完全从希伯来人中来的，而包括从别的国族聚集来的。并不是现在这

---

[234] 《玛拉基书》，3:1—6，"祭物"和合本作"贡物"。

[235] [译按]这里用的"炼净"(purgatorias)一词，即为"炼狱"的起源。哲罗姆的拉丁译本此处purgo与mundo混用，均表达了清洗的意思。奥古斯丁的引文一直在用mundo，没有用purgo，但他在解释中却使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对"炼净"的理解，和中世纪理解的炼狱非常不同。

[236] 《以赛亚书》，4:4，"子女"和合本作"女子"。

样的教会，其中的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237]，而是那时候的教会，如同用簸箕扬麦场一样，[238]在最后的审判里炼净了，那必须要清洗的，通过烈火洗干净了，凡是需要献祭来赎罪的，都没有了。因为，凡是需要献祭的，都还处在罪中，要靠祭祀才能赎罪。只要他们的祭祀被上帝接受了，他们的罪就被赦了。

26. 圣徒们献给上帝的祭祀将蒙悦纳，就像在古时之日和上古之年得上帝的悦纳一样

26.1 上帝为了表明，他的城在那时候将不再有祭祀的习俗，所以说，利未的儿子将以公义献上祭物。他们将不是在罪中献祭，也不是为赎罪而献祭。这可以从随后所说的来理解："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犹太人自己，并没能按许诺回到旧约里面旧时的律法来献祭。因为他们那时不是凭公义，而是在罪中献祭物。特别是，并且主要是为了赎罪，他们才献祭物。我们相信祭司们比别人更正义。即使他们，按照上帝的指令，也要献祭，先是为赎自己的罪，然后为赎人民的罪[239]。因此我们需要解释，要怎样理解这里说的"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也许这里是记起了初人在伊甸园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纯洁而正直，没有任何污秽和罪孽，把自己当作最干净的祭物献给上帝。因为他们的僭越，他们被赶出了那里，让别的所有人的自然都遭到了贬黜，除了中保，还有那些在洗礼中重生的婴儿是例外。经上写道："无人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哪怕是只在地上活了一天的婴儿。"[240]也许有人回答说，那些凭信仰献祭的，就可以说凭公义献了祭物，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241]。但是，如果谁说自己没有罪，他就又骗了自己[242]。因此，义人一

[237] 《约翰一书》，1:8。
[238] 《马太福音》，3:12。
[239] 《利未记》，16:6；《希伯来书》，7:27。
[240] 《约伯记》，14:4—5，七十子本。
[241] 《罗马书》，1:17。
[242] 《约翰一书》，1:8。

定不会这么说，就因为他因信得生了。没有人会说，这个时代的信仰者，与末日的信仰者，是相同的，那时候的信仰者得到了末日审判之火的清洗，于是凭公义献祭。在经受了这样的清洗以后，我们不能认为，哪个公义的人还是有罪的。那个时候的信仰者是无罪的，没有哪个时代能与之相比，除非是伊甸园里尚未僭越之前的初人，他们生活在最无辜的幸福里。认为玛拉基说的"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指的就是这个，是正确的理解。以赛亚在应许了新天新地之后，也用隐语和谜语描绘了圣徒的幸福生活。因为我挂念着(*cura*)不要使此书过于冗长，在此不能过多解释了。他说："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243]凡是翻过圣经的，谁会略过上帝种植生命之树的段落？当人们因为自己的邪恶被赶出伊甸园时，上帝把人与生命之树分离，用可怕的火焰作为守卫，环绕生命之树[244]。

26.2 也许有人争论说，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生命之树的日子，就是现在的基督教会的日子，基督自己就是先知所说的"生命之树"，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智慧。所罗门谈到他说："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245]有人说，初人在伊甸园里的日子算不上上古之"年"，因为他们很快就从里面被赶出了，都没来得及生儿育女[246]，因此也就不能把其中的事件理解为这里所说的"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略过这个问题，以免吹毛求疵地讨论如此明显的真理的细节，那就太长了。而我还看到一层意思，可以让我们不要认为，先知所应许的更大的赐予，是让我们回到"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的血祭。旧的律法里面命令人们，不可把不洁的牲畜献作祭物，祭物必须毫无罪过[247]。这里指的是圣徒，但我们只找到过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就是基督。而在审判之后，凡是该受洗礼的，都经过了火的洗礼，所有的圣徒身上，就找不到任何的罪孽了，于是他们凭公义把自己献祭，这些祭物就是完全干净的，将不会有

---

[243] 《以赛亚书》，65:22。
[244] 《创世记》，2:9；3:24。
[245] 《箴言》，3:18。
[246] [译按]这里的意思是，初人夫妇在伊甸园里没有待够一年，所以谈不上"上古之年"。
[247] 《利未记》，22:17—30。

任何罪过，就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样，那时候，人们祭献最洁净的贡物，预示着以后的情况。那时候圣徒们的不朽肉身和心志都是清洁的，这在那些祭物的身体里已经预言了。

26.3 随后是那些没有洁净，而是遭受谴责的："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等等[248]，他列举了各种该谴责的罪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249]这如同说："虽然你们会变化，从我给的更好的恩典，变成更坏的罪，我却是不变的。"他说他自己将是见证，因为在他的审判里将不需要见证，他说"速速"，要么是因为他将速速前来，他的见证看上去是最慢的，但在突然来临时却是最快的；要么是因为，他不需要过多的话，就直达人的良知。经上写："不敬者的想法将遭受审讯。"[250]使徒说："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251]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上主将速速作见证，因为他将在记忆里迅速想起，怎样判刑和惩罚良知。

27. 好人和坏人分开，使最后审判中的区别得以明确宣布

在卷十八讲别的问题时，我谈到了这位先知关于最后审判的话[252]。其中说："万能的主说：'在我所指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事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别出来。'万能的主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能

---

[248] 《玛拉基书》，3:5。
[249] 《玛拉基书》，3:6
[250] 《所罗门智训》，1:9，自行译出。
[251] 《罗马书》，2:15—16。
[252] 见本书，18:35。

之主说的。'"[253]那时候，被奖赏者的正直与被惩罚者的不义才判如鸿沟，而不像在此生的虚妄中，在这同一个太阳下，分辨不清[254]。那时候，在那个正义的太阳下，来世的去向都会清晰起来，于是将完成从所未有的审判。

28. 要在灵性意义上理解摩西的律法，以免陷入肉身意义的可憎的胡言乱语

这位先知接下来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和烈山下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他的律例典章。"[255]先知先是宣布了那些遵从律法的和蔑视律法的人之间的巨大区分，然后说了这律令和审判，正是时候；人们应该从灵性意义上理解律法，从中发现基督，知道将通过这个审判区分出好人和坏人。我主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不是白说的："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256]那些从肉身意义上接受法律的犹太人，不知道他对地上万物的应许隐喻了天上的事物，陷入了胡言乱语，才敢说："事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能的上帝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257]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话，驱使先知预言了最后的审判，那时候坏人再没有虚假的幸福，而最明确无误地变成悲惨的，好人不在尘世的悲惨中辛苦，而是享受辉煌和永恒的幸福。先知在前文引用了他们这样的话："凡行恶的，在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258]我说，这是从肉身的意义上接受摩西的律法，从而陷入了反对上帝的胡言乱语。在《诗篇》的第七十二篇[259]里，作者说自己脚步失闪，险些滑跌[260]，是因为他看到了有罪者的和平，嫉

---

[253] 《玛拉基书》，3:17—4:3。
[254] 《马太福音》，5:45。
[255] 《玛拉基书》，4:4。
[256] 《约翰福音》，5:46。
[257] 《玛拉基书》，3:14—15。
[258] 《玛拉基书》，2:17。
[259] 今本为第七十三篇。
[260] 《诗篇》，73:2。

妒罪人。罪人说的话比如:"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261]人们回应说:"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262]要解决这问题实在很难,因为好人看起来很悲惨,坏人很幸福。他说:"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263]最后的审判不是这样的;邪恶者公开遭受的悲惨,和义人公开受的幸福,和现在的状况大不相同。

29. 审判之前,以利亚要来临,揭示他在圣经里的预言的含义,使犹太人将皈依基督

玛拉基警告人们,要记住摩西的律法,因为他预见到,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不会按照他们应该的那样,从灵性的意义上接受这律法。然后他继续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提斯比人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264]这里表明,在末日之时,审判之前,伟大而神奇的以利亚将向犹太人解释上帝的律法,犹太人将信仰真正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基督,这在信仰者的言辞和心里都反复出现的。在审判者救世主来临之前,我们有理由盼望他的来临: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理由相信,他是活着的。火车火马用一阵风卷走他,离开了凡人,这是圣经里明白无误地记载的。[265] 现在,犹太人从肉身的意义上接受律法,而在他来临时,将从灵性的意义上解释,于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意思是,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七十子本的译者常常用单数来指代复数。这里的意思是,即使儿女们(指犹太人),也会像父亲们(指包括摩西自己在内的先知们)那样理解律法了。说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是因为那时候父亲们的理解转化为儿女们的理解。"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说,父亲们所感到的,儿女们也有了同感。七十子本在这里说:

---

[261] 《诗篇》,73:11。
[262] 《诗篇》,72:13。
[263] 《诗篇》,73:16—17。
[264] 《玛拉基书》,4:5—6。
[265] 《列王纪下》,2:11。

"人们的心转向他们的邻人。"父子之间就是相邻的。七十子本的译者是以先知身份翻译的，按照他们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更值得选择的理解[266]：即，可理解为，以利亚将圣父上帝的心转向圣子。这不只是说，他使得圣父爱圣子，而且教育人们，圣父爱圣子；犹太人最初憎恨圣子，但后来会爱他，即我们的基督。犹太人现在还认为，上帝的心远离我们的基督，因为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那时候，他们将会皈依基督，得知圣父爱圣子，知道圣父的心转向了圣子。随后的话是："人们的心转向他们的邻人。"也就是，以利亚使人的心转向他的邻人。而更好的理解，莫过于说，人们的心转向成人的基督。我们的上帝本来披戴着上帝的形象，现在却接受了奴仆的形象，从而可说是我们的邻人。以利亚将这样做："免得我来诅咒遍地。"这里的大地，指的是只知道土地的人们；肉身的犹太人现在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罪过，他们才那样胡言乱语来反对上帝，说坏人得上帝的喜悦；侍奉上帝是徒然的[267]。

30. 在旧约各卷里，我们读到上帝要审判时，不能清楚地发现基督的位格；但是从上主说的这些见证里，无疑显明是基督

30.1 圣经里有很多关于上帝的末日审判的见证；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收集起来，那就太长了。我们证明新约和旧约里确实预言了此事，就足够了。但是在旧约里，对于将来是基督来作审判，即基督从天而降当法官，我们觉得并不清楚明确。主上帝以第一人称说他自己会来，或者经上以第三人称说，主上帝会来，都不意味着那就是基督。因为主上帝可以是圣父、圣子，或圣灵。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存而不论。首先要证明，在先知书里，耶稣基督是如何作为主上帝说话，但又明确显明是耶稣基督的；随后，在他没有显明的地方，说到主上帝将来作末日审判时，也就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在以赛亚的先知书那里有一段，明确地证明了我这里所说的。上帝通过先知说："雅各，我所选召

---

[266] [译按]即，如果严格按照单数理解。

[267] 《玛拉基书》，2:17；3:14。

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左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臂膀也要加在迦勒底人身上。’惟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268]那以主上帝的名义说话的，如果不加上“现在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就不能理解为基督。这是按照他的奴仆的形象说的，用过去时态的动词来表示未来。我们在这个先知的另外一句话里也读到这种用法：“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269]不说“他将被领到”，而是用过去时态的动词表示将来。先知经常如此说话。

30.2 《撒迦利亚书》里有另外一处，明确表示，万能者将派遣万能者：这如果不是圣父派遣圣子，还能是谁派谁呢？上面这样写道：“万能的主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比作服事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能的主耶和华差遣我了。”[270]你看，万能的主说，万能的主派遣他来。谁敢认为，这不是在说基督呢？基督这是在对以色列家里迷失的羔羊说话。福音书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271]此处把他们比喻为上帝眼里的瞳仁，因为上帝最大的爱给了他们。使徒们自己也来自这些羊。而在显出荣耀之后（即直到他复活的时候，而在此之前，福音书里说：“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272]），他就派遣他的使徒到万国去，《诗篇》里的话得到了实现：“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作列国的元首。”[273]于是，那

---

[268] 《以赛亚书》，48：12—16。

[269] 《以赛亚书》，53：7。[译按]哲罗姆译本中此处的时态并不是过去时，虽然也不是将来时。奥古斯丁根据的是七十子本。

[270] 《撒迦利亚书》，2：8—9；“万能的主”和合本作“万军之耶和华”。

[271] 《马太福音》，15：24。

[272] 《约翰福音》，7：39。

[273] 《诗篇》，18：44。

些掳掠以色列的，以色列人在臣服于列国时所侍奉的，不仅要反过来遭到掳掠，而且要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战利品。耶稣也对使徒应许了这一点，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274]他还对其中一个说："从今以后，我要得人了。"[275]这也仍然是一种掳掠，不过是对他们好的掳掠，正如壮士被捆住后，被夺走的家财[276]。

30.3 主还通过这个先知说："那日，我必定意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277]除了上帝，谁还能毁灭与圣城耶路撒冷为敌的万国？他们"来攻击"她，即反对她。或者按照另外一种翻译，"来凌驾于她之上"，也就是征服她。还有谁能"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就是上帝的权能，是上帝通过先知在说话。在随后的话里，基督表明，能行如此巨大而神妙的权能的上帝就是他自己："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犹太人将在那一天忏悔，至少是那些会接受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的犹太人，他们在基督的受难中伤害了他，而今仰望着他威仪赫赫地来临，认出了他，知道在他第一次卑微地来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代表他们伤害了他。他们的祖先，即亲自做了如此不敬的事的人也复活，看到了他，受到惩罚，不得改正。里面说的，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不能认为指的是他们。但其中说的是他们的子孙，他们将通过以利亚来相信他。而我们对犹太人说："你们杀害了基督。"虽然这是他们的祖先做的；他们自己也会悲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祖先做的，也是他们做的，因为他们是祖先的后裔。那些接受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的信仰者，不会和他们的祖先一同被谴责，但还要为他们所做的而痛苦，好像那是自己做的。他们的痛苦并不来自罪，而

[274] 《马太福音》，4:19。
[275] 《路加福音》，5:10。
[276] 《马太福音》，12:19；《马可福音》，3:27。
[277] 《撒迦利亚书》，12:9—10。

是来自虔敬的情感。七十子本的译者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伤害的。”而希伯来文本的译过来就是:“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基督用这个词更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被钉十字架。而七十子本更愿意说“伤害”,那是贯穿于他的整个受难过程的。他被逮捕,被捆绑,被审讯,被穿上羞辱的衣服嘲笑,被戴上荆冠,头遭到芦苇抽打,被人屈膝敬拜而嘲讽,自己扛十字架,最后吊在树上,犹太人都在伤害他。于是,解释并不是唯一的,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当我们读到“伤害”和“扎”时,就有更多证据知道,这确实在指主的受难。

30.4 我们在先知书里读到上帝要来作最后的审判时,即使在那里没有别的表示,我们也应该由此认为,是基督来作审判,因为圣父的审判,就是通过人子来临审判人。圣父虽然确实要来临,但是,“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278]。他明确要审判人,正如他为人时遭到审判一样。上帝通过以赛亚所说的雅各和以色列,如果不是指他,还能指谁?基督在身体上就出自他们的种。于是经上这么写:“雅各我的孩子,我所扶持;以色列我所拣选,我的灵魂喜悦他。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审判颁布万国。他不喧嚷,也不停止,不使外面的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颁布审判。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审判;万国都等候他的名。”[279]在希伯来文本里,没有说“雅各”和“以色列”,而是说“我的仆人”。七十子本的译者想让我们理解,这里所说的仆人的形象,是至高者变得卑微时所穿的,所以他们要列上这个人的名字,表示,基督所化为的仆人的形象,就出自他的家族。圣灵被赐予了他,我们看到,福音书中有见证,圣灵化作了一只鸽子[280]。他将向万国颁布审判,因为这是在预言未来,而当时的万国还不知道。他很谦卑,并不张扬,但是也不停止传播真理;可是外面的人听不见他的声音,即使现在,那些在他身体外面的人,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不遵从他;

---

[278] 《约翰福音》,5:22。

[279] 《以赛亚书》,42:1—4,根据七十子本。

[280] 《马太福音》,3:16。

犹太人自己成了他的迫害者，如同被压的芦苇，丧失了自己的完整，也可以被比喻成将残的灯火，但是他并不折断或吹灭。他赦免了他们，那时还不来审判他们，反而要被他们审判[281]。他凭真理颁布审判，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邪恶，将会受到惩罚。他的面容在山上发光[282]，他的名声在地上发光；他既没有被击败，也没有被征服，因为无论是在他之中，还是在他的教会里，他都没有向压迫者屈服而不复存在；他的敌人曾经说的没有实现，将要说的也不会实现："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283]"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审判。"看啊，我们所寻找的隐含意义如今揭示了；这就是末日的审判，他亲自从天上来临时，将在地上设立。这段话里最后的一句，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实现："万国都等候他的名。"当然没人能否定这一点，那些鲁莽地否定我们的，也应该相信。哪怕那些不愿相信基督的人，都和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一点，无法否认，只好"咬牙而消化"[284]，那么，是谁在期望这些？我是说，在基督被逮捕、被捆绑、被鞭打、被嘲讽、被钉死的时候，谁能预知，万国的人都会期望基督的名？哪怕是他的门徒们，虽然最开始抱有希望，那时候都放弃了希望。那时候，恐怕只有十字架上的一个盗贼还有希望，现在，辽阔的大地上的万国都在希望[285]。他死在十字架上，人们画十字以求避免永恒的死亡。

30.5 除了那些因为不知道什么样难以置信的偏执或固执，不相信圣经，不顾他的真理已在整个大地上实现的人，没人能否认或怀疑，圣经上所预言的这末日审判，要通过基督耶稣实现。在审判的时候，或是接近审判的时候，我们得知要发生这些事情：提斯比人以利亚来临，犹太人皈依信仰，敌基督迫害，基督审判，死人复活，好人和坏人分开，世界大火，新天地出现。我们要相信，这些都会发生；但是这些以什么方式和什么顺序来临，还是到那时候，让事实教给人们。而现在，

---

[281] 可参考哲罗姆，《书信》，151。
[282] 《马太福音》，17:1—2。
[283] 《诗篇》，41:5。
[284] 《诗篇》，112:10。
[285] 《路加福音》，23:42—43。

人类最高的理智都无力告诉我们。我则估计，这些将按照我说的这个顺序发生。

30.6 与这个任务相关的，还有两卷没有写。在上帝的保佑下，我将实现我的诺言；其中一卷，是关于坏人的惩罚的，另外一卷，是关于义人的幸福的。在这两卷，我将竭尽上帝给我的能力，反驳各种人的说法，这些人对抗神的预言和应许，把自己的悲惨当作智慧，蔑视信仰的拯救性的食粮，说这些是假的，加以嘲讽。凡是遵从上帝来认知的，坚持人们难以相信的，但是圣经里有的内容，这些已经以很多方式论证了出来。他们把上帝的真理和万能当作最强大的论证。他们确信，上帝不会说谎，会做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上帝之城卷二十一

[本卷提要]魔鬼之城应得的结局，是被谴责者遭受永恒的责罚；不信之人反对此说的言论①。

1. 论说的顺序是，我们首先谈追随魔鬼的被谴责者的永恒责罚，随后再谈圣徒的永恒幸福

在我主耶稣基督审判活人和死人的时候，上帝之城和魔鬼之城会

① [译按]本卷讨论坏人在末日审判之后遭受的责罚，其中涉及的几个方面开启了后世对地狱、末日、死亡的各种讨论，同时也澄清了奥古斯丁神学中的很多问题。关于地狱和末日的讨论看上去是基督教神话特有的问题，但就和很多基督教神话问题一样，这些方面背后都有非常重大的哲学理论关怀，触及基督教关于自然、世界、人性、生死、道德的一系列观念。本卷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人究竟是否可能遭受永恒之火的焚烧。奥古斯丁举了自然界中的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此中体现了他关于世界和奇迹的看法。随后，他接着谈到了地狱和永刑的性质，指出地狱中的惩罚既是针对灵魂的，也是针对身体的，而且提出了自己对炼净的看法。这些细节触及了基督教神话中最为薄弱的地方，即关于地狱和末日的说法很多是不恰当的。但历代神学家都是靠重新理解神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而对此给出一个勉强的解释。奥古斯丁关于这些的说法，当与他对两次死亡和两次复活的说法对勘。在本卷的最后部分，奥古斯丁反驳了关于末日审判的一系列意见。这是本卷中最具理论性的一部分。奥古斯丁于此着重指出，永刑是确实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威胁，圣徒的祈祷无法改变应该受罚者的命运，仅仅仪式、信仰、祈祷都不足以成义，持久的善工也是必要的。从这一部分，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关于尘世之爱的复杂观念。

到达各自的终点。于是,魔鬼和他的所有臣属都将遭受惩罚。借助神的保佑,我在我们的这卷书里,会更加仔细地谈这个问题。我希望遵循这样的顺序,后谈圣徒的幸福。虽然两者都会和身体重新结合,但是,说身体会承受永恒的折磨,好像比在永恒的幸福中没有悲哀更不可信。在我证明了这种惩罚并不是那么不可信之后,这会给我很大的帮助,人们要相信圣徒不朽的身体会永远没有烦恼,就容易多了。这种顺序和圣经里的说法并不矛盾。其中有时候把好人的幸福放在前面,比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②]但在另外一处又把它放在后面说:"人之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③]还有:"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④]在先知书里,要谈起来就长了,谁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有时候用这个顺序,有时候用那个。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顺序,我已经说明了。

2. 身体是否能永远承受燃烧的火

那么,我怎样证明,从而说服不信者,人那有灵魂和活着的身体,不仅不会随着死亡消解,而且还会承受永恒之火的折磨?他们不愿意我们只是说这是万能的力量,而希望我们举出例子来说服他们。我可以回答他们说,有些生灵虽然是必朽的,所以也是可腐的,但还是会在火中生存。还有一种虫子,长在滚烫的喷泉里,没有人伸进手去可以不被那热量烫伤的,但是这些虫子在那里不仅不会受伤,而且还不能爬出来。如果我们不能举出例子,他们还是不愿相信;或者,如果我们举出例子,或者在他们眼前证明了,或者用某些见证告诉了他们,他们还是不满足于这些做例子来证明我们所说的事,因为对此还有疑问,还是坚持不信,因为这种生灵不会永远活着,或者在热量里活得没有

② 《约翰福音》,5:29。
③ 《马太福音》,13:41—43。
④ 《马太福音》,25:46。

痛苦；并且，它们的自然本来就适应这些火，使得它们在其中更有利而不会受折磨，好像它们在其中更有利比受折磨不是更不可信。在火中痛苦地活着是奇怪的，没有痛苦地活在火中是更奇怪的。如果他们相信后者，为什么不相信前者？

3. 在肉身毁灭之后，身体上的痛苦是否会延续

3.1 但是他们说，没有身体会痛苦而不死亡[⑤]。我们怎么知道这点呢？当人们承认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折磨时，谁能肯定，那是不是身体中的鬼怪遭受的？[⑥] 如果他们回答说，地上的身体，即坚实而可见的身体，或者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的肉身，都不能痛苦而又不死，这里告诉我们的，不都是从人们身体的感觉和经验得出的结论？他们所知道的肉身，没有不是可朽的；那他们的全部道理就是，凡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他们就不能认为是对的。从这个道理，他们认为痛苦证明了死亡，但其实痛苦更表明了生命的存在。我们可以问，痛苦者是否会永远活着。但肯定的是，所有痛苦的人都活着，所有痛苦都只能发生在活人身上。因此，痛苦的人一定活着，但是痛苦不一定会杀人，因为，虽然我们的必朽的身体早晚会死，但是痛苦根本不会杀死它，某些痛苦之所以会杀死身体，是因为，这身体与灵魂结合，灵魂会屈服和逃离极端的痛苦。我们的肢体的聚合极为脆弱，我们的元气也很软弱，无力抗拒那带来巨大或极端的痛苦的力量。而到末日之时，身体与灵魂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它们之间的纽带不会因时间的长度而破坏，也不会因痛苦而断裂。现在，没有肉身能承受痛苦的感觉而又不死，但是那时候的肉身和现在的不同，正如那时候的死亡和现在的不同。那时候死亡不是什么也没有了，而是永恒的死亡，因为灵魂没有了上帝就不再生存，死亡也并不会逃脱身体的痛苦。在灵魂不愿意的情况下，第一次死亡把她赶出了身体；也是在灵魂不愿意的情况下，第二次

---

⑤ 西塞罗，《论神性》，3：13. 32。

⑥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哲罗姆、克里索斯顿等很多早期教父。拉克唐修在《神圣原理》，2：16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死亡把她约束在身体里;两次死亡有一个共同点,即,灵魂要违背自己的意志,承受身体的痛苦。

3.2 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注意到,现在任何肉身都不能承受痛苦但又不死,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些东西比身体更好。比如心灵本身,其存在使身体活着,并统治身体,就能够承受痛苦而又不死。看,会有一些事情,能够承受痛苦的感觉,但又是不朽的。我们知道现在所有人的心灵中的特点,那时候就会存在于被谴责者的身体中。而如果我们要更仔细地观察,所谓身体的痛苦,却更多属于灵魂。痛苦是灵魂的痛苦,不是身体的痛苦,哪怕痛苦的原因存在于身体中,哪里的身体受了伤害,哪里就会感到痛苦。同样,虽然身体的感觉和生命来自灵魂,我们却说那是身体的感觉和身体的生命。虽然我们这么说身体的痛苦,但是如果不来自灵魂,就不会有身体的痛苦。因此,如果身体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带来痛苦,灵魂就在哪里伴随身体痛苦。哪怕身体不遭到伤害,如果有什么不可见的原因带来悲伤,那就只有灵魂在痛苦,虽然灵魂在身体之中。并不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在痛苦,富人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⑦那就是,他在地狱里感到了痛苦。身体不会脱离灵魂而痛苦,有灵魂的也只有通过灵魂痛苦。如果那种认为痛苦一定带来死亡的说法对,从而以为,既然会发生痛苦,那就会有死亡,那么,死亡更应该和灵魂相关,因为痛苦更与灵魂相关。如果更可能痛苦的灵魂不会死,那什么原因使我们相信,就是因为身体将遭受痛苦,身体就一定要死?柏拉图学派说,身体的各部分来自土地,还会死亡,所以就导致了灵魂的惧、欲、悲、乐。于是维吉尔说:"于是这肉体(即来自土地、会死亡的肢体)有惧,有欲,有悲,有乐。"⑧但是,我们在本书的卷十四已经说服了他们⑨,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灵魂哪怕完全清除了身体的所有污染,还是有一个固执的欲望,还是希望回到身

⑦ 《路加福音》,16:24。

⑧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33。

⑨ [译按]此处旧本作卷十二,但实为14:3.5;PL本改为卷十四,但CC本沿用了卷十二的说法。

体之中[10]。哪里有欲望，哪里就会有痛苦。欲望如果无法达到所希望的，或是失去已经达到的，就会受挫，从而转化为痛苦。因此，如果灵魂（无论是只有灵魂痛苦，还是主要由灵魂痛苦）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朽的，那么，身体就不会因为痛苦而死亡。所以，如果身体导致了灵魂痛苦，既然能导致灵魂痛苦，那身体为什么不会导致灵魂死亡？这当然是因为，造成痛苦的未必造成死亡。那为什么不能相信，身体可以承受火焰带来的痛苦，但是不死？正如身体会造成灵魂痛苦，但是不让灵魂死去。因此，我们不必认为，未来的痛苦就会导致死亡。

4. 对自然的例子的考察，告诉我们，身体可以永远经受折磨而依然活着

4.1 有人出于好奇研究动物的自然[11]，写道，蝾螈生活在火里。在西西里有些非常著名的火山，在漫长的时间里就一直炽烈地燃烧，直到现在，却仍然保持完整。这证据足以表明，并不是所有燃烧的事物都会烧尽，而且，灵魂也表明，不是所有可以悲哀的都要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我们举出例子来证明，认为我们所说的不可信，即人的身体可以承受惩罚带来的永恒责罚，在烈火中不会丧失灵魂，遭受烧灼，但是不会烧毁；遭受悲哀，但是不会毁灭？那时候，肉身的实质将会接受上帝赐予的特性，上帝制造了如此神奇和各异的大千世界，我们都看到了。因为数量如此之多，我们也不惊讶。除了制造万物的上帝，谁还能让凤凰的肉身死而不坏？我刚听说时，还觉得这不可信，但终于有一次，在迦太基，有人烤了这种鸟来给我们吃，我找了我认为足够多的一块胸肉，让人把它保存起来。过了很多天，别的肉经过烧烤，放这么长时间就坏了，这块肉被拿出来，放在我面前，根本没有异味。于是我又放了很多天，一共三十多天了，我发现还是不坏，过了一年还是一样，只是稍微缩小了一些，干了一些。是谁给了麦壳封冻的能力，哪怕被埋在冰雪下面也不死，或者温暖的力量，使生苹果变熟？

---

[1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20—721。

[11] 普林尼，《自然史》，10：86。

4.2 至于火的奇迹,谁能解释?火会把所烧灼的变黑,自己却是明亮的;灿烂的火只要接触和燃烧什么,都会让它失去颜色,把耀眼的燃料变成焦土。但是这又不是固定僵死的规律。与此相反,当石头被火烧灼时,它会变成白亮的;虽然火更多是红色的,但却把石头烧白。而光与白色的关系,相当于暗与黑色的关系。火要烧木头才能炼石,但是,相反的效果不是相反的物质造成的。石头和木头虽然不同,却并不像白色和黑色那样是相反的;但是,火在石头中制造了白色,在木头中制造了黑色。虽然火使石头光明,使木头暗淡,但是如果没有木头起作用,也就没有石头的光明。另外,木炭极为脆弱,轻轻一碰就会折断,非常容易压碎,但是却又那么顽强,不会因湿气而腐坏,不会被年月侵蚀,这不是很神奇吗?由于木炭如此持久,所以铺界石的人,总要先垫上木炭,过了一段时间,若是发生争执,人们可以根据石头下面的木炭来确定界石的位置。在地下深处,木头都要朽烂,但是木炭却能如此持久,不会腐坏,不正是使万物腐坏的火,造成的这结果吗?[12]

4.3 我还要解释石灰的奇迹[13]。火使别的变黑,但使石头变白,我们上面说得足够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个特点。石灰与火的性质不同,摸起来是冰凉的,却在最深处隐藏着火,完全是潜在的,我们的感觉无法认识到,但是我们凭经验却知道,石灰能生火,哪怕表面看不出来。因此,我们称之为"生石灰"(*vivus calcis*),好像在石灰可见的身体下面,还藏着不可见的灵魂,就是火。而真正神奇的是,当火焰熄灭了,这火才被点起来!因为,要把潜藏的火放出来,就要在石灰上浇水,或用水浸泡石灰,虽然它以前是凉的,现在却变热了。那本来使很多事物变冷的水,却使石灰变热了。就好像寒冷使本来潜藏着的火露了面,跑了出来,石灰就断了气,在寒冷中死去,不能再点燃了,于是我们不再叫它生石灰,而叫熟石灰(*extinctus calcis*)[14]。还能加上什么,使这奇迹看起来更神奇?还是可以加的。因为,如果不加水,而是加

---

⑫ 参考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103;普林尼,《自然史》,36:14。

⑬ 参见普林尼,《自然史》,33:5. 94。

⑭ [译按]生石灰和熟石灰的拉丁文的字面意思,即"生石灰"和"死石灰"。

油，虽然油本来是火的燃料，但是在浇上油或把石灰浸在油里时，石灰不会变热[15]。如果我们从关于印度矿石的故事里读到或听到这种奇迹，而不是凭着我们的经验看到，就会认为这是假话，或者对它非常惊讶。但是日常发生记录的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虽然也许同样神奇，但是因为习以为常，就不注意了。甚至就是从印度来的事情，虽然那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我们期望那里有些奇迹，但若摆在我们面前可以欣赏，也就没什么神奇了。

4.4 我们当中很多人有钻石，特别是金匠和珠宝匠。这种石头是无论金属、火，还是别的力量都不能打破的，但是却能被山羊的血打破[16]。但是，那些拥有钻石、知道这特点的，能够像第一次看到这特点的人一样惊讶吗？没有看到这特点的，也许还不信；或者即使相信，也因没有经历过而惊奇。如果他们经历过，他们还是会因为不熟悉而惊讶，但是经验越积越多，就会逐渐减弱他们惊讶的程度。我们知道，磁石有神奇的力量，会吸引铁。我第一次看到这事时，可真是惊呆了。我看到一个铁戒指被石头吸引，并粘连起来；然后，磁石把自己的力量给了所吸引的铁戒指，和它共有这种力量，把这个戒指放在另一个戒指那里，把它也粘连起来，最先的石头如何吸引第一个戒指，第一个戒指就如何吸引第二个戒指。它们再以同样的模式吸引第三个、第四个，相互环绕牵连，不是因为钩挂连起来的，而完全是外部的粘连，形成一个戒指串。这石头不仅自己有力量，而且能够传给连在一起的所有的戒指，靠一种不可见的纽带联结起来，谁会不为石头的这种力量而惊讶呢？而我从我的兄弟和同事米勒维斯（*Milevitanus*）主教塞维鲁斯（*Severus*）[17]那里听说的这石头的力量，是更加神奇的。他说，曾经在阿非利加当官的巴塔纳利乌斯（*Bathanarius*）[18]一次和塞维鲁斯一起吃饭，他亲眼看到，巴塔纳利乌斯拿出一块磁石，把它放在一个银

---

[15] 普林尼，《自然史》，33：30。

[16] 参见普林尼，《自然史》，37：15。

[17] 塞维鲁斯，奥古斯丁的亲密朋友。奥古斯丁在很多书信中提到过他。

[18] 巴塔纳利乌斯，除去奥古斯丁此处的记述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任何事情。

器下面，在银器上面放一块铁。然后，他移动下面拿着磁石的手，上面的铁也跟着动。此人拿着石头迅速地来回移动，上面的铁也跟着石头迅速移动，但是中间的银器却不受影响。我说了我亲眼看到的，也说了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而我对他的信任就如同信任我亲眼看见一样。我还要说我读到的磁石的效力。把磁石和钻石放在一起，铁就不会被吸住了；如果铁已经被吸住了，当钻石接近它时，它很快就会掉下来[19]。这些石头是从印度来的。而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特点，就不再惊讶了，那么，送来磁石的印度人不就更不惊讶了吗？也许他们很轻看磁石，就像我们轻看石灰那样，水本来是灭火的，却会以奇妙的方式点燃石灰，而油一般会点火，反而不能点燃石灰。因为这很常见，我们就不以为异了吗？

5. 有的事物是理性不能认识的，但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5.1 那些不信仰的人，我们向他们讲神在过去和将来显的神迹，但无法让他们经历这些，他们要求我们对此给出一个理由；我们不能办到这一点，因为这超过了人的心志的能力，他们就认为我们说的是假的；那他们自己应该对我们能看见或已经看见的奇迹给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人不能做到的，那就应该承认，仅仅因为不能给出一个道理，某事未必就不曾发生，或者将来不会发生；因为现在就有很多事，同样无法解释。还有很多奇异的事情写在书上，指的并不是发生了就完了的事，而是某处持久的特点。如果谁愿意，并且能够去那里，那他就能考查出来是不是真的。我不一一列举这些了，只举少数例子。书中谈到西西里的阿格里根提努斯(*Agrigentinus*)的盐，到了火里就溶化，仿佛是在水里；而如果真能够抛在水里，它就会像在火里那样劈劈啪啪地烧起来[20]。在加拉曼塔(*Garamantas*)有一种泉水，在白天很凉，喝不得；在夜间是热的，摸不得[21]。在艾匹鲁斯(Epirus)有

---

[19] 普林尼，《自然史》，37：15。

[20] 普林尼，《自然史》，31：7。

[21] 普林尼，《自然史》，5：5。

另外一种泉水，在表面上看，和别的泉水一样，火把会被熄灭；但是，和别的不一样的是，熄灭的火把会被点着㉒。在阿卡迪亚，有一种名叫石棉的矿物，一旦点着就不会熄灭㉓。埃及的一种无花果树和别的树木不同，不能漂在水上，反而会沉没；更加奇异的是，把它放在水里一段时间，它又会重新浮到水面上，虽然它在水里浸泡一段后，应该比以前更重㉔。在所多玛的土地上出产一种苹果，到了表面上成熟了，才会生长；但是如果压它们或是咬一下，苹果就爆开了，化为灰尘㉕。波斯的一种石头硫化铁矿(*Pyrites*)，如果使劲压，就会烧手，所以以火得名㉖。同是在波斯，还产一种名为月亮石(*selenitis*)的石头，随着月圆月缺，石内的火也会发生变化㉗。在喀巴多契亚(*Cappadocia*)，风会使牝马怀孕，使它们的后代活不过三年㉘。印度岛屿图伦(*Tylon*)与别的陆地都不同，上面生长的任何树木，都不曾失去绿冠㉙。

5.2 这些和别的数不清的奇迹，不是出现了就完了的故事，而是某些地方永远有的特点，我要是再罗列别的，就太冗长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做。那些不愿意相信圣经的无信仰的人，如果能够，就给出一个道理吧。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神圣的，因为其中有难以相信的事，而这些和我现在说的是类似的。他们说，人靠理性不能承认，肉身被烧还不被烧毁，悲哀还不会死；他们若能为所有这些被认为是奇迹的事物给出道理，该是多么伟大的思考者啊！他们还是为我们所说的这几件事给出道理吧。无疑，如果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存在，我们说将来会存在，那么他们就很难相信，甚至还不如我们所说的将来的那些事情容易相信。如果我们不说未来的人的身体会活着，会永远被焚烧和

㉒ 普林尼，《自然史》，2：103。

㉓ 普林尼，《自然史》，37：10。石棉的希腊文ἄσβεστος原意为“不灭”，见索力努斯(Solinus)，《奇事大全》(*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13。

㉔ 普林尼，《自然史》，13：7。

㉕ 约瑟夫，《犹太古史》，4：4.4；塔西陀，《历史》，5：7；索力努斯，《奇事大全》，35。

㉖ 这个词的希腊文 πυρίτης，来自火(πῦρ)。参见普林尼，《自然史》，36：19；37：11。

㉗ 即透明石膏，其希腊文 σεληνίτης来自“月亮”(σελήνη)。

㉘ 索力努斯，《奇事大全》，45；普林尼，《自然史》，8：42。

㉙ 见普林尼，《自然史》，12：11；但这个岛在波斯。

悲哀，但又不死，但以同样的方式说，未来的时代会有一种盐，在火里会像在水里一样溶化，在水里会像在火里一样劈劈啪啪燃烧；或者说，未来有一种泉水，它的水在寒冷的夜里是热的，无法触摸，在温暖的白天是冷的，无法饮用；或者说，未来有一种石头，如果人紧紧握住，就会被它的热量烧痛；或者有一种石头，当其中一部分燃烧时，整个都不能被熄灭；还有我上面谈到的种种，或是我没有谈到的无数种奇迹，他们中谁会相信我？如果我们说，在未来的那个世代有这些事情，那些不信我们的人会回应说："如果你想让我们相信这些，那就每个都给出一个理由。"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做到，因为我们的理性软弱而必朽，被上帝的这些和别的神奇作品所击败；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道理是确定的：万能的主不会无缘无故造什么的，但是人的心灵中软弱的理性不能解释那是为什么。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最确定的：只要是他愿意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所昭示的，我们都要相信，我们不能认为，他会无力或骗人。那些指责我们的信仰的人要求我们给出理由，那他们要回答，对于人无法给出理由、但又存在的事情，看上去好像和自然的道理相反，他们能给出理由吗？如果我们说这些未来会存在，他们也要我们给出理由，就像我们如果说这些将来会发生，不信者也要求一个理由。因此，虽然人心和人言无法为上帝的这些作品给出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就不存在；正如人无法给出理由的那些事，也不是不存在的。

6. 并非所有的奇迹都是自然的，有些经过了人力改造，有些是魔法造成的

6.1 也许有人对此回答说："这些不存在，我们不相信；这里说的是假的，经上写的是假的。"有人由此推论说："如果要相信这些，那你们就要相信同样的书里所记载的。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一个维纳斯的神殿，其中有一个烛台，上面有一盏油灯，为神灵点燃，暴风骤雨都不会熄灭，就像上面说的石头那样，因此这盏灯被叫做 λυχνος ἀσβεστος，就是长明灯的意思。"他们很可能这么说，以为这样的回答会把我们逼入死胡同。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些不可信，那么我们就削弱

了经上的神迹；而如果我们承认这可以信，那我们就给异教神祇以力量。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卷十八所说的[30]，我们不必相信异教史书中记载的一切，因为哪怕在他们的史学家当中，就像瓦罗所说的，都歧见百出。而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相信其中与圣经不违背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毫不怀疑地相信圣经。我们希望用这些来说服不信者相信将来的事，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和那些不难找到可靠的见证的，这些已经足够了。至于维纳斯的神殿和长明灯，这不仅不能把我们逼进死胡同，反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除了长明灯，我还能举出人力和魔力的奇迹，也就是鬼怪靠人执行，或亲自来施行魔法，制造很多奇迹。如果我们想否定这些，我们就和我们所相信的圣经里的真理相违背了。那盏灯是人力或魔力用某种装置或是石棉之类不灭的矿物作成的，让神殿里的人惊讶，或者是某些鬼怪以维纳斯的名义展示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怪事在那里显现给人，持续一段时间。在鬼怪们的住所，人们献给符合他们各自不同的口味的被造物（不是他们，而是上帝造的）来奉承他们。他们是精灵，所以不会像动物一样被食物，而是被他们喜欢的这些符号所奉承，包括各个种类的石头、植物、树木、动物、歌谣、仪式。人们这样奉承他们，而鬼怪们首先用无比狡猾的诱饵诱惑人们，要么通过激发人们心里潜藏的恶毒，要么展现出虚伪的友谊，然后把他们中的几个变成门徒，再去当更多人的老师。除非他们首先教给人们，否则人们无法得知，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用什么名字召唤或驱走他们。于是就出现了魔法和魔法师。鬼怪们极大地俘虏了必朽者的心，并以最大限度的俘虏为荣，自己则装作光明的天使[31]。他们做了很多事。我们越是承认这些是奇迹，越是应该小心避免；但是，这些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事是有益的。肮脏的鬼怪越是能做这些事，神圣的天使越是有更大的法力，万能的上帝越是比他们都有更大的力量，因为是他使天使们做出所有这些奇迹的。

6.2 上帝的造物可以运用人的技术，完成很多神奇的事情，就是

---

[30] 见本书，18：18。

[31] 《哥林多后书》，11：14。

希腊人所谓的 μηχανήματα，不知道的人以为这就是神圣的。比如有人这么做过，在一个神殿的屋顶和地上放上同样大小的两块磁石，中间放上一块铁，铁就悬在了空气里。人们如果不知道有上下这么两块石头，就以为是神力把铁悬了起来；另外，我们说过了，维纳斯的那盏长明灯可能是匠人有意用石棉之类的矿物做的。我们的圣经里把这种魔法师叫做“术士”和“巫师”，鬼怪可以把魔法师的作品提升到非常高的程度，使得他们中间高贵的诗人都要以为，自己要赞同他们的感觉。他这样描述一个精于此术的女人，说：“这位女祭司自称能用符咒解除人们心头的痛苦，如果她愿意的话；但她也能让另一些人陷入难熬的愁绪；她能使河水不流，星辰倒退，在夜晚时分唤起幽灵；你会听到大地在你脚下隆隆作响，也会看到桉树从山上走下来。”[32]上帝有更大的法力做这些事，没有信仰的人还不能相信，但这对他的法力而言是很容易的。因为是他自己给了石头和别的事物这些力量，也给了人各种天赋，让人们能运用这些魔法。也是上帝制造了天使的自然，超过了地上所有的生灵的力量。在制造、命令、应许中，他的智慧的力量极为神奇，超过了所有这些奇迹，对一切的运用和他的创造同样神奇。

7. 我们之所以相信奇迹，真正的原因在万能的造物主那里

7.1 上帝制造了世界，包括天、地、空气、火，还有无数神奇的事物。无疑，比起所有这些事物来，世界本身就是个更大更优秀的奇迹。那上帝为什么不能做到，让死人的身体复活，被罚者的身体遭受火焰的永恒折磨？我们与之争论，或针对其争论的人[33]，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世界是他造的，诸神也是他造的，诸神替他管理这个世界。他们或是不能否认，或是宣称，有力量使神迹要么突然出现，要么通过服侍和仪式出现，要么靠魔法在世间完成。如果我们提出别的事物中的魔力，这些事物既不是理性的生灵，也不是具有理性的精灵，而是我刚刚

---

[3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4:487 以下。

[33] [译按]即柏拉图主义者。

举出数例的事情，他们一般回答说："这是它们的自然力量，是它们的自然，这和它们的自然禀赋相应。"阿格里根提努斯的盐之所以在火里熔化，在水里劈劈啪啪地燃烧，全部理由都来自它的自然。但这看起来更像是违背自然的，因为自然让盐在水里，而不是火里溶化，在火里，而不是水里燃烧。但是，他们说，就是自然力量使得这种盐有相反的特性。那么，也可以用这样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加拉曼塔的泉水白天凉，夜间热，两种情况下摸一摸都很痛；另外一个泉水也一样，虽然摸上去很凉，和别的泉水一样，能熄灭燃烧的火，但是与别的泉水不一样的是，能很奇妙地点燃熄灭的火；石棉也是这样，虽然它没有火的特点，但是一旦被别的事物点燃，就不会熄灭；还有别的，不再一一重复，这些力量看上去和自然的禀赋相反，但是我们除了说这就是它们的自然之外，不能给出别的理由。我承认，这么简单的理由就是充分的回答。而既然上帝是万物的自然的创造者，既然他们因为我们不能给出有力的理由，说那是万能的上帝的意志，就不愿意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为我们给出更强的理由，来解释这些奇迹呢？之所以说上帝是万能的，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能做他所愿意的任何事，能创造如此众多，而如果这些不展现出来，或者是今天没有可信的见证，也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不仅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也包括我提到的我们都知道的事物。至于那些奇迹，除了我们所读的书的作者，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见证了，他们没有神圣的教诲，难免人的谬误，因此若不相信他们，也无可厚非。

7.2 我并不想让人们匆忙地相信我说的这些奇迹，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会毫无怀疑地认为就是这样，除了那些我亲身经历过的和人们容易检验的之外；就像在水里变热、在油里变冷的石灰；还有磁石，不能吸引一根稻草，却不知道用什么无法感到的力量，吸引了铁；还有凤凰的肉，不会腐败，而连柏拉图的肉都会腐败；还有麦壳，如此耐冻，使冰雪不能融化，又那么温暖，可以让苹果成熟；还有燃烧的火，通过火的燃烧，石头变白，但是大多数燃烧的东西会变脏，与火的颜色相反。哪怕最纯的油，也会留下这样黑色的印痕；同样，白银划下的线是黑色

的。还有木炭，火的作用会使它变得完全相反，把本来很美丽的木头变得丑陋，坚硬的变得脆弱，可腐的变得不可腐。有些我知道的，多数人知道，有些所有人都知道。类似的还有很多，要再加上，这本书就太长了。除此之外，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读到的，除了那个能熄灭火炬，但点燃已灭的火炬的泉水，还有所多玛土地上的苹果外面成熟，里面却满是灰尘之外，别的没有多少见证，不能检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比如那个泉水，我就没有找到谁说自己亲自在艾匹鲁斯看到过，但是，有人知道在高卢有同样的事，那里离加拉太城(*Gratianopolis*)不远。至于所多玛的树上的果子，不仅有可信的文字记载，而且很多人说亲眼见过，因此我不会怀疑。还有别的例子，我认为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而我之所以加进来，是因为，和我们辩论的人的历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我想告诉他们，在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学者所写的文字中，也有很多大事情，是没有理由的。而当我说，万能的上帝将要创造这些超越了他们的经验和感觉的，即使我们给了理由，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说万能者能够制造和将要制造这些，还有什么有更好和更强的理由呢？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些预言，而那里还有很多别的预言，已经被证明实现了。他要做那看来不可能的事，就是因为他预言了他要做。他实现了他所应许的，所以那些不信的民族要相信这些不可相信的事。

8. 在我们知道其自然是什么的事物中，若所知道的部分开始有所变异，这并不是违反自然的

8.1 但是，如果人们回答说，他们不能相信我们所说的，人能永远遭受火烧，身体却不会死亡，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的自然构造完全不是这样，因此无法给出解释自然奇迹那样的理由。因而不能说，这是自然的力量，这是事情的自然。我们知道，人的肉身的自然不是这样的。我们回答说，可以从圣经里找到答案，那里说人的肉身在犯罪之前就有了自身的构造，即，可以不必死；但是在犯罪之后变了，变成了如此悲惨的必朽状态，不能再保持永远的生命；而我们还知道，死人复活之后的构造也和现在不同了。但是那些人不信圣经，那里写

道，人们在伊甸园里生活，一定不会死。如果他们相信这话，我们要和他们讨论被罚者未来受的惩罚，就不会困难了。即使在他们的书籍里，特别是最博学的人的著作中，说得也很明显，有些事情可以变得和最开始自然所确定的特性不同。

8.2 马可·瓦罗有书题为《罗马人的民族》，我引用其中的原文："在天上，存在这样的预兆；卡斯特（*Castor*）[34]写道，在最高贵的星座维纳斯（火星），也就是普劳图斯（*Plautus*）[35]所谓的晚星（*vesperugo*），荷马所谓的黄昏星（*Hesperus*）和最美的星座，变化颜色、大小、形状、轨道之时，都会是重要的预兆；但这以前没发生过，后来也没发生过。西吉库斯的阿得拉斯图斯（*Adrastus Cyzicenus*）和著名的星象学家那不勒斯的狄翁（*Dion Neapolites*）[36]都说，这只发生在欧基古斯王在位时。"[37]如果这不是看上去违反自然，瓦罗这样的作家就不会称之为"预兆"。人们说，所有的预兆都是违反自然的；但其实不是。出自上帝的意愿的，怎么会违反自然？按照如此伟大的造物主的意志所创造的事物，当然是自然的。因此，预兆并不是违反自然的，而是违反人们所知的自然的。谁能数清楚列国历史中发生的众多预兆？而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个，因为这和我们所谈的事情相关。天与地的自然的作者把列星安排得井井有条，什么还能被这样严格规定？什么还能如此牢固地被法律所确定？他以最高的权威，用最大的权能统治他所造的万物。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就会让那个体积和亮度都最大的行星改变颜色、体积、形状，甚至运行规律（这是更奇妙的），改变律法。如果那时候有天文学家，他们的公理就受到了动摇，虽然他们通过准确无误的计算记录了以前和后来的天体运行。他们按照这些公理也胆敢说，当时启明星的情况是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发生过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当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个圣徒向主上帝恳求时，即使太阳都会停止

---

[34] 语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是恺撒的同时代人。

[35] 提图斯·马西乌斯·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公元前254—公元前184），罗马喜剧诗人，写了130部喜剧，但只有20部传世。

[36] 此二人不详。

[37] 瓦罗，《罗马人的民族》，残篇。

运动，使他发动的战争胜利结束[38]。太阳甚至往后退，使得上帝说希西家会增加十五年寿数的应许因这个预兆而实现[39]。这每个奇迹，他们也会承认，是因圣徒的品德而实现的。但是他们在相信这些时，却把这归给魔术的力量。比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维吉尔的话："她能使河水不流，星辰倒退。"[40]上游的河水停止了，下游的河水继续流，于是，上帝的选民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领袖嫩的儿子约书亚带领下，得以赶路[41]。我们还读到，当先知以利亚，以及后来他的门徒以利沙渡河时，也是这样的[42]。我们已经提到，在希西家在位时，最大的星星后退过。瓦罗也写到了启明星的变异，而这不会是因为什么人的祈祷而发生的变化。

8.3 对于自然事物的知识，不信者不必自我作践，好像除了人能靠自己的经验认识的之外，不会因神力而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万物的自然，也丝毫不乏神秘之处。如果不是只有稀有之事，人们才会感到惊讶，那么，人们看待这些事物时，都会惊呆。如果按照理性，谁不会觉得，人的数目数不过来？自然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有一张不同的脸，这不是非常神奇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彼此相似，人们这个种属也就不能区别于别的生灵；而除非彼此之间不同，一个人也就不能区别于别的人。我们承认他们的相似，但又发现他们的不同。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自然，所以不同之处看上去更神奇。稀奇的事物是神秘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两个人如此相似，总是以假乱真，那不是远为神奇得多吗？

8.4 瓦罗是他们当中最博学的历史学家，但也许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从他那里引述的事例有没有发生过。或者，因为那星星没有在反常的轨道上停留很久，就很快回到了固定的轨道，他们不会为这样的例子所触动。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现在就能指出来，我想应该足以告诉他们，虽然他们非常熟悉某物被造的自然，但是他们不能认为，

---

[38] 《约书亚记》，10:13。
[39] 《以赛亚书》，38:8。
[4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4:489。
[41] 《约书亚记》，3:16—4:18。
[42] 《列王纪下》，2:8，14。

上帝不会使事物改变得和他们所知道的完全不同。比如所多玛的土地，原来的样子和现在当然不同。最初，那里和别处的样子都一样肥沃富饶，甚至更肥沃；因为圣经里面说，它可以和上帝的伊甸园相比。[43]但自从被天火毁灭后，就像他们的历史里都见证的[44]，也像现在亲临此处的人所看到的，那里成为一片焦土，可怕得惊人，所以那里的苹果表面上的成熟是假的，里面却是灰尘。看啊，原来不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了。看啊，各种自然的造物主使事物改变了自己的自然，变化如此之大，令人惊奇。这变化是在那么长时间后发生的，又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8.5 凡是上帝想要建立的，都不是不可能的；同样，只要他想改变他所建立的事物的自然，就不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了那众多的神迹，被称为“怪像”、“异兆”、“预兆”、“异像”；如果我要一一收集、记述，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写完？所谓的“怪像”(*monstra*)，当然来自“展示”(*monstrando*)的意思，指的是，某种象征证明(*demonstrent*)要发生什么事，“异兆”(*ostenta*)来自“表明”(*ostendenda*)，“预兆”(*portenta*)来自“预知”(*portendendo*)，就是预先表明的意思。而“异像”(*prodigia*)，就是提前说(*porro dicant*)，就是对未来事情的预见[45]。让那些使用这些来预测的人看看，他们犯过多少错误；而在他们预言对了的时候，他们是怎样依赖邪恶的精灵的。这些精灵所关心(*cura*)的，是俘虏人们的心灵，这些人因为有害的好奇心，应该遭受这种惩罚。他们的很多预言，都在真理边上打转。这些违反自然的，或者所谓违反自然的，因而被称为“怪像”、“异兆”、“预兆”、“异像”(使徒也按照人言的方式说，把野橄榄枝接到好的橄榄树上，是违反自然的[46])的，在我们看来，就是要展示、表明、预知，或预言上帝将要做的事，他怎样预言人的身体，就会怎样做，没有什么困难来妨碍他，没有什么是自然

---

[43] 《创世记》，13:10。

[44] 塔西陀，《历史》，5:7。

[45]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以这些词的字形来解释其含义，大多没有根据。

[46] 《罗马书》，11:17—24。

法禁止的。他是怎样预言的，我认为我们在前一卷里最充分地讨论了，我们从新旧约圣经里都抽取了段落，但并不是所有与此相关的，而是我认为这本书够用的。

9. 地狱以及永刑的特性

9.1 上帝通过他的先知，谈到了被罚者所受的永刑。既是如此，就所有人都如此："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47]我主耶稣更激烈地评论了这一点，指出，那些使人跌倒的肢体（他以此所指的，是那些他像爱自己的右手一样爱的成员），人们宁可切掉："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脚也一样："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眼睛也无不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48]他都不怕在一个地方，把同样的话说三遍。神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激烈谈论对罪人的处罚，谁不会被吓坏？

9.2 无论是火还是虫，他们认为都是要惩罚心灵，而与身体无关。他们说，那些与上帝之国分离的人，心灵要遭受悲哀的煎熬，他们的忏悔太晚，也太无效了。他们认为，用火来形容这种悲哀的煎熬，不会有什么不恰当的。使徒也说："有谁跌倒，我不煎熬呢？"[49]他们认为，"虫"也可以同样理解。他们说，因为经上写着："如同蛾子啃噬衣服，虫子咬啮树木，悲哀也这样伤害人心。"[50]很多人并不怀疑，这种惩罚将是对心灵和身体的共同责罚，并肯定说，火是对身体的，虫子的咬啮是对心灵的伤害。这种说法更可信些，因为，在那个状态下，无论身体还是心灵没有悲哀，都是荒谬的。但我认为更容易接受的说法是，说二者都指的是身体，而不是都与身体无关。因此，在圣经里没有明说心

[47] 《以赛亚书》，66:24。
[48] 《马可福音》，9:43—48。
[49] 《哥林多后书》，11:29，"煎熬"和合本作"焦急"。
[50] 《箴言》，25:20a，七十子本。

灵的悲哀，但我们可以因而理解，即使在不说的时候，身体既然遭受了悲哀，灵魂当然也受到徒劳无功的忏悔的折磨。我们在旧约里读到："不敬者的肉身的罪罚，就是烈火和虫子。"[51]可以说得更简明些：不敬的人会遭报应。为什么说"不敬者的肉身"？还不是因为，火和虫这二者都是对肉身的惩罚？或者，当作者说肉身时，是指那些按照肉身生活的人，将受惩罚，因为他们会进入第二次死亡，使徒说的就是这意思："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52]人们可以随意选择，要么把火给身体，把虫给心灵，前者是直接讲的，后者是比喻的，要么把二者都给身体，都是直接讲的。前面已足以说明[53]，有的动物都会在火里生存，被燃烧而不会烧尽，悲哀而不会死亡，这是全能的造物主的神迹。凡是否认这种可能的人，都不知道是谁带来了自然中的所有这些奇迹。是上帝自身创造了这个世界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神迹，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但还有无比多的神迹，我们不能提到，这个世界本身就可以算作所有神迹中一个最大的神迹。任何人可以随意选择二者之一，要么虫子是直接针对身体的，或者，非物质的事物用物质的词语来说，是针对心灵的。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还是让事实本身来说话，那时候圣徒们会有那么多知识，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惩罚，而不必亲身经历。他们的智慧将是丰富的和完美的，他们仅靠智慧就足以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那时候就知道得完美了[54]。我们不会认为，那时候的身体会在火里感不到悲哀。

10. 如果地狱之火是物质的，那么，接触它是否可以燃烧那邪恶的精灵，即没有身体的鬼怪

10.1 也许有人会这么问：如果火不是非物质的，带来的不是心灵的悲哀，而是身体的，接触才会带来伤害，那它就只能折磨身体。那么，这怎么会是对邪恶的精灵的惩罚呢？基督说："你们这被诅咒的

[51] 《便西拉智训》，7：19（《圣经后典》为7：17），用思高本《德训篇》译文，有改动。

[52] 《罗马书》，8：13。

[53] 本书，21：2.4。

[54] 《哥林多前书》，13：9—10。

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55]这里说的火，既是对人的，也是对鬼怪的惩罚。这么说，难道不是因为魔鬼也有某种身体，就像博学的人所看到的，由粗糙和潮湿的空气组成，就是我们遇到大风时所感到的压力？[56] 如果这种物质不能被火伤害，那么，浴室里的热气也就不能温暖我们了。它要给我们温暖，先要被加热，把所承受的施加给我们。如果谁坚持说，鬼怪们是没有身体的，这个问题毕竟不需要过多力气来讨论，也不必太多争辩。我们为什么不说，没有身体的精灵确实可以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遭受物质之火的惩罚？毕竟，人的灵，虽然是完全非物质的，现在却可以被包容进物质的肢体里，那时候还会与身体牵连捆绑在一起，不能脱离。如果鬼怪是没有身体的，鬼怪的灵，或者说，作为鬼怪的精灵，虽然是没有身体的，在接触火焰时还是可以被物质的火焰燃烧。在与鬼怪接触时，火焰本身并不会被“灵化”(*inspirentur*)，变成有灵魂的，成为灵与身体的组合[57]。但是，正如我说的，这种接触是以神奇和不可言说的方式，使鬼怪接受火的惩罚，但并不给火以生命。因为，身体与灵结合，成为有灵魂的生灵，这是不同的方式，完全是神奇的，人不能理解。而人自身就是这样被造的。

10.2 我要说，灵即使没有自己的身体，也会被烧，就像富人在地狱中燃烧一样。他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悲哀。”[58]我看到会有这样恰当的回答：这火焰就如同他抬起眼睛观看拉撒路一样，或者就像他说乞求一点水时的舌头，或者像他认为拉撒路用来蘸水的指尖。那里的灵魂甚至是没有身体的。因此，那火焰和他所要的那一小滴水都不是物质的，就像在睡梦中的所见或是幻象中的形象那样，都是非物质的事物，但还是和物体相似。哪怕谁在这个状态中看到自己，不是身

---

[55] 《马太福音》，25:41。

[56] 奥利金在《论太初》卷二中说，只有上帝才是没有身体的；德尔图良也在《论基督的身体》中说，天使是有身体的。当时很多教父这样认为。

[57] [译按]此处奥古斯丁所用的 spiritus 和卷十三里所用的不同。这里的灵基本上就是在讲灵魂。

[58] 《路加福音》，16:24，“悲哀”和合本作“痛苦”。

体的，而是属灵的，也要这样看到，即如同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样看到，好像无法区别二者。地狱也被称为“硫磺的火湖”[59]，在那里，火是物质的，将折磨被罚者的身体，无论是人的还是鬼怪的。人的身体是坚硬的土质的，鬼怪的是空气的。或者，如果人同时有身体和灵，而鬼怪只有灵，那么，鬼怪还是会受折磨，但不会给物质的火带来生命。这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对的，就像真理所说的那样[60]。

11. 说惩罚会比罪的时间更长，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那些攻击上帝之城，我们与之辩论的人有些认为，罪无论多大，都只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伤害，而如果对被罚者施加永刑，那就不义了。他们认为，凡是正义的法，都应该根据罪恶应该受惩罚的时间，来施加相应时间的惩罚。西塞罗写下了法律的八种惩罚：罚款、监禁、斥责、赔偿、羞辱、流放、死刑、奴役。这当中哪一种的时间那么短促，从而和犯罪的速度相当，使得处罚的时间不超过犯罪的时间？也许只有赔偿是，因为这是让罪犯也遭受他所施加的伤害[61]。于是律法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62]可以做到，一个罪犯用多长时间残酷地挖出别人的眼睛，也在同样短暂的时间里被同样残酷地挖出眼睛，他就遭受了他所施加给别人的罪。但是，对于亲吻别人的妻子这样的行为，斥责好像是一个合理的惩罚，那发生在一瞬间的享乐，和惩罚所带来的长达几个小时的悲哀，完全不能相当。监禁又如何呢？是不是每个人被捆绑的时间，要相当于导致他身陷囹圄的犯罪的时间？如果一个奴隶迅速地辱骂或是攻击主人，让他长期监禁难道不是最正义的惩罚吗？而罚款、羞辱、流放、奴役都可以施加很长时间，以致无法消除，此生中的这类处罚，难道不很像永刑吗？这些惩罚之所以不能永恒，是因为遭受这处罚的生命不会延伸到永远。即使是那些用最长的刑罚处罚的罪，也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伤害。没有人会认为，罪犯所遭受的

---

[59] 《启示录》，20：9。

[60] 《马太福音》，25：41。

[61] 罗马法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参考奥鲁斯·盖留斯，《阿提卡之夜》，20：1。

[62] 《出埃及记》，21：24。

折磨应该和他所施加的伤害，比如谋杀、奸淫、渎神，或者别的不持续多长时间的罪，以及各种巨大的邪恶与不敬，一样短暂。有些人因为罪大恶极而处死刑，这并不是用杀死他那么短暂的时间处罚他，而是法律认为，要把他们永远开除出活人社会去，不是吗？既然必朽之人的城邦可以用第一次死亡来开除，不朽之人的城邦也可以用第二次死亡来开除。按照此世之城的法律，被杀的人不能被唤醒，同样，在彼世之城，被罚者遭受第二次死亡后，也不能回到永生。他们说，如果尘世的罪要用永刑来惩罚，那么，基督对你们说的这话怎么理解呢："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63]？他们没注意到，这里讲的，不是时间长度相等，而是分别遭受的坏事的相同，也就是，做坏事的人也要承受坏事，所以说那是相同的量器。而且这个可以理解为，主说这话时所指的，就是审判和惩罚。如果谁审判和惩罚得不义，而他自己被正义地审判和惩罚了，那他就是接受了同样的量器，虽然他所得的不是他所给的。他行了审判，就要受审判；虽然他所做的惩罚是邪恶的，他所遭受的惩罚却是正义的。

12. 初人的僭越有多大，使得所有的人除非接受救世主的恩典，都会遭受永刑

而在人的感官看来，永刑是残酷而不义的，因为这些病态的感觉非常软弱，没有最高最纯的智慧，从而不能感到初人的僭越是多么不合神法。人越是能安享上帝，他离弃上帝就越不虔敬，因而就应该遭受永恒的坏事；因为他毁掉了自己当中可以永恒的好。这就是人类大众都要遭受的惩罚；最初犯下这罪的人，连他的后裔也一并受罚，于是，除非靠悲悯和他们不配得到的恩典获得解救，他们都会遭到这正义的和应得的惩罚。而人类就是这样分配的，在一些人当中，悲悯的恩典得以显明，在别的人当中，正义的报复得以显明。两者不能在所有人中显明：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待在正义的刑罚之中，救赎的悲悯恩典就无从显现；反过来，如果所有人都从黑暗中回归光明，那么严厉的

[63] 《路加福音》，6:38。

复仇就无从显现。不能被救的比被救的人多很多，所有人本该都遭受的惩罚就如此展示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被惩罚，没有人可以抱怨说这报复的惩罚不正义；因为他慷慨地解救了这么多人，人们就该全心感激他的恩典。

13. 有人认为，罪人死后遭受的惩罚会把他炼净，我反对此说

柏拉图学派虽然不认为罪孽会不受罚，但却以为，所有的惩罚都是为了矫正，要么是人法施加，要么是神法施加，或在此生，或在死后，因为一个人或许在此生逃脱惩罚，或者即使被惩罚了，却不思悔改。有马罗[64]的诗句为证。他谈到了地上的身体和器官的死亡，然后说灵魂："这肉体有惧，有欲，有悲，有乐，心灵就像幽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看不到晴空。"随后他又接着说："当生命之光离开了[也就是生命在末日结束了][65]，不是所有的病恶也随之消失，因为许多瑕疵长期与肉体发生联系，必然早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根深蒂固了。因此，灵魂不断受到磨炼，由于根深蒂固的罪愆而受惩罚。有的被吊起来，任凭风吹，有的被投入大渊，去洗掉他们的罪孽，有的被投入火中，去把罪孽烧掉。"[66]这样认为的人，以为死后只有用来炼净的惩罚。地以上的元素水、风、火带来的惩罚会清洗各种罪恶，那些罪恶都是和地接触造成的。他说"吊起来，任凭风吹"，就是指空气；说"被投入大渊，去洗掉他们的罪孽"，就是指水；他说"被投入火中"，更是直接说出了火的名字。我们承认，哪怕在必朽的此生遭受的惩罚，有些就是用来炼净的，当然，对于那些遭受惩罚之后，生活没有变好，甚至变得更坏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对于那些得到严刑矫正的人，这确实是炼净了。别的所有惩罚，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都是神意加给每个人的，要么是为了惩罚以前的罪，要么是为了惩罚被罚者生活中的罪，或者是

---

[64] 即维吉尔，马罗是他的名。但奥古斯丁很少这样指称维吉尔。

[65] [译按]括号中是奥古斯丁的话。

[6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33—742，译文略有改动。

通过好的或坏的人和天使，锻炼和检验人们的德性。如果有人因为另外一个的邪恶或错误而遭受坏事，那个出于无知或不义做坏事的人有罪了。但是上帝不会有罪，因为他靠正义但隐秘的判断，允许某些坏事。而人们在此生或死后，或是既在生前也在死后遭受的暂时的惩罚，都是在最后最严厉的审判之前遭受的。并非所有在死后遭受暂时处罚的人都进入审判之后的永刑。有些人在此生不得赦免，但在未来会得赦免，即，在未来的世代不会遭受永刑，如我上面所说的[67]。

14. 人的处境使他在此生遭受暂时的惩罚

极少的人在此生不受罚，只在死后受罚。但也有人到了老态龙钟，还从未遭受一点头疼脑热，太太平平地度过了一生，我知道也听说过这样的人。但是，必朽的一生就是惩罚了，因为这完全是一种试探，就像圣经的下面的话里所讲的："人生在世，岂不是一场试探吗？"[68]而无知或愚蠢也不是小的惩罚，我们认为这是应该避免的。于是，少年们在严厉的惩罚之下，被驱赶去学习技艺或文化。这些靠惩罚逼迫的学习本身就如惩罚，有人宁可遭受逼他学习的惩罚，也不愿意学习。要是让人选择死亡还是变回婴儿，谁不会选择死亡？我们见到此生的第一缕光时，不是笑，而是哭，那时虽不知道，却预告了未来将走进各种坏事。只有琐罗亚斯德(*Zoroaster*)[69]在出生的时候是笑着的[70]。但这种怪异的笑并没有预兆什么好事，因为他是魔法的发明者。即使就他在此生的虚妄的幸福而言，这魔法也无法抵挡他的敌人的攻击。他是巴克利亚(*Bactrianus*)的王，在与亚述王尼努斯的战斗中被击败。正如圣经上写的："自从人出离母胎那一天，直到埋葬，回到众生之母的怀中那一天，亚当的子孙都要承担重担。"[71]这话必然应验了：婴儿只

---

[67] 《马太福音》，12:32。

[68] 《约伯记》，7:1，七十子本。

[69] 琐罗亚斯德，即查拉图斯特拉，于公元前六世纪生活于波斯等地。关于他有很多传说。他创建了二元论的宗教。

[70] 普林尼，《自然史》，7:15。

[71] 《便西拉智训》，40:1，用思高本《德训篇》译文，有改动。

受原罪的束缚，他们受了洗礼，从原罪中重生，但是还会遭受很多坏事，甚至遭受邪恶的精灵的侵扰。但是，哪怕这些灾难如此严重，让他们尚在幼冲就灵魂与身体分离，结束生命，这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72]

15. 上帝的恩典把我们从陷溺其中的旧日坏事间救出来，这些工作属于未来新的世代

亚当的子孙从走出母胎的一日到被埋葬，回归众生之母的日子，都会承担着这重担。我们发现，这种坏事也是神奇的，它让我们变得清醒，理解到，因为伊甸园中所犯的大罪，我们的此生就是极大的惩罚，而新约里应许给我们的，都属于新世代里我们的新的遗产。现在，我们只得到那种新遗产的保障，等时候到了，会进入到它所保障的新遗产。现在，让我们在希望中前行，一天一天，直到靠"灵性治死身体的恶行"的那一天[73]。"主认识谁是他的人。"[74]"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75]但这是恩典，不是自然。按照自然，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因为对我们的悲悯，变成了人子；靠了他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子变成了神子。他仍然保持不变，却披上了我们的自然，以把我们接引到他那里。于是他兼有了神性的稳固和我们的脆弱；我们本来是有罪和必朽的，现在变得更好，获得和分有了他的不朽和正义。他使我们的自然变好，让我们靠他的自然的好实现了至善。正如罪是靠一人入了世界[76]，使我们都陷入了大的坏事，同样，因一个既是人又是上帝的义行，我们进入了最高的至善。但是，除非到了没有试探的地方，谁都不要自信地认为自己从这里到了那里。因为肉欲与灵性相争，灵性与肉欲相争[77]，人们用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斗争来寻求和平，除非获得了和平，谁也不能那么自信。人被造时，自然的自由意志是朝向正直的；如

---

[72] 参见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17。
[73] 《罗马书》，8:13。
[74] 《提摩太后书》，2:19。
[75] 《罗马书》，8:14。
[76] 《罗马书》，5:12。
[77] 《加拉太书》，5:17。

果他能坚持住这一点，就不会有这些战争。而今，他不愿意在与上帝的和平中获得幸福，于是就要和自己作战，变成不幸。这种悲惨的坏事，还是比基督来临前的此生要好。与罪过作战，总比毫无冲突地被罪过统治好。我的意思是，带着对永久和平的希望作战，比没有解放观念地当俘虏好。我们希望连这种战争也终结，被神圣之爱的火点燃，进入最有秩序的和平，在那里，我们之中卑下的东西，都被最强大而稳固的力量征服。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对那种好的希望（当然这不应该），我们就宁愿停留在这烦扰的冲突中，也不愿被罪过统治，而丝毫不反抗。

16. 所有年龄的复活者共同面对恩典的律法

上帝的悲悯彰显在蒙悲悯预备得荣耀的容器上，极其丰盛[78]。在人们最小的年龄，即婴儿期，人们完全接受肉身的要求，毫无反抗；在第二个时期，即少年期，他还没有理性来完成这种战争，所以会拜倒在所有罪过的享乐之下，因为，虽然他可以说话，好像度过了婴儿期，但是心志还很弱，没有能力接受教诫。如果他接受了中保的圣事，从而脱离了黑暗的力量，进入基督的王国，哪怕在这个年龄就结束生命，也不仅会免于永刑，而且，在死后还不必遭受炼净的折磨。灵性的重生就足以使他死后不必遭受因为与死亡接触带来的肉身的繁殖导致的罪恶[79]。等到了一定年龄，他能接受教诫了，可以服从法律的命令了，然后就可以进行针对罪过的战争，激烈抗争，以免因罪而被罚。如果那些罪过还不够强壮，无法取胜，很快就会被他征服投降；但是，如果这些罪过总是战胜他，对他发号施令，那就很费力、很艰难才能征服。除非他真的以正义为乐，即信仰基督，否则就不能真正和真诚地征服。如果只有法律的命令，没有圣灵的帮助，那么，禁令只能让他犯罪的欲望更加滋长，增加他的负罪感[80]。还有可能，隐秘的罪过征服了最公开的罪过，反而被认为是德性，而在这样做的人中，高傲做了王，他就因

[78] 《罗马书》，9：23。
[79] 参考奥古斯丁，《书信》，98。
[80] 《罗马书》，7：7—8。

毁灭性的自我满足而膨胀起来。罪过只有被上帝之爱征服了，才算被征服了。只有上帝自己可以给与这种爱，人只有通过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即成了人的基督耶稣[81]，才能获得爱。他分参了我们的必朽，成了人，使我们分参他的神性。但是，极少人会如此幸福，年轻时不犯下应该被罚的罪，无论是因为作恶、失误，还是犯下不敬的错误，能够靠伟大的灵压服受肉身的快乐统治的部分。很多人虽然接受了法律的教诫，但是首先被罪过的力量征服，走出了法律的轨道，后来才寻求恩典的帮助，通过更悲哀的忏悔和更激烈的斗争，才服从了上帝，心志战胜了肉身的倾向，使他们成为胜利者。于是，每个想避免永刑的人，不仅要受洗，而且要在基督中成义，真正摆脱魔鬼，进入基督。除非在最后的巨大审判之前，他不能认为惩罚都是用来炼净的。我们不能否认，就是永罚之火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人们的品德和坏事不同，有的轻些，有的重些。也许，对不同的罪恶的惩罚的火力就有所不同；也许，火力相同，但是人们感到的烦恼不同。

17. 有人认为，没有人会遭受永刑

现在，我认为应该和一些具有悲悯之心的人作和平的争论。他们不相信，最正义的法官会宣判，让应该在地狱里受罚的人，全部或一部分遭受永刑，而是认为，在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以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罪的大小得到释放。其中，奥利金尤其悲悯。他认为，魔鬼自己和他的使者们，在经历了严厉和长时间的应得惩罚后，就应该从这折磨中解脱，与圣天使们在一起了。奥利金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尤其错误的是，他说幸福和悲惨会相互转换，没有停歇，经过若干世代，这个会转化成那个，那个又转化成这个，二者相互混合，教会谴责他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他看上去具有的悲悯也失去了，因为，他让圣徒也遭受真正的悲惨，而不只是清洗性的。他们的幸福是虚假的，没有真正和安全的幸福，即脱离恐惧的确定的幸福，不能因享受善好而永远快乐。但是，我们这里谈的错误与此非常不同。他们完全出自人的悲悯，认

[81] 《提摩太前书》，2:5。

为被罚之人的悲惨只是暂时的。他们认为，所有人都要或早或晚地被解救入永恒幸福。如果这个观点因为悲悯而正确和好，那么，越是悲悯，就越好、越真。这悲悯之泉可以延展和深入，甚至到了被罚的天使身上，认为他们在很多漫长的世代之后也要得救。这泉水为什么可以达到所有人的自然，但是到了天使那里，却很快干涸了？他们并不敢说，他们的悲悯可以一直贯彻下去，直到解救魔鬼自己。如果谁真敢这么说，他当然更加悲悯。他表现得越是仁慈，就越是犯了惊人的错误，违背了上帝正确的话语。

18. 有人认为，由于圣徒的干预，在最后的审判中，没有人会受责罚

18.1 有些人——我亲自和他们谈过——虽然看上去尊重圣经，其道德却该谴责。他们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比起上面谈到的人来，更多地把悲悯归给上帝，而不是人类。他们说，神所预言的，坏人和不敬者的真正结局，都是罪有应得的。但是等到审判来临之时，悲悯就要起作用了。他们说，悲悯的上帝会因为他的圣徒们的祈祷和干预而赐福[82]。如果圣徒们在遭受他们的敌意时，都会为敌人祈祷，那么，在看到他们卑微地服罪、俯伏于地的时候，圣徒会更加劲地祈祷！他们说，我们不能相信，圣徒们在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完满的神性之后，就会丧失他们的悲悯之心。在他们并非完全无罪时，会为自己的敌人祈祷；我们不能认为，等到开始没有罪了，就不会为那些受罚的人祈祷了。那时候，上帝的儿子们已经完全成圣，他们的祈祷不会有什么障碍，上帝怎么会不听他的这些儿子的祈祷呢？他会允许无信仰者和不虔敬的人遭受很长时间的折磨，然后从所有的坏事中释放。《诗篇》中有诗为证，好像尤其支持说这话的人："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83]他们说，上帝的愤怒，就是要让一切不配享受永福的人遭受永刑。但是，如果上帝允许他们遭受长久的，乃至任何处罚，他

---

[82] 《马太福音》，5：44。

[83] 《诗篇》，77：9。

的愤怒不就止住了他的慈悲吗？而《诗篇》里说，这是不会的。其中并没有说："难道神因发怒就长久地止住他的慈悲吗？"而这里表明，他根本不会止住慈悲的[84]。

18.2 但是，他们不会认为，上帝的审判只是虚假的威胁，而他又不会责罚任何人。比如他对尼尼微城就要倾覆的威胁[85]，我们不能说这是假的；但他们说，虽然上帝的预言没有任何条件，但这并没有发生。他不说："如果他们不忏悔，然后改正，尼尼微必倾覆了。"而是没有附加任何条件，预言那个城就要倾覆。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因为上帝预言，他们遭受倾覆真的是罪有应得，但这并没有实现。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忏悔，所以被饶恕了，因为上帝不会不知道他们会忏悔，但是他预言，未来的倾覆是绝对的和确定的。他们说，这是在表现上帝的严厉，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但是，这没有表达他的悲悯，因为他的愤怒并没有继续，虽然他许诺要给顽固者处罚，但还是免除了罪人的处罚。那时候，上帝的宽恕使他的圣先知们都动容，他们说，如果所有圣徒都祈祷宽恕，难道他不会宽恕更加悲惨的罪人吗？这就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认为圣经里没有说，但是，这就是为了让人们害怕漫长的或永恒的责罚，从而使众人纠正自己，同时有人能够为不能纠正自己的人祈祷。但他们并不认为，圣经对此是完全沉默的。经上写道："主，你的甜美多么伟大，在害怕你的人面前隐藏。"[86]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认为，上帝隐秘而伟大的甜美要隐藏起来，是为了让人们害怕，这还能指什么呢？他们还加上使徒后来说的话："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87]这指的就是，没有人遭受责罚。这样认为的人，并没有把他们的这些意见延伸到魔鬼和他们的使者，不认为他们也会摆脱责罚。他们人性的悲悯只是针对人的，认为只有人是这样的。他们通过对整个人类的说法，表达了自己败坏的道德将得到上帝的

---

[84] 参见本书下文，21：24，以及《信、望、爱手册》，29：112。
[85] 《约拿书》，3：4。
[86] 《诗篇》，31：20，用七十子本的 30：20。
[87] 《罗马书》，11：32。

悲悯的赦免的虚假希望。因此,在宣讲上帝的悲悯方面,那些认为鬼怪的首领和侍从都会被赦免的人,超过了他们。

19. 有人认为,因为参与了圣餐礼,所有罪人,包括异端,都被应许免予处罚

还有人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应许,可以同等地从永刑中解脱,而只有那些得到基督的洗礼的人,不管他们怎样生活,也不管他们多么异端或不敬,因为他们参与进了基督的身体。因为耶稣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88]他们说,因此这些人一定不会进入永死,而要获得永生。

20. 有人认为,不是所有人,但是所有在大公教会重生的,哪怕他们陷入很多罪行和错误,都会被洗涤干净

有人认为,并不是所有得到基督的洗礼、并且参与了他的身体的圣事的,而只有大公教徒,才能得到清洗,不论生时有多么坏。因为他们吃下的不仅是饼,而且就是基督的身体本身,于是就成了基督的身体的组成部分。使徒就此说道:"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89]即使他们后来滑入了异端甚至异邦的偶像崇拜,但因为他们在基督的身体(即大公教会)里,接受了基督的洗礼,吃了基督的身体,所以不会永死,而会进入永生;而他们所有的不敬之事,哪怕数量很多,也不会使惩罚变成永恒的,而只会变得漫长和严厉。

21. 有人认为,在生活中很坏,应该遭受地狱之火,但是坚持大公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的坚定,还是会得救

因为经上写道:"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90],所以,有人许诺说,

---

[88] 《约翰福音》,6:50—51。
[89] 《哥林多前书》,10:17。
[90] 《马太福音》,24:13。

只要坚持在大公教会中，哪怕生活得很坏，也会得救，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使徒说："因为我们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91]他们说，大公教会的基督徒，只要以基督为基础（异端不会有这基础，因为他们与这身体分离了）即可，因为有这基础，哪怕这些大公教会的基督徒活得很坏，他们认为就像用草木和禾秸在上面建的工程，会经过火里，然后得救，也就是，在遭受地狱之火的惩罚后得解脱，因为在最后的审判中，坏事会遭到火的惩罚[92]。

22. 有人认为，罪行若与善工混杂，在审判中就带不来责罚

我还见有人认为，遭到永刑的焚烧的，只有那些忽视了做善事来补偿罪孽的人。使徒雅各说："因为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93]他们说，谁若行了善事，哪怕他的品德没有变好，哪怕善工与恶行混杂，仍旧活得很邪恶，但在审判中还是会得到怜悯，要么不遭受任何责罚，要么经过或短或长的时间后，从责罚中解脱。他们认为，正是因此，审判活人与死人的法官在给他右面的人永生，或给他左面的人永刑的时候，只谈到他们是否行了善事[94]。他们谈道，同样因为这个，在给主的每日祈祷中，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95]凡是对某人犯了罪的人，若是得了饶恕，那罪被忽略了，无疑是因他行了善事。我主在谈到此事时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

---

[91] 《哥林多前书》，3:11—15。

[92] 参见奥古斯丁，《信、爱、望手册》，18。

[93] 《雅各书》，2:13。

[94] 《马太福音》，25:33。

[95] 《马太福音》，6:12。

的过犯。"[96]使徒雅各也是针对这种善事说，凡是没有行悲悯的，在将来的审判里必得不到悲悯。他们说，主并没有说大罪小罪，而是说："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们认为，哪怕那些一生邪恶，直到此生的最后一天还在作恶的人，不论他们做了什么和做了多少，靠了这种祈祷，就可以免去每日所有的罪，只要他们每天祈祷，并且全心放在一件事上：无论对他们行了什么罪孽的人，只要乞求宽恕，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赦免。等我靠上帝的赐予回答了这些，这一卷就可以结束了[97]。

23. 我反对人们的这种意见：无论魔鬼还是坏人，都不会遭受永刑

首先可以探问并认识到，即使在巨大而漫长的惩罚之后，教会为什么不同意魔鬼将会被炼净或赦罪的说法。那些熟谙旧约和新约的人，并不认为，无论怎样的和多少天使，在经过了无论怎样的和多少惩罚后，还不能得到清洗，获得天国的幸福，而更多认为，我主自己预言的，他在审判中将宣布和讲出的神圣话语，不会变得虚妄和脆弱："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98]这表明，燃烧魔鬼和他的使者的火会永远燃烧。《启示录》里也写道："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悲哀，直到世世代代。"[99]前面说"永火"，这里说"直到世世代代"。按照圣经的习惯用法，这只能是指，没有时间的终结。除非是因为，不可能错的圣经说了，上帝不会宽恕，而是已经谴责了他们，把他们投到地狱的黑暗坑中[100]，让他们等待末日审判中的惩罚，我们不可能找到别的更正确和更清楚的原因，说为什么，最真切的虔敬不会使魔鬼和他的使者住到圣徒那里，获得正义和生命。等到末

[96] 《马太福音》，6：14—15。
[97] 参考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19—20。
[98] 《马太福音》，25：41。
[99] 《启示录》，20：9—10，"世世代代"，和合本作"永永远远"。
[100] 《彼得后书》，2：4。

日审判，他们就会遭受永火，昼夜受悲哀，直到世世代代。如果是这样，我们若认为，所有人或有些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脱离永刑，那怎么可能不颠覆我们认为鬼怪们会遭受永刑的信仰？如果基督说的"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不是指，其中所有的或有些人要进入永刑，那有什么理由认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会永远走进那里？或者，难道上帝关于邪恶的天使和人的说法（*sententia*），针对天使是真的，针对人却是假的？这简直就是说，上帝所说的，还不如人所想象的更有价值。但因为这不可能，那些希望摆脱永刑的人，还是不要捏造反对上帝的言论，而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就会得到宽恕，因为还有时间。基督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句话表达了两个方向："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100]那么，我们怎么能认为，火里的永刑只是很长时间，而永生是没有终结的？如果二者都是永远的，那么，二者都应该理解为，要么是很长之后终结，要么是永远不终结。永刑和永生是以同样的词说的同样的意思。如果说这同样的说法的意思是"永生没有终结，永刑有终结"，那就太荒谬了。因为圣徒的永生将是没有终结的，罪人遭受的永刑无疑也是没有终结的。

24. 我也反对那些认为在上帝的审判中，一切都会因为圣徒的祈祷而赦免的人

24.1 我同样反对另外一些人，他们好像要表现得更悲悯，其实是想为自己的情况开脱，来反对上帝的言语。他们认为，经上的那些话之所以对，是因为其中说，那些人应该遭受这里描述的遭遇，而不是因为他们实际遭受这些。他们说，上帝会允准他的圣徒的祈祷，因为那时候他们完全脱离了一切的罪，变得更加神圣，所以也就更加为他们的敌人祈祷。这些祈祷会更加有效，更值得上帝倾听。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会同样运用这最完美的神圣性，甚至为那些应该进入永恒之火的天使，发出最纯洁和最悲悯的祈祷？这样，上帝就会减轻对他们

[100] 《马太福音》，25：46。

的判刑，把他们变得更好，让他们脱离那火。或者，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设想未来的情形，以为那时候，圣徒们都变得和圣天使相同，于是圣天使与圣徒一起为那些被谴责的天使和人祈祷，使他们得到悲悯，不再遭受他们本该真正遭受的惩罚？任何一个有健康的信仰的人都没这么说，将来也不会这么说。否则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为魔鬼和他的天使祈祷？上帝，教会的导师，命令我们为敌人祈祷了啊。教会为什么现在不为坏的天使（她知道这是她的敌人）祈祷的原因，正是在末日审判，她变得完全神圣的时候，为什么不为那些应该遭受永火的折磨的人祈祷的原因。现在，她之所以为人类当中的那些敌人祈祷，是因为他们还有时间让自己的忏悔获得结果。教会为他们最大限度地祈祷，难道不正是因为使徒所说的，"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102]。但是，如果教会确切地知道，有哪些人，虽然还生活在此世，但命中注定要和魔鬼一起走进永火，那就不会为他们祈祷，正如不会为魔鬼祈祷一样。但是因为教会不会那么确定，于是为所有尚在身体之中的她的敌人祈祷。但是，上帝并不听取所有的祈祷。只有那些现在反对教会，但是注定会因为教会的帮助、成为教会的儿子的人，上帝才会听取对他们的祈祷。如果谁心中没有忏悔就走向了死亡，就不会从敌人变成儿子，对于他们这样已死的灵，教会又怎么会祈祷呢？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虽然还在身体里，但是因为没有转化为基督徒，还是部分要算作魔鬼的属下？

24.2 教会那时候不会为遭受永火之罚的人祈祷的原因，正是无论现在还是那时候，她都不会为坏的天使祈祷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教会会为所有人祈祷，但现在也不会为死去的不信者和不敬者祈祷。教会自己或虔敬的人们为一些死人作的祈祷，上帝还是会听的。但是，这些在基督中重生的人们，一方面，他们在身体中生活时，并没有活得那么坏，以致被认为不应该得到悲悯，另一方面，他们

---

[102] 《提摩太后书》，2:25—26。

也还没有活得那么好，以至于完全没必要得到悲悯。同样，即使在死者复活以后，还是会有一些人，在他们死时遭受了灵性的惩罚之后，得到悲悯，免于被送到永火中去。基督说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的，不是针对他们说的[103]。而这些人暂时不得赦免，但将来会得赦免。于是，活人与死人的审判者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而他对另外的人说的与此相反："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还有："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104]上帝说某些人要进入永刑，如果说他们不会遭受永刑，那就太狂妄了。这种狂妄会让我们对永生绝望或怀疑。

24.3 《诗篇》中唱道："神何曾忘记了悲悯，何曾因自己的愤怒而排除对他们的悲悯?"[105]谁都不能理解为，上帝的说法只对好人是真的，对坏人是假的，或是只对好人与坏的天使是真的，对坏人是假的。《诗篇》这么说，既针对承受悲悯的器皿[106]，也针对凭着应许的儿女[107]，先知自己就是一个应许之子。所以他说了"神何曾忘记了悲悯，何曾因自己的愤怒而排除对他们的悲悯"之后，接着说："我说了，而且现在开始，这就是至高者的右手带来的变化。"[108]他解释了所谓的"不曾因自己的愤怒而排除对他们的悲悯"，因为上帝的愤怒就是这必朽的生命，使人变得好像一口虚妄的气，他的年日像影儿一样快快过去[109]。在上帝的愤怒里，上帝不会忘记悲悯，让他的日头照耀着好人，也照耀着坏人，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110]；所以说，他的愤怒中，并没有把对他们的悲悯排除在外。《诗篇》里的话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而且现在开始，这就是至高者右手带来的。"这无比悲惨的此生，就是上帝

[103] 《马太福音》，12:32。
[104] 《马太福音》，25:34，41，46。
[105] 《诗篇》，77:10，七十子本。
[106] 《罗马书》，9:23。
[107] 《加拉太书》，4:28。
[108] 《诗篇》，77:11，七十子本。
[109] 《诗篇》，144:4。
[110] 《马太福音》，5:45。

的愤怒，在这里，因为他的悲悯没有排除在愤怒之外，他把接受悲悯的器皿变得更好，虽然他的愤怒，仍然待在这悲惨的腐败里。这样，这些神圣诗歌的真理可以显现出来，没有必要认为，这指的就是不属于上帝之城的人所遭受的永刑。但是，如果谁愿意，也可以把这句话扩展到不敬者所受的折磨，即，他们会滞留在上帝的愤怒里，这就是上帝所宣布的永刑，上帝不会把自己的悲悯排除出这愤怒之外，因为他会让人们遭受不如他们本该遭受的折磨剧烈的惩罚。这样，坏人还是不会逃出惩罚，也不会中止惩罚，只是所遭受的比他们罪有应得的缓和与轻微一些。上帝的愤怒仍然会存在，只是，他的悲悯并不会被排除在愤怒之外。这个观点我并不提倡，但也不否定。

24.4 另外有人认为，这些话更多是威胁，而不是真情："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111]"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112]"他们必昼夜受悲哀，直到永永远远。"[113]"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114]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不是我，而是圣经自身，已经无比明白、无比充分地纠正和驳斥了他们。尼尼微人在此世作了忏悔，并且得到了好的结果[115]，就如同在这土地里播种，上帝愿意让那流泪去播种的，欢欢乐乐地收获禾捆[116]。除非是不能理解(*advertat*)，上帝不仅靠愤怒，而且靠悲悯来摧毁(*evertat*)罪人，谁能否定，上帝所预言的，在他们当中实现了？他用来摧毁罪人的两个办法，前者例如对所多玛人，通过惩罚人们本身来惩罚罪人；后者例如对尼尼微人，通过人们的忏悔来摧毁罪人。上帝所预言的都完成了。坏的尼尼微被摧毁了，好的尼尼微建立了，这是从前没有的[117]。城墙和屋宇仍然屹立，但是邪恶的城却归于死亡了[118]。虽然这结果让先知不悦，因为先知预言的、人们

---

[111] 《马太福音》，25:41。
[112] 《马太福音》，25:46。
[113] 《启示录》，20:10。
[114] 《以赛亚书》，66:24；《马可福音》，9:44。
[115] 《约拿书》，3:7。
[116] 《诗篇》，126:6。
[117] 《约拿书》，4:1—3。
[118] 参考奥古斯丁，《〈诗篇〉解》，50:11。

惧怕的没有发生，但是，上帝预先给的命令还是实现了，因为预言这些的上帝已知道，这怎样以更好的方式实现。

24.5 那些不恰当地悲悯的人，该知道经上的话是什么意思："主，你的甜美多么伟大，在害怕你的人面前隐藏。"随后又说："那些盼望你的人，你使他们都完美。"[119]为什么对害怕的人隐藏，使盼望的人完美，还不是因为那些畏惧对自己的惩罚的人，想要用法律来"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120]，所以不知道上帝的义？他们根本就体会不到上帝的义。他们所盼望的在自己这里，而不在上帝那里，因此，上帝伟大的甜美是隐秘的；他们害怕上帝，但是这奴性的惧怕，是爱里不该有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121]于是，对那些盼望上帝的人，上帝用伟大的甜美使他们完美，用自己的爱启示他们，他们还剩纯洁的畏惧，这畏惧不会被爱除去，而是在世世代代中保存下去，得到荣耀，在主中荣耀[122]。基督就是上帝的义，正如使徒说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得到荣耀的，当在上主中荣耀。'"[123]上帝的这个义，是靠恩典，而不是因为人的品性赐予的，那些想要建立自己的义的人，不知道上帝的义，即基督，所以就不服从上帝的义。上帝伟大的甜美，正是在这义中变得更伟大，因此《诗篇》里说："你们要尝一尝，看一看，上主有多么甜美。"[124]这种甜美，我们在羁旅中品尝，但我们尚不能饱足[125]，而尚在饥渴中；只能以后，才好饱厌珍馐。那时候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了[126]，经上的话必将实现："得见你的光荣，就心满意足了。"[127]于是，基督让那些盼望他的人完美地得到伟大的甜

---

[119] 《诗篇》，31：19—20，七十子本。

[120] 《罗马书》，10：3。

[121] 《约翰一书》，4：18。

[122] 《诗篇》，18：10，七十子本。

[123] 《哥林多前书》，1：30—31，和合本作："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24] 《诗篇》，34：8，和合本作"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125] 《马太福音》，5：6。

[126] 《约翰一书》，3：2。

[127] 《诗篇》，17：15，和合本作"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美。而他们认为,上帝会向害怕他的人隐藏甜美,这甜美就是,他将不会责罚不敬者。他们不知道这甜美,于是因害怕责罚,正直地生活,并且会有人为不正直地生活的人祈祷。如果那些像沉睡一样不盼望上帝的人,也因为这甜美而不会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那些盼望上帝的人,上帝又怎样使他们完美?因此,所追寻的他的甜美,将使盼望他的人得到完美,而那些被认为蔑视神和渎神的人,则不会得到完美。因此,人在身体中忽略的,在失去了身体后再去追寻,只会失败。

24.6 使徒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128]这里不是说,没有人会被责罚,其含义在前面的话里表现出来了。使徒给异邦中的信徒写信,谈到犹太人将来会信仰,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的怜恤,现在也蒙怜恤。”[129]他随后才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这话使那些人以为自己的错误得到支持。这里的“众人”,说的难道不是他所谈到的,所谓“你们和他们”吗?上帝把异邦人和犹太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但他看到了并预言了,他们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130]。于是,这些人就将通过忏悔,脱离悲哀的不顺服状态,然后转而信仰,获得上帝的甜美与悲悯,按照《诗篇》唱道:“主,你的甜美多么伟大,在害怕你的人面前隐藏。那些盼望你的人,你使他们都完美。”不是他们自身完美,而是在你之中完美。于是,所有容纳悲悯的器皿,都将得到悲悯。“所有”指什么?他所预定的、召唤的、成义的、荣耀的,包括那些来自异邦的人,也有那些犹太人,并不是整个人类,而是所有那些不受责罚的人。

---

[128] 《罗马书》,11:32。

[129] 《罗马书》,11:30—31。

[130] 《罗马书》,8:29。[译按]此处哲罗姆的译文为“conformes fieri imagines Filii sui”,而奥古斯丁的引用缺了一个 fieri,PL 本的编者指出,奥古斯丁引用这一句时总是漏掉这个词。

25. 那些通过异端而受洗，后来堕落，过上坏的生活的，或者那些作为大公教徒受洗，后来转为异端而分裂，还有那些作为大公教徒受洗，但不思悔改，坚持过罪恶的生活的，是否可以因为圣事而得以免去永刑

25.1 让我们来回应另外一些人，他们许诺说，不是魔鬼和他的使者，或所有的人类，会从永火中解放，而是那些接受了基督的洗礼，参与了他的圣体和圣血的人，不论以什么方式生活，无论陷入异端还是不敬[131]。但这说法与使徒的话相悖："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拥有神的国。"[132]如果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得解救，拥有上帝的国，那么，使徒的这话就错了。但是，使徒不会错，所以他们不会拥有神的国。如果他们不能拥有神的国，那就要受永刑；不存在既不受永刑，也不进入神的国的中间位置。

25.2 主耶稣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133]怎样接受这话，是值得问问的。按照我们现在论辩的对象，对此的理解来自另外一些人，我们稍后会回应他们；那些人认为，所有得了洗礼，并吃了圣餐的人，并不都会得到解放，而只有那些大公教徒，哪怕活得很坏，他们说，也会得免罪，因为他们不仅接受了洗礼和圣餐，而且真的吃了基督的身体，因而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使徒就这身体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134]因此，那些真正在他的身体中结为一体的，即，成为基督徒，从而成了基督的肢体的，会虔敬地在祭坛上参与圣事，吃他的身体，即，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那些异端和分裂者会从这同一的身体分离出去，还可以参与同样的圣事，但是不能得到

[131] 参考奥古斯丁，《论信仰与善工》(*De fide et operibus*)。

[132] 《加拉太书》，5:19—21，"拥有"和合本作"承受"。

[133] 《约翰福音》，6:50—51。

[134] 《哥林多前书》，10:17。

益处，甚至还得到害处，在审判中，他们会被认为犯了更重的罪，而不是在更长的时间后得救。因为他们不"用和平彼此联络"[135]，而这才是圣事带来的结果。

25.3 此外，有些人正确地理解了，那些不在基督身体之中的，不能说吃了基督的圣体，但还是向那些脱离了基督身体的统一，陷入异端甚至异教迷信的人许诺，说他们有一天会免于永火的惩罚，得到解放。这是不对的。首先，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若是认为，大多甚至所有那些建立异端的不敬者脱离了大公教会，形成异端统治，比一直陷溺于罗网中、从未成为大公教徒的人处在更好的状态，这想法完全不可容忍，极大偏离了健康教义的说法。这些建立异端的不敬之人，不会因为曾在大公教会中接受了洗礼而脱离永刑，也不会因为参加了圣餐圣事，吃了基督的圣体，就脱离永刑。那些抛弃了信仰，在抛弃后还与信仰为敌的人，比起从未参与也从未抛弃信仰的人，还要坏；随后，让他们记住使徒在说了上述的关于肉身之事的话语后，所说的同样正确的话："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拥有神的国。"[136]

25.4 因此，那些卑鄙下流、道德上应受责罚的人，不应该因为一直坚持参加大公教会的团契，就会感到安全，用这话来辩护自己："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37]他们坚持生命的邪恶，抛弃了生命的正义，即基督，陷溺在奸淫或使徒不愿看到的别的污秽行径中，在身体中作恶，放僻邪侈，无恶不作，所以使徒说他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拥有神的国。"凡是这样做的人，既然不能进入神的国，岂有不受永刑之理？如果他们终其一生都坚持做这些事，怎么能说他们一直都坚持在基督中？因为，坚持在基督中就是坚持对基督的信仰。而同一个使徒也定义"信"为"使人生发爱的"[138]。正如他在别处说的，"爱是不加害与人的"[139]。他们都不能说是吃了基督的圣体，都不算是基督的肢体。我

[135] 《以弗所书》，4:3。
[136] 《加拉太书》，5:21。
[137] 《马太福音》，10:22。
[138] 《加拉太书》，5:6。
[139] 《罗马书》，13:10；《哥林多前书》，13:4。

且不说别的，基督的肢体不能同时是娼妓的肢体[140]。他还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141]这所表明的，不是参加圣事，而是真正吃基督的圣体，喝他的血；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他里面。如果这么说，那么也可以说："谁不在我里面，我也不在他里面，他不要说，也不要认为，他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凡不是他的肢体的，就不在基督里面。把自己变成娼妓的肢体的，就不是基督的肢体，除非他忏悔和否定罪恶，回归于好。

26. 以基督为根基是什么意思，他通过火向谁应许了救赎

26.1 他们说，但是大公教会的基督徒以基督为根基，在上面搭建草木与禾秸[142]，不会脱离在他当中的合一，不论在这基础上度过任何邪恶的生活；因为正确的信，基督成了根基。虽然他们不无损失，因为在根基上建造的都被烧了，但是这正确的信还是会救他们出永火。使徒雅各简要地回答他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43]他们问，保罗的这话是对谁说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144]？我们也要问：那是说谁？但肯定不是同一个，否则两个使徒的话就是冲突的，好像一个说，"有人虽然有了坏的行为，但是信仰还是会救他出永火"；另外一个说，"若没有行为，这信心能救他吗？"

26.2 我们要找到谁能得救出永火，首先要找到，谁以基督为根基。为此，我们要注意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在建筑里，没有什么先于根基；谁在心中有基督，不把地上的、时间中的、哪怕是合法的和被允许的放在先，那就有了基督为根基；如果把这些放在先，虽然看上去有对基督的信仰，其实并没有把基督当根基，因为这些放在了基督前面。

---

[140] 《哥林多前书》，6：15。
[141] 《约翰福音》，6：56。
[142] 《哥林多前书》，3：11—12。
[143] 《雅各书》，2：14。
[144] 《哥林多前书》，3：15。

如果他蔑视拯救的信条，行非法之事，那他的这个罪名就更大了：他确实没有把基督放在最先，反而把他置后。他把基督命令和允准的事放在后面，反而乐于放纵肉欲，行各种罪恶，违背基督所命令和允准的。如果哪个基督徒爱娼妓，和她的身体联成一体[145]，那就不会把基督作根基。如果谁按照基督的说法，爱自己的妻子[146]，谁能怀疑他把基督作了根基？如果按照尘世的方式生活，如果在肉身中生活，如果陷入肉欲的病态中，就像外邦人一样不认识上帝[147]，虽是大罪，使徒，或者说基督通过使徒，允准这可以原谅[148]。这样的人都可以把基督作根基。如果他不把这样的情感和欲望放在基督之前，虽然他把建筑置于草木和禾秸之上，但还是以基督为根基了，因此，他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得救了。夫妻之间的交媾还不会带来永罚，但惩罚之火会烧尽这样的嗜好和地上之爱；这火中包括了各种哀痛和灾难，这灾难将吞噬那些快乐。这建筑将给建筑它的人带来责罚，因为他不会拥有他在根基上面所建的，他们本来因为安享这些而快乐，而今因为其丧失而受到折磨。但是，通过从火里经过，这根基还会带来救赎，因为，如果有迫害者让他选择是放弃这些还是放弃基督，他不会把这些放在基督前面。看，在使徒的话里，说人们如何在这根基上建筑金、银和宝石："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149]看他怎样说另外的草木和禾秸的建筑："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150]"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151]（他把这样的惩罚称为火，所以经上另外一处说："炉火试炼陶人的陶器，正义的试探试出人的性情。"[152]）"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153]"人在根基上所建

[145] 《哥林多前书》，6：16。
[146] 《以弗所书》，5：25。
[147] 《帖撒罗尼迦前书》，4：5。
[148] 《哥林多前书》，7：5。
[149] 《哥林多前书》，7：32。
[150] 《哥林多前书》，7：33。
[151] 《哥林多前书》，3：13。
[152] 《便西拉智训》，27：5。
[153] 《哥林多前书》，3：13。

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凡是心里挂虑上帝，想怎样叫上帝喜悦的，就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他的想法，将得报偿]。”[154]“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指的是，他不能拥有所爱的]，自己却要得救[这惩罚不会动摇坚固的根基]。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155]因为他不能没有这非法的爱，所以就不能不遭受失爱的悲哀。看，我认为我们发现，这火不会毁坏二者，而是充实了一个，谴责了另一个，二者都认可了。

26.3 主对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156]我们可以把这里说的当成永火；并且相信，其中包括那些在基督这根基上建筑草木和禾秸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要从这火里释放的。这火是因他们做的坏事而得的，释放是因为他们好的根基。而基督对右面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157]除非那些在根基上建造金、银、宝石的人，我们还以为这指哪些？如果这么理解，那么所谓“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是指，右边和左边的人都会被投在火里。“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158]由这话可见，双方都要受火的试验。如果双方都要入火受试验，那么，那建筑还会存得住，即不被火吞没的，就将得奖赏；那建筑被烧的人，就会遭受亏损，可见这不是永火。在永火中，只有左面那些人被送入最后的和永恒的惩罚里；但在这种火中，右面的人也受火的试验。受试验的人们当中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基础基督上面建造的建筑，并不被燃烧吞没；另外的一部分，他们在基础上面建造的建筑，会燃烧，因而他们要承受损失；但他们还是会得救赎，因为他们带着超绝的爱，把基督牢牢地当作基础。如果他们得救赎，他们当然会站在右边，和别人一起听基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

---

[154] 《哥林多前书》，3:14；括号中为奥古斯丁的解释。
[155] 《哥林多前书》，3:15。
[156] 《马太福音》，25:41。
[157] 《马太福音》，25:34。
[158] 《哥林多前书》，3:13。

备的国。"他们不会到左边去，因为那里都是不能得救赎的人，听到基督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他们中无人可以解脱那火，因为所有人都要进入永刑[159]。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160]他们昼夜受悲哀，直到永永远远[161]。

26.4 在这身体死后，到那所有人的身体复活，然后接受责罚或赎罪的末日的到来，还有一段时间，据说那死去者的灵，会遭受火的侵害。据说，那些在身体的生命中没有那样的道德和爱，从而没有构造会被烧毁的草木与禾秸的建筑的，身体不会感到这火。而另外那些人，由于构造了这样的建筑，就会感到这火。虽然他们的建筑只会遭受微小的责罚，但他们要么完全在来世，要么既在此世也在来世，要么只在来世，而不在这尘世，将会暂时遭受火的燃烧，受到惩罚。我不纠正这点，因为这也许是对的。哪怕是身体的死亡，也属于这种惩罚，因为这是原罪带来的结果。也许，在死后的这段时间，每个人都会根据生时的建筑，而有相应的遭遇。而使殉道士成圣的迫害，甚至每个基督徒所遭遇的那些，都可以这么看待。这样的迫害像火一样，试验两种建筑。如果谁没有把基督作根基，他和他的建筑都将被烧毁；而那以基督为根基的，就不会和建筑一起烧毁，而是有所亏损，然后得救。还有些就根本不会烧毁，因为人们发现，这些建筑就将永远留在那里。在尘世的终末，敌基督的时代还会有惩罚，是从所未有的[162]。那时会有或金银或草木的很多这样的建筑，建筑在最好的根基，即基督耶稣，上面。大火会试验两种建筑，给一些人带来快乐，给另外的人带来惩罚，但二者都不会被毁，因为二者都有最稳固的根基！但是，我且不谈人之妻，被用于肉体的交媾和肉身的快乐的人，而是说每个虽然不是因为这样的快乐，但还是以孝敬之名来爱的人，以肉身的方式，将人类道德放在基督之爱前面的人。他不把基督当作根基，从而在火中得救

---

[159] 《马太福音》，25:46。
[160] 《以赛亚书》，66:24。
[161] 《启示录》，20:10。
[162] 《马太福音》，24:21。

赎，而是根本不会得救赎，因为他不能和救世主同在。对此，救世主最为明确地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163]而那些同样必须以肉身的方式爱，但是并不把这爱放在主基督前面的人，如果被试探，让他二者择一，就不会选择他们，而会选择基督。他们将在火里得救，因为他们会失去亲人，他们的爱有多深，遭受的悲哀就有多大。谁若按照基督的方式爱父母和儿女，在进入基督的王国、亲近基督的时候和他们共勉，或者把他们当成基督的肢体来爱，那么，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爱不是草木和禾秸的建筑，不会被烧毁，而是金银和宝石的建筑。他们怎能爱亲人胜过爱基督？对他们的爱也是为了基督[164]。

27. 有人认为，如果谁做了善事，那么，哪怕坚持犯罪，也无伤害，我反对他们的说法

27.1 有人说，只有那些没能做善事来赎罪的人，才会遭受永火的灼烧，因为使徒雅各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165]他们说，有人虽不能纠正堕落的道德，但若是在邪恶而下流的生活中能做一些善事，就会在未来的审判中获得悲悯，他们要么根本不会被谴责，要么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出最后的责罚。他们认为，基督之所以根据爱和对善事的忽略来区分右面和左面的人，让一些人进入天国，另一些人进入永刑，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认为，这些人日常的罪，是从未停止犯的，但不论这罪是怎样的，有多少，都可以通过做善事而赦免，他们试图用主教给的祈祷来证明和支持自己。他们说，基督徒们没有一天不念这个祈祷，这样，他们就没有不可饶恕的每天的罪孽。但我们说"免我们的债"时，首先要做到下面的话："如同我

---

[163] 《马太福音》，10：37。

[164] 参考奥古斯丁，《论大公教会的道德》，63；《论真正宗教》，86 以下。[译按]奥古斯丁于此处非常清楚地讲出了他对人间之爱，特别是家庭之爱的看法，即，不可为了尘世的目的去爱自己的亲人，而要以基督为目的爱自己的亲人。这并不是对家庭之爱的一般否定，因为对基督的爱恰恰是通过这种爱表现出来的，而是将人间之爱与一个更高的宗教目的联系了起来。中国读者，当尤其注意这种地方。

[165] 《雅各书》，2：13。

们免了人的债。”[166]他们说，主并没有说：如果你们免了人的罪，你们的天父会免去你们每天的小罪，而是说：“你们的天父会饶恕你们的过犯。”[167]无论那罪是怎样的，有多少，哪怕是每天都犯的，哪怕他们不能放弃这些，把自己的生活转向更好，他们还是会因善事而得赦免，只要不吝啬于赦免别人。

27.2 他们讨论说，这些人做的善事，必须和他们的罪相匹配，这说得好。因为，如果说不论做什么善事，就可以赎去每天的罪，哪怕是很大、很多的，一生的习以为常的罪恶，都可以靠任何悲悯之事获得神性，从而可以有每天的解脱，他们应该看到，自己说得太荒谬、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富人可以靠一天捐出十个子儿的办法，赎去他的杀人、奸淫，以及任何罪恶。如果他们如此无比荒谬、无比疯狂地说话，如果他们问，基督的前驱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168]，究竟指的是什么相应的善事来赎罪，无疑他们会发现，这指的不是那些在每天的罪行里毁坏生命，一直到死的人[169]。首先，因为这些人从别人那里索取的，大大超过了他们给予的，他们却认为，他们施舍给穷人一点财物，就是在喂养基督，以为这就是在从基督那里购买作坏事的许可，甚至每日在购买，从而可以完全安全地做该被谴责的事。谁若是为了赎自己的一个罪恶，倾其所有给与基督那些贫穷的肢体，而不是在这么做时充满爱心，不再作恶，也是不能完成的[170]。因此，谁要是做与他的罪相应的善事，他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他自己是贫穷的，如果他为邻人所做的，却不能为自己做，那就该听听上帝的这话：“要爱人如己。”[171]他还应该听：“对你的灵魂要有爱情，要悦乐上帝。”[172]如果我们不出于自己的灵魂来做这悦乐上帝的善事，那

---

[166] 《马太福音》，6：12。
[167] 《马太福音》，6：14。
[168] 《马太福音》，3：8；《路加福音》，3：8。
[169] 参考奥古斯丁，《驳福斯图斯》，22：29。
[170] 《哥林多前书》，13：4。
[171] 《利未记》，19：18；《马太福音》，22：39；《马可福音》，12：31。
[172] 《便西拉智训》，30：24，用思高本译文，有改动。

怎么能说，我们做了与罪恶相当的善事呢？对此，经上写道："虐待自己的，怎能善待他人？"[173]善事会辅助祈祷；我们读到："我儿，你犯了罪么？不要再犯；你应为你过去的罪祈祷，以获得宽赦。"[174]因为我们做了善事，所以在祈祷以前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上帝会听到我们；我们不该相信，靠做一些善事，我们就能得到作坏事的允许。

27.3 于是，主预言说，对于他右面那些做了善事的，和左面那些没有做的，他要计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告诉人们，善事足以减免过去的罪，但并不会永久免除所犯的罪。如果不愿意从习惯犯罪转入更好的生活，就不能说作了这样的善事。因为基督就此说："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175]他表明，那些自以为做了善事的人，其实什么也没做。如果他们因为一个饥饿者是基督徒，就给与这个基督徒一块面包，那么，他们就不会拒绝正义的面包，那面包就是基督自己；上帝不关心给了谁，只关心是带着什么心灵给的。凡是通过爱基督徒来爱基督的，其心灵中所想的都是，通过做善事来亲近基督，而不是如果免罪了，他们就会离开基督。所以，越是热爱基督反对的事物的人，就越是远离基督。如果不能成义，洗礼又能使人得到什么？基督有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176]他还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177]很多人为什么出于恐惧跑去洗礼，却没有多少人出于恐惧关心(*curant*)成义[178]？当一个人骂兄弟傻瓜时，他不是说自己的兄弟是傻瓜，因为这针对的不是兄弟之情，而是针对兄弟身上的

---

[173] 《便西拉智训》，14:5，用思高本译文。

[174] 《便西拉智训》，21:1，用思高本译文。

[175] 《马太福音》，25:45。

[176] 《约翰福音》，3:5。

[177] 《马太福音》，5:20。

[178] [译按]此处"跑去"是 currunt，"关心"是 curant，几个拉丁文本都是这样，但多数译本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一个词来处理，两处都译为跑去。当然，奥古斯丁确实可能是笔误，导致了这两处细微的差别；但若是把后者理解为关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洗礼需要跑着去，成义却不必跑着去成义。

罪，要不然，他就难免地狱的火[179]。同样，凡是对基督徒做善事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爱基督，那就不是对基督徒做的；凡是不念着基督的名成义的人，都不是爱基督。如果有人骂兄弟是傻瓜时，不想去除他的罪，而是不义地辱骂，那他如何充满这样的爱？除非他随着这辱骂，会加上改正和修好的意思，否则，怎么会是用来改正的善事呢？基督接着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180]只要这罪恶的习惯还坚持着，无论做多少善事，都难以抵销这样的罪恶。

27.4 耶稣亲自教导每日的祈祷，我们称之为"对主的祈祷"，只要每日说"免我们的债"，就消解了每日的罪。但是我们不能光说，而且还要做到，我们"免了人的债"[181]。而我们这么说，是为了免已经犯了的罪；不是因为说了，所以可以犯罪[182]。救世主想通过这个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肮脏和软弱的此生活得有多正义，罪都不会离开我们，因此我们必须祈祷上帝来免罪，而我们要乞求上帝免自己的罪，也要免别人对我们犯的罪。因此，当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时[183]，他不是为了我们通过这祈祷，就能有了每日犯错的允许，不是为了我们获得力量，不害怕人间的法，或者狡猾地欺骗别人；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念这祈祷，不认为自己无罪，虽然我们会免罪；在旧的约法的祭司那里，上帝让他们为此而献祭，命他们先是为自己，随后为别人祭献牺牲[184]。我们的导师和主的那些话，我们也要仔细对待。他不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过犯"，而是说"你们的过犯"。他在教给门徒们每日的祈祷，听他说话的门徒都是已成义的。什么是"你们的过犯"？难道不是指的"哪怕你们是成义和成圣的人，你们也不会没有这些过犯"？那些在这些祈祷中寻求每

[179] 《马太福音》，5:22。
[180] 《马太福音》，5:23—24。
[181] 《马太福音》，6:12。
[182] 参考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19，20。
[183] 《马太福音》，6:14。
[184] 《利未记》，16:6；《希伯来书》，7:27。

日犯罪的机会的人，以为我主指的也包括大罪，所以他不说“免你们的小债”，而说“你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他是对怎样的听众说这话的，而他所说的“你们的过犯”，我们只应该理解为小罪，因为这一类人不会犯大罪。然而，人们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从大罪转向好的生活，如果不做祈祷中所说的“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就不会靠祈祷免去这罪。如果这是哪怕正义者的生活也不会没有微小的罪，而这些罪无法用别的办法免除，那么，如果人们不免去别人对他们所犯的罪，那些纠结了更多和更重的罪的，就根本无法免罪，哪怕人们已经不再犯这些罪。所以主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185]正是因看重这一点，使徒雅各才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186]。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个仆人，他本来是欠债的，主人免去了他一千万银子。可是主人后来又命他还债，因为他不能免去他的同伴欠的十两银子[187]。凡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做怜悯的器皿的[188]，使徒随后的话说，应该看重这一点：“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189]那些生活在如此大的神性中的义人，也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时候他们会接他到永存的帐幕里去[190]。神称罪人为义，按照恩典施怜悯，而不是按照所欠的债，于是那些人都因怜悯得救[191]。使徒也在此之数，他说自己“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192]。

27.5 那被这些人接入永存的帐幕的，我们必须承认，并没有一种自身的道德，使他们不经过圣徒的介入，就足以解脱出这样的生命。因此，在他们身上，“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句话才尤其正确。我们不应该认为，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若是没有过上好的或更可容忍的生活，仅仅因为他们用不义之财，即以坏的方式攫取的钱财，帮助了圣

---

[185] 《马太福音》，6：15。
[186] 《雅各书》，2：13。
[187] 《马太福音》，18：23—35。
[188] 《加拉太书》，4：28；《罗马书》，9：23。
[189] 《雅各书》，2：13。
[190] 《路加福音》，16：9。
[191] 《罗马书》，4：5。
[192] 《哥林多前书》，7：25；《提摩太前书》，1：12。

徒，就会被接纳到永存的帐幕。哪怕这些不义之财是用好的方式获得的，也不是真正的财富，而只是不义之人认为的财富[193]。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那些被别人接纳进永恒的帐幕的，应该富有这真正的财富。这种生活方式没有那么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无论靠多么慷慨的善事，都无法进入天国。靠这些善事，人们总能缓解义人的贫困，与之结为朋友，让他们把自己接纳进永恒的帐幕。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那么好，让人不必依靠所交的朋友的品性，从他们那里获得怜悯，凭自身就足以获得幸福。我总是惊讶地发现，维吉尔和主说过很像的话。主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194]还有与此类似的话："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195]罗马人认为，幸福者的灵魂都在厄琉息原野，当诗人描述这个地方时，他不仅认为那里有那些靠自己的品性可以到达那里的人，而且还加上一句话，说那里"有的给别人做过好事，赢得了别人的怀念"[196]。他指的就是，所有那些因为帮助别人，从而值得别人纪念的人；基督徒的嘴里非常频繁地说这些话，比如，当他向某些圣徒谦卑地求祈，都会说"求你纪念我"[197]。他要靠值得的行为，才能得到这纪念。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那些罪究竟是怎样的，从而阻挡人们进入上帝的国，但还是能因神圣的朋友的品性而得到宽恕，是很难发现的，要定义也有极大的危险。我自己当然花了很多时间来思索，但还是不能得出结论。也许上帝有意让这成为隐秘的，以免我们不再努力来避免所有的罪。如果我们知道，究竟是什么和怎样的罪，哪怕我们坚持去犯，而不否定它，转向更好的生活，这还是不会妨碍我们追求和希望正义者的介入，但人的惰性就会在这些罪恶中起作用，使人们无法脱离罪的羁绊，无法靠德性

---

[193]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说的"不义之财"，不止包括巧取豪夺来的钱财，也包括尘世中获得的任何钱财，因为尘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

[194] 《路加福音》，16:9。

[195] 《马太福音》，10:41。

[19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664。

[197] 《路加福音》，23:42。

追求摆脱出来，于是就以各种方法，靠别人的品性寻求解脱，于是通过慷慨善事，用不义之财与他们结为朋友。现在，也许这罪过即使坚持，也只是微小的，而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于是努力通过祈祷和保持警醒，追求更好的生活，坚持靠不义之财来结交神圣的朋友，永不停止。

27.6 通过这解救，无论是靠祈祷，还是靠圣徒的介入，我们都不会被投入永火；但不是说，谁被投入永火后，经过一段时间还能出来。有人认为，经上所写的，落在好土里的种子，会结出三十倍、六十倍，或一百倍的果实[198]，应该理解为，由于圣徒们的品性各自不同，可以解救出三十、六十，或一百个人，而一般认为，这就发生在末日审判那一天，不是审判之后。这种意见以为，人们哪怕罪大恶极，也会免于处罚，好像所有人都能用这种方法得救。但有人非常雄辩地回应了这种意见，说，人们还是应该活得更好，这样，那时候我们就会在圣徒当中，从而能介入，帮别人得救；否则这样的人就太少了，否则，每个人分内的数目，三十、六十、一百，就会迅速达到，还会有很多人留下来，就根本不可能通过圣徒介入解救出惩罚了，而在这些不得拯救的人当中，就有那些鲁莽而虚妄地宣称自己是别人的种子的人。我已经足够回应了那些人，他们虽然和我们共有圣经，却不依赖圣经作者，对其中所说的内容理解得很糟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未来。我已经给出了回应，按照我的许诺，将结束这一卷。

---

[198] 《马太福音》，8:13。

上帝之城卷二十二

[本卷提要]本卷讨论上帝之城应有的结局，也就是圣徒们的永恒幸福。这里谈到了对身体复活的信仰，解释了将来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在谈了圣徒不朽和灵性的身体之后，全书终[①]。

1. 天使与人的创造

1.1 我在上一卷里许诺，要在本书最后的部分讨论上帝之城中的永恒幸福。说这是“永恒”，不是因为它将会经过很多很长的世代，

① [译按]本卷主要讨论基督教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好人在末日审判时的状况。其中很多问题看上去是在讲末日的状况，但也是在理解自然和人的现世状况。因此，本卷开篇即讨论天使和人被造时的状态；而肉身的永恒复活涉及了自然哲学所理解的元素秩序的问题，以及永恒与时间的关系。奥古斯丁以基督教的神迹来反驳这些哲学家，并且以基督肉身复活升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此事、质朴无文的使徒说服了世界相信此事，这三件不可能的事情的实现来证明肉身复活的可能。在第六章，奥古斯丁谈到了 salus 和 fides 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罗马人无法兼顾这二者，而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可能保持信仰，而又得到拯救。这与奥古斯丁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相呼应。奥古斯丁又讨论了肉身复活之后的状况，包括如何理解复活的人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害，婴儿和胎儿会变成怎样，被毁坏的身体和被吃掉的人怎样复活，等等。这些问题在中世纪思想史上一直非常重要，涉及了基督教思想如何理解身体和生命。第二十九章所讨论的，圣徒们以怎样的眼光看到上帝，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奥古斯丁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人在对自己、他人、万物的观看中看到上帝。最后一章将上帝之城中的永恒幸福理解成永恒的礼拜，是上帝的第八天，那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终结。

最终还会到一个终点，而是因为这是福音书里写的："他的国也没有穷尽。"[②]也不是说，一些成员死亡枯萎了，另外一些会生出来代替他们，从而使整个种属看上去像是永存的，就比如常青树，因为绿叶总是不断更换，所以好像活力永远保持，其实是由于一些叶子落下去，另外一些长出来替换，于是保持了繁茂的表面；而是，所有那些公民都是不朽的，神圣的天使们所不会失去的，人也将获得。万能的上帝是这个城的缔造者。他已经应许了，就不会撒谎；有很多他应许的事，也有很多他没有应许的事，他都做了，从而维持了人们对他的信仰。

1.2 上帝于太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所有可见的和可知的好的事物。在他所创造的这些当中，没有什么比被他赋予了理智的精灵更好的了，这些精灵有思考的能力，可以理解他。他把这些精灵安排成一个集团，我们称之为神圣的上界之城。在这个城里，万物之所以得以维持和变得幸福，就是因为上帝自身，因为上帝是大家共有的生命和营养；但他也赋予了这些理智的自然以自由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要愿意，就会抛弃上帝，那就会抛弃幸福，随后继之以悲惨；上帝预知了，某些天使因为自我膨胀，以为凭自己就足以达到幸福生活，于是将完全抛弃最高的善好。上帝没有剥夺他们的这个能力，因为他认为，比起消除坏事来，把坏用做好，是更有力和更好的事[③]。如果不是因为可变的自然自身的罪，也就不会有坏事的存在——虽然这可变的自然是至上的上帝(即不可变的好)所创造的好(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他的犯罪这件事，恰恰证明了，被创造的自然是好的；这被造物不可能和造物主相等，但本身也是伟大的好，否则，它的抛弃上帝，就不会像抛弃光那样是坏的[④]；正如眼睛若盲了，就是罪过，而这恰恰表明，眼睛被造时是可以见光的。而这个罪过则表明，眼睛比身体中别的器官更优秀，因为能够看见光(之所以目盲不见光是罪过，正是因此)。因此，这罪过恰恰表明了，这自然如果能安享上帝，那就是被

---

② 《路加福音》，1：33。

③ 参考奥古斯丁，《〈创世记〉字解》，11：12 以下。

④ 参考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4。

造时最好的自然；之所以陷入悲惨，正是因为不安享上帝了。天使们因为自己的意志堕落了，所以上帝施加最正义的惩罚，即永恒的不幸。而对于另外那些永远亲近至善的天使，则让他们永远确定地在那里，没有终结，这是对他们的永恒奖赏；上帝也把人造成正直而能自由抉择的地上生灵，但是，如果他们亲近自己的作者，就可以到天上；如果抛弃他，就同样会陷入和他们的这个自然相匹配的悲惨。上帝预知了，人会违背上帝的法，因抛弃上帝而犯罪，但不会剥夺他自由抉择的能力，因为他预见了，他将从人的坏中造出好的结果。人应该遭到正义的责罚，因此，从人的必朽的后代中，上帝凭他的恩典聚集起了一个伟大的人民，让他们填充堕落天使在上界之城里留下的空位，因此，这个城里的公民不会数目太多，反而会因人口更多而喜悦[5]。

2. 上帝永恒和不变的意志

2.1 坏人做很多事来反对上帝的意志；但是上帝的智慧和力量都如此伟大，所有那些看上去和他的意志相反的事情，都会朝向他所预见的好的和正义的终结。因此，若说上帝改变了意志，比如对他以前很慈善对待的人，现在发了怒，那是因为人变了，而不是上帝变了。所以，他们认为的上帝变了，其实是对上帝的感觉变了。正如，本来让眼睛很舒服的阳光，却会变得让受了伤的眼睛痛，本来很让人喜欢的阳光变得很烦人，其实太阳还和以前一样。所谓的上帝的意志，就是他赋予那些心里遵从他的命令的人的，使徒说他们："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6]同样，上帝的正义，不仅是说"上帝是正义"的原因，而且是他在人当中造就的，那使人成义的[7]。而我们说的他的法，虽然更确切说是人的法，却是上帝给的。所以耶稣对人们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8]我们在别处也读到："神的律法在他心里。"[9]

---

⑤ 参考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9。

⑥ 《腓立比书》，2：13。

⑦ 《腓立比书》，3：9—10。

⑧ 《约翰福音》，8：17。

⑨ 《诗篇》，37：31。

按照上帝在人们当中行使的意志，所谓的上帝意愿，其实并不是他所意愿的，而是他让自己的选民意愿的。正如所谓的他知道了，其实他是让不知道的人知道了。使徒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10]我们如果因此就认为，上帝那个时候才认识，这就是不合神法的，因为上帝早在创世之前就预见了[11]。而说那个时候他认识，是说那个时候他被人认识了。我们在前面几卷里已经谈到过这种语式了[12]。我们说，上帝意愿的，其实是他让别人意愿，很多未来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上帝意愿的这些事，他还没有做。

2.2 他的圣徒们，因为被他启示的神圣意志，意愿还没有发生的很多事情，就像他们通过自己的虔敬和神圣做祈祷时，所祈祷的事还未发生，但圣灵在他们当中创造了这祈祷的意志。因此，当圣徒们按照上帝的意志意愿和祈祷，希望某个人得救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语式说："上帝意愿，但尚未做的。"所以，对于他让别人意愿的事情，我们说是上帝的意愿。他的意愿和他的预知都是永恒的，按照这意愿，他不仅在天上地下完成了所意愿的过去和现在的事，而且还有未来的事。在他所意愿的事情（也就是他在所有时间之前所预知和安排的事情）要发生的时间到来之前，我们说："如果上帝意愿，那就会发生。"这不是因为上帝将会有以前没有的新的意愿，而是因为，他永恒的不变意愿中所准备的事情，那时候将会发生。

3. 应许给圣徒的永恒幸福和给不敬者的永刑

我且略去很多别的问题，现在看到，在基督身上，亚伯拉罕得到的应许实现了："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13]此外，他通过先知书，有应许给同样的子孙的话："那时候坟墓中的人将要复活。"[14]这也将实现。还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

---

⑩ 《加拉太书》，4:9。

⑪ 《彼得前书》，1:20。

⑫ 参见本书，11:8;14:11;15:25.5。

⑬ 《创世记》，22:18。

⑭ 《以赛亚书》，26:19。

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换衣，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15]他还通过别的先知，预言了说给这个先知的话：“你本国的民中，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谁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16]还在另外一处，通过这同一个先知说：“那至高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17]稍后又说：“他的国是永远的。”[18]我们在卷二十里已经谈到与这个相关的问题了[19]。或者，别的虽然没有谈到，但也在圣经同样几卷里写到了。不相信的人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了；因此这些也将发生。上帝以同样的方式预言这两种应许，他预言二者都将发生，使得异端神祇恐惧战栗，就连异端中最高贵的哲学家波斐利也给出了见证[20]。

4. 世间的智者认为，人们的身体是土做的，所以不能转到天上的居所，反驳他们

但是，那些渊博而智慧的人却反对这巨大权威的力量，虽然上帝在一切发生之前就预言了，现在已经让整个人类都皈依，相信和盼望着这些的实现。他们自以为在尖锐地反对身体复活的说法，提醒我们西塞罗在《共和篇》卷三所说的话。西塞罗谈到赫拉克勒斯和罗慕洛都从人变成了神时说：“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升上天去；因为他们身体的自然不允许这样，那由土构成的，只能待在地上。”[21]这确实是智慧者的伟大推理[22]，但是“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23]。如果我们完全

---

⑮ 《以赛亚书》，65:17—19。
⑯ 《但以理书》，12:1—2。
⑰ 《但以理书》，7:18。
⑱ 《但以理书》，7:27。
⑲ 参见本书，20:21。
⑳ 参见本书，19:23.1;20:24.1。
㉑ 西塞罗，《共和篇》，3:28,40。
㉒ 参考奥古斯丁，《信仰与符号》(*De Fide et Symbolo*)，13。
㉓ 《诗篇》，94:11。

成了灵魂，即成了纯粹精神，没有身体，住到天上，在那里无法见到地上的生灵。假定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将以某种神秘的纽带，和地上的身体结合起来，我们岂不是要更有力地反驳这一点，不肯相信，并且说，这不符合自然，因为非物质的事物不会和物质的事物结合？但是大地上还是充满了这种在土做的肢体里活跃的心灵，以神秘而不可见的方式结合。既然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这生灵，为什么他不能把土做的身体提升为天上的身体？毕竟，任何心灵比天上的物质都更高贵，不是也能和土做的身体结合吗？或者，土做的微小的颗粒可以和更好的天上物体结合，从而获得感觉和生命，难道天上的物体就不能屈尊获得这种感觉和生命吗？能有感觉和生命的事物，比所有的天上物体都更好。但现在不能，因为上帝意愿的时间尚未到来。上帝所造的事物，我们看惯了便习以为常，但却比他们不肯相信的那事，神奇得多。如果我们惊讶于，地上的事物会被提升到天上，为什么不更强烈地惊讶于那比天体更高的非物质的心灵，竟然能和土做的身体结合？毕竟，天体虽高，也是物质。难道这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看前者，就以为是这样了，而不习惯于看后者，就以为奇怪？如果我们求助于清晰的推理，就会发现，把非物质的与物质的事物结合起来，比起把土做的事物提升到天上，是更神奇的。两种物质虽然不同，但毕竟都是物质[24]。

5. 肉身的复活，全世界都相信了，还有人不信

也许这还不怎么可信。但是你看，整个世界都相信了，基督的身体从地上升到了天上，他的肉身复活了，升到了天堂的座位上，只有极少数人，包括有学识的和无学识的，还在疑惑，但是有学识的和无学识的多数人都相信了。如果人们都相信的就是可信的，那些不信的会看到，他们是多么愚蠢。如果这被相信的是不可信的，那么，这么多人相信不可信的事，就是更难以置信的了。于是有两件不可信的事，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永远复活，一个是整个世界都相信这件不可信的事。而

---

[24] 参考奥古斯丁，《书信》，137：11。

这两件事上帝都早已预言将会发生了[25]。我们看到，在这两件不可信的事情中，有一件发生了，即，整个世界都相信了不可信的事。为什么我们还对剩下的那件事是否发生，而绝望呢？毕竟，整个世界都相信了不可信的事，另外那件事同样是不可信的，为什么整个世界不会相信这不可信的事呢？这两件事同样不可信，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发生了，而我们所相信的另外一件事，同样在圣经里预言了，整个世界就是通过圣经相信第一件事的啊。要是看世界相信的方式，我们发现这更不可信。耶稣的门徒们不通文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对手们的学说，质朴无文，不懂语法，不知道辩证法，不懂修辞，只是几个渔夫，基督派出这么少的人，就向尘世这个大海撒下了信仰之网，从所有的民族里捕捉各种各样的鱼，甚至包括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尤其稀少，所以这尤其让人惊奇。如果读者愿意，除了那两件，我们把这算作第三件，更不可信的事，而读者应该会愿意的。于是，就有了三件不可信的事，但都发生了。基督肉身复活，并以肉身升天，这是不可信的；而世界相信这件不可信的事，这也是不可信的；那些低贱的、名不见经传的、人数极少的、没什么知识的人，竟然能把这么不可信的事如此有效地传达到世界，甚至说服那些知识渊博的人。这三件中的第一件，在我们和他们讨论时，他们不愿相信；第二件，他们知道和看见了；如果他们不相信第三件，他们就不能解释第二件是怎么发生的。基督的复活和带着复活的肉身升天是千真万确的，向整个世界宣布了，并使人们相信。如果这是不可信的，为什么整个大地都相信了？如果那么多高贵的、占据尊位的、博学的人都说他们看见了，而且费心宣传他们所看到的，也就难怪整个世界都相信了；不愿相信这个，简直就是下流。而如果整个世界真的相信了少数的、懵懂的、卑微的、无知的人所说所写他们见到的，为什么剩下的少数人那么顽固不化，不肯相信整个世界都相信的事呢？他们之所以相信了极少数低贱、卑下、无知的人，就是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见证者所见到的奇妙的神性说服了他们。他们的

[25] 《马太福音》，16:21；26:13。

说法之所以这么有说服力，是因为他们是用神奇的事实说话，不是用言辞。那些没有看到基督肉身复活和升天的人，之所以相信，是因为那些看到的人不只是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而且伴随着神迹。那些只知道一门语言，或最多知道两门语言的人们，立即惊讶地听到，人们用各国的语言在说话㉖；一个人早在母腹中就瘸了，但是在他瘸了四十年之后，他们只说了基督的名字，就把他治好了㉗；他们身上的手帕，都有了治疗疾病的功效；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有无数各种各样的病人，排着队等待治疗，指望在他们过来时，或许得影子照在上面。他们全都得了医治㉘；使徒们又以基督的名行了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最后甚至把死人唤醒复活㉙。如果，他们承认这所写的都发生了，看，我们可以在这三件不可信的事上，可以再加很多不可信的事。人们相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即基督肉身复活和升天了，我们知道了那么多不可信的事情的见证，还是不能促使那些固执得可怕的不信者也相信。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的使徒使人们相信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的，是什么神迹，那么，又有一个伟大的神迹了：整个大地不靠什么神迹都相信了此事。只此就够了。

6. 罗马人把罗马的创建者罗慕洛当成神，是因为爱他；教会热爱基督，是因为信仰他是神

6.1 让我们来回忆，西塞罗是多么惊讶于，罗马人把罗慕洛当成神来相信。我给出他所写的话："罗慕洛的事真让人惊讶，虽然也有别的神，据说是由人造成的神，但那都是人类没什么文化的世代的事。那时候人们很愿意造神话，因为很容易让无知的人相信；而罗慕洛的时代，距今不到六百年㉚，文化与学问早已出现很久了，我们看到，那时

㉖ 《使徒行传》，2：4—12。
㉗ 《使徒行传》，3：1—11。
㉘ 《使徒行传》，5：15。
㉙ 《使徒行传》，20：9—12。
㉚ ［译按］这里的"今"指的不是西塞罗的时代，而是《共和篇》中的西庇欧的时代。西塞罗距离罗慕洛已经有七百多年了。

候，人们已经不再因为没有文化而犯错误了。”[31]不久之后，他又谈到了这个罗慕洛，说出了类似的意思：“可以理解，荷马的时代比罗慕洛早，到了罗慕洛时代，有了学者，是有文化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让渊博的人再编造神话了。古代还能接受神话，甚至有些很混乱的故事；但到了这个有文化的时代，人们就笑话这些故事，根本不会接受，把这当真了。”[32]西塞罗是最博学和雄辩的一个人，而他说人们把罗慕洛当神来信很奇怪，因为那个时代有文化了，不该接受虚假的神话。但是，除了还很弱小、历史才刚刚开始的罗马，还有谁相信罗慕洛是神呢？那时候，有必要让后代接受祖先的神，于是，这迷信就如同母亲的乳汁，滋养着城邦逐渐发展，直到变成大帝国。于是罗马居高临下，就像在一个高地上，把这种意见传播到她控制之下的别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并不信仰，但是也要说罗慕洛是个神，以免因为不像罗马那样给罗马的建立者这个名号，而得罪他们所侍奉的罗马城。他们并不热爱错误，但是因为错误的爱，而相信罗慕洛是神。基督是天上永恒之城的创建者，但是，并不是因为他建立了这城，人们才相信他是神，而是因为相信了他，所以才有了建城的基础。罗马建立和奉献之后，把她的创建者当作神，在神殿里服侍；但是这个耶路撒冷首先要把他们的神基督当作信仰的基础，才能建立和奉献。罗马是因为爱罗慕洛，才相信他是神；但是天上之城因为相信基督是上帝，所以才爱他。所以，罗马首先有了所爱的对象，但还是可以自由地相信，他们所爱的其实是虚假的好；但是天上之城已经有了信仰的对象，从而正确的信仰也就不会担心所爱的是假的，因为所爱的就是真的。那些神迹让人们相信，基督就是神。除去这些神迹外，还有神圣的先知们在他之前来到，他们是最值得相信的，族长们相信它们将会实现，但我们不必像他们那样，因为它们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人们听说或读到，罗慕洛建立了罗马，并在其中为王，这些是已经发生的，而不是先知提前预言的；而

[31] 西塞罗，《共和篇》，2：10. 18。
[32] 西塞罗，《共和篇》，2：10. 19。

他被接受入诸神之列，书上说这是一种信仰，但没有说这是事实[33]。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作为标志，证明这真的发生了。据说他是一只母狼抚养的，这看来是一个很重大的预兆，但是这种预兆就大得足以证明他是神吗[34]？母狼当然未必是妓女，但至少是畜牲[35]，这只母狼抚养了双胞胎兄弟，但他的弟弟却没被当成神。如果谁阻止人们说罗慕洛、赫拉克利特，或别的这样的人是神，他们难道会宁愿死也不愿不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慑于罗马的名字，哪个民族会把罗慕洛当神来崇拜？但谁能数清，有多少人宁肯被野蛮而残酷地杀死，也不愿否定基督是神？人们认为，如果罗马人不服侍罗慕洛，恐怕罗马人的心灵里就会生出小器的憎恨，这种畏惧逼迫着别的那些受制于罗马法的城邦也把罗慕洛当神服侍；但基督不仅被当作神来服侍，而且在整个大地上，有那么多人真的有那么大的信心，会为他殉道，并不是因为对心灵的细微得罪的恐惧所能带来的，而哪怕对重大的和各种各样的惩罚的惧怕，也包括其中最大的惩罚，死，都不能阻止他们。那么，基督的城现在是地上的过客，虽然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人口，但从未和那不虔敬的迫害者战斗，来争夺尘世的安全(*salus*)。但是她为了永恒，也不惧怕战争。他们被捆绑、监禁、鞭打、虐待、火烧、凌迟、砍头，但还是成倍地增加。如果不是为了救世主而鄙视世上的安全(*salutem*)，他们根本不会为了拯救(*salus*)而战[36]。

6.2 如果我没弄错，我知道，西塞罗在《共和篇》的第三卷里讨论到，除非是为了忠诚(*fides*)[37]或为了安全(*salus*)，最好的城不会发动战争。他所谓的“安全”指什么，或者他希望人们怎样理解“安全”，他在另外一个地方阐明了：“而这些惩罚，比如贫困、流放、监禁、辱骂，哪怕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聪明的匹夫匹妇靠加快死亡就能逃脱；死

---

[33] 李维，《罗马史》，1:16。

[34] 李维，《罗马史》，1:4。

[35] 参见《上帝之城》，18:21。

[36] [译按]salus既可译为“安全”，也可译为“拯救”。在6.2里，奥古斯丁就在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做文章。

[37] [译按]fides，此处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忠诚和信仰。

亡虽然好像是逃脱惩罚的办法，但对各城而言，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建立城邦为的是使她永恒。这样，共和国的自然和人自然的不同，人们的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一种上选，共和国却并不必然死亡。在城邦遭到攻陷、毁灭、消亡的时候，用以大比小的方式说，就像整个世界都毁灭和消亡了。”[38]西塞罗这么说，是因为他和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认为世界不会毁灭。他认为，一个城邦愿意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从而使这个城邦依然存在，或者像他说的，永恒存在，虽然每个个体死生相继，就像橄榄、桂树，或别的此类常青树木，虽然每个的树叶都会凋谢和再生，但是绿冠是永恒的。他说，虽然个人的死亡常常把人解脱出惩罚，但是城的死亡和个人的不同，永远是绝罚。因此我们应该问问，当臣服于罗马共和国的萨共庭城宁可毁灭整个城，也不愿改变忠诚时，他们做得到底对不对[39]。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地上共和中的所有公民的赞扬[40]。西塞罗说，如果不是为了忠诚或为了安全，就不能发动战争。怎样才能遵从这个说法，我看不出来。西塞罗没有说，如果在一个危险中这二者发生了冲突，要得到其中一个就不能不放弃另外一个，那该选择哪个好呢？如果萨共庭人选择了安全，那就必须放弃忠诚；如果保持忠诚，就要放弃安全，结果他们就这么做了。而在上帝之城里的拯救，就是靠信仰和通过信仰，才能保持或得到的；要是信仰消亡了，谁也不能到达那里。就是因为在最坚实和最有耐力的心里有这种认识，才造就了那么多殉道者，而在罗慕洛被当作神的时候，他一个这样的殉道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7. 让世界相信基督，是神力的作用，而不是靠人的说服

而在我们谈基督的时候，提到罗慕洛这个伪神，是挺可笑的。罗慕洛生活在西塞罗之前六百多年，而西塞罗说，那些年代的学问已经

[38] 西塞罗，《共和篇》，3:23.34。

[39] 参见本书，3:20。

[40] [译按]PL 本此处作 hominibus ... civibus，颇为费解。CC 本改为 omnibus ... civibus，即“所有公民”。

很高明了[41]，所有不可能正确的，都会抛弃。那么，在六百年后的西塞罗时代就更不会有这些了，到了奥古斯都和台伯里斯[42]时代，就尤其不会了，因为那个时代民智大开了。基督肉身复活和升天这样不可能的事，不可能让人的心志相信。如果不是靠真理的神性或神性的真理，以及不断的神迹，来证明这会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人们一定会用耳朵和心灵来嘲笑了。虽然有那么多恐怖和对抗，来猛烈地迫害，但人们先是在基督中，然后是在以后整个的新世代，直到世世代代，带着最大的信仰相信肉身的复活和不朽，毫无畏惧地预言，殉道者的血做的种子，将会逐渐使整个大地繁荣起来[43]。人们读了先知们的预言，又出现了有力的证明，虽然这真理在习俗看来是全新的，但人们相信了，这并不违背理性，而在遭到剧烈迫害的整个大地，信仰将随之到来。

8. 这些神迹的发生使世界相信了基督，并不因为世界不相信就不再发生

8.1 他们说，为什么这里所说的神迹，现在不发生了呢？我可以说，在世界相信之前，这些必须发生，以使世界相信。所有那些寻求异兆以便相信的人，不相信世界都相信的事，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异兆了。而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相信，那时候发生了这些神迹。那么，为什么现在到处都相信基督，并歌唱他的肉身升天？而到了有文化的时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被抛弃了，如果没有很多的神迹，整个世界就能神奇地相信这不可相信的事？或者，也许他们会说，这些事情是可信的，所以被相信了。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信呢？我们的观点可以讲得很简单：要么这些事是不可信的（只要不被看到，就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因为确实发生了，人们看到了，所以产生了信仰；要么，这些事情确实是可信的，没有人需要神迹来劝他信服，于是，

---

[41] 西塞罗，《共和篇》，2:10. 18—19。

[42] 台伯里斯（Tiberius, 14—37 在位），奥古斯都养子，罗马帝国皇帝。按照塔西陀的记载，他极为邪恶。耶稣之死就发生在他在位期间。

[43] 德尔图良，《护教篇》，21:50。

他们就陷入了极大的不信之过。我这么说,是为了驳倒他们最虚妄的说法。有很多神迹发生了,从而见证了一个最大的拯救性的神迹,即,基督肉身复活和升天,我们不能否定这个。这些都写在同一部最真实的书里,其中包括所发生的神迹和为了让人相信这神迹而发生的事。人们知道了这些,就产生了信仰;而通过所产生的信仰,人们知道得清楚得多了。这些在人们当中读出来,从而使人们相信;但是这只能在信仰的人群中读。就是现在,还有以他的名义发生的神迹,要么通过关于他的圣事,要么通过他的圣徒的祈祷和纪念;但是这些不会像散布他的巨大光荣时的神迹那样,带着那么辉煌的光芒。圣经作为经典,是教会都应该确认的,到处都在得到吟咏,从而在所有的民族中间播下记忆;而最近发生的神迹,散布不及全城,甚至不及一个区域。大多数神迹,只是极少数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如果发生神迹的城很大,就尤其如此。如果在别处对别人讲这些神迹,它们就根本获得不了权威,使人们毫无困难、毫无怀疑地相信,哪怕是有信仰的基督徒对别的基督徒说。

8.2 我在米兰的时候,那里发生了神迹,使瞎子获得了光明,并得以让很多人知道,因为那是一个大城,皇帝当时在那里,很多人聚集起来,围观殉道者普罗泰西乌斯(*Protasius*)和盖尔瓦西乌斯(*Gervasius*)的尸体;他们的尸体早先失踪了,人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在主教安布罗斯[44]的梦中显现,才被找见。就是在那里,瞎子驱散了长年的黑暗,看到了白日[45]。

8.3 而在迦太基,除了很少人之外,谁知道英诺森提乌斯(*Innocentius*)[46]的康复?他当时是副总督的顾问,他的事发生时,我们

---

[44] 安布罗斯(Ambrosius),著名的拉丁教父,教廷封赠的圣徒,于大约374到397年任米兰主教,按照《忏悔录》中的说法,奥古斯丁的皈依应该是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努力促成了将胜利女神像移出罗马元老院的结果,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45] 普罗泰西乌斯与盖尔瓦西乌斯,是孪生兄弟,可能是在65年尼禄迫害基督教时死的。他们的尸体失踪很久,据说安布罗斯在梦中得知了尸体的所在。他们的尸体被找到时,传说发生了很多神迹。见安布罗斯,《书信》,22。奥古斯丁的受洗即在他们的尸体找到后不久,见《忏悔录》,9:7[16];《布道辞》,318:1;《回顾》,1:13.7。

[46] 英诺森提乌斯,罗马帝国在迦太基的官员,基督徒,奥古斯丁与阿利比乌斯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即与他成为朋友。

亲身在场，亲眼看见。那时，我和我的兄弟阿利比乌斯（*Alypius*）[47]还不是教士，虽然已经在侍奉上帝。我们跨海来到迦太基，他接待了我们，我们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的整个家庭都充满宗教氛围。当时有医生治疗他的瘘病，他的背部和身体别的部分都有很多复杂的瘘管，极不舒服。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使尽浑身解数给他用药。但病人在手术期间的痛苦更长、更尖锐。其中还有一个瘘管，必须开刀，但因为藏得太深，无法达到，医生治不了。而所有别的露在外面的都治愈了，只有这一个还留着，医生的很多努力都徒劳无功。这些拖延使病人怀疑手术，对另一个手术的结果非常担忧。因为另外一个医生，还是他的族人，说需要另外一个手术。他没有参与第一个手术，所以没有看到是怎么做的。于是，病人愤怒地把他赶出家门，不让他回来。他发火说："你们还要给我再作手术吗？第一次手术时你们不让他在场，难道我要听他的话？"医生们说，那个医生毫无经验，用好言和许诺来安慰病人的恐惧。又有很多天过去了，他们所做的都没有效果。医生们安慰病人，说他们不动刀子，而要用药物治疗那个瘘管。于是他们请来了另外一个有名的医生，名叫阿摩尼乌斯（*Ammonius*）[48]，在医学的这个领域享有盛誉，当时还在世。他看了那个地方，同样许诺，靠他们的细心和经验，会治好的。病人得到了这个权威的安慰，就取笑那个认为要在另一部分做手术的同族的医生，好像他自己已经好了。后来怎么样了？过了几天之后，病还没有痊愈，医生们又疲倦又疑惑，坦言，如果不动刀子，就无法治愈。病人心存恐惧，面色苍白，吓得精神恍惚；等他足够镇定下来，能说话了，他命令医生们走开，别再靠近他。他哭得疲惫不堪，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认为必须请来亚力山大利亚一个著名的医生，此人当时是备受推崇的神医。他在愤怒中不准别人做的，或许此人能做。后来这个医生来了，用自己的技艺检验那些医生留下的疤痕，看他们所做的工作。他做了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对病

---

[47] 阿利比乌斯，奥古斯丁的同乡和好友，与奥古斯丁同时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曾做家乡塔加斯特的主教。《忏悔录》卷六有相当多的篇幅写阿利比乌斯的故事。

[48] 关于这个名医，我们知之甚少。

人说，那些医生花了这么大力气作的工作，他看了之后不无敬仰，他劝病人，除非让那些医生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不再做一次手术，他真的不能痊愈。他从那些疤痕上看，那些医生技艺精湛，非常努力，也很敬业，而如果他完成剩下的那一小点工作，掠人之美，那是他的做人原则所不可原谅的。于是，病人诚心请回了那些医生，并愿意那个亚力山大利亚人在场帮助他们动刀子作手术，因为人们都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办法痊愈。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医生离开后，人们同情家主，家里充满了悲伤，就如同葬礼上表现的一样，我们也无力劝慰。那时候，有些教士每天来看望，有当时的乌匝利(*Uzali*)主教，博闻强记的萨腾尼努斯(*Saturninus*)[49]，还有迦太基教会的长老顾劳苏斯(*Gulosus*)[50]和侍僧们。在这些侍僧中，唯一尚在人间的，是我们都该尊敬的，名叫奥勒留(*Aurelius*)[51]的主教。我们常常谈起此事，一起回忆上帝的神奇作品。我们回忆起来，我发现，大家对此记得都清清楚楚。这些人经常晚上造访，这一次也照常。病人可怜巴巴地流着泪，问他们，第二天能否屈尊前来，因为他认为那就是他的葬礼，而不仅仅是什么悲哀而已。因为他此前遭受的痛苦让他极为恐惧，他认为在医生的手下，自己必死无疑。那些人劝慰他，也鼓励他，让他相信上帝，并且像男子汉一样，听从上帝的意愿。我们开始为他祈祷；当我们按照常规在地上屈膝俯仰之时，他却突然前扑，就好像被什么大力压迫着，俯伏于地，开始祈祷：他以怎样的方式，受什么的影响，心灵里有什么冲动，泪水如何流淌，如何呻吟！他全副肢体都在抖动，甚至无法呼吸，甚至语不成声。别人的注意力是否不受他的影响，还能继续祈祷下去，我不知道。而我，则根本不能祈祷了。我就这样在我心里简单地说着："主啊，如果你不听这些，还听你的选民怎样的祈祷呢？"除非他在祈祷中断气，在我看来不会有更好的祈祷了。我们接受了主教的祝福后，都站起来走开。病人请求大家第二天来，他们还以同样的心气鼓励他。

[49] 当时乌匝利的主教，与3:26中提到的保民官萨腾尼努斯不是同一人。

[50] 按照CC本，PL本作Gelosus，我们对此人所知甚少。

[51] 奥勒留，迦太基主教(约391—430任职)，奥古斯丁的好友，二人有很多通信往来。

那可怕的一天破晓了，上帝的仆人们都依照许诺来了。医生们也来了，所有需要的准备都就绪了，那些可怕的器具也摆了出来，人们都惊恐而犹疑地看着。那些对病人最有发言权的人都劝慰他虚弱的心灵。他的身体被摊在手术台上，以便医生动手。绷带的扭结解开了，要动手术的地方裸露出来，医生做了检查，手里拿着手术刀，寻找要做手术的那个点。他用眼睛搜索，用手指触摸，随后尝试了各种方法，然后发现了一个疤痕，已经痊愈无恙！所有在场的人都开口欢呼、赞美，感谢悲悯而万能的上帝的作品，流出高兴的眼泪，我的语言无法描述；还是不必说出来，读者自己想象吧。

8.4 还是在迦太基，有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英诺森提娅(*Innocentia*)，出自城中最古老的家族。她得了乳腺癌，医生们谈论起来，认为这根本无药可治。通常的做法，是把癌症从出现癌症的器官切除，或者，按照希波克拉底[52]的说法，根本不给予任何治疗[53]，这样，病人可能活得长些，但总归还是要死的，虽然稍晚一点。英诺森提娅家很熟悉的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了她这些，于是她转而只向上帝祈祷。临近复活节时，她在梦里被告知，她要注意那些参加洗礼的妇女[54]，要迎住第一个受洗的人，让她在自己患病的地方画基督的符号。她这么做了，癌症立即治愈。原来那个医生本来建议，她要想活得长一点，就不要采取治疗措施，他上次检查时，知道她的病情，但是现在检查后，发现她完全康复了。他于是急切地问她，究竟用了什么治疗方法，希望能就此发现一种治疗方式，推翻希波克拉底的定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听女人讲了发生的事后，用不以为然但礼貌的口气回答："我以为你会告诉我什么大不了的事。"女人害怕他这些不敬之辞会冒犯基督。医生见她害怕，随后又说："基督治疗癌症算什么大事？他还让死了四

---

[52]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9—399)，希腊医生，据说是最早建立系统医学的医生。他在科斯的阿斯科勒庇俄斯的神殿建立了一所医学院。

[53] 希波克拉底，《箴言》，6:38。

[54] 当时，复活节和五旬节的时候，也是接受洗礼之时，德尔图良在《论洗礼》，19中有详细描述。

天的人起死回生呢。"[55]我听说这事时，很是生气，在这个城里，发生在这个并非默默无闻的女人身上的，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人们不知道？于是，我认为应该训诫她，颇为严厉地责备她。而她回答我说，她并没有保持沉默。我问她最亲密的女友们，这之前是否知道这事。她们都回答说不知道。"你看，"我说，"你怎么没有保持沉默？连和你来往这么亲密的女人都不知道。"我这个简短的提问促使她有条不紊地讲出来，这事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让那些听到的人都感到神奇，赞美上帝[56]。

8.5 在那个城里有个医生，得了痛风。他也注册要受洗，在洗礼之前的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几个鬈发的黑孩子阻止他当年受洗。他知道那是鬼怪，就不听他们的话，于是他们踢他的脚，让他遭受他从未经过的剧痛。但这让他更想用重生之水战胜他们，于是发誓，决不放弃洗礼。他在洗礼中，不仅脚上那折磨他的剧痛消除了，而且就连原来的痛风也治愈了。他后来活了很久，脚再也没有痛过。这事谁知道呢？我们知道，还有极少数接近的兄弟知道。

8.6 还有库鲁比塔努斯(*Curubitanus*)[57]的一个喜剧演员，不仅瘫痪了，而且还遭受严重的阳痿的折磨。他在受洗之后，从重生之泉走了出来，就完全康复，两种麻烦都去除了，身体里再也没有疾患。在克鲁比塔努斯以外，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谁知道呢？谁能听到这两件事呢？当我们听说之后，就靠主教奥勒留的命令，把此人叫到了迦太基，而我们此前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此事，告诉我们的人的信誉是不容怀疑的。

8.7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保民官家族的人叫谢斯伯琉斯(*Hesperius*)；他在福萨拉(*Fussala*)地区有一块地产叫祖泊地(*Zubedi*)；他发现那里的家畜和奴仆都遭受邪灵的伤害，于是就叫我们的长老们中的一个(当时我不在)来驱鬼，到他家做祈祷。一个长老去了，在那里用基督

[55] 《约翰福音》，11:39—44。

[56] [译按]按照此处的语气，后文应该是英诺森提娅所讲的，用来解释她的行为的。但随后的故事又对此毫无呼应，我们最终还是不知道英诺森提娅对奥古斯丁说了些什么。

[57] 库鲁比塔努斯，迦太基附近的一个小镇。

的圣体献祭，竭尽全力祈祷，解除人家的烦恼。借助于上帝的悲悯，这烦恼立即解除了。谢斯伯琉斯从朋友那里要来了从耶路撒冷带回的一块圣土，那是基督三天后复活的坟墓里的土，把这块土挂在他的卧室里，以免坏事的侵扰。于是，他的房子里的那些毒害都被清除了，他就思考，该如何处置那块土，因为他出于敬意，不愿意把那块土更久地保存在家里。碰巧，那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希尼塔（*Sinita*）教会的主教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58]，正在左近；他请求我们前往，我们就去了。他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一切，并请求我们，把那块土埋在一块地方，基督徒们可以到那里去祈祷，从而聚在一起共同礼赞上帝。我们不能拒绝，就这么做了。在那里，正有个瘫痪的农家青年。他听说了这事，就求他的父母，带他到那个圣地去，不可耽搁。他到了那里，祈祷了，于是双腿立即被治好，能下地走路了。

8.8 有一个小镇叫维多利亚娜，距离希波王城[59]不到三十哩的路程。在那里，有纪念米兰的两个殉道士普罗泰西乌斯和盖尔瓦西乌斯的圣所。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在河边的水塘里饮马的时候，遇见鬼怪，被附身了。人们把他抬到那圣所时，他已经处在弥留状态，甚至很像已经死亡了。每到晚上，那里的女主人带着她的女仆和别的所有虔敬的人们都要来唱赞美诗和做祈祷，那天他们又来了，开始唱赞美诗。听到这声音，年轻人就像遭到重击一般，跳了起来。他吓人地战栗着，抓住祭坛，不敢或是无力移动，定在那里，仿佛被绑在或固着在了上面。他大声呻吟着，请求原谅，并坦白说，他在哪里、何时、怎样，进入了年轻人的身上。他说他就要出来了，但是一个一个地说出年轻人的肢体，威胁说，在他走出来时，要伤残这些地方。随着这些话，他从那人身上出去了。年轻人的一只眼睛掉了出来，垂到下颚那里，从身体里伸出一条细线，悬着这只眼睛，就像根一样。而整个瞳孔本来是黑的，现在变白了。那时候别的很多人都被那大声音吸引了来，都俯伏于地，为这个年轻人祈祷。在场的人看到了这些，虽然为他

---

[58] 马克西米努斯，北非西尼塔的主教，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又见奥古斯丁，《书信》，23。

[59] 希波之所以称为希波王城（Hippo Regius），是因为努米底亚的国王曾在此处。

心志复原而高兴,但是也因为他的眼睛垂下来,而说要找医生。他的姐夫(就是他把年轻人带到这里的)说:"上帝既然把鬼怪赶走了,那也能用他的圣者的祈祷,使他重见光明。"他尽力把掉出来悬在那里的眼睛放回去,用一块手帕绑住,叫他在七天之后再解开绑缚。等他解开绑缚,发现已经痊愈。除了他,还有别人在那里被治好,但是要一一列举就太冗长了。

8.9 我知道希波的一个少女,她为自己涂抹圣油,其中掺上了长老为她祈祷时流下的眼泪,很快就赶走了附体的鬼怪,痊愈了。我甚至知道,主教为一个他没见面的年轻人祈祷,赶走鬼怪,得以痊愈。

8.10 在我们希波有一个老人福罗伦提乌斯(*Florentius*),信仰宗教,但很贫穷,靠当裁缝谋生。他丢了一件斗篷,没钱买另一件,于是就到我们那里备受敬仰的一个纪念"二十殉道者"的圣地去[60]。他用很大的声音祈祷,请求能穿上衣服。在场的年轻人听到了,都嘲笑他,等他走出去,都跟着他捉弄他,嘲笑他向殉道者乞讨五十个子儿来买衣服。而老人默默地走着,看到海岸上一条被丢弃的大鱼在挣扎着。在年轻人的鼓励和帮助下,他抓住了大鱼,把它卖给一个名叫卡托苏斯(*Catosus*)的厨师(那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让他烹制,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他卖了三百个子,用这钱买了些线,让他妻子尽其所能为他做一件衣服。但是那个厨师剖开大鱼时,在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一个金戒指。他出于悲悯之心和宗教的敬畏,把这个还给了老人,说:"看二十殉道者怎样给你衣服穿。"

8.11 主教普来耶克图(*Praejectus*)把最光荣的殉道者司提反的圣龛迎到提比里斯河时,很多人成群结队地来到那个纪念地见他。其中有一个瞎眼的妇人,请求能被领到肩负圣龛的主教那里;主教把自己拿的花给了她;她接过来,放到眼睛前,立即就能看见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于是她走到众人前面欢呼,走路时完全不再需要别人引领。

8.12 殉道者的圣龛被安放在西尼塔城堡,那里临近希波的一块

---

[60] 参见奥古斯丁,《布道辞》,325。

殖民地。当时的主教鲁西路(*Lucillus*)把圣龛运到那里，人们前呼后拥跟着他。鲁西路长期为瘘管困扰，他最亲密的医生一直等待机会动手切除。这一次，由于他虔敬地负重前行，立即就被治愈了。后来他再也没在身上发现过瘘管。

8.13 尤卡利乌斯(*Eucharius*)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个长老，住在卡拉迈(*Calama*)[61]，长期遭受结石之苦。还是上述那位殉道者的圣龛，被主教波西迪乌斯(*Possidius*)拿到他面前，他就被治愈了。后来，这个人遭到另一疾病的折磨，倒下死了，人们都准备为他装殓了。又是那个殉道者的圣龛帮了忙。有人把这个长老的衣服送到圣龛那里，然后又送回他的身体上，他就被治好了。

8.14 在那里还有一个人，名叫马提亚里斯(*Martialis*)，在自己的同侪中地位最高，上了年纪，很固执，极其反对基督教。但他有个虔敬的女儿，她的丈夫和她同年受洗。她父亲得了病，他们涕泗交流，劝他成为基督徒，他坚决拒绝了，非常不满地把他们赶走。她的丈夫想去圣司提反的圣龛那里，为岳父竭力祈祷，让上帝给他好的心志，使他不要不信基督教。他这么做了，辅之以沉重的叹息和哭泣，带着诚恳而热切的虔敬；随后，他在离开时，从祭坛上拿走了一些花。他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就把花放在岳父头边。岳父已经睡了。看啊，就在黎明之前，他叫人去找主教，而当时主教和我在希波。他听说主教不在，就叫长老们前来。他们来了，他说他信了，长老们都很惊讶和高兴，为他洗礼了。此人在后来的生命里，嘴边总挂着这话："基督，接受我的灵。"这是受到最大赐福的司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时的遗言[62]，但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他的遗言，因为他不久后就亡故了。

8.15 还是这位殉道士，为两个人治好了痛风，包括一个公民和一个外邦人。那个公民痊愈了，但那个外邦人听到启示，被告知再疼时怎么办；他依言做了，疼痛都会消失。

---

[61] 关于卡拉迈，参见本书，14:24.2。

[62] 《使徒行传》，7:59。

8.16 奥杜鲁斯(*Audurus*)是个地名，那里有一个教堂，其中有殉道士司提反的圣龛。一个很小的孩子在庭院中玩耍时，拉车的牛出了轨，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他抽搐着，还剩一口气。他的母亲把他抱起来，放在圣龛那里，他不仅复活了，而且还丝毫无损。

8.17 在附近一个叫卡斯帕里亚纳(*Caspaliana*)的地区，住着一个虔敬的女子，受病痛折磨，很绝望，于是就让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到圣龛上。在人们回来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父母用那衣服为她裹尸，她就有了呼吸，痊愈了。

8.18 在希波一个叫巴苏斯(*Bassus*)的叙利亚人，为他病入膏肓的女儿向同一个殉道士的圣龛祈祷，把她的衣服拿去。看，他家的童子来通知他女儿死了。但是他正在祈祷，他的朋友们阻止了童子，不让他们说话，以免他当众哭泣。他回到家时，家里早已悲声大作，于是他把带回的衣服披在她身上，她就复活了。

8.19 还有我们的收税官伊利奈乌(*Irenaeus*)[63]的儿子病死了。他的身体躺在地上，没了生气，人们在悲泣哀哭中准备葬礼。而他的朋友们除了相互用言语安慰，还有人建议，用殉道士的圣油涂抹他的身体。这么做了，他就复活了。

8.20 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出自保民官家族的人，依柳西努斯(*Eleusinus*)，他的儿子尚在襁褓，就病重而死。那里的殉道士的圣龛在郊外，他就去把尸体放在圣龛上，做了祈祷，流了很多眼泪，就带着活了的儿子回去了。

8.21 我要做什么？因为我不得不实现写完此书的诺言，所以不能把我知道的都记下来；无疑，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读这些时，会抱怨我略去了他们和我都知道的很多事。但现在我请求他们原谅。他们该知道，若是包括那些的话，这本书就过于冗长了，而我也没有必要在这本书里提到这些。即使我对其他神迹保持沉默，只愿意写人们通过这位殉道士，即受到最大赐福的司提反，在殖民地卡拉迈和我们那里做

[63] 此人不是神学家伊利奈乌。

的治疗的神迹，也会写满很多卷书。即使那样也不能收集全，而只是那些被记录下来、供人们吟诵的。我看到，哪怕在我们的时代，也不断有神圣的事情发生，和古代的很相似，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来，以免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从希波王城开始有这些圣龛，到现在不到两年[64]，虽然有很多神迹没能记录下来，但我确信是很神奇地发生了，而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就达到了七十件。他的圣龛最先在卡拉迈受朝拜，那里的神迹就更是不可比拟的多。

8.22 乌匝利是尤提卡附近的一个殖民地，我们知道，这个殉道士在那里也完成了很多著名的神迹；主教爱俄沃底乌斯(*Evodius*)[65]早就在那里设置了他的圣龛，比我们这里早很多。但是那里的人们不习惯于记录和公布这些神迹，或者说当时不习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不久前在那里时，有个非常显赫的女子彼得罗尼亚(*Petronia*)长期罹患的重病被神奇地治好了，而此前医生们都束手无策。上述的那位主教请我督促她写下来，让人们传颂。她很听话地做了[66]。她在其中加上的一段，虽然我必须尽快谈这本书里更紧急的事情，我也不能略过不提。她说，一个犹太人说服她，叫她把一个戒指挽在头发上，放在所有衣服里面，贴肉悬挂。这戒指上没有宝石，而是有牛肾中的一块石头。她带着这种“药”，起身前往殉道士圣龛的门槛。离开迦太基后，她到了自己在巴格拉达(*Bagrada*)河边的一个房子里休息。等她起身再度赶路，她看到那个戒指掉在了脚的前面。她很惊讶，就去检查挂戒指的发环。发环上的扣还牢牢系着，和当初她系上戒指时一样。于是她怀疑是戒指坏了而脱落；但是她发现戒指也完好无损。从这个巨大的奇迹里，她预感到，她将会得到痊愈的，于是就把发环解开，把发环和戒指都扔到了水里。不相信此事的人，也不相信主基督是一个未失童贞的母亲生下的，也不相信，门关着，基督就走到

---

[64] [译按]根据 PL 本的推算，司提反的圣龛在 425 年初出现在希波，那么，本卷书的写作就应当不晚于 426 年底。

[65] 俄沃底乌斯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很多早期对话中和一些书信中。他时任乌匝利主教。

[66] 参见奥古斯丁，《布道辞》，318—324。

了弟子中间。但他们一定会考察这些事,如果发现是真的,就会相信她了。这个女子很显赫,娘家高贵,婆家也高贵,住在迦太基;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城里,这样一个富有的女子,凡是想问她真相的,她都不会隐瞒。而那位殉道士的介入使她痊愈了。殉道士自己也相信贞女生子后仍是贞女;相信门还关着,基督就来到了门徒中间;最重要的是,他相信我们谈过多次的,基督肉身复活和肉身升天;而这些事之所以通过他发生,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了这信仰。这个上帝通过他所愿意的人,以他愿意的方式,还在制造很多神迹,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但是,人们不像知道先前那些那样知道这些,也不会因为反复诵读,这些进入他们的记忆,像石子嵌入道路那样进入心灵。哪怕我们努力把接受了这些福祉的人的记录读给人们听,就像我们在希波正在做的那样,在场的人只听到一遍,还有很多不在场。就是那些听到的人,在听到几天后,也不会记在脑子里,更难找到他知道不在场的人,把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讲给他听。

8.23 我们那里还发生过一件事,不比我说的那些重大,但还是清晰而明确的神迹,我认为没有一个希波人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此事,有理性的人也不会忘记。有十个教友(三个女的,七个男的)来自喀巴多契亚(*Cappadocia*)的凯萨利亚(*Caesarea*),都不是那里的平民百姓。他们的父亲新近去世,母亲守寡,他们对母亲做了错事,遭到母亲的诅咒,于是被严厉地逐了出来。他们遭受了神罚,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剧烈地抖动,十分恐怖。他们不敢承受自己城里的同胞那憎恨的目光,于是各自随处流浪,到过了差不多整个罗马。其中有两个人到了我们那里,一个兄弟,一个姊妹,分别叫保罗和帕拉迪亚(*Palladia*),因为他们的悲惨处境广为散播,很多地方都知道他们。他们在复活节十五天之前来到,在最光荣的司提反的圣龛那里经常参加日常的教会活动,祈祷上帝能喜悦他们,让他们恢复昔日的健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全城的目光都转向他们,这里也一样。有几个人在别处见过他们,知道他们战栗的原因,于是在方便的时候,告诉了别人。复活节到来了,在主日的黎明,很多人都到场了,那个年轻人守在殉道士的圣龛

前的栅栏处祈祷，他突然趴下，好像人睡了一般，但不再抖了，而别的时候他在睡梦中也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有的吓坏了，有人很悲哀。有人想把他扶起来，但被一些人制止了，他们说，最好还是看他最后会怎样。看啊，他站起来了，不再抖了，痊愈了，笔直地站着，看着看他的人。谁能吝惜对上帝的赞美？整个教堂里充满了欢呼和感激的声音。他们向我走来，我坐在那里，正准备进教堂。一个接一个跑过来，后面一个重复前面一个告诉我的话，还好像是新闻一样。那个年轻人和几个人进来了，我很高兴，向上帝谢恩，他向我屈膝，站起来亲吻我。我们走向众人，当时教堂里人很多，于是我们高声欢呼：向上帝感恩，向上帝赞美！没有人不出声，每个角落都充满呼声。我向众人致敬，他们也以热情的声音呼应。最后终于安静了，我们读圣经里指定的段落。等到我该布道的时候，我只说了几个字，以适应这欢乐而兴奋的时刻。[67] 因为我想让他们与其听我，不如思考那圣书中上帝的话。此人和我们共进早餐，把他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悲惨故事绘声绘色地全部讲给我们。第二天，我做完布道后，就向人们许诺把他的讲述记录下来，并讲给大家[68]。在主的复活节三天之后，在大厅的台阶上，我刚讲话的地方，我让两兄妹站在那里，为大家读出他们的故事的记录[69]。男女众人看着他们两个站在那里，男的没有任何异常动作，女的身体上的每个器官都在抖动。那些没有看到男的神迹的人，可以从他妹妹身上，看出来上帝的悲悯做了什么。人们都看出来，应该为何替他感恩，为何替她祈祷。在这阅读当中，我叫他们离开众人的目光，开始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件事的原委。看，当我讨论这些时，又有新的感激声，从殉道士的圣龛那里传来，声声可闻。那些听到的人，都转过去，跑到那里。那个妹妹从所站的台阶上走下去后，就持续不断地向圣殉道士祈祷。她一触摸那栏杆，也倒在地上，如同入睡，爬起来就痊愈了。我们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嘈杂，人们带着痊愈的她，从殉道士的那

[67] 奥古斯丁，《布道辞》，320。
[68] 奥古斯丁，《布道辞》，321。
[69] 奥古斯丁，《布道辞》，322。

个地方一起来到我们所在的阳台上。于是，男女人众同时发出欢呼，好像那声音和泪水不会停止了[70]。人们带她走到她不久前发抖站着的地方。很多人本来为她悲哀，因为她没有像哥哥那样治好，现在都赞美她，和哥哥一样了。人们看到，虽然他们还没有为她全力祈祷，但是这清楚的意愿迅速被答应，实现了。人们欢呼赞美上帝，那声音里听不出说什么，如此巨大的声音，使我们的耳朵无法承受了。除非信仰基督，谁会从心里发出这样的赞美？司提反的血，就是为基督的信仰流的。

9. 殉道士们以基督之名所显的神迹，都是殉道士们对基督的信仰的见证

这些神迹不是为了证明基督肉身复活和肉身升天，那又是什么的见证？因为那些殉道士就是这信仰的殉道士，即，这信仰的见证；带着对信仰的见证，他们并不抗拒这无比敌对、无比残酷的世界，而是靠死亡来征服它。他们为信仰而死，因为他们是为了主的名被杀的，所以能求得主的降福。为了这信仰，他们把自己神奇的忍耐力置于万事之前，使得这神迹中所显的大能随之而至。如果基督或先知们所预言的（先知们预言的就是基督）肉身的永恒复活不先在基督上显现，或是根本不会到来，那么，那些为了对复活的信仰而杀头的人怎么会死去了还能做这么大的事？上帝要么通过自己的神奇方式，要么通过他在人间的宰辅，来完成这些。他自己完成时，虽然自身是永恒的，却产生时间中的效果；而他通过宰辅完成的事，要么会通过殉道者的灵，要么会通过尚在身体中的人，要么完全通过天使，以不可见、非物质、不可变的方式发布命令来完成。我们说通过殉道士完成的事，其实是通过他们的祈祷和请求完成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有些通过这种方式，有些通过别的方式，这是必朽者无法把捉的。但是，对肉身永恒复活的信仰，以此为见证。

[70] 奥古斯丁，《布道辞》，323。

10. 殉道者们显示了如此多的神迹，是为了人们服侍真正的上帝，他们比起那些制造奇迹，从而让人们认为它们是神的鬼怪来，所得到的尊荣高得多

也许有人说，他们的神也完成了一些神迹。如果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神和我们的死人相提并论，那很好。或者，有人说他们的神本来就是从死人变来的，比如赫拉克勒斯、罗慕洛，以及众多别的被认为位列诸神的。但是，我们的殉道者并不是神，因为我们和殉道者一样，都只知道我们那唯一的、共同的上帝。我们的殉道者的圣龛所显的神迹，从某种意义上，和他们的神殿中所显的奇迹并不一样。如果彼此间真好像有些相似，比如摩西在法老面前显的奇迹[71]，那么，他们的神也被我们的殉道者击败了。那些鬼怪们行奇迹，带着狂妄而肮脏的高傲，又靠这种高傲企图自我成神；殉道者们之所以行神迹（或更确切地说，是上帝行神迹，殉道者只是祈祷与配合），是为了证成自己的信仰，但这信仰不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神，而会让我们相信，我们和他们拥有共同的上帝。随后，他们为那样的诸神建筑神殿，修造祭坛，设立祭祀，奉献牺牲；但我们不为殉道者建立神才有的神殿，而是修造死人可以有的圣龛，他们的灵在上帝中活着；我们也不在那里修造祭坛，在其中为殉道者祭献牺牲，而只是向我们和殉道者共同的唯一上帝献祭；在献祭过程中，我们会提到他们，以及他们的地区和品级，把他们当作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忏悔战胜了这个世界。但主持祭祀的祭司不会呼唤他们。虽然祭祀是在纪念他们的圣龛进行的，但是是献给上帝的，不是献给他们自己的，因为祭司是上帝的祭司，不是他们的。基督的身体就是牺牲，但这不是献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就组成了这身体本身。我们更该相信谁能行神迹？是那些希望人们看到了所行的奇迹就把他们当成神的，还是那些行了神迹，从而让人们更信仰上帝，也更信仰基督的人呢？是那些宁愿自己的罪行变成仪式的人，还是那些不愿让对自己的赞美变成仪式，而要让自己全部真正值得赞

---

[71] 《出埃及记》，7：22；8：3，14。

美的事迹指向应该受赞美的上帝的荣耀的人？他们的灵魂在主之中得到赞美[72]。让我们相信那些说真话和行神迹的人。他们所说的，是真正经历过的，所以他们是可以行神迹的。而其中最大的真理，就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通过自己的肉身，向人们首先展示了复活的不朽，而这复活，是他曾向我们预言的，无论在新世代的开端，还是在这个世代的结尾。

11.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根据元素自然的重力，地上的物体不可能升到天上，我反对此说

11.1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73]这些人思考时违背上帝的伟大赐予，诉诸元素的重量。他们从导师柏拉图那里学到，世界的两端是最重要的两种物质，中间还有两种物质，把二者结合与连接起来。这当中的就是风和水[74]。因此，他们说，在从下到上的元素中，地是第一；水在地上，是第二；空气在水上，是第三；天在空气上，是第四，因此地上的物体不可能到天上。每一种物体各得其所，守住各自的品级，靠各自的重量维持平衡[75]。看，他们用人类这脆弱的论证来对抗上帝的万能，充满了虚妄。既然空气是从地算起的第三种物质，谁在空气中制造了那么多土质的物体呢？当然是上帝，允许土质身体的飞鸟们靠毛羽的轻盈，在空气中被托起。他也会赋予身体不朽的人同样的能力，让他们在最高的天上栖居。地上的动物不会飞行，其中也包括人类，本应该在地里生活，就像鱼等水生动物在水里一样。那么为什么有些土质的动物不能生活在第二种元素里，即水，却能生活在第三种元素里？虽然这些动物属于土地，但为什么一旦生活在土上面的第二种元素里就会窒息，但是可以生活在第三种元素里，而且必须靠第三种元素才能生存？也许元素的这种顺序是错误的，或者这错误不在事物的自然之中，而在那些论述之中？我在卷十三已经谈到，有

---

[72] 《诗篇》，34:3，七十子本。
[73] 《诗篇》，94:11。
[74] 柏拉图，《蒂迈欧篇》，32a—c。
[75] 柏拉图，《蒂迈欧篇》，53c—55c。

些土质的物体虽然很重，比如铅，但是因为精巧的技艺所赋予的形体，能够在水上游动[76]，现在不多说了。那么，难道我们否认，人体可以从万能的制造者那里接受某种特质，使它到达天上，而且能待在天上？

11.2 柏拉图主义者如果思考和演绎他们所相信的元素的顺序，他们根本找不到什么话说，来反对我上面讲的观点。在这个顺序中，从下到上，地为第一，水为第二，风为第三，天为第四，而灵魂的自然在一切之上。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是第五种物质[77]，而柏拉图说，灵魂不是物质。如果是第五种物质，那么她当然超过了其他的物质；如果她不是物质，那更远远超过了所有物质。那么，灵魂在土质的身体中做什么呢？既然灵魂比万物都更精巧，那她在这大块中做什么呢？既然她比万物都更轻盈，她在这重物中做什么？既然她比万物都更敏捷，那在这拙物中做什么？靠了如此优秀的自然，难道其身体不会被升上天堂？现在，地上的物体的自然把灵魂们坠了下来，但灵魂是否总有一天会把物体升上天堂？

11.3 他们用他们的诸神的奇迹来对抗我们的殉道士。如果我们来到他们这些奇迹这里，这岂不是完全有利于我们，会证明我们的说法？按照瓦罗的记载，在他们的诸神的大奇迹当中，有维斯塔的一个贞女的大奇迹。这个贞女被误以为犯了奸淫，遭到拷问，于是把台伯河水装进一个筛子，提着它到法官面前去，一滴也不漏[78]。谁能让筛子支撑水的重量？谁使那么多水不漏过那么多洞，泼洒到地上？他们的回答是："某个神或某个鬼怪。"如果是神，哪个也比不上造了这世界的上帝。如果是鬼怪，哪个的法力也不及侍奉造世的上帝的天使。如果一个小神、天使，或鬼怪使得筛子能托住那潮湿的物质的重量，使水好像改变了它的自然，那么，全能的上帝既然亲自创造了所有的物质，

---

[76] 见本书 13:18；参考亚里士多德，《论天》，4:6。

[77] 参考亚里士多德，《论天》，4:6；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10.22；奥古斯丁，《〈创世记〉字解》，7:21。

[78] 瓦罗，残篇。又见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善言懿行录》，8:1.5。

难道不能取消土质的物体的重量，从而使活生生的物体依照活生生的灵的意愿，栖居在同样的物质中？

11.4 他们把空气放在上面的火和下面的水之间，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水和水之间，以及水和地之间，总是发现空气呢？我们在潮湿的云和海之间总是发现空气，他们如何解释呢？我要问，元素的重量和品级如何起作用，从而导致了爆裂而汹涌的浪涛，在空气下面的地上奔流直前，悬浮在空气上面的云层中？如果空气的位置是在天和水之间，就像水在空气和土地之间一样，那么，为什么空气处在最高的天和赤裸的地之间，布满整个大地？

11.5 如果元素的顺序就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么安排的，即，有两个中间的，空气和水，把两极的火和地联结起来，火在天上的最高处，地在最低处，是世界的基础，所以地不可能上天，那么为什么火会到地上？按照这种推理，地和火这两种元素应该在各自的位置上，分别在最低和最高处。既然最低的不可能到最高的那里，最高的也不可能到最低处。如果像他们认为的，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一个土块到天上去，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在地上看到火。现在真是不仅在地上，甚至在地下都有火，所以山头上会喷出火。特别是，我们看到地上的火会为人所用，所以从地里产生；或是从木头和石头里产生的，而木石无疑是地上的物体。但是，他们说，天上的火是平静的、纯洁的、无害的、永恒的；而地上的火是动荡的、有烟的、可腐的，也会腐化他物的。但这火不会腐化它在其中持续燃烧的山峰和大地的坑陷。如果这二者并不相同，各自适应于所在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不愿让我们相信，地上某种可腐的自然将来会升到天上，变成不可腐的，就像现在火到了地上就可腐了一样？他们并不能根据元素的重量和顺序推论出，万能的上帝不能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可以在天上居住。

12. 反对一些不信者的诬蔑，他们嘲笑基督徒相信肉身复活

12.1 但是他们吹毛求疵地询问我们对肉身复活的信仰，询问之后就要嘲笑：那么被打下的死胎是否复活呢？主说："然而你们连一根

头发，也必不损坏。”[79]于是他们问，将来人们是体型和力气都一样，还是身量各不相同呢？如果身体都相同，那么，要是被打下的死胎都复活，他们所有的身体，将是他们在此世所没有的？如果他们因为没有生，而是被毁了，所以不复活，人们就把问题转向了小孩，问，既然孩子们早年夭折，我们现在没看到他们有的身量，将来怎么会有呢？我们不会说他们不复活，因为他们不仅被生下来了，而且还有能力重生。然后他们会问，人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同等的呢？如果所有人都像最大的那样大，像最长的那样长，那么他们会问，不仅小孩，而且大多数人，在达到这个程度时，所接受的都是在此世没有的；而如果像使徒说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80]，或像他在别处说的，“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81]，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所有在他的国中的人，都将获得基督的体型和身量，那么，他们说，很多人的身体将会比实际身体的大小和高度小很多。如果原来的身量都损坏了很多，那怎么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至于头发，又可以问，剃头匠剃去的头发是否都要长回。如果头发都会重新长出来，谁不会被这种怪物吓坏？看来，指甲也一定面临同样的情况，身体上被削去的是否会恢复。在不朽的情况下，人一定要比在可腐的情况下完美，但这样怎么会完美呢？如果不恢复，那就损坏了。他们会问，那么，怎样会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呢？至于胖瘦，他们同样会争论起来。如果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人更瘦，也没有人更胖，那么，有人增加了，有人减损了，于是有人得到原来没有的，有人失去了原先有的，而不是恢复原来的状况。

12.2 还有死人身体的腐化和消解的问题，有些化为尘土，有些散在大气中，有些被野兽吃掉，有些被大火焚化，有些因海难或别的什么原因沉入水底，他们的肉身腐化消解，化入水中。他们因此而大大疑惑，不相信所有这些会重新聚集起来，组合成肉身。他们还穷追变

---

[79] 《路加福音》，21：18。
[80] 《以弗所书》，4：13。
[81] 《罗马书》，8：29。

形与缺陷(*vitia*)的问题,不论这是因为事故,还是生来如此,谈到怪胎的生产时充满了恐惧和嘲讽,问我们,他们身体的变形在复活时会如何。如果我们说这不会回到人体之中,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列举主基督复活时身上的伤口,来反驳我们的回答。而在他们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难回答的是,如果一个人因为饥饿而被迫吃下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肉是复活在谁的身上呢? 因为这人的肉变成了吃人的那人的肉。饥馑所产生的消耗,被这些人肉补足了。这肉究竟是恢复在最先拥有它的人身上呢,还是恢复在后来拥有它的人身上? 他们这样问,就是为了嘲笑关于复活的信仰。他们为人类灵魂所提供的,要么是对真正的不幸福和虚假的幸福的应许,比如柏拉图,要么像波斐利说的那样,是在经过了很多人的身体后,最终结束了悲惨生活,永不回归;这不是靠获得了不朽的身体,而是靠逃离了所有的身体完成的。[82]

13. 打下的死胎如果属于死者之数,是否不属于复活者

若上帝的悲悯帮助我的工作,我现在就会回答那些反对者好像反驳了我的观念。打下的死胎在子宫里活过了,又在其中死去,我不敢肯定或否定,他们是否会复活;如果他们不被排除出死者之数,我看不到,他们怎么会不参与死者的复活。或许不是所有死者都复活,还有一些人类的灵魂永远不再有身体,虽然他们在母腹中曾有人体;或许所有人的灵魂都会接受自己曾经有过的身体,就是在其中生存、死时抛弃的身体,我找不到什么方式来说,死在母腹的人就不会参与死者的复活。不管人们怎样理解此事,我们怎样谈论出生了的婴儿,只要他们复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死胎[83]。

14. 婴儿们复活时所拥有的身体,是不是他们如若成年就会有的身体

我们怎样说婴儿呢? 难道不是,他们在复活时,身体不像死的时

[82] 柏拉图,《理想国》,619d;《斐德鲁斯篇》,249a;参见本书,12:29—30;12:27。

[83] 参见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23。

候那么小，而是像以后慢慢成熟的时候那样，而上帝的奇妙工作使之如此迅速地达到成熟？我主说的话“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84]，意思是说，人们将来不会缺少现在有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得到现在没有的。婴儿们在死亡时没有完美的身量；哪怕是完美的婴儿，也没有完美的身材，因为他还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身量。每个人在孕育和出生时，就会拥有这种完美的形态；但只是理论上有，不是实际上；正如所有的肢体都潜藏在精子里，但出生时有些还是会缺少，比如牙齿之类的东西。按照这个理论，每种物质都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尚未存在的物体，正如我所说的，是将要现形的物体，此物尚未出现，而是潜藏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婴儿将来究竟是矮是高，此时已经包含了或矮或高的因素。按照这种推理，我们不必害怕复活时，完美的身体会受损害，哪怕将来众人都是同等的，众人都会有巨人的身材，在此世最高的人，身量也不会变矮，否则就会违背基督说的，一根头发也不损坏的话了。造物主从无中创造，这个奇妙的制造者怎么会不能增加他知道必须增加的部分呢？

15. 所有死人在复活时，他们的身体是否和主的体态相当

基督复活时，身量和死时当然相当。但我们不能说，当所有人复活的时候，基督的身体为了能和最高的人相当，所达到的身量，是他以门徒所知道的身量向门徒显现时所没有的。而如果我们说，比主高的人的身体都要降到他的身量，那么很多人的身体要损坏很多，而基督应许人们，头发都不会损坏。我们应该说，每个人都会恢复他的身量，如果年老寿终，就是年轻时所有的身量；如果英年早逝，则是尚未达到的身量，因此使徒评论说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85]我们可以另外来理解，即，当基督中的所有成员都加到他们的头上时，基督就完美地成年了；要么，如果这说的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可以把这意思理解为，死

[84] 《路加福音》，21：18。

[85] 《以弗所书》，4：13。

人的身体复活时不会小于、也不会超过青年的身量，而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基督所达到的年岁。此世中最博学的人把人的青年期界定为三十岁左右。在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老化，进入越来越虚弱的老年。所以这里说的既不是身量相同，也不是身材相等，而是都是"基督长成"时的身量。

16. 说圣人们效法上帝儿子的模样，如何理解

经上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86]，可以按内在的人来理解。所以他在别处对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87]这里说的更新，就是不再效法这尘世，而是效法上帝的儿子。前面的话可以理解为，他在必朽中效法了我们，我们也要在不朽中效法他；所讲的就是身体的复活这回事。而如果这些话讲的也是复活的身体形态，我们要提起注意，就像在身量那里所说的，不能理解为数量上的效法，而是年龄上的。所有身体都要复活为青年时的大小，要么是经历过的，要么是尚未到来的；所以，哪怕死者在身体上是婴儿或是老者，都没什么损害，因为那时候，无论心志还是身体都不再虚弱。哪怕谁坚持说，人们复活时的身体就是死时的样子，我们也不必费力和他争辩。

17. 在复活时，女人的身体是否还保持性别

因为下面的话，"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为完美的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88]，还有"效法他儿子的模样"[89]，颇有人认为，女人在复活的时候，就不是女性了，而是都变成男的，因为上帝只是从尘土制造了男人，从男人制造了女人[90]。而在我看来，那些不怀疑两性都会复活的，是更好的理解。那时候不会再有

---

[86] 《罗马书》，8:29。

[87] 《罗马书》，12:2。

[88] 《以弗所书》，4:13，"得以成为完美的人"和合本作"得以长大成人"。

[89] 《罗马书》，8:29。

[90] [译按]奥利金和哲罗姆都有类似的说法。

肉欲，肉欲才是混乱的原因。他们在犯罪之前，都是裸体的，男女之间不相杂乱。身体中并无罪过，自然得以保存。因此，女性的性别不是一种罪过，而是自然。那时候女人们就不再交媾和生育了，但是女性器官依然存在，不再服务于旧日的用处，而是形成新的美丽，这美丽不会激发情欲，因为那时候没有情欲了，而是用于赞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因为他创造了不曾存在的事物，并且把被造物从腐败中解救出来。在人类的开端，上帝从睡着的男人的侧面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女人[91]。这可以看作对后来的基督和教会的一个预言；那个男人的睡眠就是基督的死亡[92]，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断了气，肋下被长枪刺了一下，就流淌出了血和水[93]；我们知道，这就是圣事，教会就由此而建。经上用的甚至就是这样的词，不是"制造"或"制作"，而是"建立(*aedifico*)一个女人"[94]。而使徒说的"建立基督的身体"[95]，指的就是教会。因此，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上帝的造物；但是由于她是从男人造的，所以我们要男女和合；而她被造的方式，如上所说，预示了基督和教会。制造了双性的作者，还会恢复他们。否认复活的撒都该人问耶稣，如果七个兄弟相继死去，他们都依照法律，兄终弟及，娶同一个女人为妻，都在她身体里播下自己的种，那么复活时，她该属于哪一个。耶稣让他们警醒，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96]他在被问时，本来也可以在这里说："她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但他没有这么说，而是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97]他们和天使一样不朽和幸福，但不是一样有肉身。天使也不会复活，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不会死。主否认复活的时候还有婚姻，但没有否认有女人。如果他真的预见到将来没有女人，那么，在谈到这

---

[91] 《创世记》，2:21。

[92] 《创世记》，2:21；参考奥古斯丁，《论〈创世记〉驳摩尼教》，2:37。

[93] 《约翰福音》，19:34。

[94] 《创世记》，2 22，此处的"建立"(aedifico)和合本作"造成"，但一般理解为建筑的意思。

[95] 《以弗所书》，4:12。

[96] 《马太福音》，22:29。

[97] 《马太福音》，22:30。

类问题时，就应该否定有女人，就可以很迅速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甚至强调了女人会存在，说“不嫁”，指的是女人；说“不娶”，指的是男人。因为习惯了嫁娶的人还在，而那里却没有了嫁娶。

18. 完美的人就是基督，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完满

使徒说，我们都会复活为完美的人。我们必须阅读这些话所出现的整个上下文。他是这么说的：“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为完美的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98]看，这是怎样完美的人，有元首，有身体，具备所有的肢体，在自己的时候得到完满。而每天，这同一个身体都在增长，就像教会在建造，所以说她：“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99]另一处又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100]在另一处也说：“只有一个饼，我们人数虽多，还是一个身体。”[101]对于这身体的建造，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02]随后就是我们现在所引的那段：“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为完美的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等等。为了告诉我们如何理解这所谓的身量，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

---

[98] 《以弗所书》，4:10—16。
[99] 《哥林多前书》，12:27。
[100] 《歌罗西书》，1:24。
[101] 《哥林多前书》，10:17。
[102] 《以弗所书》，4:12。

此相助。”[103]就像各部分各按其职一样，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个身体，也满有长成的身量。因此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谈到基督的长成时，这样说：“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104]如果这讲的真是每个人都有的形体的复活，什么能阻止我们把“人”理解为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就像这话所说的：“敬畏耶和华，这人便为有福。”[105]其中也包括敬畏上主的女人。

19. 身体上的所有缺陷，在此生破坏人们的美丽，在复活的时候就会消失，剩下的只有自然的物质，但是在质上和量上都会变化，变得美好

19.1 我们怎样来谈毛发与指甲呢？我们只要理解，身体上什么也不会损坏，从而使身体变形，也就能理解，倘若哪个部分的过多增加导致变形，这部分就会增加到整个身体上，而不会增加到具体的部分，毁坏身体的形态。如果某人制造了一个陶罐，还要从头再用那块泥把整个罐子再作一遍，那他并不必须把原来作罐柄的那部分土，仍然作罐柄；把原来作罐底的，仍然作罐底；还可以把原来整个的陶罐，仍然原样作陶罐；把原来全部的土，作出整个的罐，一点也不剩。因此，如果所有剃掉的头发和剪去的指甲回归到原处会使身体变形，那就不回归；复活时什么也不会损坏，因为还是同一个肉身，身体每个部位所有的，仍然会有相应的那部分的物质，只是有所改变。虽然主说“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106]，但他讲的不是头发的长度，而是头发的数目，这样才能更恰当地理解。他在另外一处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107]我并不是说，身体上自然存在的存在物都会损坏；而是说，凡是此生所发生的变形（这些变形之所以发生，当然是为了表明必朽者所在的被罚的处境），都会恢复，变形消失，物质保存完整。如果某个技

[103] 《以弗所书》，4:15—16。
[104] 《以弗所书》，1:22—23。
[105] 《诗篇》，112:1。
[106] 《路加福音》，21:18。
[107] 《路加福音》，12:7。

师所造的塑像，因为某种原因变了形，他可以重塑，恢复美观，而不必增加材料，只需要去掉变形。如果第一个塑像有些不恰当的地方，或者各部分之间不相称，他重塑时不必把整个切掉或分开，而只要把整个熔化，再组合，不会产生缺陷，也不会减少体积；我们不认为万能的艺术家会这么做吗？难道他不会去除掉身体中的所有变形，不论是普通的，还是稀少而古怪的，因为这些都是悲惨的此生该有的，却与未来圣徒们的幸福生活格格不入？他这么做，不正像我们去除掉身体那自然的、但却不雅的分泌物吗？这根本不会损坏身体。

19.2 无论瘦人还是胖人，都不必害怕，他们在那时不能像现在所愿的那个样子。身体的一切美丽，都在于各部分的匀称以及颜色的悦人。在各部分之间不能匀称的时候，要么是因为肢体畸形而带来刺激，要么是因为过大，要么是因为过小。但是，那里不会有使哪部分不匀称的这种变形，在那里，本来畸形的得到矫正，比应有的小的，造物主知道，会给予增益；比应有的大的，通过减损来保持完整。在那里，义人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108]，所以就有了悦人的颜色！我们要相信，基督在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发光，但是门徒们的眼睛看不到。人的虚弱的视线无法承受，虽然他们可以注视基督，能够看到他。他伸出手来，给他们看他的伤口的疮疤，让他们摸，甚至还吃喝[109]。他饮食，并不是因为需要食物，但他具有饮食的能力。人们看到某些存在的事物，但是看不到存在的另外的事，比如我们所说的这明亮，门徒们就看不到，但他们看到了别的。这就是希腊文所谓的ἀορασία，我们的拉丁文《创世记》的译者找不到更好的词，就译成了"*caecite*"（瞎）。所多玛人寻找义人的门，却不能找到，他们的状态就是"瞎"[110]。如果他们真的瞎，不能看见存在的事物，他们就不该寻找要进入的门，而是寻找向导，把他们带走。

19.3 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但幸福的殉道者的爱指引着我，希

---

[108] 《马太福音》，13:43。

[109] 《路加福音》，24:39—43；《约翰福音》，10:20。

[110] 《创世记》，19:11。

望在天国里看到他们的伤口上的疤，因为这是他们以基督之名所负的伤：我们会看到的。其中没有变形，而只有光荣，虽然是在身体上，其实不是身体的，而是德性之美所发出的光。如果有些殉道者被截断了肢体，他们从死人中复活时不会缺少那些肢体，基督说他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⑪但是，也许在那新的时代里，他们的不朽的肉身上会显现这光荣的伤口的标志，就在他们遭到击打和砍斫，断去的肢体伤疤之处，但是这些肢体还会复原，而不会损坏。那时候，身体曾有的缺陷（*vitia*）都没有了，作为德性的标志的，并不能被当作或称为缺陷。

20. 在我们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无论我们的肢体如何播散，都会复原为一

20.1 有人认为，万能的造物主不能唤醒所有的身体，恢复所有的生命，比如那些被野兽或火焰吞没的人，或是那些化为尘土、灰烬、分解成了液体，或是消散在空气中的身体。他们错了。若说躲在自然最隐秘处的渣滓是我们的感官不能把握的，因而也是造物主不能知道、能力不及的，也错了。西塞罗这样伟大的罗马作家，尽其所能为上帝做定义说："神是一个心志，无所拘束，自由自在，远离所有的必朽之物，可以洞察和移动万物，自己又可永恒运动。"⑫他在伟大的哲学家的学说中找到了这样的说法。按照我转述的他们自己的说法，什么会逃出洞察万物的造物主，什么会逃出移动万物的造物主，而永不回头呢？

20.2 于是，我需要解决比其他问题看上去都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是，如果一个死人的肉变成了另一个活人的肉，在复活的时候，这肉应该属于谁呢？假定有人因为饥荒所迫，以死人为食。这种坏事经常发生，不仅古老的历史有见证，就是我们的时代也有这种不幸的记载⑬。什么真理会让人以为，所有吞咽下的食物都会穿过肠胃

⑪ 《路加福音》，21：18。

⑫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27。

⑬ 所若门鲁斯，《教会史》，9：8 中记载，在 409 年阿拉利克围困罗马时，就曾发生这样的事，哲罗姆在《书信》，16 中也记载了此事。

而排泄，不会经过转化，变为自己的肉？虽然吃前有空虚感，而现在没有了，这足以表明吃下的食物填补了腹内的空当。我不久前给出的说法，有力量解决现在的问题。凡是在饥饿中耗去的血肉，都在空气中散去。我们说，万能的上帝可以把这肉身唤回。而最开始拥有这肉身的那个人，这肉身还会回到他身上去。他被别人吃掉的肉，还是要归还他的，就如同借给别人的债，还是要归还他的。能够把化为虚空的血肉唤回的那一个，也会把在饥馑中消耗的血肉归还吃人者。人们的肉身虽然彻底毁坏了，甚至在自然中留不下一点痕迹，但万能者还是能按照他的意愿恢复肉身。但是因为真理的话说"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人的头发不会损坏，而在饥馑中丧失和被吃掉的会损坏，那就是荒谬的了。

20.3 从迄今为止我们以不多的几种方式所考察和讨论的内容，我们得出结论，在肉身的复活中，身体将永恒地拥有该人青年时曾经拥有或按照道理可能拥有的完美身材，会实现身体所有器官的最美丽的组合。如果某个部分放在组成身体的某个点上，会破坏身体的完美，为了保持美丽的组合，就可以把它分散在整个身体上，这样想并不荒谬。这既没有损坏这一部分，也保持了各部分的和谐组合，只是整个身量会有所增加；而本来在一处会带来变形、不能增加美丽的，因为散在全身所有部分，就维护了整个身体的美丽。如果有人坚持说，人们在复活时的身体都和死的时候有一样的身量，我们不会固执地反对；那时候，所有的变形、所有的疾病、所有的迟钝，和所有的腐化，都消失了。在那个国里，没有任何的不美，因复活和应许之子都与上帝的使者相同了[14]，即使不是在身体和年龄上，也一定是在幸福上。

21. 圣徒们的肉身会变成新的灵性身体

无论生前的身体还是死后的尸体所损坏的，都会被恢复。待在棺

---

[14] 《路加福音》，20:37；《加拉太书》，4:28。

椁中的人，会从原来的灵魂之身变成新的灵性之身，变得不腐和不朽[115]。哪怕因为什么严重的事故，或是因为敌人的残酷，身体被撕碎，散在尘土、空气、水中，不论有多少，一点也不存留，但这都不会超出万能的造物主的能力之外，因为一根头法也不会损坏。肉身将变成属灵的，并服从灵性，但自身还是肉身，而不是灵性。同样，服从肉身的灵变成了肉身的，但还是灵，不是肉身[116]。在这变形的惩罚中，我们经历了这后者。这些人并不是在肉身的层面，而是在灵的层面变得肉身化了。使徒说他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117]说属灵的人，也是就此世说的，而他们的身体毕竟还是血肉的，看到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他们心中的律交战[118]。在这具肉身复活时，他们的身体也是灵性的身体，经上写着说："所种的是灵魂性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119]这身体是怎样的，灵性的恩典有多大，都是从未经历过的，我怕现在若用言语来描述，就太卤莽了。但是为了赞美上帝，我们不该对自己所希望的快乐保持沉默。并且由于圣徒们炽热的爱，经上才说："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120]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才能谈论上帝在无限烦扰的此生赐给好人和坏人的一切，才能憧憬我们所不配谈论的、尚未经历的一切。我且不谈上帝把人造成正直的时候的事；我也不谈富饶的伊甸园中那一对夫妻的幸福[121]，那一段是如此短暂，他们生的孩子都不曾经历。在我们所知道、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自从此生有了那试探，我们就完全生活在试探中。只要我们在这试探中，我们就永远不能逃脱，不论我们向前走多少[122]。此生中哪里有这样的象征，让人们能解释上帝赐给人类的好？

---

[115] 《哥林多前书》，15:44。

[116] [译按]这是早期教父中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就如同铁在火中烧红了，但铁还是铁，没有变成火。

[117] 《哥林多前书》，3:1。

[118] 《罗马书》，7:23。

[119] 《哥林多前书》，15:42。

[120] 《诗篇》，26:8。

[121] 《创世记》，2:7。

[122] 《约伯记》，7:1，七十子本。

22. 由于最初的僭越，人类应该遭受悲惨与坏事，如果不是通过基督的恩典，谁也无法从中解救

22.1 从最开始，初人后代的所有必朽者都被谴责。于是，在此生（如果这可以称为生命的话），由于整个生命充满了各种坏事，这种谴责得到了见证。那深重的无知孕育了所有的谬误，亚当的所有儿女在黑暗中承担着这无知，人们如果不靠辛劳、痛苦、恐惧，都无法从中解脱。这无知不是证明了人被谴责了吗？还有人们对虚妄和有害之事的爱，以及由此产生的恼人的操心（*cura*）、搅扰、悲痛、恐惧、愚蠢的快乐、不和、争讼、战争、阴谋、愤怒、敌意、欺骗、奉承、欺诈、抢劫、强暴、背信弃义、高傲、野心、嫉妒、谋杀、弑父、残忍、野蛮、邪恶、奢侈、冶游、卤莽、无耻、私通、奸淫、乱伦，以及两性违背自然的、各自的、肮脏的事，这些连说起来都觉下流，还有渎神、异端、亵渎、伪誓、迫害无辜、诽谤、阴谋诡计、僭越、作伪证、邪恶的审判、暴力、惟利是图，还有所有那些一时我没想到的坏事，都不曾脱离人们的此生。这些不也都是证明吗？人们的此生充满了这些坏事，其中产生了各种谬误和疯狂的下流之爱，亚当的所有子孙都生于其中。谁会看不到，人们对真理多么无知，在婴儿中尤其明显，人们对众多的虚妄之事如此渴望，从小孩子就开始了[123]？人来到此生，如果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为所欲为，那一定会陷入所有这些，或大部分的恶行和罪恶，无论我提到的还是我无法提到的。

22.2 但是，神的统治不会完全抛弃被谴责的人，上帝不会因为他的愤怒而止住了他的悲悯[124]。我们整个人类生而伴随各种限制和教诲，得以控制这些情感，警惕黑暗，反对这些罪恶的攻击，但却充满了辛劳和悲哀。为了帮助孩子们防范虚妄的各种恐惧，又需要怎样众多的吓唬？圣经上说对于爱子，为什么要用老师、保傅、杆棒、皮鞭、藤条来管教？还不是为了避免他不要变得过于顽固不化，以至于难以管

[123] 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1:7(11)。

[124] 《诗篇》，77:9。

教，甚至不可能管教[125]？所有这些惩罚为什么必要？还不是为了抑制我们与生俱来的贪欲这些坏事？我们有了辛劳就能记住，没有辛劳就会忘记，这是什么呢？靠辛劳我们就能学，没有了辛劳我们就不知道；靠辛劳我们就有力量，没有了辛劳我们就倦怠，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表现出，这有罪过的自然，依自身的偏好，就会倾向和欲求那些坏事？要从这些中得解救，需要怎样的帮助？消极、慵懒、惰性、大意，这些罪过都是用来逃脱辛劳的，而辛劳虽然有用，却是对我们的惩罚。

22.3 没有对孩子的惩罚，孩子就学不到大人想让他们学的，但是，大人想让孩子学的，很少是有用的。除此之外，谁能用语言说尽，谁能用思维把握，整个人类所受的惩罚有多重，有多少？我说的不是那些邪恶的人由于坏和野蛮而受的惩罚，而是人类在共同的悲惨处境下受的惩罚。因为孤苦和痛楚，因为损失和谴责，因为欺骗和人类的虚假，因为虚伪的怀疑，因为外人所有的暴行和罪行，产生了多少恐惧和灾难！我们在他们手中遭受了多少劫掠、绑架、锁链、监禁、放逐、折磨，残损肢体，丧失感觉，备遭蹂躏，以满足蹂躏者肮脏的肉欲，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恐惧之事都不断发生。无数的外部原因不断吓坏我们的身体，炎热与寒冷、风暴、水灾、洪涝、闪电、惊雷、冰雹、地震、塌陷，还有家畜带来的骚扰、恐惧，甚至伤害，还有果实、水、空气、野兽带来的毒害，还有野兽的撕咬带来的烦恼甚至致死的毒液，疯狗所带来的狂犬病。对自己的主人无比乖巧和驯良的动物，一旦受惊，对别人竟变得比狮子和恶龙还要暴烈，谁要是碰巧被咬了，遭到传染，也会变得极为狂躁，让父母、配偶、孩子怕得比野兽还要厉害。陆地和大海之间的旅行者要遭受多少灾难！凡是在外面走动的人，不都要遭受无名之灾？有人回家时四肢康健，却在门槛上伤了腿脚，结束了此生。谁比坐着的人看上去更安全？祭司以利从坐着的位子上跌下来，死了[126]。农民，甚至所有人，都是多么害怕，因为天灾、地瘴，或是有害的动物，

---

[125] 《便西拉智训》，30：12。
[126] 《撒母耳记上》，4：18。

而导致庄稼没有收成！当庄稼收获和贮藏之后，他们一般觉得安全了。但我们知道，收获了的最好的谷物，也曾被突然的洪水卷走，连逃难的人都被可怕的洪水冲走。面对各种各样的鬼怪的侵袭，人们靠不做错事难道就能免祸吗？没有人能依赖不做错事。受了洗的婴儿，没有人比他们更无辜，但是还是有鬼怪侵扰他们，上帝尤其默许了这些侵扰，向我们揭示此生是充满灾难的，必须到别处去寻求幸福。身体器官上的坏事是如此众多，连医书里也不能囊括。对于很多疾病，甚至几乎所有疾病，治疗的医术本身就是折磨，人们必须依靠某种惩罚的帮助来摆脱另一种惩罚。不是也有人们为疯狂的干渴驱使，而去吸食人尿，甚至自己的尿吗？不也有人因为饥饿，而不能自已，去吃人的肉，而且不是偶然发现的死人的肉，而是特意为吃肉而杀人，不仅杀外人来做食物，而且以难以置信的残忍，母亲吃自己的孩子？睡眠完全可以称为“休息”，但是睡觉的人总是遭到噩梦的干扰，不得安宁，甚至因为各种虚假事物，而遭受更多的恐惧。这些事物就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法和现实分开，搅扰我们悲惨的灵魂和感觉。哪怕是在醒着的时候，疾病和药物也会让人们遭到虚假的幻象的搅扰。邪恶的鬼怪们如果不能诱惑人们服从他们，也总是以这样的幻象欺骗，希望以此搅扰他们的感觉。

22.4 只有靠救世主基督、上帝、主的恩典，才能把我们从此生的深渊中，从这些悲惨中解救。他的名字“耶稣”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含义就是“救世主”[127]。他尤其要拯救我们的是，在此生之后不要进入更悲惨的永恒状态，那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在此生中，虽然圣徒和神圣的关切(*curationum*)带来了巨大的安慰，但是人们得不到所探求的永福。宗教所追求的本来就不是这些，而是彼岸的生活，那里没有任何坏事。在此世的坏事之中，恩典也保佑好人，内心越是坚强能忍的人，就越有信仰。此世的饱学之士说，哲学可以教会人们这些，但西塞罗说，诸神只把哲学赐给了少数人。他说，他们从未给过，也不会

[127] 《马太福音》，1：21；《路加福音》，1：31—32。

给人比这更好的礼物[128]。即使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人，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承认，真正的哲学来自神圣的恩典。如果神赐给少数人真正的哲学，来帮助人们对抗此生的悲惨，那就足以表明，人们是受到了谴责，所以才遭受这悲惨的惩罚。就像他们所承认的，没有比哲学更好的神赐，所以他们应该相信，这赐予只能来自比他们所崇拜的诸神都大的那个神。

23. 除去好人和坏人都要遭受的坏事外，义人还尤其要付出辛劳

且不谈好人和坏人在此生共同遭受的坏事，义人在此生也要付出自己独特的辛劳，他们用这辛劳与罪过斗争，在这样的战斗中规避试探和危险。有时候暴烈些，有时候缓和些，但肉身与灵性的战争和灵性与肉身的战争都不会止息[129]。虽然我们愿意一切坏的欲求都止住，但并不能做到，只好在上帝的保佑下，尽我们所能，不屈从于欲望，控制它们，一直小心谨慎，保持警醒，以免貌似真理的意见欺骗了我们，以免巧言令色蒙蔽了我们，以免谬误将我们拖入黑暗，以免我们误把好的当成坏的，把坏的当成好的，以免所该做的这些事情激起我们的恐惧，以免不该做的事情激发我们的欲望，以免含怒到日落[130]，以免受敌意的鼓动，以恶报恶[131]，以免不诚或不节制的哀痛吞噬了我们，以免心志的麻木使我们对得到的福祉不知感恩，以免邪恶的流言麻痹了好的良知，以免对别人草率的怀疑使我们误解了朋友，以免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困扰我们，以免罪在我们必朽的身体中作了王，让我们服从身子的私欲，以免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132]，以免眼睛追随贪欲，以免复仇的欲望占了上风，以免眼光或意识逡巡在坏事中，乐不思

---

[128] ［译按］我们并不清楚西塞罗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PL 本指出，这可能是指《论目的》，5：28 中的类似说法；而 Dyson 认为，这可能是《学园派》，1：2.7 中的说法。

[129] 参《加拉太书》，5：17："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130] 《以弗所书》，4：26。

[131] 《罗马书》，12：17。

[132] 《罗马书》，6：12—13。

蜀，以免有意倾听邪恶的或不体面的言语，以免做出不准做、但是有乐子的事情，以免在这充满辛劳和凶险的战争中，我们要么希望依赖自己的力量，要么在胜利后归功于自己的力量。至于对上帝的感恩，使徒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133]他还在另外一处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134]我们会知道，无论我们用多大力量与罪过作战，哪怕战胜或征服了罪过，只要我们在这身体之中，我们就不能缺少对上帝说的这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135]在上帝的国里，我们将会永远拥有不朽的身体，那时不会有什么争斗，不会再欠债；如果我们的自然永远像创造出来的自然那样，我们无处、无时会是这样。我们在现在这冲突中面对危险，我们渴望靠最后的胜利从其中解脱，这冲突也是此生的坏事，很多巨大的坏事作见证，这是应该谴责的一生。

24. 此生虽然应该遭受谴责，造物主还是在其中布满了赐予

24.1 现在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人类如此悲惨的生活中，正义的惩罚值得赞美，但上帝在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时，在其中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众多好处。在人们犯罪之前，上帝赐给人最初的祝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136]在人犯罪之后，他并不想收回这祝福，而是让那受罚的后代依然繁衍众多；精子有奇妙的力量，那使精子生育的力量更加奇妙，虽使罪过缠绕和刺入人的身体，使我们必定死，却不能取消精子的力量。于是，这两股河流同时汇聚在人类之中，形成了旋涡，一个是从养育者那里继承来的坏，一个是从创造者那里获得的好。在原罪中，同时具有罪与惩罚这二者；在原初的善好中还具有另外二者，即繁衍与塑型。而与我们现在的意图相关的恶的问题，我们谈得已经够多了。在坏事当中，有一种来自我们的卤莽，就是人所犯的罪；

---

[133] 《哥林多前书》，15:57。
[134] 《罗马书》，8:37。
[135] 《马太福音》，6:12。
[136] 《创世记》，1:28。

另外一种来自上帝的审判，就是惩罚[137]。现在谈上帝的善好，虽然人的自然有这么多罪过，遭受了那么大的谴责，但是上帝不仅以前赐给善好，现在仍然赐予。他并不因为我们受谴责就撤回他所赐给的全部，否则人类就根本不存在了[138]；哪怕他把我们贬入魔鬼的责罚，他也不会对我们的自然不闻不问，不施力量，也不曾使魔鬼自身完全退出他的掌握；不论魔鬼的自然是怎样的，这也是至高者制造的；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都是他制造的。

24.2 我们说过了，哪怕是在犯了罪、有了罪过、遭到惩罚和谴责的自然中，还是会有两种善好从上帝的善好中流出，就像从泉水中涌出一样。其中第一种，即繁衍，上帝在造世时就赐予了，他在工作了七天之后，就休息了；而第二种，即塑型，他却一直在工作着，直到如今[139]。如果他从事物中撤除这作用力，那么万物就不能继续，上帝在它们身上所创造的运动模式就不能永远保持。上帝就这样造人，加给他们繁殖力，使他们能生养别的人，具有了生育的能力，就有了繁殖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必然性；上帝如果愿意，就可以从人身上撤回这能力，让他们不育；但是他不会撤回整个人类的繁育能力，因为这是赐给初人夫妇整体的祝福。虽然他们犯罪了，他们繁衍的善好并未因罪撤回，但如果没人犯罪，那时候的繁衍并不是这样的。人最开始处在尊荣中，后来丧失了这尊荣，就像畜类一样[140]，像它们那样繁殖。但是那一点理性的火星并未完全熄灭，那是按照上帝的像造的[141]。如果塑型不加在繁衍之上，人类的形式(*forma*)和行为模式就不得延续。如果人类没有交媾，上帝又愿意人类布满大地，他就可以像创造一个人那样创造所有的人，而不让男女交合。除非创造出繁衍的能力，否则人们不能交媾生子。因此使徒这样谈使人们变得虔敬和正义的灵性增长：

---

[137] 参考奥古斯丁，《论意志的自由抉择》，1：1。
[138] 参考奥古斯丁，《〈创世记〉字解》，4：12。
[139] 《约翰福音》，5：17。
[140] 《诗篇》，49：12。
[141] 《创世记》，1：27。

“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142]同样也可以说：“那交媾的算不得什么，受精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塑造的上帝；那孕育的算不得什么，妊娠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上帝做的这工作，直到现在还在做，使得人类的种子生养众多，本来在潜在的和不可见的躯壳（*involucrum*）里，进入可见的形式，而且我们看到，这是美丽的形式。他以奇妙的方式给非物质的自然和物质的自然配对连结，一个是发命令的，一个是服从的，于是造出了有灵魂的生物体。他的工作如此伟大而神奇，不仅制造人这样的、比地上别的生灵都更优秀和杰出的理性生灵，而且创造了无比微小的昆虫，让人看到就会受到震撼，心里充满了对造物主的赞美。

24.3 于是，他这样赐给人类灵魂以心志，其中包含着理性和理智，在孩童时引而未发，仿佛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激发和运用，有了知和学的能力，可以认识真理，热爱善好；靠这能力就可以捕捉智慧，获得德性，于是变得明智、勇敢、节制、正义，对抗谬误和别的天生的罪过，除去最高的和不可变的至善，没有别的欲望目标，这能力就取胜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但谁有能力描述或想象出来万能者的这项神奇的工作？他以神圣的方式将做这些好事的能力赐给理性的人。人类这些生活美好和获得不朽幸福的技艺，我们称为德性，只能来自上帝的恩典，在基督之中，赐给应许的王国之子。除此之外，人类不是靠自己的天才发明和践行了很多很伟大的技艺吗？其中有的是必须的，有的是为了享乐。人们的心志和理性中有着优秀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些，虽然这些技艺可能是肤浅的，甚至会朝向危险与有害。这不是恰恰证明，人的自然中具有伟大的善好，使人能发明、传授、践行这些技艺？人们制造了那么多奇妙的服装和建筑，使人类的制造能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农业上，在航海上，都臻于完美；在陶器、雕塑，甚至绘画上的创造，有那么多的花样设计，巧妙非凡；在舞台上创造了奇妙的场景，编排和表演都令观众叹为观止，难以置信；创造

[142] 《哥林多前书》，3：7。

了各种计策来捕捉、杀戮、驯服非理性的动物；为了伤人，发明了各种毒药、武器、阴谋；为了让必朽之身获得健康，也发明制造了那么多的医药和疗法；为了取悦于口腹，发明了那么多的调味品；为了表达和获得思想，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众多符号，其中言语和文字居于首位；各种修辞术和众多的诗歌取悦心灵；为了取悦于耳朵，发明了众多的乐器，以各种方式演奏；人们发明了各种方法来测量和算数；人们以惊人的技巧掌握了星座的运动和位置；人们还用无数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哪怕我们不需要精确地数出，只要大概地概括，谁能列举清楚？哲学家们和异教徒们用伟大的天才来为他们的谬误和虚假辩护，谁又有能力数得清？我们现在说的是装点了必朽生命的人类心志的自然，而不是使人达到不朽的信仰和真理之路。这整个的自然的制造者就是那真正和至高的上帝，他对于自己所造的人类，以至高的大能和至高的正义掌管和拥有，如果不是因为初人先犯了大罪，上帝不会把人类抛入这样的悲惨中，除去被拯救者外都要跌入永罚。而所有别的人都来自这初人。

24.4 我们和野兽共有这必朽的身体，在很多地方比野兽还要柔弱，但是，上帝多么大的善好，造物主的多少神意向我们显现了！那些感觉器官，以及别的肢体是这样排列，还有身体的形状和体态组成整个身体，这些不是为了让理性的灵魂能掌管自己吗？我们看到，人类并没有被创造成朝向大地的理性生灵；而是身体向天直立，使他能认识上面的事[48]。人的舌头和手被赋予了神奇的运动，擅长说和写的技艺，能够完成各种作品和工作，这不是足以表明，人的灵魂的素质是超绝的，所以身体的构造才服务于此？不仅所有的部分之间尺寸相符，恰好是完成各种工作所必需的，同时也形成了美丽的比例，让你不知道，这样安排究竟是为了有用，还是美观。我们当然看到，身体中创造出的每个有用的部分，无一不具有美观的位置。如果我们知道器官之间各自连接和协作的关系，这就更加明显了；若是被交付这个任务，通

---

[48] 《歌罗西书》，3：1—2。

过观察身体外部，人的天才就可以发现这些关系。至于那些被掩藏起来、我们的视线无法达到的部分，就像血管、神经、内脏，体内的生殖器官之间的复杂关系，人是观察不到的。被称为“解剖学家”的医生既敬业，又不无残酷，他们切开死者的尸体，甚至对将死的人也上下其手，切开检查，很不人道地把人肢解和解剖，以探求是否、怎样、在哪里能治愈疾病；但是我所说的这各种关系，这些组成的和谐（希腊人所谓的ἁρμονία），像某些机器那样的外在和内在的身体的整体和谐，我说的这些，没人有能力发现，因为没人敢于探求。但如果有人能够知道这些，我们的内脏虽然没有表现出美观，但其比例之间的美丽，将会愉悦我们，这整个的形体将会使我们的意志兴奋，远胜眼睛的兴奋，因为眼睛不过是心志的工具。身体中的有些部分如此安排，完全是为了美观，不是为了实用；比如男人的乳头，再如脸上的胡子，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为了男人的装饰，女人的光脸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她们是较弱的性别，本来更应该用胡须防卫。无人怀疑，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器官中，没有一种只有实用价值，而不美观；但确实有一些只有美观，却没有用处。我认为，我们容易理解，在身体的状况中，尊荣比必需更重要。必需只是暂时的，但在将来的时代，我们将安享彼此之间器官的美丽，而没有肉欲。最大的赞美归给造物主，就像《诗篇》里说的：“你让我披上赞扬和美丽。”[14]

24.5 虽然人遭到谴责，被抛入了辛劳和悲惨的境地，但是上帝仍然非常慷慨，允许他观赏别的被造物的美丽，享受别的被造物的用途，什么语言能描述尽这些美丽和用途呢？在天上、地上、海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太阳、月亮，和别的星座，都有丰富的和各种奇妙的光；还有树的阴影；各种花朵的颜色与芬芳；百啭千啼、姿态各异的飞鸟；还有千奇百怪的动物，那些形体最小的，往往更加令人惊异，蚂蚁和蜜蜂的作品往往比鲸鱼的巨大身体更让我们吃惊；大海本身就是伟大的景观，好像自己穿着色彩斑斓的衣服，有的时候带着各种各样的

[14] 《诗篇》，104：1，七十子本。其中，“赞扬”为confessio，这个词并不只有忏悔的意思。

绿色，有的时候变成紫色，还有时变成天空般的深蓝色，在风暴中观海真是其乐无穷，因为我们得知自己没遭到颠簸或沉船，而更加美滋滋的！那些充饥用的各种丰富的食物又如何呢？还有各种激发食欲的调味品，被大自然散布在各处，我们不需要烹调的技艺和劳作就可获得！众多的事物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和恢复健康！昼夜交替令人感激！习习凉风令人愉悦！树木和野兽为我们提供了多少衣服的原料！谁能列举出所有这些？仅仅是我列举出的这一大堆，我要是想逐个分清和数出，一个一个写出来，都会过于冗赘！而这些都是慰藉悲惨和受谴责的人的，还不是幸福者的奖赏。如果连有罪的人都有这么多享受，那些幸福的得救者会享受多少呢？既然他赐给注定要死的人如此多的福祉，那还会赐给注定得长生者什么呢？他为了那些人，宁可让自己的独生子在这悲惨中承受如此多的坏事，甚至死亡，那会让他们在幸福的来生怎么过呢？所以，使徒在谈到注定会得到天国的人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145]在实现这应许时，我们将会如何？我们将会是怎样的？既然基督为我们而死，这已经使我们得到的保证，我们将在那王国里接受怎样的好！没有任何罪过的人的灵将是怎样的，不臣服于谁，不屈从于谁，不必和谁战争，充满赞美，那将是完美的，充满和平的德性！那时对万物的量和种类都有确切的知识，没有谬误，也没有辛劳，在上帝智慧的源头啜饮，享有最高的幸福，没有艰难！那将是怎样的身体，完全服从灵性，从中获得足够的生命，不需要别的营养！不是灵魂性的，而是灵性的，拥有肉身，但是没有腐化肉身的物质。

25. 整个世界都相信了肉身的复活，但还有人固执地拒绝

在此生之后，最幸福的人们将安享心灵的善好，这一点，尊贵的哲学家和我们并无不同意见：他们争论的是肉身复活一说，尽可能否定这一点。但是众人都相信这一点，心中充满信仰，皈依了基督，包括有

---

[145] 《罗马书》，8:32。

学识的和无学识的，这个世界中的智者和愚人，只剩下极少数人还不相信。这少数人认为荒谬的，基督用自己的复活证明了。整个世界相信了上帝所预言的，上帝甚至也预言了整个世界将会相信。并不是因为彼得的魔术[146]，强迫上帝完成了他很早以前预言的事，从而使人们在赞美中相信[147]。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并不羞于重复[148]，就连波斐利都承认，他们的诸神看到了上帝会颤栗，并通过诸神的见证来证明上帝的神性，而且赞美他，把他称为圣父和王[149]。我们不能以那些不相信的人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预言。上帝那么早就预言了整个世界都将相信，他们为什么不和整个世界一起相信，随便那极少数人去胡言乱语、不肯相信呢？如果他们说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相信，以免说经上记载的是虚妄的，以免对他们给出了如此的见证的上帝行不义；如果他们说要用别的方式理解，而不像全世界那样相信，那就简直是对他们给出了巨大见证的上帝行了不义。而上帝自己以世界的名义赞美、应许、实现了这种相信；如果他们说要以世界相信的方式之外的方式理解，那就是行了更严重的不义。上帝究竟能否做到，使肉身复活、获得永生？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上帝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坏事，上帝不该做[150]？但是由于上帝的万能，他做了那么多不可置信的事，我们对此说了很多了。如果他们想发现有什么是万能者不能做的事，我就说：上帝不会撒谎。我们还是相信他能做，不要相信他不能做。他们不能相信上帝会撒谎，还是相信他会做他应许要做的事，就像整个世界相信那样相信，上帝预言了整个世界都要相信，赞美整个世界的相信，应许了整个世界的相信，并证明了他们的相信。他们从何证明这是坏的？那时将没有身体腐化这样的坏事。我们已经谈到了元素的秩序；我们

---

[146] 参见本书，18:53。

[147] ［译按］这句话的原文是 Neque enim Petri maleficiis eam cum laude credentium tanto ante praenuntiare compulsus est，其确切含义各译本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接受了 Dyson 的理解。奥古斯丁此处是在对比基督教与异教，强调彼得不会像异教的祭司那样，强迫神去做某事。

[148] 参见本书，18:53；19:23。

[149] 波斐利，《论心灵的节制》，2:40，46，50。

[150] 参考德尔图良，《论肉身的复活》，4 以下。

满意地谈了人们提出的别的想法；我认为，我在卷十三里充分谈到了不朽的身体的运动机制：那时候，在不腐的身体里，运动将会极为容易，哪怕是现在极好的健康条件下，与不朽之时都不可比拟[151]。谁没有读，或是愿意回忆和重读，那就读读本书前面的部分吧。

26. 波斐利认为，幸福的心灵都会逃出身体，但这违背了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说，至上神向诸神应许，他们的身体不会消亡

他们说：但是波斐利说了，灵魂要幸福，必须完全脱离身体。如果灵魂只有完全脱离身体才能幸福，我们就不能说未来的身体是不腐的。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卷里，我已经就此作了很多反驳[152]；我只重复其中的一点。让他们的导师柏拉图纠正他的著作，说，他们的神要变得幸福，就得脱离身体，也就是死去。他们说，这些神都住在天体中；而造他们的大神许诺，他们将要获得不朽，也就是，永远居住在同样的身体里，他们不是自然拥有这身体的，而是因为大神的意愿介入才有的[153]。这就推翻了他们所说的，即因为肉身复活不可能，所以不能相信这一说法。这位哲学家无比明确地表明，自身不是被造的大神对他所造的诸神的不朽的应许，是在说要发生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柏拉图说，大神说了这些话："你们既然是被生的，就不是不朽的，不能不消解；不过你们还是不会消解，死亡不会降临你们，使你们灭亡。没有什么比我的计划更强大，这是能让你们永恒的更大保证，比你们出生时聚合你们的器官更大的保证。"[154]凡是听了这话的人，哪怕是糊涂(*absurdus*)的人，只要不是聋子(*surdus*)[155]，就不会怀疑，按照柏拉图

---

[151] 本书，13:18。

[152] 见本书，13:13—17。

[153] 柏拉图，《蒂迈欧》，41c。

[154] 西塞罗译柏拉图，《蒂迈欧》，41a。[译按]根据我们在本书 13:16.1 给出的理由，此处很多是奥古斯丁自己的翻译。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奥古斯丁在两处引用同一段话时文字有些出入。但因为这些个别字句的差别影响不大，我们两处的翻译仍然是一样的。

[155]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有意利用了 absurdus 和 surdus 这两个同根词，但中文无法传达出这层关系。

的说法，这位创造诸神的大神对被他创造的诸神作了一个不可能的应许。他说："你们不能不朽，但是靠我的意愿你们会不朽。"这岂不是在说"你们那里不可能的事情被我实现"？在柏拉图那里，大神既然应许了他要做不可能的事，那么，他就可以让身体变得不腐、不朽、属灵而复活。既然世界都相信了这应许，并且是按照应许该相信的那样，谁还说上帝所应许的是不可能的？我们宣布的上帝，就是柏拉图说做不可能的事的大神。幸福的灵魂并不都逃出身体，而是会接受不腐的身体。在不腐的身体中赞美，不是比在可腐的身体中呻吟更好吗？也许他们不会有维吉尔根据柏拉图所描述的，那种饥渴的欲望："开始愿意重新回到肉身里去。"[156]我认为，他们没有回到身体的欲望，是因为，灵魂所渴望回归的身体他们一直都有，就这样拥有，从未不拥有，从未丧失，哪怕在死去的时候，也一会都没有丧失。

27. 柏拉图和波斐利的观点相反，他们无论谁向另一个妥协，都会走向真理

柏拉图和波斐利各说各话。如果他们能相互交流，那么他们也许会成为基督徒。柏拉图说，没有身体，灵魂不可能永存。他说，在很长时间之后，智慧之人的灵魂将回到身体[157]。波斐利说最洁净的灵魂将回到圣父那里，不会回到这个坏的世界。如果柏拉图把他所看到的教给了波斐利，即，哪怕义人和智慧者最洁净的灵魂也会回到人的身体，同样，波斐利也把他所看到的教给柏拉图，即，圣徒的灵魂再也不会回到这悲惨的必腐的身体，他们不再各说各话，而是一起说，相互教诲，我想，他们会看到这结果，即灵魂会回到身体，并接受这身体，在其中过上幸福和不朽的日子。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哪怕圣徒的灵魂也会回到人的身体；按照波斐利的说法，圣徒的灵魂不会回到这坏的世界。于是波斐利同意柏拉图说"回到身体"，柏拉图同意波斐利说"不回到坏"：他们都赞成回到身体，并在其中不再负担坏事。这如果不是上帝

---

[15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51。

[157] 柏拉图，《理想国》，614a—617d。

应许的，幸福的灵魂在永恒的肉身里永恒生活，还会是什么？按照我的推测，他们很容易同意我们，承认，圣徒的灵魂会回到不朽的身体，即回到他们原来的身体，就是他们承受了这个世界的坏事的身体，在其中不再有这些坏事，虔敬而满怀信仰地服侍上帝。

28. 如果他们的观点结合为一，无论柏拉图、拉贝奥，还是瓦罗，都会对关于复活的真实信仰作出贡献

我们当中也有人，因为柏拉图无比光辉的论说方式，也因为他有些地方说得对，而热爱他，说他和我们所认为的死者复活说是相似的[158]。西塞罗在《共和篇》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柏拉图与其说是真的肯定他所要说的，不如说是在开玩笑[159]。他曾讲到一个复活的人的讲述，证实了柏拉图的说法[160]。拉贝奥也谈到，有两个人在同一天死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后来他们被命令回到身体里，于是相约以后做好朋友，他们这样做了，后来才真正死去[161]。这些作者都谈到的身体的复活，是我们知道的那些复活和恢复了生命的一种，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以后永远不死。马可·瓦罗的书《罗马人的民族》中也谈到了这样的事，我认为应该引述他的原文。他说："星象学家有言，死人的重生就是希腊人说的 παλιγγενεσία；他们写道，这会发生在四百四十年后，曾经组成某人的同一身体和同一灵魂，重新又组成人。"[162]这个瓦罗，或者那些不知名的星象学家（他并没有给出他引述的那些人的名字）所说的，是错的，因为在灵魂回到原来承载这灵魂的身体的时候，她们以后不会再离开了，不过，他的话毕竟攻击和摧毁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说法，说出了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这样认为，或是曾经这样认为的人，不认为下面的事是不可能的：尸体在化为空气、尘埃、灰烬、土堆，被野兽吃掉或被别的人吃掉之后，还可以回归到原来的样子。如果柏

[158] 德尔图良，《论灵魂》，49；尤西比乌，《福音的准备》，11：33。
[159] 西塞罗，《共和篇》，6：3 以下。
[160] 柏拉图，《理想国》，614b。
[161] 参见普林尼，《自然史》，7：53。
[162] 瓦罗，《罗马人的民族》，残篇。

拉图和波斐利，或那些热爱他们的活着的人都同意我们的说法，要么像柏拉图那样，认为圣徒的灵魂会回归身体，要么像波斐利那样，认为不会回归坏，由此就可得出结论，他们预言了基督徒的信仰，即，他们将收回身体，其中没有任何的坏，永远幸福生活，并且同意瓦罗的说法，认为灵魂将回到原来的身体，那么，他们就完全解决了肉身永恒复活的问题。

29. 在未来的世代，圣徒们将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到上帝

29.1 那时候，圣徒们怎样在不朽和灵性的身体中活动，肉身怎样不再按照肉身生活，而是按照灵性生活？按照主肯给的保佑，我们来看这一点。在那时候，我究竟应该说行动，还是安宁与闲暇，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用身体的感官看到过。如果我说我们曾用心志，也就是理智，看过，那么，我们的理智怎么能达到如此卓绝？使徒说"神所赐超乎所有理智的平安"[163]，这岂不是超越了我们，也超越了圣天使的理智，只是不能超越上帝的理智？如果圣徒们将在上帝的和平中生活，他们将在那和平中完美地生活，超乎所有的"理智"。这会超乎我们的理智，这是无疑的；或许也超乎天使的理智——而这里说"超乎所有"，看来所指没有例外的；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此处说的：因为上帝的和平，是上帝自己构造的和平，是上帝所知的，无论天使还是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所以"超乎所有理智"，无疑超乎了上帝以外的所有理智。但是，因为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参与他的和平，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制高点，那是我们之间和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平，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和平。圣天使们也这样以他们的方式知道这和平；人现在远低于天使，不论其心志多么卓越。让我们来看一个伟人说的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164]还有："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

[163] 《腓立比书》，4:7，"超乎所有理智"和合本作"出人意外"。

[164] 《哥林多前书》，13:9—10。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165]天使们也要这么看。那些天使，也被称为我们的天使，因为上帝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接受圣灵的预定，迁到基督的国里[166]，开始加入到天使当中，在上帝之城里，和他们共同享受最甜美的神圣，就是我们走笔至此所描述的这个城。所以，上帝的那些天使也是我们的使者，正如上帝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基督。他们是上帝的，是因为他们不离开上帝；他们是我们的，是因为他们开始和我们共为那城的公民。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167]他们怎样看到，我们也怎样看到；但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就是因此，使徒说了我不久前所引的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样看，是对我们的信仰的奖赏。使徒约翰就此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168]所谓的“面”，我们应该理解为上帝的显现，而不是如此这般的肢体。我们身体里有这样的肢体，所以也这么说他[169]。

29.2 如果人问我，在那灵性的身体里，圣徒们是如何活动的，我不会说我看到了，而是说我相信，根据是我在《诗篇》里读到的：“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170]而我这么说：他们将在这身体中看到上帝；但是，我们是否像现在通过身体看到太阳、月亮、星星、海洋、大地，以及大地上的各种事物那样，通过身体看到上帝，不是个小问题。很难说，圣徒们还会有这样的身体，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闭眼和睁眼；更难说，每个人在闭眼的时候，就一定看不见上帝。先知以利沙即使身体不在场，也能看到他的童子基哈西接受叙利亚人乃缦的礼物，而这位先知曾治好了乃缦的麻风病。他的仆人以为自己是偷偷摸摸做的，他的主人就

---

[165] 《哥林多前书》，13:12。
[166] 《歌罗西书》，1:13。
[167] 《马太福音》，18:10。
[168] 《约翰一书》，3:2。
[169] 参考奥古斯丁，《书信》，147。
[170] 《诗篇》，116:10。

看不到[11]。如果以利沙可以看到，圣徒在灵性的身体中更是都能看到了，不仅在闭着眼的时候，甚至身体不在场的时候。那时那“完全的”会到来，就像使徒所说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12]随后，他就尽可能地作比喻，用此生的事物来对比来生的事情，不仅是随便的普通人的此生，而且是那尤为神圣的人的此生。他说：“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13]如果在此生极为神奇的先知和来生相比，也像孩子和成人相比，那么，以利沙不在场就能看见他的仆人接受礼物，等到那完全的到来时，可腐的身体不再压迫灵魂，变得不腐，不再阻拦，难道圣徒们还需要肉眼来看吗？连以利沙都不需要肉眼，就可以在不在场时看见仆人。按照七十子本的译者，先知对基哈西说的话是：“那人下车转回迎你，你接受钱财的时候，难道我的心不走到你那里吗？”等等。而哲罗姆从希伯来文译出的是：“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14]先知说，是他的心看到了这些事，无疑，这是因为上帝神奇的保佑。而既然“神在万物之上，作万物之主”[15]，那么，上帝的赐予也会如此众多，在万物之上。不过，肉眼也会有自己的职能，有自己的地方，灵性也会通过灵性的身体运用肉眼。先知并不因为他不在场时不需要肉眼来看，就在在场时也不用那肉眼来看。而哪怕在闭眼的时候，灵性也能看，就像不在场时，看不在当前的事物一样。我们不会说，那些圣徒在来生闭眼时就不能看到上帝，他们总是用灵性看上帝。

29.3 但是他们在肉眼睁开时，是否用肉眼看到上帝，也是一个问题。灵性身体中的眼睛虽然是灵性之眼，但如果也像我们现在的眼

---

[11] 《列王纪下》，5:8—27。
[12] 《哥林多前书》，13:9—10。
[13] 《哥林多前书》，13:11—12。
[14] 《列王纪下》，5:26。
[15] 《哥林多前书》，15:28。

睛一样，无疑，上帝就不能用这眼睛看到。但如果非物质的、不包含在哪个地方的、又无处不在的自然可以被肉眼看到，那就完全是不同的能力了。我们不能因为说上帝在天上地下（他自己借先知之口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176]），就说他的一部分在天上，一部分在地下；而是，他的整体在天上，整体在地上，不是不同时候如此，而是在所有时间都是如此，物质的自然不可能这样。因此，眼睛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不是比蛇或鹰看得更真切（这些动物尽管眼力极为敏锐，看到的也都是物质），而是看到非物质的存在。有的时候，像约伯这样的圣徒，虽然尚在必朽的身体中，眼睛也会被赐予这样辨别事物的伟大能力。所以他对上帝说："我从前听到了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熔化了自己，认为自己不过是尘土和炉灰。"[177]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里理解为内心的眼睛，使徒也这样说内心之眼，"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178]，没有基督徒会怀疑，在谈看见上帝时，是用这样的眼睛看的。他们充满信仰地接受了上帝导师说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179]但将来是否也用肉眼看见，我们现在来转向这个问题。

29.4 经上还说："凡是肉身，都要见神的救恩。"[180]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为，这是在说："所有人都要见上帝的基督。"我们曾看到他的身体，也将看到基督在身体中审判活人和死人。基督自己就是上帝的救恩，圣经中有很多别的见证，而其中最明确的，就是老人西面把婴儿基督用手接过来时说的话："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181]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约伯所说的话，在希伯来文中有："我必在肉体之内得见神。"[182]这无疑就是预言肉身复活的例证[183]。但他不说"通过肉身"。如果那样说了，"神"

---

[176] 《耶利米书》，23:24。

[177] 《约伯记》，42:5—6，七十子本。

[178] 《以弗所书》，1:18。

[179] 《马太福音》，5:8。

[180] 《路加福音》，3:6，"凡是肉身"，和合本作"凡有血气的"。

[181] 《路加福音》，2:29—30。

[182] 《约伯记》，19:26，据哲罗姆译本，和合本作"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当为误译。

[183] 哲罗姆在《书信》61中也这样解释约伯的话。

就可以理解为基督，因为基督就在肉身之内，是通过肉身看到的。而我们可以认为，说“在肉体之内得见神”，就如同说“我见神的时候，我在肉体之内”。使徒所说的“面对面”[184]，指的不是用长着肉眼肉体的脸看到上帝，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上帝时，是用灵性，不会被中断。这如果不是指人内在的脸，这位使徒就不会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185]《诗篇》中唱道：“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186]我们也不能从另外的角度理解。我们靠信仰接近上帝，信仰是心中的，不是身体的。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灵性的身体将达到什么程度（我们说此事并无经验，圣经的权威也提供不了帮助），我们的状况就如同《便西拉智训》里所说的：“必朽的人的思想，常是不定的，我们人的计谋常是无常的。”[187]

29.5 按照哲学家们的道理，我们用心志来看理智事物，用身体的感官来看感性事物，也就是物质事物，因此，心志不能用身体看理智事物，也不能用其自身的理智看物质事物。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那就会明确推导出，哪怕灵性的身体的肉眼，也不能看到上帝。但是，真正的理性和先知作者都嘲笑这种道理。谁会距离真理如此之远，胆敢说上帝不能知道物质事物？难道上帝要有身体，上面的眼睛使他能获得知识？我们不久前提到了先知以利沙，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通过灵性，而不是身体，也能辨别物质事物？当他的仆人接受贿赂时，那是身体的行为；先知不是通过身体，而是通过灵性看到的。既然灵性可以看到身体，那么，在灵性的身体中，就不能有巨大的力量，使身体看到灵性吗？上帝是一个灵[188]。人的生命如今生活在身体中，给这地上的肢体以生命和活力，每个人是靠内在的感觉，而不是肉眼来认知到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活是不可见的，却可以通过身体感知。

---

[184] 《哥林多前书》，13:12。

[185] 《哥林多后书》，3:18。

[186] 《诗篇》，34:5。

[187] 《所罗门智训》，9:14，用思高本译文，有改动。

[188] 《约翰福音》，4:24。

我们怎样区分活着的和不活着的身体呢？当然是同时看身体和生命，不靠身体，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靠肉眼，根本看不到没有身体的生命。

29.6 非常可能，而且极为可信，我们将来会在世界中看到物质的新天和新地，我们会用肉眼看到上帝无处不在，掌管万物。凡是我们眼睛所指的，我们都看得极为清晰，不像现在这样，通过上帝所造的被造物来看不可见的上帝，好像在镜子里，如同猜谜，难窥全豹[189]。现在我们更多是靠信仰相信，而不是靠肉眼辨别那些物质事物的形态。我们现在生活在众人中，我们感觉到他们的运动，感到他们表现出活力，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活着，而是因为看到了。无疑，我们通过身体看到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身体，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生命；将来我们靠了我们身体上的灵性光芒，会通过身体看到非物质的上帝为万物之王。或者，上帝是我们用这双眼睛看到的，因为它们具有了类似心志的卓绝功能，可以分辨非物质的自然，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上要么很难找，要么不可能找到；或者，那时候我们知道和看到了上帝，我们中的每一个都用灵性，在每个人自己中看到了他，在相互之间看到了他，在他自己身上看到了他，在新天新地中看到了他，在那时候的所有被造物中看到了他。这或许更容易理解。通过身体，我们也可以在所有的身体中看到他，只要灵性身体的锐利目光能够达到。我们的思想也彼此知道。那时候，使徒的话就会应验了："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随后说："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190]

30. 上帝之城中的永恒幸福和永恒礼拜

30.1 那里没有坏事，好事也不再潜藏，人们得到了空暇，得以赞美在万物之上、作万物之主的上帝[191]，这幸福将是多么巨大！在那里，

---

[189] 《罗马书》，1:20；《哥林多前书》，13:12。

[190] 《哥林多前书》，4:5。

[191] 《哥林多前书》，15:28。

既没有疲乏使人中止工作，也不再有工作的必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活动。我得到圣歌的劝诫，在其中读到或听到："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192]身体的所有肢体和内脏都会不朽，现在我们看到各部分各司必要的职分，那时这都不必要，而是享受充盈的、确定的、安全的、永恒的幸福，用于赞美上帝。我们谈过的所有这些[193]，现在是潜藏的，但到了那时，身体之间数量的和谐就不再是潜藏的，无论是外观还是内脏，都在整个身体中和谐分布。那时候，还会有别的伟大而神奇的事物得到揭示，这些所形成的理性的美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将使理性的心志赞美如此伟大的工匠。身体将具有怎样的运动，我不敢妄下断言，因为我还无力认识；但不论运动还是静止，就如其形象一样，都是美好的，因为那时的一切，都将不会是不美的。灵性所愿的，身体一定听从；使灵性或身体不美的，灵性也不会愿意。那里没有错误的赞美，也没有奉承的赞美，只有真正的光荣；那里有真正的尊荣，因为应该得到的不会被拒绝，不该得到的也不能妄得。不该得的也不会询问，因为只有尊荣的才被允许在那里。那里没有自身之内的对抗，也没有相互之间的反对，所以有真正的和平。赐予德性的上帝，会把自己当作德性的奖赏，因为没有比他更好的，也没有更大的。他为什么通过先知说"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194]？难道不是因为"我就是使你们满足的，我就是人们真诚地欲望的一切，生命、健康(*salus*)、食物、富足、光荣、尊荣、和平，所有的好事"？使徒说的上帝"在万物之上，作万物之主"，就该这么理解[195]。上帝自身就将是我们的欲望的目的，观看起来没有终极，热爱起来没有限制，赞美起来没有疲乏。这赐予、这关爱、这行动真的是万物共有的，就像永生一样。

30.2 但是，对应于各种级别的品德，会是怎样的尊荣和光荣，谁

[192] 《诗篇》，84：4。
[193] 本书，12：24.4。
[194] 《利未记》，26：12。
[195] 《哥林多前书》，15：28。

能认识到一点？更何况说出来了。将来会有这级别，这是毫不含糊的。那个幸福的城会看到自身之中伟大的善好，在下的不会嫉妒在上的，就像现在，别的天使不会嫉妒大天使；谁也不愿得到他不曾接受的，而是处在最和平而和谐的限制中，严格遵从自己接受的，就像身体中的指头不愿成为眼睛，而两种器官都和平地包含在整个身体中[196]。人们除了接受或大或小的赐予，还将接受另一件共同的赐予，就是不贪图更多。

30.3 并不因为人们不会再喜欢犯罪，就不再有自由抉择。他会有更大的自由，因为不再喜欢犯罪，摆脱了为犯罪而喜悦的性情。上帝在最早把人造成正直的造物时，人被赐予了最初的自由抉择，有不犯罪的能力，也有犯罪的能力；但他这最后的自由抉择更强大，因为他将不能犯罪；这是来自上帝的真正的赐予，不是自然的可能性。成为上帝是一回事，参与上帝是另一回事。上帝自然就不会犯罪，而上帝的参与者从上帝接受了不会犯罪的不能。我们要注意到，在上帝的这赐予中有层级的区分，人首先被赐予能不犯罪的自由抉择，最后被赐予不会犯罪的不能。前者是为了获得品德[197]，后者是得到的奖赏。但是因为自然使人在能犯罪时就犯罪了，人们要得到更慷慨的恩典才得解救，才得到了不能犯罪的大自由[198]。最开始的不朽性，即可以不死的可能性，亚当因为犯罪而丢掉了，而最后的不朽性，在于人不能死。同样，最初的自由抉择使人能不犯罪，最后的自由抉择则使人不能犯罪。那时，朝向虔敬和平等的意志将不会丧失，就像现在朝向幸福的意志不会丧失一样。犯罪使我们无法保住虔敬和幸福，但在丢失幸福时，我们并未丢失朝向幸福的意志。就像上帝，是不能犯罪的，但谁能否

---

[196] 《哥林多前书》，12：14—26。

[197] ［译按］此处的原文是 atque illud ad comparandum meritum，字面意思并不是很模糊，但有些译者可能认为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很费解，所以给它施加了别的理解。比如 Dyson 就把这理解成，“前者是作为试探给人的”，王晓朝译成“前一种恩典是一种可能状态”。但我们还是遵从字面意思翻译。奥古斯丁的意思应该是，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人若用这个意志不犯罪，则是获得了一种品德。

[198] 参见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28。

定他有自由选择?[199]

30.4 在那个城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分的自由意志,解脱了所有的坏,充斥了所有的好,毫无缺陷地安享永恒快乐的喜悦,罪忘记了,惩罚忘记了;人们的解救没有忘记,不会对解救者不知感恩。在人们的理性知识中,会记住自己从前的坏事;但是此前感觉的体验,都不记得了。最有经验的医生,靠医术认识,能知道所有的身体疾病;但是凭着对身体的感觉,他却不知道他没经历过的大部分疾病[200]。对坏事的认识也有两种:一种,是心志的能力曾经经历的;另外一种,是靠感觉的体验经历的(要么是靠智慧的学习认识所有的罪过,要么因为愚蠢而体会最坏的生活)。忘记坏事也同样有两种:一种是忘记习得和学来的,另一种是体验和经历的;前者是忘记了所学的,后者是丢弃曾受的悲惨。按照这第二种遗忘,在将来,圣徒们的记忆中已没有了先前的坏事;他们丧失了所有的体验,从感觉里把坏事清除,一点不剩。而他们的知识的能力将是巨大的,不仅知道自己以前的事,而且那受谴责者永恒的悲惨也不会瞒过他们。如果那悲惨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么,《诗篇》中说的"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201]又怎么可能?我们因基督的血得救,比起赞美基督恩典的光荣的赞歌,那城里不会有更欢乐的歌。这话会实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202]那里会有真正最伟大的礼拜,没有黑夜,上帝当作他造世的最初作品来推崇。我们读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203]那时候我们会充满和洋溢着福泽与神圣,自己就是第七日。在那里,我们将会休息,看到他就是上帝。我们远离上帝时,希望自己变成上帝,因为人听到诱惑者说:"你

[199] [译按]PL 本的分段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不知感恩"之后,我们根据 CC 本在这里分段。

[200] [译按]意思是,医生靠医学知识知道很多疾病,但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其实并不能切身地了解得那种病是什么感觉。

[201] 《诗篇》,89:1。

[202] 《诗篇》,46:10。

[203] 《创世记》,2:2—3。

们便如神。"[204]于是人离开了真正的上帝。上帝是要把我们变成神，但不是通过背离，而是通过参与。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在他的震怒中毁灭[205]。我们洋溢着他的恩典，获得更大的完美，于是永远地休息了，看到那就是上帝，因为他在万有之上，作万有之主[206]，所以上帝充满了我们。我们的好的成就，更应该理解为是他的，不是我们的，那时候会注入我们，使我们获得礼拜的休息。上帝说，在这礼拜日："无论何工都不可作。"[207]因此，他通过先知以西结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208]我们那时候获得了完全的休息，完全看到了他就是上帝，也就完全知道了这一点。

30.5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中明确谈到的时间来计算，按照日子计算年代，那礼拜就会更清楚，因为那就是第七个；如代表第一日的第一个年代是从亚当到大洪水之间的最初岁月，第二个是从那时候到亚伯拉罕，我们不是按时间的相等来计算，而是按代的数目的相等；每一个阶段有十代。就像福音书作者马太所计算的，从这时一直到基督的来临，共有三个时代，其中每一个包含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是从那里到迁到巴比伦的时代，第三个是从这时到基督的肉身降生[209]。总共有五个时代，第六个就是现在，没有用代数来计算，因为经上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210]在这之后，上帝就如在第七日般休息了，而那第七日，就是我们，而他也让我们在他之中休息。关于这些时代，现在要一个一个细细谈来，就太冗赘了；只需说，那第七个，就是我们的礼拜，其终结不是黑夜，而是主的第八日，是永恒，因为基督的复活而成圣，不仅是

[204] 《创世记》，3:5。
[205] 《诗篇》，90:9。
[206] 《哥林多前书》，15:28。
[207] 《申命记》，5:14。
[208] 《以西结记》，20:12。
[209] 《马太福音》，1:17。
[210] 《使徒行传》，1:7。

灵性的永恒，而且还会预见到身体的休息。我们在那里会休息并看到上帝，看到上帝并爱他，爱他并赞美他。看，这就是永无终结的终结。除非到达那个没有终结的王国，我们还要到什么样的终结？

30.6 在主的帮助下，看来我该结束这项宏大的工程了。谁若觉得我说得太少或太多，请原谅我；谁若觉得满意，那应该和我一起，把感恩之心恭奉上帝，而不是给我。阿门。

主要概念译法表

[**译按**]本表列出《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全三册中出现主要概念的中文译法。因此书翻译历时甚长,中间反复删改颇多。本表力求给出书中出现的每个概念的全部译法。虽然译者对其中一些译法已经不满意,但只能等待以后修订了。另外,在正文中出现的概念,需要注出拉丁原文时,往往注出文中出现的形式,但本表则给出字典词条形式,即动词的单数第一人称主动时,名词和形容词的单数第一格。有部分词组,则视情况而定。另外,凡是以 i 和 j 开头的词,都统一为 i;以 u 和 v 开头的词,都统一为 u。

adhaereo，亲近
aedifico，建立
aeternus，永恒
aether，以太
affectio，情感
amica，朋友
amicitia，友谊
anima，灵魂
animal，生灵，动物
animus，心灵
ante mortem，死前
antichristus，敌基督
arbitrium，抉择
arca testimoni，约柜
amor sapientiae，爱智
aruspex，脏卜者
augurium，鸟占
beatus，幸福的，受赐福的
bellus civilis，城邦内战
bellus servilis，奴隶战争
bellus socialis，同盟战争
carnis(或 caro)，肉身
castitas，贞洁
charitas，慈爱，爱
Christus，基督
christus，受膏者
civilis theologia，城邦神学
civitas，城邦，城
coaeternus，永恒共存
conformatio，塑型
conscientia，良知
consuetudo，习俗

continentia，自制
corporalis causa，物质因
creo，创造
cultus，服侍，崇拜
curo，操心，照管，关心，特意，留心，挂念
daemon，鬼怪
dies iudicii，审判日
dignitas，尊贵，尊位
dilectio，喜爱，喜
dolor，悲，悲哀，痛苦
domus，家庭，家
efficiens causa，动力因
efficiens，能感
efficitur，所感
elego，选择
elementus，元素
esse，存在/是
essentia，本质
exterior homo，外在的人
fabulosus（mythicon）theologia，神话神学
facio，制造
fas，神法
felicitas，幸福
fides，信仰，忠诚
fingo，作
finis boni，终极善好，终极的好
finis mali，终极的坏
firmamentum，支撑
forma，形式
formo，造
fortis，坚强，强大
fortitudo，坚韧，勇敢
fortuita，偶然
fortuna，命运
fruor，安享
futurus，未来
gens，民族，异教
gloria，光荣，荣耀
gratia，恩典，恩
habitus，习惯
honor 荣誉、尊荣，体面，荣耀
humilitas，谦卑，受辱
hydromantia，水占
immortalis （inmortalis），不朽的
impassibilitas，无情
imperator，统帅
imperium，帝国，指挥，命令
impietas，不敬
in mortem，在死
incarnatio，道成肉身
indoles，本性
ingenium，天性
inspiro，灵化
integritas，正直
intelligentia，理智

intelligo，理解
interior homo，内在人
interior sensus，内在感觉
involucrum，躯壳
iudicium，裁决，审判，判断
ius，权利
iustificatio，称义
iustitia，正义
iustus bellus，正义战争
iustus. 正义的
justitia，正义
labor，辛劳
lex naturae，自然法
libera，自由女子，自由人(撒拉)
liberalis doctrina，文雅教化
libero，解救
libertas，自由
libido，欲望，淫欲
logica，逻辑学
magicus ars，魔术
malus，坏，坏人，恶人，坏事
mandatum，诫命
martyris，殉道士
mediator，中保
medius，中介
membrum，肢体
memoria，记忆
mens，心志
meritus，品行，
milliarius，千禧年主义者
miraculum，神迹，奇迹
misericordia，悲悯
modestus，矜持，节制
Mons Sacrum，圣山
monstrum，怪像
moralis philosophia，道德哲学
moriens，死着
mortalis 有朽者，必朽者
mortuus，已死
mos，道德，风俗，品行，人品，风尚
mundus，人间，世界，干净
natura，自然
naturalis theologia，自然神学
nefandus，污秽
nefas，不合神法
nequitia，罪过
novissimum iudicium，末日审判
oboedio，遵从
orbis terrae，国际世界
ordo，秩序
origo peccatum，原罪
ostentus，异兆
Palliatus，披肩夫子
passio，性情
patientia，耐力
paupertas sanctas 神贫
pax，和平

peccatum，罪
peregrinor，旅行，漫游
peregrinus，羁旅
perturbatio，搅扰
pes publica，共和，共和国
physica philosophia，自然哲学
physiologia，自然学
populus，人民
portentum，预兆
post mortem，死后
potestas，权力
praeceptum，诫命
praescientia，前知
praesens，现在
praeteritus，过去
prima naturae，自然的最初目标
prima resurrectio，第一次复活
primus homo，初人
princeps，君主，诸侯
principio，开端，太初
principium，本源，太初
probatus，证成
prodigiuum，异像
promissum，应许
propagatio，繁衍
providentia (divina)，神意
proximus，邻人
prudentia，明智
pudicitia，贞操，羞耻
pudor，羞耻
purgatorias，炼净
quietes，安宁
ratio，理性
rationalis philosophia，推理哲学
regeneratio，重生，复兴
religio，宗教
resurrectio，复活
sabbatus，礼拜
sacer，神圣
sacerdos，祭司
sacrifico，祭祀
saeculum，世代，尘世
saeculum saeculorum，世世代代
salubrer，救赎的、拯救的
sanus，拯救性的，救治的
sapiens，智者
sapientia，智慧
scelus，过犯，丑事，罪恶
scientia，知识
secunda mors，第二次死亡
secunda resurrectio，第二次复活
securitas，安全
securus，安全，不必操心
selectus deus，精选之神
sempiternum supplicium，永刑
sensus，感觉
sentio，感觉

servitus，侍奉，服务
sobrie，清醒
socialis uita，社会生活
societas 团体，社会，集团
spes，希望
spiritus，灵，灵性，精灵、精神
substantia，实质
summus bonus，至善
summus malus，至恶
superbus，高傲
superstitio，迷信
tabernaculum testimoni，会幕
temperantia，自制，节制
temporalis，尘世的，此世的
temptatio，试探
testimonium 见证
trinitas，三位一体
tyrannus，僭主
uanitas，虚妄
uasum，家财
uia recta，正道
uirtus，德性，美德，能力，德能
uita，生命，生活
uitium，罪过，欠缺
uiuens，活着
uiuo，生存
ultimum iudicium，末日审判
umbra，影子，张本
universalis uia，普世之道
uolo，愿意，希望
uoluntas，意志
uoluptas，快感
urbs，城镇，城市
usus 使用，利用，用
utor，利用
zelus，焦躁之火